

1860年，有个法国医生说：在世界上，被**自慰**这种恶习害死的人，要多过死于历次**战争**的人，多过死于各种瘟疫的人。

自慰： 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布鲁塞尔大学现代史教授
让·斯丹热

布鲁塞尔大学史学院教授
研究生导师
安娜·凡·内克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LA MASTURBATION, HISTOIRE D'UNE GRANDE PEUR

手淫（亦称自慰）在十九世纪被看作一种可怕的恶习。正如普鲁东所写的，这种恶习“戕害了年轻人”。人们认为它严重损害健康，从事这种行为就等于是自毁。1860年，有个法国医生说，在世界上，被自慰这种恶习害死的人，要多过死于历次战争的人，多过死于各种瘟疫的人。这种恐惧在欧洲流传甚广，甚至远渡重洋，传到了北美。1870年，有部美国著作这样写道：“自慰要害你一生，直至死亡；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你，这种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就是死在刑场上，也好过受这种活罪。”

为了防止或者治疗这种毛病，医生或者教育家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应该让年轻人产生真正的恐惧。不过本书不仅记录了医生和教育家们的这种愿望，还记录了孩子们被这种恐惧折磨的痛苦。那么，这种恐惧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也许大家难以相信，其实它只是始于十八世纪。本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可信的叙述，给大家展示了这种恐惧形成、发展、消失的完整周期。

ISBN 978-7-5404-4317-7



9 787540 443177 >

定价：28.00元

2009



也许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些崇高的种子在静静等待思想甘霖的浇灌。

更多PDF书籍分享请访问：<http://gxp190937.gxp.cc>

1860年，有个法国医生说：在世界上，被**自慰**这种恶习害死的人，要多过死于历次**战争**的人，多过死于各种瘟疫的人。

自慰： 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布鲁塞尔大学现代史教授
让·斯丹热

布鲁塞尔大学史学院教授
研究生导师
安娜·凡·内克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LA MASTURBATION, HISTOIRE D'UNE GRANDE PEUR

手淫（亦称自慰）在十九世纪被看作一种可怕的恶习。正如普鲁东所写的，这种恶习“戕害了年轻人”。人们认为它严重损害健康，从事这种行为就等于是自毁。1860年，有个法国医生说，在世界上，被自慰这种恶习害死的人，要多过死于历次战争的人，多过死于各种瘟疫的人。这种恐惧在欧洲流传甚广，甚至远渡重洋，传到了北美。1870年，有部美国著作这样写道：“自慰要害你一生，直至死亡；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你，这种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就是死在刑场上，也好过受这种活罪。”

为了防止或者治疗这种毛病，医生或者教育家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应该让年轻人产生真正的恐惧。不过本书不仅记录了医生和教育家们的这种愿望，还记录了孩子们被这种恐惧折磨的痛苦。那么，这种恐惧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也许大家难以相信，其实它只是始于十八世纪。本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可信的叙述，给大家展示了这种恐惧形成、发展、消失的完整周期。

ISBN 978-7-5404-4317-7



9 787540 443177 >

定价：28.00元

2009

C913.14/17

2009

自慰： 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布鲁塞尔大学现代史教授
让·斯丹热

布鲁塞尔大学史学院教授
研究生导师
安娜·凡·内克 [著]



数字图书馆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自慰：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比)内克 (NECK, J. S. A. V.) 著. 巫静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 2

ISBN 978-7-5404-4317-7

I. 自… II. ①内… ②巫… III. 性学—研究—当代 IV. C913.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7835号

Jean STENGERS et Anne VAN NECK

HISTOIRE D'UNE GRANDE PEUR LA MASTURBATION

© EDITIONS DU SEUIL, 2007, PARIS

自慰：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

○-----

作 者：让·斯丹热 安娜·凡·内克

译 者：巫 静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管筱明

装帧设计：宋归湘

责任校对：赵超慧

排版录入：谭 细 钟灿霞 陈慧敏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 hnwy. net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制：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13. 25

字数：28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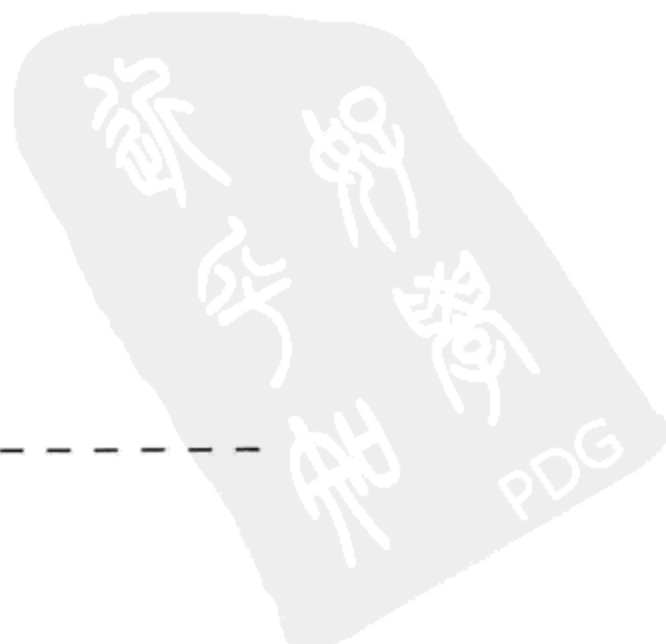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404-4317-7

定价：28. 00元

○-----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对于青少年的手淫（亦称自慰）行为，大家先是不当一回事，或者半不当回事。后来有个江湖郎中发出一声警报，尽管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没有什么正经的科学建树，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个名医对这个家伙作出了回应，并就此建立了一套理论，以他的权威使那声警报具有了一定的分量。有个社会发现这套理论能够回答自己的一些疑问，就接受了这套理论。这套理论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异议。在此期间，全欧洲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接下来，出现了一些持异议的人，先是零零星星几个，以后多起来。他们并未做出科学发现，只是相继看出这套理论站不住脚。舆论也跟着反转，开始只是部分，后来就完全转过来了。总之，人们过去认为这种行为不正常，后来就认为正常了。我们在手淫（自慰）这个问题上发现的观念变化大体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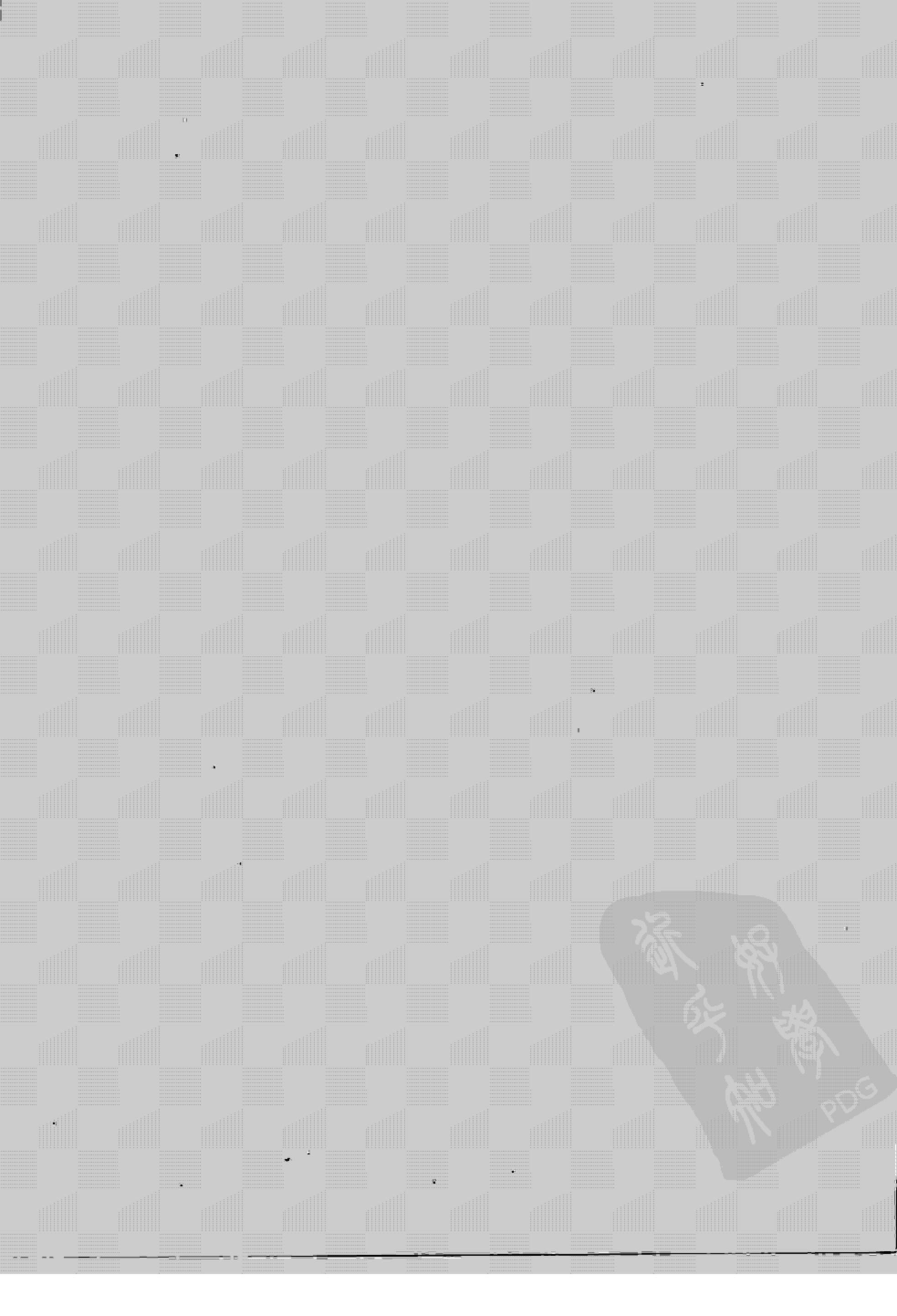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言 009

第一章 “戕害青年的可耻罪恶”	015
第二章 恐惧尚未出现之时	037
第三章 《俄南之疾》	061
第四章 《俄南之疾》的影响	077
第五章 蒂索	089
第六章 蒂索的胜利	105
第七章 西方世界的一个顽念	133
第八章 信仰的最初动摇	153
第九章 负隅顽抗的传统	169
第十章 在混乱中溃败	189
简短的结论	210





本书似有可能引起不安。引起不安的地方并不在主题。主题无疑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们对于自慰的恐惧，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延续时间来说，都算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现象。本书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方，显然是触及主题的方式，因为人们觉得它不正统。当人们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时，按照习惯，甚至可以说按照规矩，必须在社会本身寻找（并找到）其根源。但是在本书中，我们试图揭示自慰的恐惧观念是如何由少数几个人引发，又是怎样在整个社会上普及的，却似乎无法以当时的社会语境来解释这些观念形成，以及在社会上普及的主要原因。本书只是解释了观念的力量，以及个人在被视作集体现象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干脆把话说明白：批评家们，你们可以磨刀擦枪，准备战斗了。

本书第二个令人惊讶并会引来批评的主题，大概来自于我们的分析仅限于西方世界这样一个事实。难道我们不应该扩大视野，正视其他文明与自慰有关的观念吗？难道这不正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的机会吗？说实话，我们很愿意这样做。可惜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是，我们学识有限。一旦走出欧洲或西方世界，我们的知识就不够用了。正如一位优秀专家所写的：“对于欧洲以外的社会与文明里自慰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这方面的信息不是来自一些轶闻趣事，就是来自一些老生常谈。”我们觉得，用轶闻趣事与老生常谈来作严肃分析的依据是不行的，因此宁愿放弃这方面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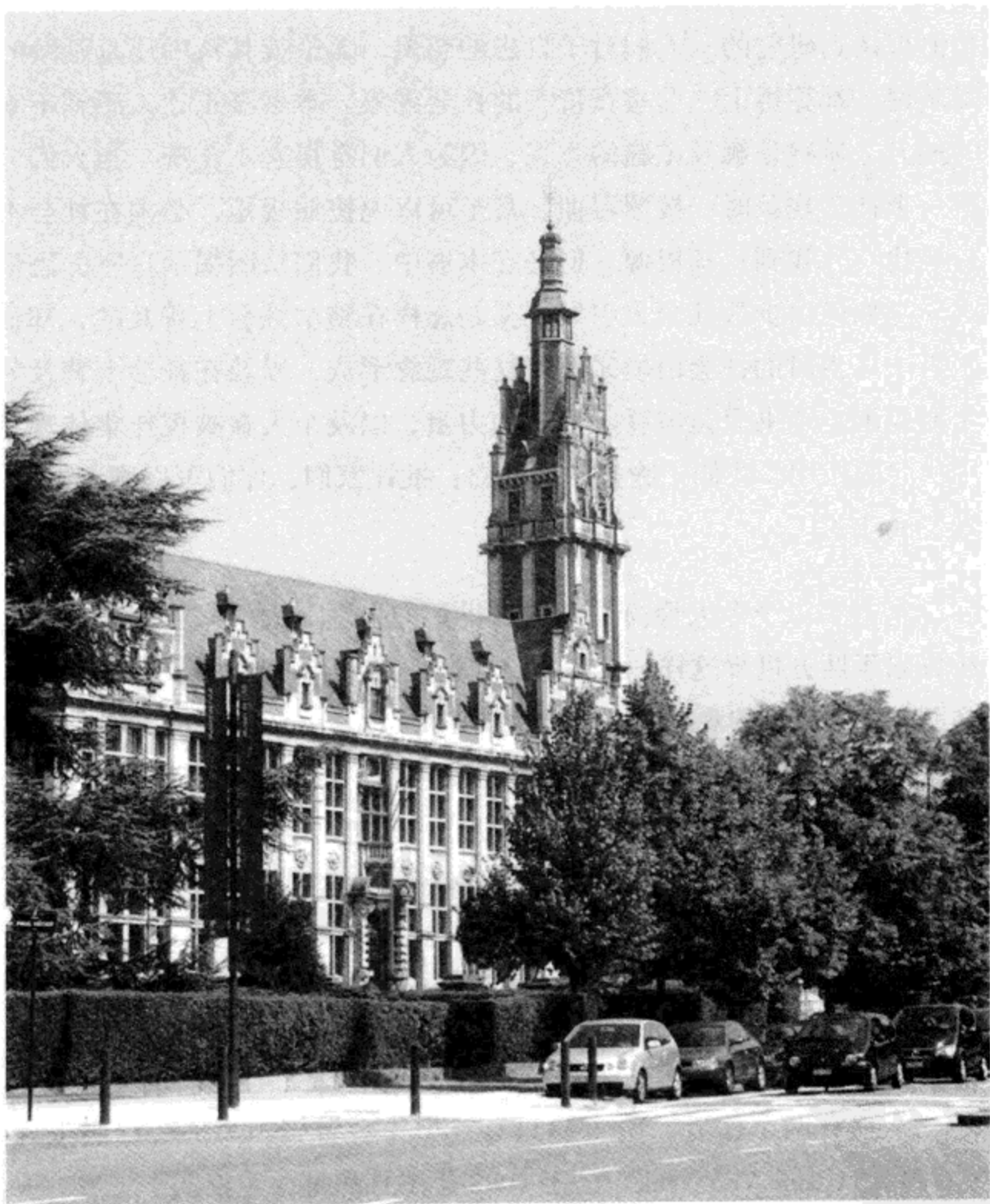
本书有两个作者，引言却只有一个作者署名。另一位作者安娜·凡·内克（Anne Van Neck）已于1982年1月辞世，年仅四十一岁。

①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比利时最重要的大学。

② Les pratiques anticonceptionnelles dans le mariage au XIX et au XX siècles: problèmes humains et attitudes religieuses, 刊于《比利时文献学与史学评论》(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1971, 第49卷403-481页与1119-1174页。

因此我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缘起, 以及两位作者各自承担的部分。1976到1977年间, 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①主持当代历史研究班时, 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我发现它与此前我研究过的一个课题有些相似, 尤其是在与性欲有关的观念上。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婚姻中的避孕行为: 人的问题与宗教态度》^②。研究班的课程极为有趣, 旁听该课程的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也做出很大贡献。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与凡·内克女士联合指导该研究班。她是自由大学史学院的研究生导师, 虽然这个课题不在她擅长的历史领域, 这点我在下面将会谈



两位作家所在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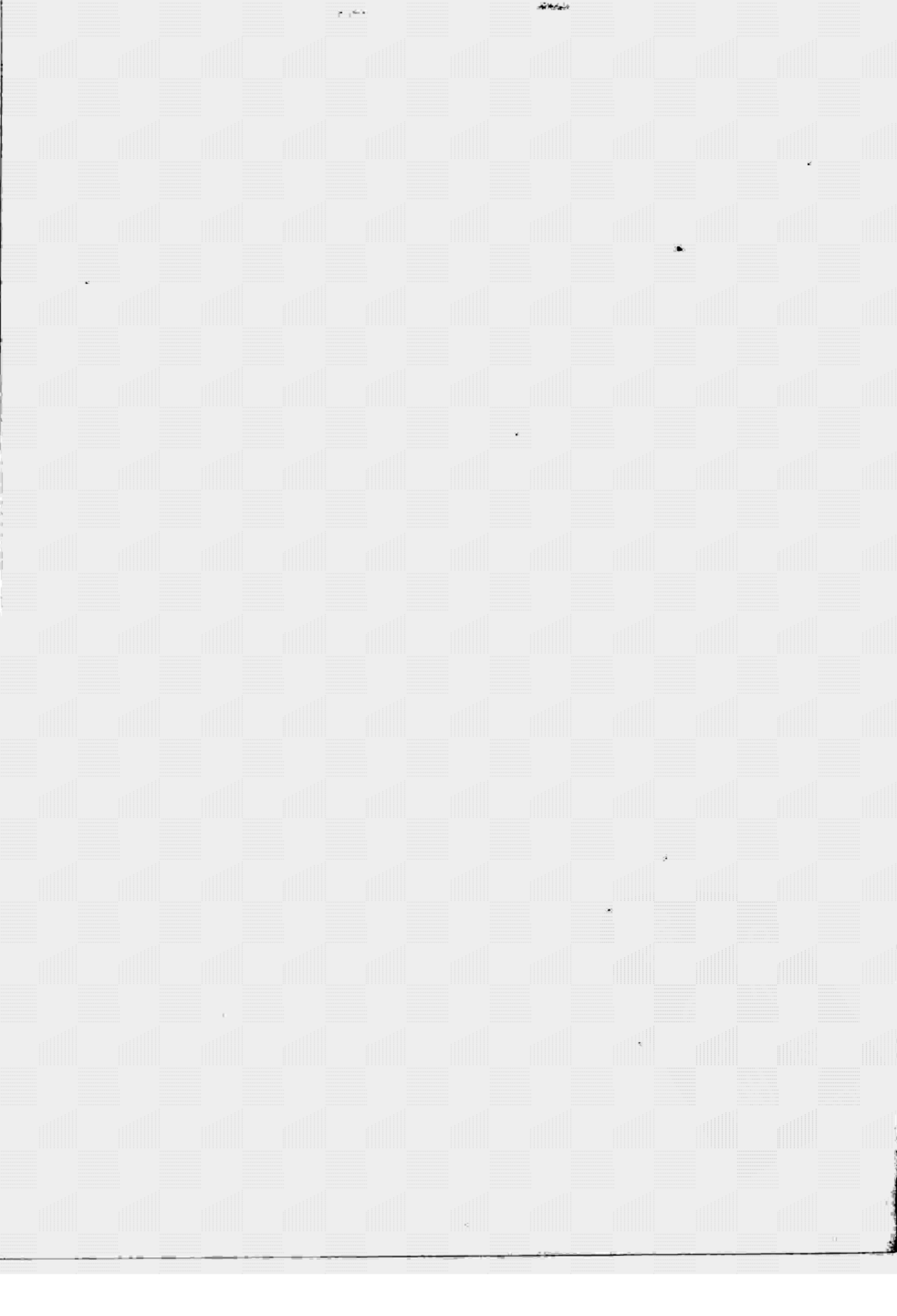
到。但是她对这个研究班的事情非常上心，除了用心指导学生，她还和我一样，也对该课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原决定用这些研究成果合著一本书。虽然这个计划没有圆满实现，但即使是如此我们也有理由向凡·内克女士表现的勇气致敬，因为其时她已经重病在身，并且知道来日无多，还是根据我们共同的笔记，开始写作本书初稿。她坚持写作，临到辞世之际，已经写到了第六章。我们本来还决定一起修改这些初稿。

凡·内克女士去世后，就剩下我一人来负责这项工作了，于是我在新的写作过程中，赋予它一种我认为适合的新形式。因此对本书的所有批评，无论涉及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由我负责。相反，对于安娜·凡·内克女士，我不但认为她不应该对批评负责，而且还希望将读者对本书的好评归功于她，以纪念她本人，和她让我们深表敬佩的才华。这位年轻的女历史学家，最初研习的是中世纪史，后来成为现当代史专家，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巨大成就。她生前对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比利时国家公共财政，尤其是都市财政，发表了许多新颖且极富文献价值的文章^①。她的博士论文《1800—1850，蒸汽机在比利时工业界的应用之始》^②尤获好评，由比利时皇家科学院（Academie Royale de Belgique）于197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计八百九十八页，并荣获该科学院的苏珊·塔什耶奖（Prix Suzanne Tassier）。希望了解这部论著结论的人可以查阅凡·内克女士逝世后发表在《科学院文学、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学部论文公报》^③的同名文章。除了这些著作，凡·内克女士的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与艾莲娜·居班（Eliane Gubin）女士合作，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比利时民众的职业分类的论文也值得一提。在她的论著里，处处表现出卓越的研究精神与不凡的才情。1982年1月，安娜·凡·内克女士不幸辞世。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她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可以作证。

①于1967年到1974年在《布鲁塞尔历史文献》（Acta Historica Bruxellensia）发表，见《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史学院论文汇编》卷一、二、三。

②发表于《史学与方法=布鲁塞尔历史文献》（Histoire et Méthode = Acta Historica Bruxellensia），卷四，269-365页，1981年。

③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de l'Academie，第六期，245-265页，1982年出版。



“UN VICE HONTEUX QUI DECIME
LA JEUNESSE”

第一章
“戕害青年的可耻罪恶”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巴黎

第一章 “戕害青年的可耻罪恶”

——普鲁东^①

015

^①Proudhon, 1809—1865, 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

“不幸我们在此不能不描述一种既可耻又同样知名的行为。”在皮埃尔·拉罗斯^②所编的《十九世纪万用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 siècle),在“自慰”词条一开始就是这样表述的。该题目很重要,因此词条的解释也相当长——文字排得极为紧密,超过一页。释文并没有具体描述自慰行为,而是详尽描述了该行为的“不祥后果”。对于行为本身,只作出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为得到快感而独自触弄性器官的行为。”

^②Pierre Larousse, 1817—1875,法国著名的词典编纂家,出版家,所创拉罗斯辞典品牌,一直享誉至今。



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
普鲁东

“所有医生都一致认为，自慰会引致为数众多的疾病。的确，没有节制地沉迷于这种行为的人很快就会变得衰弱……尤其因为体能消耗过大而引发肺结核以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各种紊乱……在智力方面，如果自慰会造成损害，那么其影响更为严重。”自慰者的“感觉与想象都会衰退；他干什么都会觉得累，甚至最简单的思考也让他疲倦。他会变得无法从事任何脑力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与精神正在衰弱，却没有必不可少的意愿与活力来使自己振作……他患上了最严重的抑郁和神经衰弱。有时候，回想起美好的过去与曾经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会感到悲伤，对人生的快乐充满厌恶，并且可能自杀。”

对自慰的指责还远不止这些，接在后面的文字更充满了愤慨之辞。

这是 1873 年的一篇关于自慰的文章。我们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有代表性吗？它所描述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对自慰的看法吗？

我们所说的当时，是始于 1815 年，终于 1873 年的时间段。我们首先接触的，只是法国或者法文的文献。在这个双重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里，上述问题的答案便很清楚，不容置疑：拉罗斯在 1873 年写下的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



法国词典编纂家皮埃尔·拉罗斯

LAROUSSE
(Pierre)
(1817-1875)
Encyclopediste
né à Toucy



资源知识
PDF

我们研究的这段时间以1819年《医学辞典》(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的一篇文章为起始：“自慰的可怕影响……养成的有害习惯曾是历代最有名的医生们研究的对象……根据他们的研究，持续刺激性器官有可能引致几乎所有的急性或慢性疾病，严重扰乱生理机能的平衡。”

从1819年到1873年，甚至在这段时间以后，民众对自慰的看法一直如此，而且仅仅如此。

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自慰)有可能引致几乎所有的急性或慢性疾病”。如果我们综合各种自慰研究，以及医学和卫生学论文的资料数据，的确得出一个结果，就是自慰有可能引致为数众多，而且非常吓人的疾病种类^①。在脑部与脊椎系统方面，可引起头痛、晕眩、脑充血……全面地说，“脑部和脊柱的所有疾病”。在神经系统方面，可引起神经衰弱、抑郁、歇斯底里、痉挛、痴呆、低能及精神错乱。在感觉与发声器官方面，可造成视力和听力变弱，或完全失去视觉和听觉，逐渐失去嗅觉与味觉；可造成发声障碍。在骨骼系统方面，可引起佝偻病、驼背、发育停滞、风湿性关节炎及痛风。在肌肉和脂肪组织系统方面，可引起体重减轻、肌肉萎缩、瘫痪。在心血管方面，可引起心悸、晕厥、心脏或大血管损伤，以及动脉瘤破裂。在呼吸系统方面，可引起慢性鼻黏膜炎、肺结核，以及结核病引起的身体虚弱，以及颈部淋巴结核。在消化系统方面，可引起顽固性胃痛、消化不良与腹泻。在生殖及泌尿系统方面，可引起遗精、前列腺炎、阳痿与不孕。最后，对于无法治愈的自慰者，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死亡。

① 按照当时的医学分类。

必须强调，上述疾病并不是经过挑选的，我们重申，这是综合了许多作者的观点以后列出的清单。没有一位作者能够同时将自慰引起的毛病全部罗列出来，因为术业有专攻，各人有擅长医治或重点研究的疾病。这是各擅胜场的标志。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医学对自慰者的预言始终是阴暗的，甚至是悲观的。

死亡这个词让人想到最终结局，在当时的文献中屡屡出现。德贝(A. Debay)在其《婚姻卫生学与生理学》(Hygiène et physiologie du mariage)一书中写道：“充满生殖热情的人……每天都往坟墓前进一步。”1828年，瑞维耶·帕里斯(Rèveillè Parise)认为，自慰不仅致个体的死亡，更会致人类灭绝：“自慰是暗中攻击并毁灭人类的灾祸之一。我认为，若论对人类的危害，瘟疫、战争、梅毒或一大堆其他类似的灾祸都比不上这种致命的恶习。它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毁灭因子，

尤其是因为它是持续地暗暗地损坏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也就更为可怕。”1860年，德·布尔热医生（Dr.De Bourge）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这种可鄙行为害死的人比哪一次战争都多，几乎和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最厉害的流行病不相上下。”封萨格里维医生（Dr.Fonssagrives）也写道：“这种儿时养成的到青少年时期也没有丢掉的恶习，对一个国家国力的损害是无法统计的。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哪个国家能够除去这种恶习，哪个国家就能够统治世界。”他又加上一句：“重复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多余的：自慰是人种退化最严重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这些流行观念之所以更有力量，是因为医生、卫生学家、道德家及教育家都为之辩护。他们组成了一个共同阵线。的确，自慰同时具有罪恶、疾病以及自我毁灭三种可憎的面目。道德对自慰的指责，与医学对其加于身心的灾难性后果的揭示同样无情而激烈。道德家和医生互相支持。在当时流行的词汇表中，道德与医学概念密不可分地混杂在一起：不祥的、毁灭性的恶习——可耻而有害的快活——要命的迷乱行为，等等。

德布莱纳（Debreyne）既是医生又是道德神学专家，他将自慰者“身体的衰弱”与“道德的堕落”置于同等地位；他的描述在当时具有经典意义：“受这种不幸而可耻的爱好损害的年轻人，多少会失去一些记忆力与智力，会变得愚笨、痴呆、糊涂、阴郁、忧愁、伤感、多疑、胆怯、乏力、慵懒”，“最终会陷入一种可怕的委顿和令人厌恶的衰老状态”。作为医生和道德家，德布莱纳指出：“现在你们看吧，这个衰弱而麻木的人；你们看见了，罪恶与耻辱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在暗处苟延残喘，过着畜生一般的生活。这个不幸的人！他违背上帝，违背自然，也违背自己，犯下罪孽。他违反了造物主的法则，破坏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形象，把人变成了禽兽。”德威医生（Dr.Devay）对自慰的批评几乎和德布莱纳一样有力。他写道，自慰者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其对家庭、国家与人类的情感都已经泯灭了”。奥尔良教区的杜邦卢（Dupanloup）主教阁下不是医生，纯粹是以教育家的身份发表意见。他写道，自慰这种恶习一经扩散，“就会像瘟疫一样”。“你们这些当教授、校长以及修道院院长的人，你们要睁开双眼，保持警觉！因为敌人，可怕的敌人就在这里，它一旦闯入，一旦进来，就会破坏里面的一切，断送里面的一切，就会造成一个又一个受害者，就会引起一次又一次死亡！”

在杜邦卢看来，一旦捉住罪犯，就应该“立即毫不留情地进行惩

罚：这就是放逐……立刻放逐！”对待自慰必须像对待癌症一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否则可怕的伤口就会蔓延转移，吞噬一切……我们在这方面必须毫不留情，严加惩罚，因为大家都知道，自慰是一种危险的事情；是的，非常危险，从新学期开始，整整一年，都非常危险……有一次我遇过一个校长，这种恶习侵入了他的学校，我建议他开除六十九个孩子。他这么做了，结果拯救了他的学校。如今该校已经成为法国学生人数最多事业最为兴盛的学校之一。”

在医学与卫生学阵线，看得见学者与科普作者、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分量很重的学术专著作者和大众读物作者的身影。大家在进行同一场战争。

研究分析自慰，或者当时人称的“手淫” (l'Onanisme) 的专著非常多。直到十九世纪，人们还在重印再版上个世纪的经典之作——萨缪埃尔-奥古斯特·蒂索(Samuel-August Tissot)的《论自慰》^①。拉罗斯在1876年指出：“这本书每天都在重印。”二十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与蒂索的著作竞争的作品。1813年，杜珊-杜布勒依医生(Dr. Doussin-Dubreuil)出版了《论手淫危险性的书信》(Lettres sur les dangers de l'onanisme)，从此，这方面的著作就大量涌现，层出不穷，甚至还把国外的同类著作译成法文，引进法国。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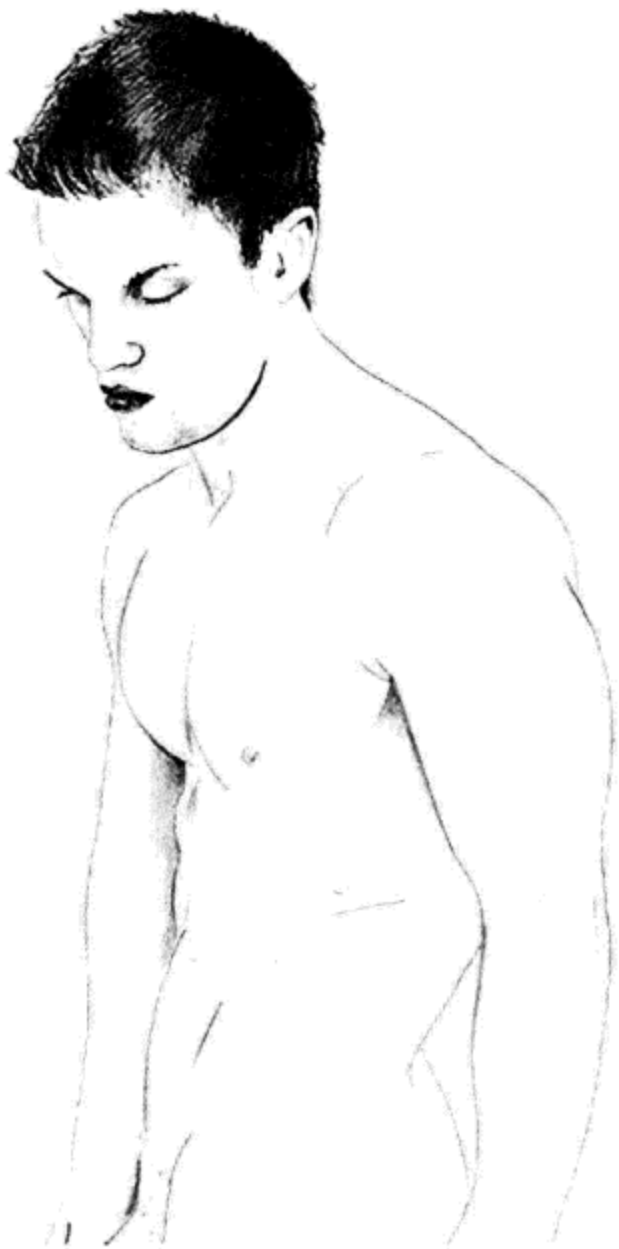
① L'Onanisme, 下文亦译为《论俄南之罪》。



古代欧洲关于自慰的书籍

文译为法文的《自我卫护》(La conservation de soi-meme)。这部著作是一部医学专著，探讨因自慰引起的生殖器官的衰弱与疾病。作者叫萨缪尔·拉梅特 (Samuel La'Mert)。该书 1847 年首次译为法文出版，到了 1860 年已经再版三十次。拉梅特写道：“自慰即使不是通往死亡最快最短的路径，也是最靠得住的路径。”他特别强调“这种可耻行为”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这是英国同类著作中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超过四分之三的疯子都是自慰造成的。”

和拉梅特一样，卫生教材的读者对象也是广大民众，所用的语言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我们且举上面提到的奥古斯特·德贝的《婚姻卫生学与生理学》为例，这是法国出版界的一大畅销书，从 1848 年至 1888 年，四十年间共印了一百七十二版，总印数近二十万。换句话说，有几十万读者读了德贝的书，接受了他的警告，提防自慰这个“可悲习惯”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德贝写道，这个恶习如果不加制止，一任发展，“受害者就会变得丑恶难看，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



十九世纪的人认为，削瘦、萎靡不振、堕落是自慰的常见症状



法国人的思想观念经常发生分歧，形成不同派别，可是在对待自慰的态度却很一致：保守派与共和派意见相同，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家也不相左。本章开头提到的普鲁东和拉罗斯等人，和主教杜邦卢阁下的名字排在一起。1855年，实证主义学派引以为荣的名家利特雷(Paul-Emile Littré)在为尼斯坦(P.-H.Nysten)的《医学辞典》(Dictionnaire de médecine)版本进行“全新修订”时，对于辞典中自慰的定义一字未改：“一种恶习，由于不断有人沉迷于此而更显危险。削瘦、萎靡不振、堕落是其常见症状。”弗朗索瓦·拉斯帕依(Francois Raspail)是十九世纪共和派医生的典型，其著作《健康年度指南》(Manuel annuaire de la santé)取得了神奇的成功。他也揭示了“手淫是一种灾难”。一如拉斯帕依的万应灵药，他诊治任何疾病都用樟脑作处方，对于自慰这种灾祸，他当然也用樟脑来对付：“在生殖器官上涂一层厚厚的樟脑粉，防止手淫……每晚在床单上撒樟脑粉，如能在床垫和床单之间撒上一些则更好。”对于孩子，“晚上穿长泳裤，在裆部垫上一包樟脑”的做法也非常有用。

图像也来支持文字，让年轻人产生警惕，为自己的健康担心。1830年，巴黎出版了一本《无题书》(Le Livre sans titre)，一经上市便大受欢迎，旋即再版。该书卷首引用了蒂索的一句话：“单因这种恶习死亡的年轻人，数量就超过因其他疾病而死的人数总和。”这本书里画了十六幅插图，表现的是这个恶习发展的各个阶段。第一幅插图是一张肖像，一个脸色红润肌肉丰满的年轻人，一头厚厚的鬃发。下面的插图，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最后一幅是“坟墓”：“他才十七岁就死了，而且饱受可怕的折磨。”

如果不能往年轻人手上塞一本《无题书》，也可以把他带去参观解剖学博物馆。贝尔特朗医生(Dr.Bertrand)诊室就是十九世纪初巴黎一家著名博物馆。其中手淫问题占了一间陈列室。里面陈列了一些蜡像：

1. 一个垂死的年轻人，因为自慰，极为削瘦。
2. 一个非常健康的年轻人，面孔吸引人。
3. 同一个人，因为自慰而变得面目可憎。
4. 一个非常美丽的健康少女。
5. 同一个少女，因为自慰，六个月后变得丑陋不堪、削瘦虚弱，



1.他年轻英俊，是母亲的希望……



2.他养成自戕恶习，很快就自食其果：未老先衰，腰弯背驼……



3.他被炽烈的内火烧灼，肠胃剧痛……



4.眼睛从前是那么清澈、明亮，现在变得黯然无神！而且出现黑眶。



5.两腿发软，行走乏力……



6.睡眠不安，噩梦连连……



7.牙齿开始松脱……



8.肺部发烧，开始咳血……



9.原本漂亮的头发开始掉落，他像老年人一样变得发疏齿稀……

《无题书》里的十六幅插图，表现了自戕伤身的各个阶段

幸好通过结婚消除了恶习。

还有一些蜡像表现了自戕引起的种种疾病。很多人建议青少年来这里参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展室，”杜珊-德布勒依写道，“让自戕者去那里看看，要比让他们阅读描述自戕危害性的文章有用得多。”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人们对于自戕是多么恐惧。上面引述的文献大都突出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总的来说，它们是力图加深大家的印象。当时的气氛大概没有，甚至肯定没有这些文章所



10. 他感到饥饿；想进食，可是吃不下……



11. 心肺功能衰退……开始呕血……



12. 全身长疮，惨不忍睹！



13. 高烧不退，身子滚烫，开始衰竭……



14. 身体僵硬，四肢无法活动……



15. 陷入弥留状态；仍在拼尽全力抗拒死亡……



16. 才十七岁，就备受折磨，过早夭折。

“The Fatal Consequences of Masturbation.”
From *Le livre sans titre* (The book with no title), 2nd ed. (Paris, 1844).

《无题书》里的十六幅插图，表现了自慰伤身的各个阶段

让人想象的这么紧张——除了这些公开的言论与文章，还有很多隐晦曲折暗喻的言论，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自慰是一种“可耻的”恶习，总是不宜公开谈论的，即使如此，恐惧这个事实本身，周围的恐惧、父母和教育者，甚至年轻人自己的恐惧也是不容置疑的。

这种恐惧的形成，得益于人们举引的各个具体例证。人们认识自慰的受害者，人们把他们指给大家看，尤其把因自慰而死亡的受害者当做反面教材。1832年8月，一个名叫加埃堂·维亚里（Gaétan Viaris）的年轻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在综合工艺学校的一位同学因为自



龚古尔兄弟合影

慰刚刚死了：“他沉迷其间，做得太多，结果，本来身体健壮的他，没几天就身形消瘦、面无血色，饱受痛苦折磨之后死了。”加埃堂·维亚里是个颇有心计的孩子，提这个“吓人的例子”是为了向父亲要钱，以便为“正常的性爱”付账。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①不倦地收集巴黎的流言飞语，记录了文学评论家圣-伯夫（Sainte-Beuve）的一段谈话。圣-伯夫在这段谈话里毫不留情地批评可怜的奥古斯丹·蒂埃里^②：“他双眼失明，这一点好几次让别人把他比做古希腊大诗人荷马（Homère）。但他之所以失明，并不是因为梅毒，而只是因为自慰！”后来，龚古尔兄弟又提到一个寡妇和她儿子的故事，说有个促狭的朋友，“闹着玩，想看看淫书淫画有什么力量”，就用它们来引诱寡妇和她儿子。结果“小男孩因为自慰，掏空身体死了”。小说和人生一样，也提供了一些

① les Goncourt, 法国作家, 历史学家。兄: 爱德蒙 (Edmond), 1822—1896; 弟: 儒勒 (Jules), 1830—1870。

② 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 法国历史学家。

例子。作家保尔·博纳坦（Paul Bonnetain）在他的长篇小说《自娱的夏洛》（Charlot s'amuse）里，叙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可怜经历，他因为受自慰之害而变得迟纯，最后投水自尽。不过在1884年，博纳坦因为写作“淫书”而遭追究，但他辩称自己写的是一部“科学小说”。最后法庭宣告他无罪。

既然恐惧恶习，显然就要有对付恶习的整套措施。当时人们对付自慰的主要口号是：预防、劝阻、监管、治疗。

首先是预防。不仅要相机预防（也要相机劝阻、监管和治疗）自慰，同时也要相机预防夜遗，人们认为它也非常危险。

在这方面有一条金律，即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只有运动，才能健康地让孩童的身体疲累，达到恢复体力的深睡状态。德贝写道：“体育锻炼要达到疲惫状态，才能让停留在生殖器官上的过剩精力回到骨骼与肌肉系统；每天必须运动两次，尤其是晚上。自慰者因为运动感到疲惫，一上床就会睡着，不会捡起恶习。”有一个好办法，“对孩子睡前的体育运动给予奖励，例如，让他从水井汲水、磨咖啡豆，或



《吉尔·布拉斯》杂志
发表的博纳坦的作品

者摇纺车，直到累了为止。要是孩子喊累，鼓励他继续，给他双倍的奖励。孩子极度疲劳，就不可能想那个恶习了”。

所有的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都被推荐给孩子们，不过有些作者还是有些保留。譬如小女孩应该避免骑木马，男孩不要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他们“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也建议小孩子不要玩杂技里那种“滑索”游戏，因为那种运动“甚至可能会和预防自慰的目的背道而驰”。隆德医生（Dr.Londe）建议，只有在持续有人看着的情况下，才能让孩子“到乡下小住或打猎”。他明确指出：“确实，如果没人看着，年轻人走到树林里，只要几分钟，就能沉迷在想象当中，来满足其可悲的爱好。”

大家毫无保留地推荐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用冷水或温水浸浴性器官，和药物一样是个很好的预防办法，具有清洁肌体并催人疲惫的双重好处。罗齐埃（Rozier）为此作出了“科学”解释：“浸浴溶解并

Corset contre l'Onanisme placé sur le sujet 11 121



古代欧洲防止青少年自慰的一种衬衣，可以将下部扎紧

资源知识
PDG

带走因排汗而堆积在毛孔和皮肤其他排吸孔上的盐分、尘埃和碱性物质，去除了一种有可能刺激其他器官的因素。从这方面来看，浸浴具有让人保持贞洁和美化肌肤的效果。”严格的卫生习惯，也可以避免染上蠕虫蛔虫，从而避免了因为搔痒而引发自慰的危险。

孩子身上干净，又感到疲惫，一上床就会睡着。不过尽管如此，大人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对他的睡眠环境还得小心注意。首先，床必须硬实，不要用容易引起自慰的羽绒褥垫和软和的盖被。孩子的坐椅也一样，最好选择草垫或木头椅子，如果情况严重，还可以用石凳。选择睡衣要当心；有些作者推荐一种可以包脚的长衬衣，底下有束带，晚上，让“孩子满足排泄需求之后，就将束带绑起”。

睡觉的姿势也有规定：好些作者都不建议仰卧或往左边侧睡。“如果孩子自慰倾向严重”，有些作者甚至建议“让一位同性成人带着他睡”。克罗梅兰克医生（Dr.Crommelinck）启示说：“根据情况，可选一位了解情况的成年男性或女性陪伴孩子睡觉。不过这里需要的不是一位导师，而是一个可靠的朋友。”这位想象力丰富的比利时医生认为，“当你在床上很想来事的时候”，让年长者陪睡是一个特别可靠的预防办法。而且他还建议“可以在房间设一副双杠：它不占地方，而且不管你运动多激烈，都不会吵醒同伴。建议你每天运动半小时，若觉得需要，也可以更长一点”。

身体保健的另一个方面是饮食制度。在这点上，大家的意见也都一致。至少基本上如此：饮食必须节制。应该食用简单但有补益的饭菜，避免刺激性食物。专家建议或不建议食用的食物清单常常很细很长，我们就不一一细述了。一般来说，荤腥野味都应该避免。海鲜因为被认为具有“非常显著的催情作用”，也经常列入避免食用的食物清单。帕维·德·库尔泰依医生（Dr.Pavet de Courteille）在其皇皇大作《中学与其它教育机构的卫生》（Hygiène des colleges et des maisons d'education）中写道：“我们发现只吃鱼类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早熟，也比其他民族更为放纵。”葡萄酒通常也得不到信任。

总之是不能饮酒过量。弗里埃兰德医生（Dr.Friedlander）解释说：“膀胱积尿过久……会将大量血液引至我们希望血液远离的部位。”克罗梅兰克医生持相同意见，非常谨慎的他还补充说：“尿尿时要快，不要摇阴茎，就是滴几滴到裤子上也没关系。”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接触生殖器官”。

伴随这套包罗万象的饮食制度的，自然还有一个不能不遵守的规定，即保持精神纯洁，它是身体纯洁不可分离的补充。在这里，想象这个“卧室的疯狂女人”是最大的敌人。要让“能够驱除淫念邪意的东西”占据大脑。经常有人建议孩子学习“要费脑子”的自然科学，因为它们不会激起任何情欲。克罗梅兰克医生提出一些很实用的建议：“随身带一本优秀诗人的合集，一旦冒出自慰的欲望，就强迫自己背诵五十，甚至一百行诗句。最好选择那些含有道德寓意、哲理或历史知识的诗，越难越好。”经常出入舞厅或戏院有害，谈论轻佻或暧昧话题也一样。留在青少年身边的书刊、小册子、报纸和绘画也必须严格选择。弗里埃兰德医生甚至强调，即使是《圣经》，也只能让孩子们阅读某些片段。



可防自慰的内裤

欲
乎
知
能
覺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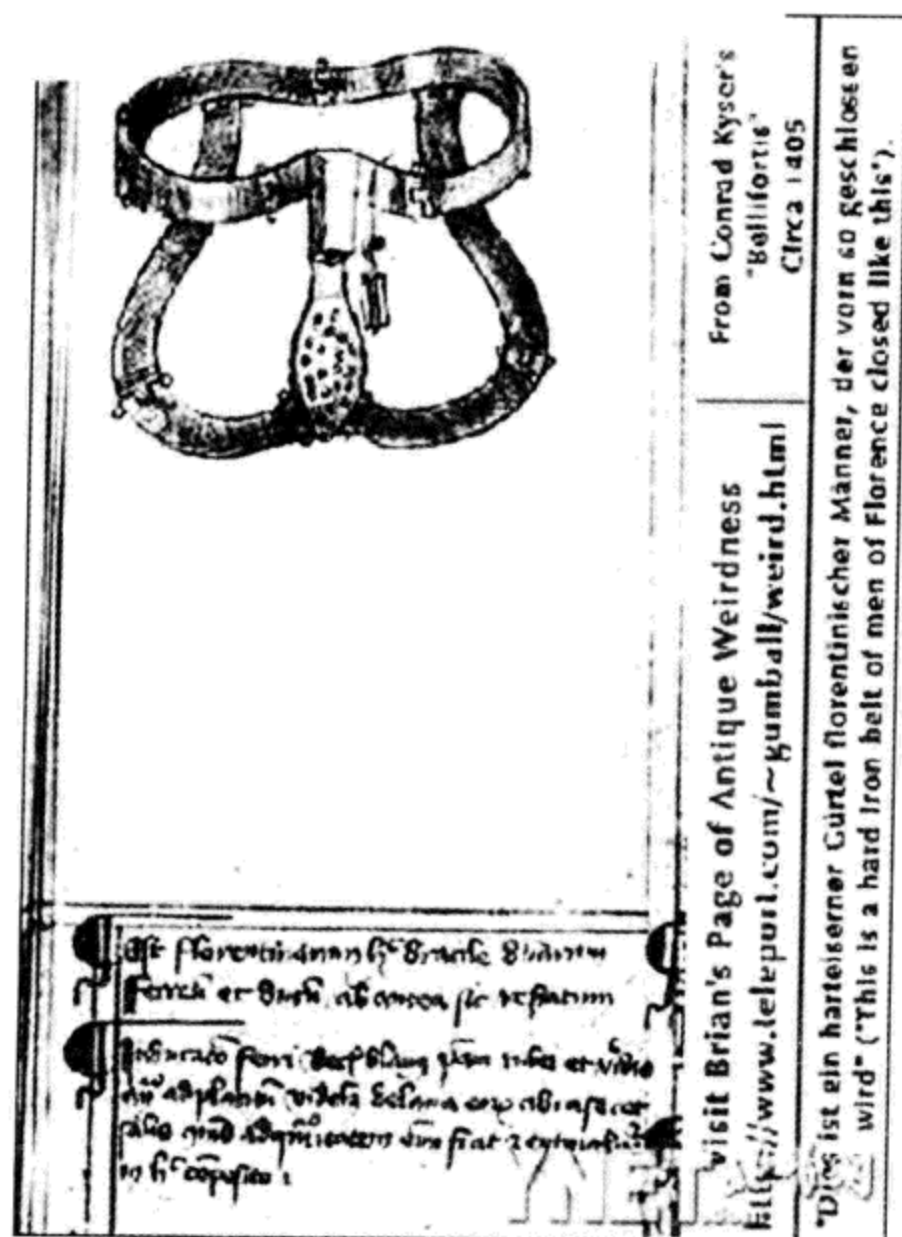
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后，如果危险仍然存在，那就必须考虑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总之必须严禁青少年沉迷于自慰这种恶习。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晚上将孩子的手绑在床头栏杆上。好几位医生都建议采用这种基本方法，如西蒙医生 (Dr.Simon) 在其《青少年教育中应用的卫生学》^①一书中就曾经推荐这种方法。证据表明，这个方法很快就成为相当传统的方法。此外，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不同的做法。杜珊-杜布勒依医生曾经历过一个案例：“一位不幸的年轻人，生前最后一年，整夜坐在椅子上，脖子上缠着一条链子，双手用绳子绑在椅子两边。”

① *Traité d'hygiène appliquée à l'éducation de la jeunesse*, 1827年巴黎出版。

不过还有更完善的方法，就是使用器具。1881年有本医学辞典称：“当代发明了许多器具，有男用的，也有女用的。这些器具有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框住孩童或成人的生殖器官，防止手部接触，同时又能正常行经或者排尿。这种器具当然有多种型号款式。”

十九世纪初，巴黎有一位“手艺十分高明的机械匠，他发明了多



可防自慰的腰带

款精巧的器具，可以有效帮助男女孩童抵抗自慰的疯狂欲望”。还有一位“专治疝气的外科医生”，“发明了一种日夜可穿的内裤，也具有同样功用”。另外，这位名叫杰拉德-拉丰（Jalade-Lafond）的外科医生还发明了比这种内裤更好的东西：一种极为复杂的绑带，“孩子的四肢可以活动”，但是无法拆解绑带。此后，制造家们主要用他们的才华来发明一系列腰带。1860年，一家巴黎的“外科集市”就出售一套腰带。广告单上说：“这些器械是受宗教与社会谴责的自慰恶习无法逾越的防线”，它们“用起来丝毫不会难受，因为没有坚硬的金属配件”。诸如此类的发明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有些相当出色。

这一切并非某些过于关注此事的人士的荒诞想法。拉罗斯辞典于1873年也表示赞成这些方法：“人们甚至可以求助于各种防止孩童自慰的器具。”然而，在自慰问题上向来意见一致的医学界，在这一点上却有了分歧。某些医生赞成使用这些器具，尤其是让那些严重者使用；但是另一些医生则持反对意见。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这些器具会磨灭儿童的责任感，从而磨灭他们的意志，甚至在他们心里激起反抗意识。再说，这些器具的效用似乎也不怎么可靠。封萨格里维医生在1870年写道：“许多尝试失败之后，研究者的热情似乎冷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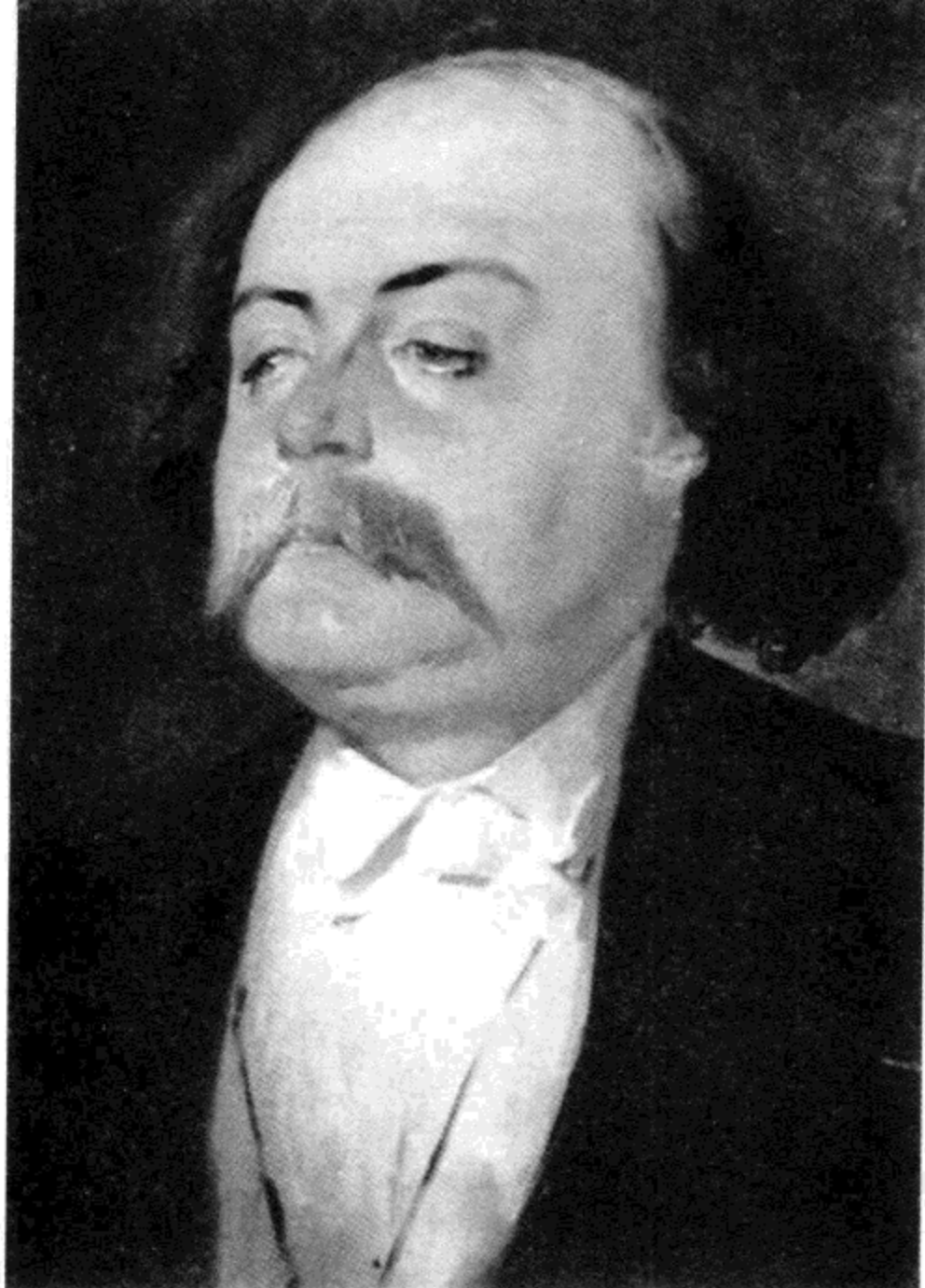
不过明显的是，在十九世纪，大家都知道有这些器具，文学作品也提到它们。1848年，福楼拜^①就在书中嘲弄“那个为南特博物馆的雕像发明白铁皮葡萄叶的先生。他那发明似乎是个防止手淫的器具”。他还补充说，就是“那种像锅子一样贼亮的金属内裤”。过了三十年，他又在《布瓦尔和白居榭》里提到这事。那部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是少年维克多的抚养人，他们怀疑维克多“有个坏习惯”。白居榭“直截了当地问弟子有没有那种习惯，很快就得到了确信”。“从此他就管弟子叫罪犯，认为他完了”。^②“给他买个器具吧！”布瓦尔建议。最后，两个朋友更愿意“让年少的维克多参加体育运动，疲惫身体”，于是开始“到乡下的远足”。

即使使用器具的人较少（因为器具价格常常不菲），但是用器具的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1873年，比利时安特卫普（Anvers）的一位教师甚至推出他发明的一种防止自慰的课椅。这种课椅可以“阻止学生跷脚或并拢双腿”，“以防生殖部位产生摩擦或发热，从而消除了引发自慰的一个原因”。

应该预防、阻止孩子自慰，也应该对孩子时刻保持监护。人们一再提醒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应该时刻警醒，留

① Flaubert, 1821—1880, 法国著名作家, 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② 称自慰为犯罪是当时的一种用语, 就像本章开头引用的普鲁东话一样。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

神观察他们最细微的可疑之处，注意这种恶行的蛛丝马迹。如面色苍白、面部轮廓稍稍变形、眼睛凹陷、排汗不正常、神态疲乏，当然还有睡衣床单上的污渍。稍有怀疑，就应该认真调查。封萨格里维说：“调查很苦，而且让人心烦，但必须进行到底。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为重要呢？”

小心注意最细微的迹象，在恶习刚刚露头就全力阻止，这样做尤其重要，因为恶习一旦形成，就很难治愈消除了。没有真正方便有效的药物，只有综合运用一系列心理和生理技术，才能消除恶习。从心理角度来看，要对自慰者进行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劝导，指出发展下去他会变得怎样，让他心生恐惧，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在生理方面，只能加大使用上面介绍的预防禁止措施的力度，尤其是让孩子参加运动，感到疲惫。此外，还有一些药品，如一些以植物为基础静心安神的药茶。这些植物有：橙花、矢车菊、紫罗兰、蜀葵、狗牙根、马齿苋、莴苣、睡莲等等。一旦养成恶习，自慰者身体很快就会衰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服些补药。每个医生都有自己偏好的药方，但是没人敢保证疗效，因为这种毛病很难根除。



可防自慰的贞操带

医生认为自慰是个严重问题，教会的听忏悔师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布维埃（Bouvier）神父阁下在其著作《第六诫》（*Dissertatio in sextum decalogi praeceptum*）中写道：“自慰恶习一旦积久，就会把听忏悔师置于难堪的境地，因为很难谨慎地判断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听取自慰者忏悔，让其领取圣体。如果将其拒于门外，就怕他们再也不来忏悔，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但如果宽容地将其接纳，他们又会心安理得地耽于这种恶习。”

布维埃建议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有意寻求刺激”，另一种是“受到强烈诱惑”。“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他确实改正之后才予以宽恕；第二种情况，则应宽容对待，让他领取圣体，通过如此办法，来帮助他抵抗强烈的欲望，并改除恶习。”这样一来，才有矫正的希望，否则无可救药。

布维埃神父阁下的结论特别令人感兴趣。他写道：“有时，对于可以结婚的人，应该把婚姻作为治疗自慰的唯一方法，或至少是最有效的方法推荐给他们。”确实，当时人们常说，婚姻是根治自慰的唯一

方法，当然要达到适婚年龄。罗齐埃医生提出“要在婚姻的祭坛上根除这种恶习，因为即使对自然本身而言，这也是最高贵的祭坛”。克罗梅兰克医生也说婚姻是“一个根治的疗法”。拉罗斯辞典称，婚姻“确实治好了不止一个可怜人，如果没有婚姻，他们就会失落”。

在十九世纪，家庭在安排婚事的时候，是考虑到防止自慰这一个因素的。1853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①在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解释他坚持尽快为当时才十八岁的长子^②完婚的原因。他说，一个理由是因为“年轻人经常会养成一种损害健康、灵魂与精神，总之损害一切的习惯”，国王又补充说，“唯一”的救治方法就是婚姻。关于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比利时国王建议英国女王去问她丈夫——“亲爱的阿尔伯特”。

① Léopold 1er, 1790—1865。

② 即未来的利奥波德二世。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

上面我们概略介绍了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在我们限定的时间段，也就是从 1815 年到 1875 年，甚至 1875 年以后，对自慰的恐惧确实构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有人可能会问：你指的是哪个社会？这一问非常合理。我们引用的文本大部分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是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对于饮食制度的建议，如菜既要清淡，“又要鲜美”，还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建议，都不是针对普通大众提的。只有拉斯帕依关于樟脑的用法，才是对所有人提的。我们诚然可以想象，对自慰的恐惧已经渗入一般阶层，不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要简陋得多。防止自慰的腰带价格非常昂贵，不过有些缚手的绑带非常牢实，也不用花多少钱。但这都只是纯粹的假设：说实话，在法国社会，自慰恐惧究竟深入到哪里，达到哪个阶层，我们都不清楚。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时间才过去一个多世纪，一个这么重要的社会现象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就弄不清了，这是历史学家的一大憾事，但也是促使其深入研究的一大动力。

即使我们不清楚这种恐惧的深度，但是社会现象这个词还是说明了它的广度。这样一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现象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



QUAND LA PEUR N'EXISTAIT PAS

ENCORE

第二章
恐惧尚未出现之时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伦敦



为了把握一段更为久远的过去人们的心理状态，我们首先来看看基督教会及其教义，以及道德方面的神学理论对自慰是怎么看的。

翻开十六世纪末方济各会(Franciscaïn)修士柏纳迪克梯(Benedicti)的著作《罪恶概论》(Somme des péchez)，里面赫然印着对自慰的描述，对这种行为的指责也同样明确：



“在婚姻之外自愿自渎的人，神学称之为‘软弱者’（mollities），他们犯了违反自然秩序罪……在清醒状态下的自渎，不论是通过手部接触、遐想欣快，还是通过与男人女人通信聊天、阅读淫秽书刊，都是该死的罪恶。”

柏纳迪克梯是遵循基督教会传统来作这番谴责的。从中世纪初开始，天主教会的忏悔规条就已经对自渎者作了解释。不过在中世纪，不同的忏悔规条对许多罪恶的解释不尽相同，对自渎这种行为的解释也是极为不同，不过绝大多数对此还是予以谴责，其严厉的程度表明，人们将此视为一种严重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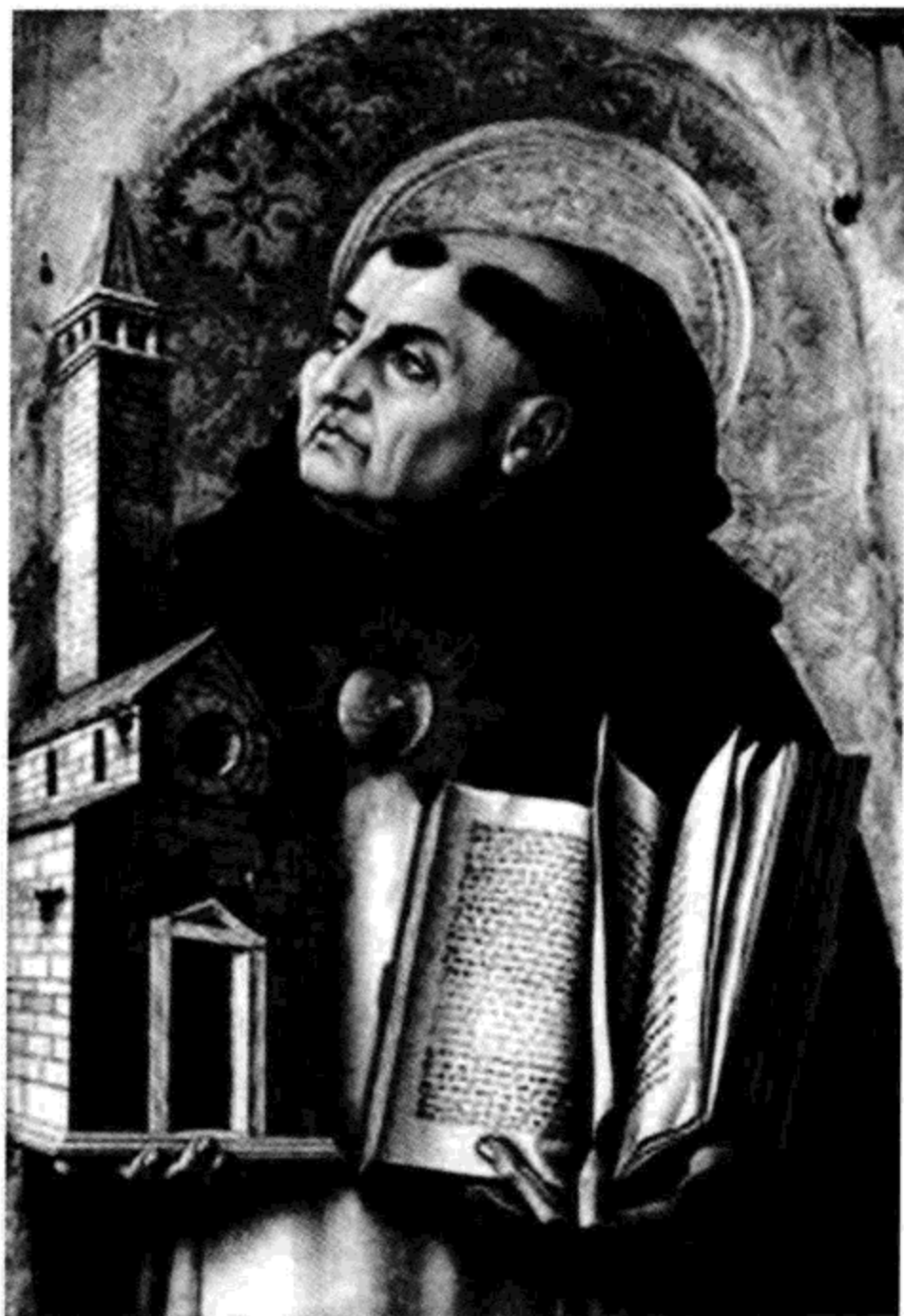
在十三世纪，基督教对自渎的谴责显得特别突出，这点从托马斯·德·康坦普雷（Thomas de Cantimpré）所编的虔诚故事集《普遍的善行与神秘的蜜蜂》（Bonum universale de apibus）中可以看出。书中有两篇叙述，讲的是上帝将罪人处死的故事。一位不幸的家伙死前不断呼喊：“这就是上帝的报复！上帝的报复！”在托马斯看来，上帝对这种下流罪恶深感愤怒，不仅通过最后的惩罚，也通过神迹的显现来警诫世人。所以托马斯叙述道，自渎者产生罪恶念头，握住自己阳具时，突然觉得自己握的是一条蛇。托马斯对这个“荒唐的罪恶”深感厌恶。

在十五世纪，热尔松（Gerson）关注有罪年轻人的忏悔问题。他问自己：“怎么才能将人们称为‘软弱’的最可耻的罪恶从他们心中驱除呢？”他好意引述了巴黎一位神学大师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的诘问方式。的确，如果听忏悔师希望有所成就，就必须“灵活而谨慎”。诘问先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开始，比如：“朋友，你记不记得，大约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你的阳具曾经勃起呢？”然后再问他是否手摸阳具或者射精等等。热尔松引述的这位大师也提出了治疗办法，它既是心灵的又是肉体的。这就是：祷告、忏悔、节食以及洗冷水浴。

在十三世纪，圣托玛斯·德·阿奎纳^①特别采用“违反自然之罪”这个说法。他写道：“不经任何肉体结合，通过自渎得到肉体快乐，就是违反自然之罪。”十五世纪的圣安托南（Saint Antonin）和十六世纪的卡热坦（Cajetan）也持同样观点，前者说“自渎是一种该死的罪恶”，后者说“自渎”是“违反自然的罪恶之一”。

因此，十六世纪末的柏纳迪克梯继承了一种传统的思想。但是在陈述方面，他却是一个创新者：他的《罪恶概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道德神学的理论，并且大体上成为未来几个世纪的道德神学范本。

① St. Thomas d' Aquin, 1227—1274, 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神学家、哲学家。



意大利著名神学家圣托
玛斯·德·阿奎纳

他的陈述中有三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对自慰措辞严厉的定性：这是一种该死的罪恶。

自慰者在自慰时的想法可能加重罪恶。卡热坦已经指明了这点。柏纳迪克梯写道：“一个人在自慰时，如果想着自己是在与某个已婚妇女交媾，或者渴望对某个已婚妇女交媾，那么他除了自慰罪，还犯有通奸罪；如果他遐想的目标是个处女，那就犯了荒淫罪；如果目标是某位女亲戚，那就犯了乱伦罪；如果是修女，则犯了亵渎罪。”在十九世纪，布维埃主教阁下对此做了补充，他说：如果自读者将圣母玛利亚当成性幻想的对象，那就是“极为严重的亵渎罪”。

2. 谴责自渎的根据，不仅在于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行为观念，而且在于圣人言论，在于《圣经》的篇章，尤其是两段话，第一段出自《旧约》，第二段出自《新约》。



基督教圣徒圣安托南

第一段就是《旧约·创世纪》中叙述的俄南的犯罪故事（《创世纪》第三十六章第六至十节）。《圣经》说，犹大（Juda）有三个儿子，两个大的分别是珥（Er）和俄南（Onan）。珥娶他玛（Tamar）为妻，但是“耶和华不喜欢，就让他死了”。“犹大就跟俄南说：到你嫂子那里去，尽你作小叔子的责任，给你哥哥留个子嗣吧。但是，俄南知道孩子不会属于他，所以每次和嫂子交媾，就把精液射在地上，不为哥哥留后代。耶和华不喜欢他这样做，也让他死了。”

俄南究竟做了什么，竟要招致死亡？应该指出，神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生分歧，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俄南自渎，以逃避夫妇义务——柏纳迪克梯持这种看法；另一派认为俄南在射精前“抽出”阳具，也是一种罪恶——犯了中断性交罪（coitus interruptus）。例如卡尔文^①在评论《创世纪》时，采用了第二派的说法：“有意将阳具抽出妇女体外，

① Calvin, 1509—1564, 法国宗教改革家、新教神学家。



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

让精液流在地上，是双重大罪：因为这一则断了传宗接代的希望，二则谋杀了尚未出生的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竞争的等式：俄南的罪 = 自渎，或者俄南的罪 = 中断性交。在此我们只讨论前者。

柏纳迪克梯援引的第二段是圣保罗的一段话，出自《哥林多书》(Gorinthiens) 第六章九至十节。柏纳迪克梯是这么翻释的：“你们不要自欺：因为淫荡者、崇拜偶像者、通奸者、软弱者、鸡奸者以及偷窥者……都不可能继承天国。”在柏纳迪克梯看来，所谓“软弱者”就是自渎者。

这就是谴责自慰在《圣经》里找到的两个依据。它们就这样提出，也这样流传下来。

我们注意到，这两段引文都并不十分可靠。今日，人们对于《创世纪》中俄南究竟犯有何罪仍有不同意见，但一致同意俄南被处死的罪恶不是自渎，也不是中断性交，而是因为俄南违背自己的义务，不给哥哥留后。另一方面，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提到的“软弱者”，据希腊文本应该是“性错者”，指无阳刚之气或女性化的男人，意思与自渎相去甚远。不过，此处这两段引文的重要性不在内容，而在人们的引用。

3. 当情况涉及梦遗时，讨论就更加困难棘手。圣托玛斯早已探讨过这个问题，而且宽容得让人吃惊。他认为梦遗从不是罪恶，因为，即使它是睡前所抱的淫猥思想所致，罪恶也在淫猥思想，而不在遗精本身。同为十三世纪人的神学家亚历山大·德·哈尔斯 (Alexandre de Hales) 就严厉得多。他认为酒醉或不良思想所致的遗精就是罪恶。十六世纪的卡热坦看法与他相同，甚至为此批评过圣托玛斯。

柏纳迪克梯对上述情况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写道：“梦遗者任何时候都罪不至死，有时算得上轻罪，有时则完全无罪。”有时甚至相反，“梦遗是应该的”。

这一切完全取决于梦遗的原因。如果是因为“睡前淫猥的思想或遐想”在梦中的残留，那么，由于“睡前遐想是该死的罪恶，因此梦遗自然也如此”。同样，如果是“因为……吃了很刺激淫欲的燥热的红肉，同样也是该死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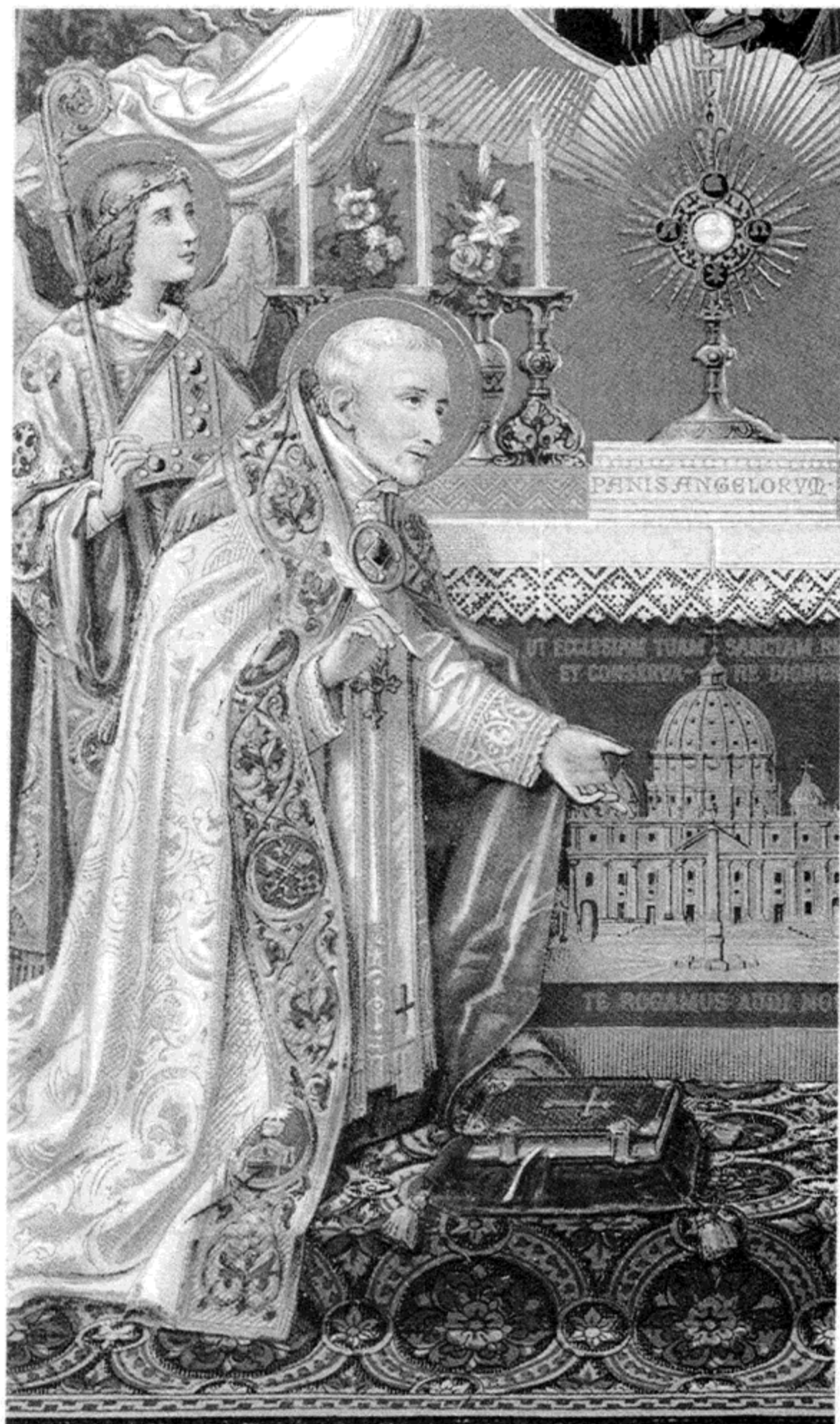
但是“因为吃了刺激淫欲的燥热的红肉”而导致遗精的情况，还必须区分吃肉的意图。“如果吃这种肉是出于馋嘴^❶，而非为了梦遗，

❶即禁不起美食的诱惑。

则非该死的罪恶：因为所有贪食的罪恶都不是该死的罪恶。”换言之，“引致遗精的原因轻微”，那么遗精本身也是轻微的罪恶。

043
恐怖尚未出现之时

如果遗精的原因是“天性软弱”，或者是因为“邪恶的精灵在睡眠中扰乱我们的幻觉，往里面塞进各种荒诞的幻象”，则完全算不上罪恶。柏纳迪克梯在此提到圣托玛斯经常提起的观念，即魔鬼可能在梦遗中起了很大作用，让睡梦者生出梦刺激梦遗的邪想。魔鬼的目的是让受害者自觉不洁，次日醒来后不能去领圣体。所以，柏纳迪克梯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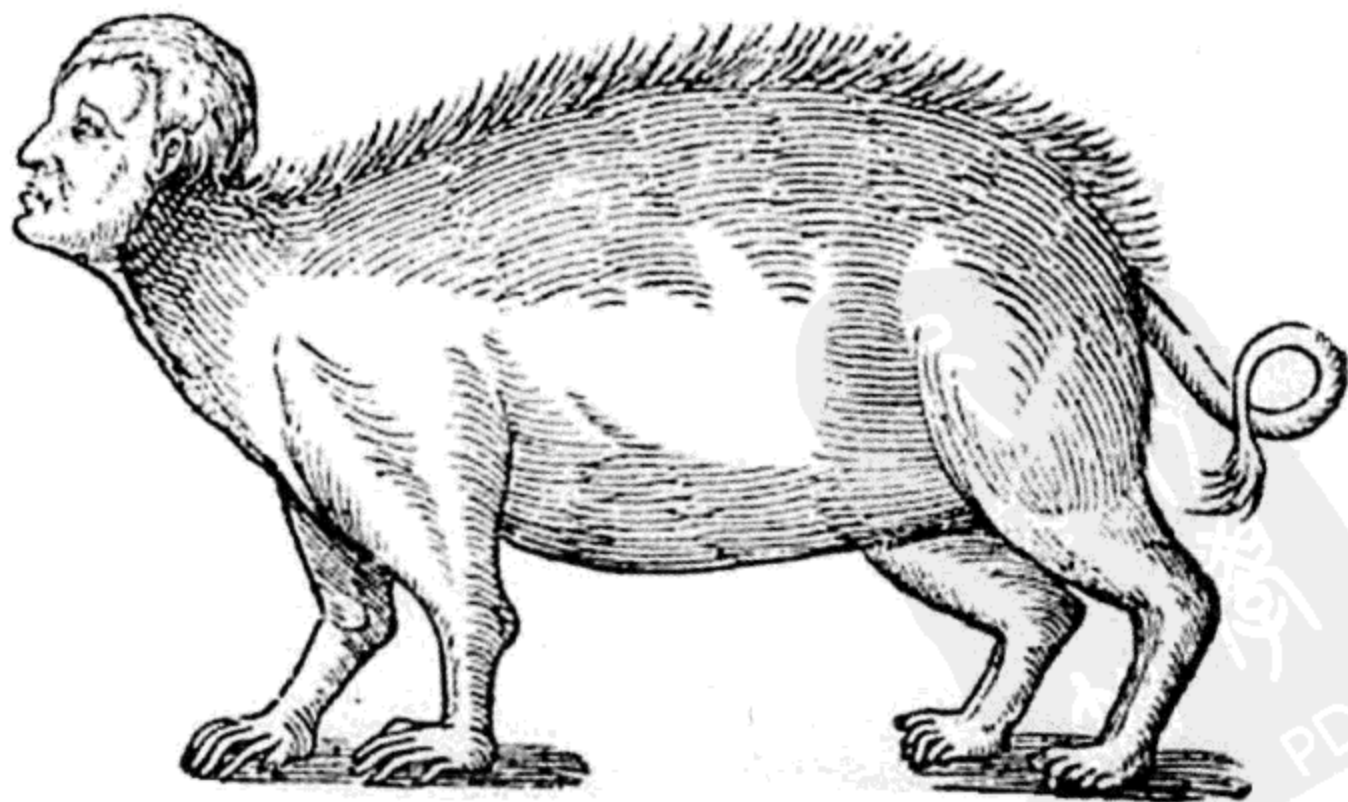
西班牙神学家圣阿尔封斯·德·利戈里

道：遗精是“魔鬼制造幻觉所致，其目的是阻止受害者虔诚信教”。他甚至认为这是“魔鬼惯常的做法之一”。

至于因“过度禁欲而遗精”的情况，柏纳迪克梯强调，“这是值得称赞的”。

柏纳迪克梯在自己的著作中搭建的道德神学结构，在后来世纪的神学家那里也可以见到，尽管做了多处修改和添加，但基本面貌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谱系：桑切斯（Sanchez）、莱曼（Laymann）、波纳希那（Bonacina）、坦布里尼（Tamburini）、斯波雷（Sporer）、哈贝特（Habert）、西班牙隆拉芒克大学（Salamanca）的神学家拉克罗瓦（Lacroix）、隆卡格利亚（Rongaglia）、科莱（Collet）、圣阿尔封斯·德·利戈里（Saint Alphonse de Liguori）。通过这些十七十八世纪的神学家，我们发现神学思想大致是恒定不变的。

恒定不变意味着对待自慰始终是严厉的。道德神学著作如此激烈地谴责自慰，在基督教会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否也在极力驱除这项罪恶呢？这是个真正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个谜。因为没有证据。但是某种沉默，某种缺失似乎也能说明问题。在十五世纪热尔松之后，再也找不到指导听忏悔师怎样劝说自读者忏悔的著作。有人可能认为，这表明教士们对这方面的活动已经不感兴趣。不过谈论自己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的教士本就极为罕见，所以将沉默当成不



十七世纪欧洲认为自慰是罪恶，必将遭受天罚

感兴趣的论据显然靠不住；但据此下结论，说十八世纪下半叶谴责自渎已经不是基督教会的首要工作之一，大概也讲不过去。教士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操心过自慰问题。

我们想到了一个对比：神学和刑法对自慰的看法。一如所有其他罪行与性罪，自慰也可能受到法庭的追究。对自慰的压制原则上是严厉的。十六世纪初，弗朗德勒的法学大家菲利浦·韦尔兰(Philips Wielant)写道，对犯“软弱罪”的人应该处以“放逐或某种别的特别刑罚”。也在十六世纪，不过稍后一点，另一位弗朗德勒法学家约斯·德·丹乌德(Josse de Damhouder)受韦尔兰启发，更明确地说：“自渎者”由于“罪恶很大”，应该处以流放或某种别的特别刑罚。十七世纪阿尔托瓦(Artois)伯爵领地的检察长皮埃尔·德玛绪尔(Pierre Desmases)也提到必须处以“某种特别刑罚”。十七世纪的勒布伦·德·拉罗歇特(Le Brun de la Rochette)写道：“这种罪恶一经发现，就应该处以流放，或者罚一笔巨款。”

这一切看似极为严厉，但是韦尔兰、丹乌德、德玛绪尔及勒布伦·德·拉罗歇特都同意：这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几乎从未宣判过。韦尔兰写道：“司法机构应该对自渎行为有所认识，然而这种情况实在少见。”丹乌德也强调说：这项罪行“既可怕又可憎”，将受上帝惩罚，但因为这是暗地的行为，很少受到法官审判。勒布伦·德·拉罗歇特在说了“这种罪恶一经发现”就如何如何之后，旋即补充说，自慰“很少被发现，因为它总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只能由上帝来惩罚；即使“不幸的自慰者逃得脱人类的司法裁判，也逃不脱上帝的制裁”。德玛绪尔说得最明确：“对这类事，既不曾调查也不曾惩罚。”因此根本就没有追究。

如果用自慰行为不易发现来解释世俗司法机构的消极态度，那么教会对压制这种行为缺乏热情不也部分地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吗？

抛开假设不论，有一点是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严格地说，十八世纪后半叶之前猛烈谴责自慰违反自然的法学家或神学家中间，在自慰会损害身体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得到医学理论的支持，因为大家从不关心身体这个因素。

更确切地说，大家关心身体这个因素、关心医学，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一些作者觉得自己有义务驳斥某些医生认为主动排精有益健康的观点。



古代教会人士认为自渎“违反自然”，是一宗大罪，必遭惩罚。图为一自慰者变成“狼人”

但是阅读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神学著作，人们得出一个重大的让人吃惊的教训，从那些医学著作的字里行间，人们领会出其言外之意，有时甚至是显义：医学对于自慰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有时是另眼相看的。

这一系列文章始于十五世纪的圣安托南（Saint-Antonan）。他写道：吃饱喝足导致的梦遗，是一种该死的罪恶，“即使梦遗不是为快乐，而是为自然减压，保证健康”。圣安托南的意思十分清楚。同样，他补充说：在清醒状态下主动自渎的人，哪怕这样做是“单为健康”，也不能免于该死的罪恶。

在十六世纪末西班牙耶稣会士托勒多（Toledo）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最明确的表述。托勒多强调，引起自渎的行为从来就是该死的罪恶，“即使是为了健康”。因为自渎“违反自然，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救助生命，或者为了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允许自渎。所以，医生劝人为了健康而自慰是犯了极为严重的罪恶”。

雷贝吕（Rebellus）是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他在几年后为我们解释了医生建议病人自慰的原因：医生建议排出的，是已经腐败从而对身体有害的精液。对于这一点，雷贝吕和托勒多的看法一致：“有人

认为，可以允许用手摩擦性器官来排出腐败有害的精液，以利于身体健康，这种说法应该受到谴责。”

托马斯·桑切斯在他关于婚姻的专著里，也探讨过腐败精液的问题。他强调说，绝不能允许人们主动排出据说是腐败的精液。即使是为了保护生命也不能这么做。的确，人们射精时感到的欣快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有可能驱使人为欲望所蒙蔽，认为有正当的理由排精。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普遍的堕落，因此必须绝对禁止。

1630年，莱曼在他的《道德理论》(Théorie morale)里重申：自渎永远是致命且违反自然的罪恶，即使目的是为了“恢复健康或保存生命”。柏尔林克(Beyerslinck)写道，这是神学家们的“共同观点”，必须坚持。

同一时代的波纳希纳(Bonacina)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啰嗦。他作为原则强调：“绝不允许为了健康而自慰，医生也不可以开出让让人自慰的药物。”不过波纳希纳尤其注意驳斥人家有可能提出的异议。他说，有人可能提出，既然为了健康可以截肢，也应该准许为了健康而遗精。波纳希纳的回答是：两者完全不同，截肢会引起极大痛苦，允许截肢不至于给这种行为打开方便之门，而自慰带来的是快感而不是痛苦，



十六世纪欧洲认为自慰者只落得如此下场

因此允许自慰很可能会引发大量罪恶。在此波纳希纳是沿袭了桑切斯的观点。波纳希纳的结论很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最好为了贞洁牺牲生命。这种说法很有特点，因为它表明，在波纳希纳看来，为了贞洁，完全可以放弃健康。

斯波雷是个非常宽容的道德家，在1690年，他采取了一种没那么苛严的态度：他谴责所有自渎排泄腐败有害精液的行为，但允许医生开药排泄。1736年，隆卡格利亚仍然站在严厉的一边：即使精液确实腐败并且严重危及生命，仍禁止使用任何方法将它排出，医生开药也不行。

我们应该把这场讨论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即医学观念支持排出腐败精液。这场讨论虽然并不重大，但是很有特点，从十五世纪开始，它把神学家分为了两派。既然排精对健康有益，那么是否允许自然的梦遗呢？圣-安托南肯定地回答：这种情况并不是罪恶。十六世纪的纳瓦吕斯（Navarrus）也这样认为，他说：“睡梦中产生射精的意欲并非致命罪恶，梦遗可以使身体放松。”纳瓦吕斯援引的一个论据，就是医生希望患者能够自慰或梦遗，因为他相信这样做对病人很有助益。托勒多（有所保留）和堂布里尼也是这样认为。但其他神学家认为，单为了健康排精，就是简单的欲望也是罪恶。后来这种严峻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JOANNES CARAMUEL DE LOBKOWITZ
Hispanus, ex Ord. S.J. S.P. LXX. Episc. Campan. ac Praefat. abet
Anno 1682.

然而，在医学与道德神学间的关系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卡拉缪埃尔^①一案。这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卡拉缪埃尔 1606 年生于马德里，在西班牙加入西托会 (L'ordre de Citeaux)，接着谋了一个差使，走遍了欧洲。同代人都钦佩他的知识与博学，但也经常对他的反常精神感到惊讶。在他的《基础道德神学》(Théologia moralis fundamentalis)里，提到自慰时，他表达了相当惊人的见解。

①Caramuel, 1606—1682, 西班牙著名神学家、哲学家。

卡拉缪埃尔发问：有意排精是否该死的罪恶？当然是。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质不好才是罪恶吗？绝对不是。精液到底是什么？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有些人断言精液来自汗液，另一些人说它来自唾液，还有些人认为精液来自奶液，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来自血液。然而没有人敢于宣布，禁止人为了一个合理的原因排汗、排血、排奶、排唾液。也没有人敢说排精与排汗排血不同，生成精液是为了繁衍后代。尽管女人生成乳汁也是为了哺育后代，人生成血液是为了供给身体营养，人们排泄它们却不会犯下罪过。

所以自渎的罪过并非违反自然，而是上帝禁止这种行为。如果上帝并不禁止，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卡拉缪埃尔的大胆见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他写道：“如果上帝没有禁止自慰，它就不会被当成罪恶。也许常常是对身心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有可能犯下该死的罪恶。”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如果上帝未加禁止，人们就有可能需要自慰，不然就可能犯下致命罪恶，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个病人为了保命，必须进行必要的治疗，而我们知道，有些疾病，甚至是要命的疾病，取决于精液的质与量，只能靠排精来治愈。因此，如果不是上帝设下这道障碍，我们会求助于排精疗法，一如求助于一种必不可少的药石一样。”这些见解，在卡拉缪埃尔的拉丁文原著里表述得清楚得多。

卡拉缪埃尔绝非主张宽容的人：既然上帝有禁在此，人就应该宁死也不接受对自渎的治疗。一切以上帝的禁令为准，而且唯上帝的禁令为准。他说，今天放血疗法在治病方面是那么卓有成效，我们为了保命必须放血，但是如果明天上帝要禁止这种行为，那我们就应该宁死也不放血。

卡拉缪埃尔的话有点挑战意味，所以罗马教廷介入进来，对他谴责也不令人惊讶。1679 年 3 月，教皇因诺森十一世 (Innocent XI,



罗马教皇因诺森十一世

1611—1689) 对卡拉缪埃尔的六十五项条陈作出严厉批驳，尤其是第四十九条：“自渎不受自然法则禁止。因此，如果上帝未加禁止，这种行为可能经常是有益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尽管这样做有可能犯了死罪。”卡拉缪埃尔中了教廷的圈套。

卡拉缪埃尔的故事可能像是一则轶事，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比其他史料都清晰地透过神学揭示了一种医学理论的面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医学理论建议患者为了健康而进行自慰。

它揭示的究竟是哪种医学理论的面貌呢？是古希腊名医盖仑（Galen, 131—201）的医学理论，它在十六十七世纪仍然极为流行，盖仑在著作中强调积留过量精液的危险，尤其在精液非常充足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出自慰有益健康的结论，只提到正常性交的好处；不过他隐含了这个意思。的确，他还举出古希腊犬儒主义人士狄奥热纳斯^❶为例。众所周知，狄奥热纳斯曾在公开场合自慰。盖仑为他的情况作了医学上的解释。他写道：

❶ Diogène le Cynique, 前 413—前 327,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所有主张禁欲和贞洁的作品都认为犬儒主义者狄奥热纳斯是最坚定的人，然而他进行自慰，不是为了追求肉体的享乐，只是想将积留的精液排出。据说有一天他请一位妓女来帮自己解决问题，可是妓女迟到了，他就自己动手，用自慰这个办法来排出精液；妓女来了，他把她打发走，说：‘我的手赶在你前面做了。’十分显然，贞洁者利用自慰来排除某种不便，并不是追求肉体的享乐，因为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快感。”

盖仑关于狄奥热纳斯的这段话经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几乎从中看到一种欲盖弥彰的对自慰的鼓励。但盖仑学说的要点，是积留精液有害。

不幸的是，关于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医疗实践，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明，这是我们知识最大的缺陷之一。最多只是十八世纪初，英国有人引述一个病例，有个病人睾丸充血，催泻、放血，办法用尽，但无任何疗效，于是才“准许他自慰”。据说病人由此而痊愈。

LE TONNEAU DE DIOGÈNE.



关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狄奥热纳斯的漫画：《狄奥热纳斯栖身破缸》

当然，除了盖仑学派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医学流派，但至少到十七世纪，都没有任何一派提到自慰可能于健康有害的观点。

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测试案例：有人深入研究过中世纪关于医治护理儿童的医学文献。不论这种文献受到什么学说，盖仑的或其他古代医家的影响，都没有任何提到自慰，尤其是提到自慰引起不便的文字。

①Fallopia, 1523—1562, 意大利外科医生，在人体解剖上很有建树。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著名解剖学家法洛皮亚^①与盖仑隔了一段时间，但是他教给我们什么呢？教的是一个让男孩子壮阳的好方法，就是反复用力拉扯阴茎，以使阴茎变长，有利交媾。这是法洛皮亚给家有男儿的父母的建议。大家可以想想，三个世纪之后的家长听到这个建议会有多么惊恐。

大概人们也得到一些对抗梦遗的建议。这些建议确实令人极为不快。在这方面，最离奇的要算十六世纪的维托里（Vettori）提出的。他开了一些药，也提到一种治愈了一个连续四个月受梦遗之苦的人的办法：睡觉时，取一根棉线或细绳，一头绑在颈部，一头拴着阴茎；如果



古希腊名医盖仑

欲知所覺
PDG

阴茎勃起，绳线就会拉扯颈部，使患者惊醒；那位患者就是这样治好的。十六世纪末，荷兰医生彼得·范·佛里斯特（Pieter van Foreest）提到此法，表示肯定。我们要再说一遍，为了避免梦遗的种种苦恼，人们想尽了办法。

然而彼得·范·佛里斯特的著作提出的建议更让人不快。他也强烈地谴责了狄奥热纳斯的下流行为，也就是自慰，不过这种谴责却是极让人明白事理的。作为医生，佛里斯特却不是以医学上的理由来提建议的。他写道，我们应该远离自慰，“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要遵循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的教导。他搬用的是宗教的，而不是医学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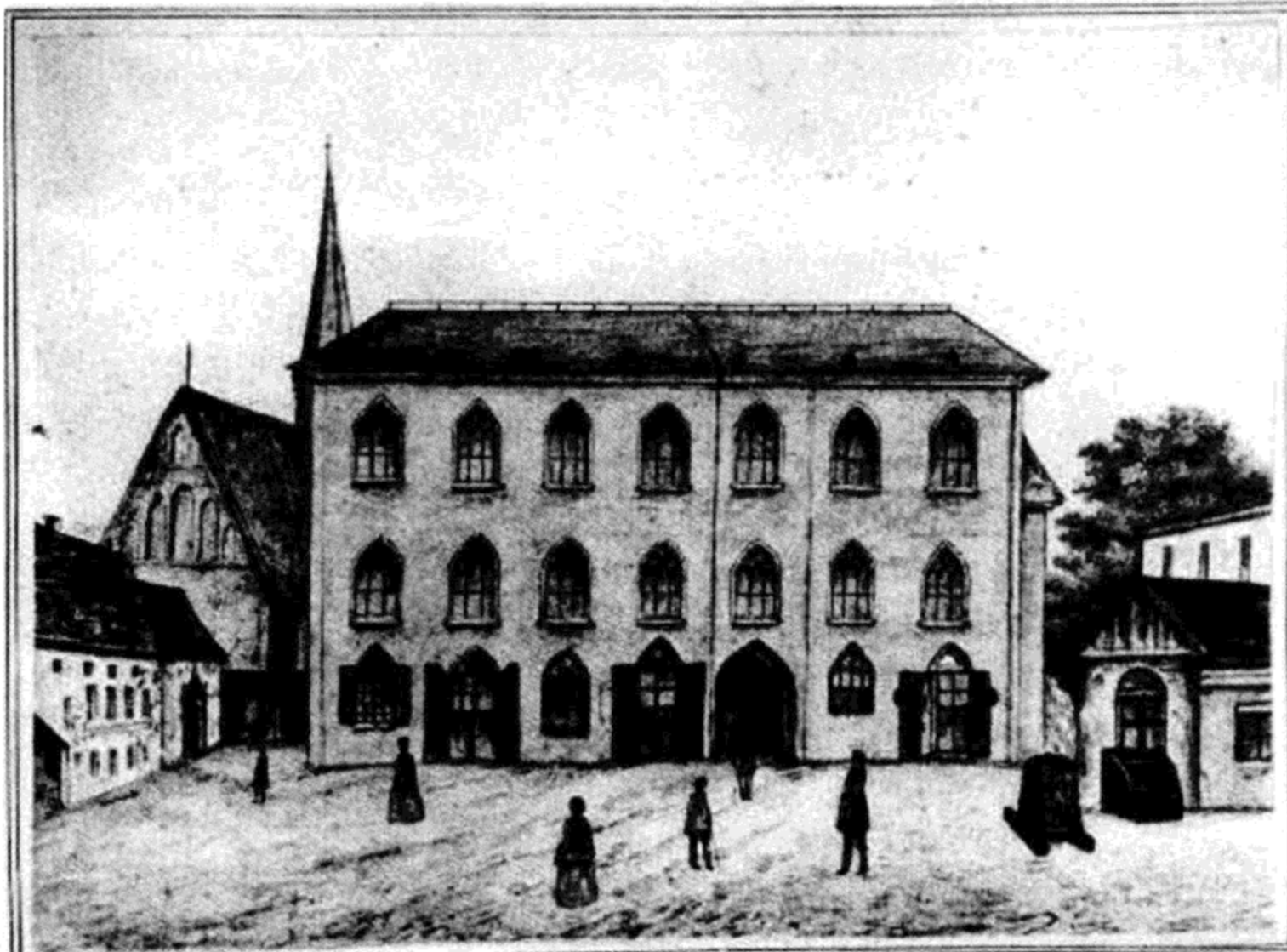
我们刚才提到自渎。人们对自渎的评论并不总是负面的，有时也是正面的——在此我们要再次提到盖仑的医学理论。关于这个题目，最不平常的文章是拉罗舍尔的医生尼古拉·维内特（Nicolas Venette）写的。他鼓吹男人对女人的优势。他说，这种优势主要来自男性能通过自渎排出多余的精液，但女性却不能，所以只能让精液在体内腐败。我们且举出他的原话吧：

“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自渎，也就无法将多余的精液排出体外，有时精液在子宫上方的两个尖角或卵巢中积存长久，就在里面腐败，由白而清澈变得黄而混浊，且发出恶臭。相反，男人经常自渎，甚至梦遗，因此精液总是新的，从不会在脉管中积存过久而腐败。”

维内特后来又提到这个主题：“腐败的气雾升上来，混入血液……引发各种幻觉，扰乱想象……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干扰……因为男人经常可以梦遗，将引发幻觉的多余精液排出，但是女人却做不到。”维内特能够说这些话，或赞颂自渎，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他生活在十七世纪后半叶。

然而也正是在十七世纪后半叶，我们第一次碰到了皱着眉头谈论自慰效果的医生。

将近 1670 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埃特穆勒（Ettmuller）医生在一篇论文中分析淋病的原因。他说，引发这种疾病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可鄙的自慰”。过了三十年，鼓吹冷水浴好处的英国医生贝纳尔（Baynard）强调冷水浴对医治阳痿有特效。人们于是用冷水浴来治疗可能由“自慰这个学生们常犯的罪恶”引起的阳痿。“小孩子一旦沉迷于这种罪恶，阴部就会变软变弱，长大后就会因阳痿而受女人



十七世纪的德国莱比锡大学

嘲笑。”

不过，对自慰效果持怀疑态度的医生，我们找遍了十八世纪以前的资料，只发现埃特穆勒和贝纳尔这两个。而且这两段很短的文字，几乎只是间接提到，并没有专门谈到自慰，更不是专门谈论自慰的一般坏处，而只是谈论自慰对淋病和阳痿这两种毛病的影响。

在十八世纪以前，没有任何医学著作曾对自慰表示担忧。

也没有迹象显示社会对此感到不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自慰曾经引起恐惧。

我们找不到反映社会对自慰这种行为感到恐惧的文章，除了神学家们仅限于道德方面的探讨，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社会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谈论为什么找不到这类文章大概是不谨慎的，但在这里我们敢说，这是一种沉重的压力所致。

翻开十八世纪之前数量很大的教科书，我得到关于自慰的文字吗？否！一个字也找不到。十八世纪初，瑞士人奥斯特瓦德（Ostervald）出

版了《抵制下流行为》(Traité contre l'impureté)一书,他尤其关心的是儿童教育问题。奥斯特瓦德宣称,出于羞耻之心,他不会将所有下流行为一一列出其名,但他在描叙儿童的下流行为时,仍相当明确。但纵然如此,他也没有或明或暗地提到自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奥斯特瓦德对这种行为非常担心,至少留下一点暗示。

但是除了找不到对自慰担忧的文字以外,别的文章和叙述并不缺乏。我们在上面看到了法洛皮亚对抚弄阴茎的建议:显然他还不像十九世纪的人那样,对触碰阴茎感到担心。不同寻常的是,人们也允许年轻的路易十三^①自己触摸,或者容忍他人触碰他的阴茎。在这方面,御医赫罗亚德(Héroard)的日记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料。它告诉我们,路易还是婴儿或儿童的时候,经常玩弄“小鸡鸡”。很多人都将手“伸到

① Louis X III, 1601—1643, 法国国王。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年轻时的画像

他的胯下”，他也经常向别人展示他的“小鸡鸡”。赫罗亚德记录这些，只是觉得有趣。当然婴儿抚弄“小鸡鸡”说不上自慰，但是和鼓吹加长阴茎的法洛皮亚一样，赫罗亚德也不担心孩子因此养成习惯而导致自慰，这和后来人们将自慰视为瘟疫的态度大不相同。

同代的夏尔·索莱尔（Charles Sorel）在《弗朗西庸的滑稽故事》（*Histoire comique de Francion*）里回忆了主人公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用的也是轻松笔调。主人公回忆说：“那时我和一帮最勇敢但也最下流的学生……一起打发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沉迷于一种恶习。我们学校因为染此恶习而远近闻名。因为年轻，精力旺盛，又不能与异性来事，他们就学会自慰。至于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消遣……我不想成为女人的冤家对头，她们恨死人家剥夺原本属于她们的快乐。但当我想到，如果那些男孩是在犯罪，一定会受严重惩罚，因为他们白做了，根本没法满足欲望，反而使欲望越发强烈，让他们内心饱受折磨。我同情他们的痛苦，诅咒……此外，既然女孩在彼此拥抱之后偷偷地哼哼唧唧，为什么不把她们跟那些自慰的男孩放在一起，让他们用最温柔的水来浇熄彼此的欲火，好让大家从此都不再犯罪呢？”

即使从笔触的大胆上来说，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引人注意的。它清楚地突出了自慰的罪恶，但是只有沉迷于恶习的人才可能遭受身体伤害——他们“内心的折磨”，来自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危害。解决方法很简单，而且可以同时消除“内心折磨”和罪恶：就是让年轻男女安心地性交。

我们应该和对待这部长篇小说一样，谨慎地对待色情文学。不过色情文学在自慰问题上也是说明问题的：它们也说自慰是罪恶，但是身体需要，也为浪费繁衍后代的精液感到遗憾。但色情文学和《弗朗西庸的滑稽故事》一样，从未提过自慰有损健康，连稍微提及这个话题也没有。

十七世纪的圣帕万（Saint-Pavin）为自慰的手和被它耗费的精液做了一首讽刺诗：

傻家伙，你竟用手来干：
这种快乐合法吗？
如果罗马人最大的成功
是让傻瓜用手操蛋，
世界会少了多么可爱的英雄；



法国大诗人马莱伯

想想自然看到你快乐倒错，
会不停叫喊：“住手，可怜虫！
你糟蹋的可是人哪！”

马莱伯^①在一首十四行诗^②中，提到他的兴奋以及“良知的状态”。
他写道，他的阳具勃起，准备“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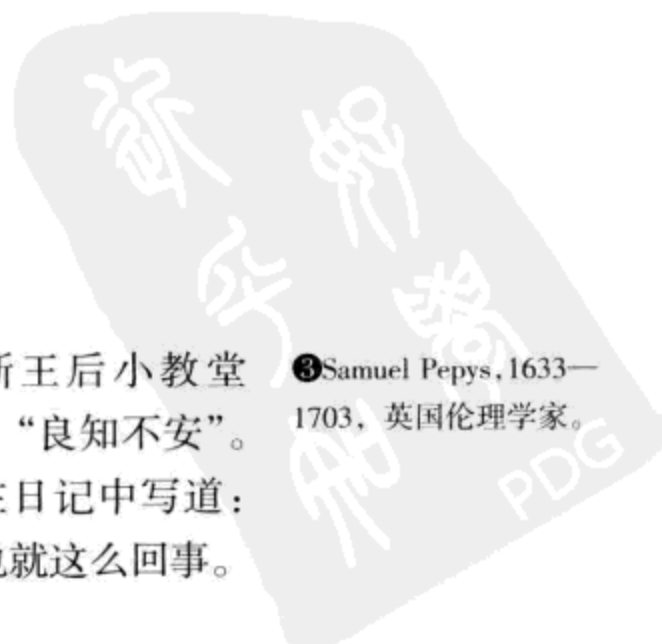
① Malherbe, 1555—1628, 法国大诗人。

② 至少是一首题献给他的十四行诗。

痛苦不慌不忙地将我霸占，
因为用手操蛋，引起良知不安：
不操，又欲火难熄。
我竭尽全力安抚，
但没有发觉
它往手中泄出它的也是我的疯狂！

1667年12月24日，萨缪尔·佩皮斯^③在圣詹姆斯王后小教堂（Queen's Chapel de Saint James）的圣诞弥撒中，也产生了“良知不安”。
他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就在人群中做起“那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竟在教堂里做这种事，但愿上帝宽恕。”不过他的自责也就这么回事。

③ Samuel Pepys, 1633—1703, 英国伦理学家。





英国伦理学家萨缪尔·佩皮斯

这些文章，以及其它不提自慰的文章，特别是后面这些文章，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十八世纪前的社会并不非常重视自慰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自慰都没有让这些社会生出任何恐惧。

能不能说，自慰这种行为在当时不像后来那样普遍呢？没有任何证据阻止人们持这个看法。柏纳迪克梯在十六世纪末提到自慰时，只把它当做一种很平常的罪恶。与他同时的西班牙人托勒多也一样。十七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个遣使会的成员在布道中提及自慰，说它“唉！只是个平常罪恶”。耶稣会士菲利普·德·乌特尔曼则说它是一种“普通又普遍”的罪恶。正如十七世纪一位英国教会人士在回忆年轻往事时所言，自慰只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罪过，“有太多年轻人都曾犯过，他们认为它没有什么害处”。他的话是个重要证据。

十八世纪初，正是在这种大致还算平静的氛围中，《自慰》（亦可译作《俄南之罪》）一书出版，引发一场暴风骤雨。

第三章
俄南之罪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布鲁塞尔

998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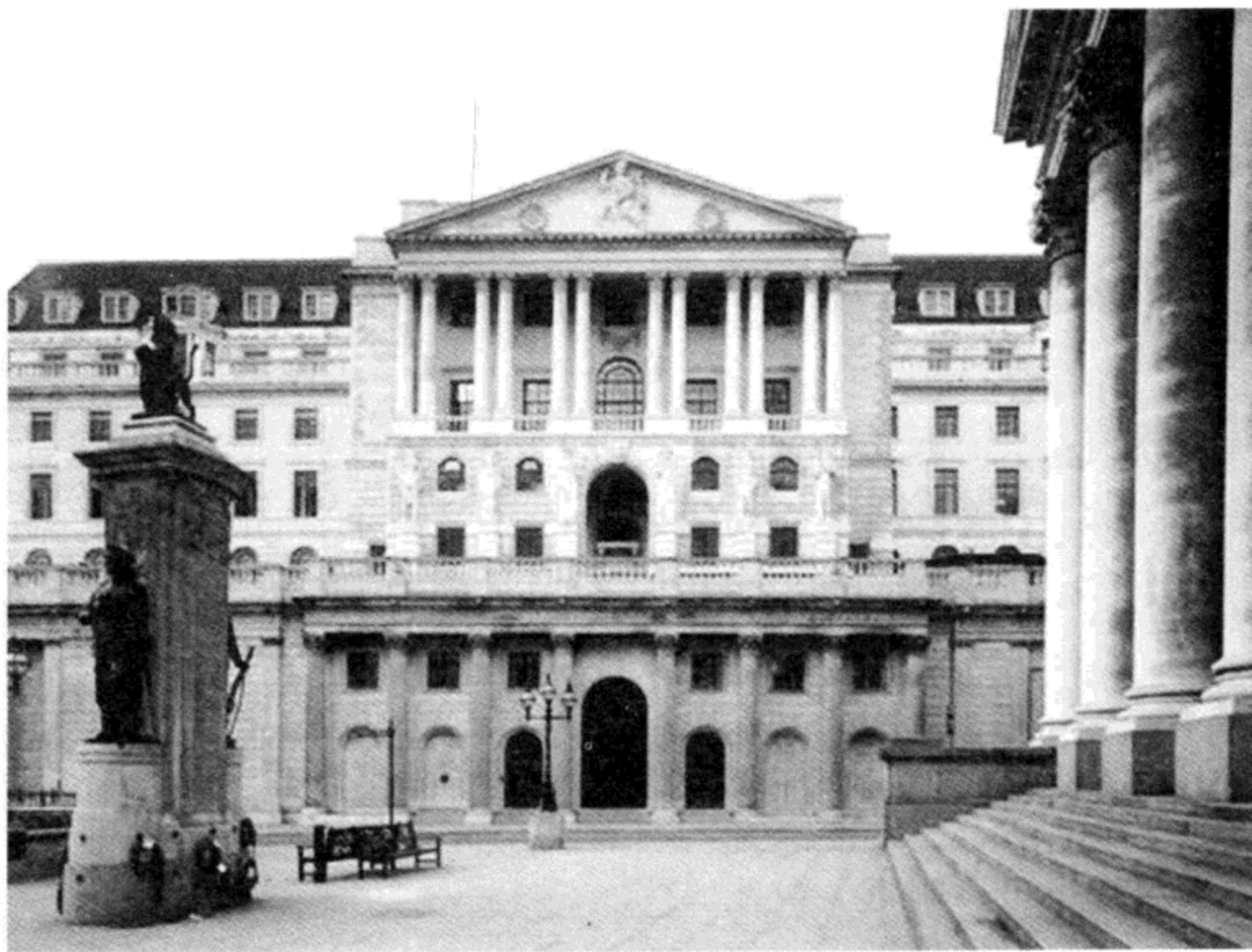
根据所有迹象分析，《俄南之罪》的初版应是1715年的后几个月在伦敦面世的。这个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有个雅致的名字：《俄南之罪，或自渎的可耻罪恶，与该行为对两性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在身心两方面给受害人的建议》(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ed, wi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俄南之罪”这个作者自创的词，显然来自《圣经》俄南的故事(参见第二章)。

可惜初版已经荡然无存。

第二版是增订本，于1716年2月在各家报纸上宣告发行。第三版大概是在1717年头几个月面世的。最后，第四版在1718年11月面世。

我们所有的第一本《俄南之罪》即是这个第四版，是一本八十八页的小册子，当初以一先令的价格由伦敦的三家书店销售：第一家是在英格兰银行附近的N.Crouch书店，招牌上的标记是铃铛；第二家是沿河马路的P.Varenne书店，标记是古罗马哲学家与政治家塞内加的头像；第三家是舰队街的J.Isted书店，标记是一颗金球。现在，就让我们敬重地翻开这本小册子吧，因为尽管它言辞虚浮、缺乏条理，但却无可争议地掀起了精神与风俗领域的革命，把自慰这个问题带到了前台。一切都始于这本小书。

这本书的四个版本都没有作者署名，当时也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谁是作者？依据我们手头的文献，没法解开这个谜。在小册子面世半个世纪以后，蒂索认为它是某个名叫“贝克”的医生写的，但也不敢肯定，只写“贝克应该是本书作者”。但我们一直找不到当时可能与这本书有关的名叫“贝克”的英国人。除了作者名字，我们对他的个人情况



英格兰银行今仍在。与之相邻的 N.Crouch 书店却已无存

也不清楚，唯一能得到的只是些负面的信息。不管蒂索怎么说，他显然不是医生。此外，他也不像有些人所写的是个神职人员。当时有人根据他捞钱的方式，认为他是个假医生，是个“江湖骗子”。从很多方面说，他的确是个江湖骗子，但他也是个读过一些书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甚至在他的文字之中还有某种文体。让我们这么说吧：他是个假专家，也是个文笔虚浮的作家。

《俄南之罪》首先对自慰进行了诅咒。这在当时委实是件新鲜事。它不仅斥骂自慰是罪恶，是恶习，也斥骂自慰可怕的后果。十九世纪的人认为自慰是罪恶、恶习与自毁行为，这种主导观念就是从这本书里出来的。

开篇肇始，作者就指出自慰的危害：“这种行为如此常见，造成的损害如此严重，尤其在我国男性青年中危害极大，以至于我有理由认为，如果得到全面的警告，了解这种罪恶的可耻性质，以及对身心可能造成——其实不但可能，而且常常是事实——的严重伤害，在自慰者中间，有很多人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因此，他写这本书可以说是责无旁贷。

在揭露罪过的同时，作者表现得非常强硬，毫不留情。没有任何情节可以减轻自慰者的罪恶。从上帝对俄南的惩罚就足以看得出这种罪恶的严重。自慰之所以不可原谅，主要是因为它危害人类的繁衍。直接说，它耗费精液；间接说，它还常常造成阳痿。“未婚交配，甚至通奸，尽管都是可憎罪恶，但至少还可以援引人性软弱或自然倾向为借口。但是自慰不仅是违反自然的罪恶，而且还是损害、甚至毁灭自然的罪恶，犯这种罪的人其实是在损毁自己的种，而且，从某个意义上说，也是在损毁上帝的创造本身。”

自慰在道德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身体也会产生很大的损害。埃特穆勒说，自慰可能造成淋病；贝纳尔则说它会导致阳痿。《俄南之罪》的作者了解这两个观点，并在书中加以引用。不过他把这个问题看得更为严重。在论及自慰的危险时，他还举出自慰可能引起的其他毛病：溃疡、痉挛、癫痫、肺病等。尤其他指出自慰一般会造成一些悲惨



《俄南之罪》认为自慰
会使少年儿童发育迟
缓，身体畸变

后果，在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说，自慰“使男女两性的生长发育显著减缓，如果他们少时过度自慰，成年后体力与精力都不如未曾自慰的人”。自慰者成年之后，看起来“脸颊削瘦、面色苍白、臀部松垮、腿部干枯、生殖力低下（如果还没有绝灭的话）：他们被别人拿来说笑，内心受尽折磨”。死亡守在他們身边。“许多年轻人本来身体强壮结实，染上这个恶习之后身体衰竭。自慰夺走了他们的精力，使他们的身体失去了水分，变得干枯、削瘦，一步步走向坟墓。”自慰者“活的岁数不到正常人的一半”，看着自己“热情消失、身体憔悴、精力耗去”，而且“随时有死亡危险——最细微的季节变化或最轻微的事故都可能让他们不纯洁的灵魂归天”。

阳痿是自慰常见的后果之一。即算自慰者有生殖能力，生下的孩子也可能身体虚弱，活不到成年。至于有自慰恶习的妇女，则有可能绝育，或者习惯性流产。



《俄南之罪》认为“自慰者成年以后”脸颊削瘦，面色苍白，腿部干枯……

即使自慰者没有受到肉体折磨，在此世仍有别的担忧：他们有可能遭受上帝的审判。有可能遭受苦难、事业上受挫，感受忧愁苦闷。他们没有抱怨的权利，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自慰这个问题是可怕的，显然需要有解决的办法。首先是精神方面的办法，最要紧的是忏悔和禁欲。肉体方面的办法，有一部分是前人已经提出的，得到《俄南之罪》作者的赞同，被他举引，如避开某些食物（蚕豆、豌豆和朝鲜蓟都会使生殖部位发涨）、运动、冷水浴等，但小册子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办法，我们在此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俄南之罪》作者在这方面的叙述很有趣味。他写道：需要求医问药的人，常常由于害怕承认罪过而不敢就医。因此人们应该主动提供他们一些治疗的办法。他说：我问过一位“心诚术高的医生”（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并非医生），他告诉我两个非常有效的药方：一个用来治疗淋病、夜遗以及一般遗精；另一个用来治疗阳痿和不孕。他接着说：我的第一个意愿，就是让读者知道这两个处方，不过由于配制困难，有几味药还非常昂贵，因此可能需要缓一缓公之于众，而且我担心读者花了大量金钱，仍然配制不全。因此，我更愿意请一位“既诚实又有才华”的专家帮我配制。这个专家在得知工作的难度以后，便向我要求这项药品的专利。我答应了，不过有个交换条件，他出钱帮我把这本书出版，印制两千册。因此我可以郑重其事地保证，我没有从销售这些药品中获取任何利益。

这一段精彩叙述的结论是：读者可以向挂有塞内加头像的 P. Varenne 书店求购“壮阳补酒”(Strengthening tincture)，每瓶十先令，和“强身粉”(Prolifick powder)，每包十二先令。《俄南之罪》一书的第二部分，被用来描述这两种药的用法。

因此我们看得出，《俄南之罪》在当时的文献中占有什么地位。这只是众多推销产品的小册子中的一本，作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描述一种难治的可怕的疾病，为的是推销作者拥有专利的一种药品。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报纸的广告栏，就可以找到一些同类风格的广告。

还要列举其他例子吗？喏：1716年为《治疗隐疾与体虚的实用方法》(Practical Scheme of the Secret Disease and Broken Constitutions)作的广告。为了治疗“隐疾”及“被伤害的身体”，小册子鼓吹一种“特殊疗法”，说它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法国、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创造了奇迹。有一位刚从安第斯山旅行回来的人表示，这种药甚至



伦敦古书店废墟

可以治疗雅司病（一种发生在热带潮湿地区的接触性传染病）。人们可以在伦敦许多地方买到这种药，广告附了这些店铺的地址。1718年，大概为约瑟夫·卡姆医生（Joseph Cam）所著的《浅谈性病》（*A Short Account of the Venereal Disease*）出第二版时，就有这样的小广告：只要六便士（《俄南之罪》的一半），就可得知性病的“性质、症状以及治疗方法”。卡姆医生同时也治疗“遗精和其他毛病”，并向大家推荐某些“特效的万应灵丹”。广告上附有销售该小册子的伦敦各家书店的地址。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然而，从某个意义上说，《俄南之罪》在同类书中还是脱颖而出。它调动医学、道德与宗教的观点，对自慰进行讨伐，这是一种独创。不过尤其特别的，是它的销售业绩，可以说卖得非常成功。

1718年末，该书已经印了第四版，1719年印了第五版，1722年第六版，1723年第七版。这时，出版商声称前几版已经卖了一万册。

五个月后，第八版售罄，累计卖了一万两千册。年底之前又宣布第

九版面世，累计卖了一万五千册。

067
俄南之罪

到1730年，《俄南之罪》已经是印十五版了，1723年出版的《补遗》也印到第六版。关于此书，我们稍后再谈。

之后，再版的节奏稍许放慢（到1737才出第十六版），但到1778年，《俄南之罪》印了二十二版，仍在坊间出售。

伏尔泰^❶说《俄南之罪》大约印了“八十版”，肯定是夸大之辞，但他不无讽刺的肯定却表明，这本书的确卖得很火。

❶ 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另一个迹象也证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功，这就是回应或仿效它的小册子的出版。从1717年到1724年，至少有四本小册子出版。

第一本是《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见到1719年印刷的第二版）。这是一本激烈的抨击性读物，专挑《俄南之罪》中的谬误。作者说，他想揭露“《俄南之罪》的狗屁作者的荒谬、矛盾与欺骗”。

不过他和《俄南之罪》的作者有两点见解一致。首先，自慰的性质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极为严重。他写道，自慰是“一种违反自然的大罪，这种行为既可恶又可鄙。不但令人生厌，而且有毁灭性的后果：自慰破坏夫妻感情、破坏自然倾向，并且令人类繁衍后代的希望破灭”。

第二点一致没有那么明显：自慰对身体有“严重损害”。关于自慰引起的病症，《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的作者着重提到阳痿，还加了一个不良后果：血液可能受自慰影响而无法正常循环。

除了这两点，其余的就是对《俄南之罪》的批评：《俄南之罪》的作者误解了俄南的罪恶——他犯的是“中断性交罪”，而不是自慰。而在审查自慰的原因时，作者也完全弄错了。还有，他对一些比自慰严重的罪恶未加提防，如淫乱放荡的行为，似有鼓励婚前性行为和放荡之嫌。他还出售江湖骗子的假药，这也只可能鼓励犯罪。

针对这些谬误，《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且强调此法“有效，人人负担得起”，这就是：保持贞洁。不过最好还是尽快结婚，不给自慰以可乘之机。

《俄南之罪》的作者不屑于对这些激烈批评做出回应，只是在以后印刷的版本中，宣称自己原宥这些攻击和诽谤。他说：《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太“蠢”，不值得理睬。

大约在1720年，第二本小册子出版。这次是个模仿本，连书名都几乎一样：《俄南之罪……或自渎的可耻罪恶，以及从那些不幸受害者身上观察并叙述的不良后果》(Of the crime of Onan...or the heinous vice of self-defilement,with all its dismal consequences,stated and examined in all those who may ever misfortunistically have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和《俄南之罪》一样，只是言辞更加激烈。它指出“这个恶习对我们脑子、头颅、神经以及视力的损害，比别的疾病都严重……为了一时的快活，自慰者有可能终身哭泣、烦恼、贫穷和痛苦”。沉溺于这种恶习的人是瞎子，而且不只是道德上盲目：因为自慰会使“构成视觉神经力量的动物精髓”流失，对视觉和眼睛的损害特别严重，受害者会发现他们的“视力比常人更快开始退化”。除了在世时感受痛苦，自慰者死后也会经历各种苦难。“人们经常谈论地狱，反而麻木了，要是自慰者清楚地狱是什么滋味，一想到这个念头就会发抖，因为这种行为肯定会让他们下地狱。”为了让他们知道地狱是什么情形，小册子以适当的写实笔法给他们描写了地狱的烈火和酷刑。这种描写就是这本书的基调：这只是一本增强版的《俄南之罪》。



一个因自慰而失明的年轻女性

1723年，第二本反对《俄南之罪》的小册子出版，书名是《审查探讨俄南之罪，或该书的无知、谬误、不当及矛盾》（*Onania examined and detected, or the ignorance, Error, impertinence and contradiction of a books called Onania discovered and exposed*）。作者用的是笔名菲洛-卡斯蒂塔蒂斯，也和《俄南之罪》的作者一样，认为自慰是种可怕罪恶，但是不赞同《俄南之罪》作者对《圣经》的解读以及对婚姻的看法、认为自慰比婚前性行为或通奸的罪恶更重、对女性过于苛刻的态度，以及在解剖学方面的错误。他的批评很长，几乎没完没了——有一百多页，但是其乏味的叙述似乎对《俄南之罪》的作者毫无影响，他受了刺激，在《补遗》中也以很长的篇幅——近四十页——来驳斥这些批评。

1724年出版的《珥与俄南之罪》，又是一本模仿《俄南之罪》的

书，全名是《珥与俄南之罪：珥与俄南对婚床的错误使用，或自渎的可耻罪恶，附带九个自慰对两性造成的可悲后果，供所有有过此种行为者参考》(Eronania, on the misusing of the marriage bed by Er and Onan... or the heinous crime of self-defilement, with its nine miserable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laid open to all those who may ever have been guilty of this ill action)。这本小册子和《俄南之罪》如出一辙，最后做起了一系列药物的广告，而且更加露骨，更加强调药物的奇效。那些药物包括一种“清肠液”（售价七先令六便士）和另一种“滋补剂”（七先令六便士），还有一种“成分优良的酏剂”（售价一几尼）。作者保证这些药物能够治好“可鄙的自渎”造成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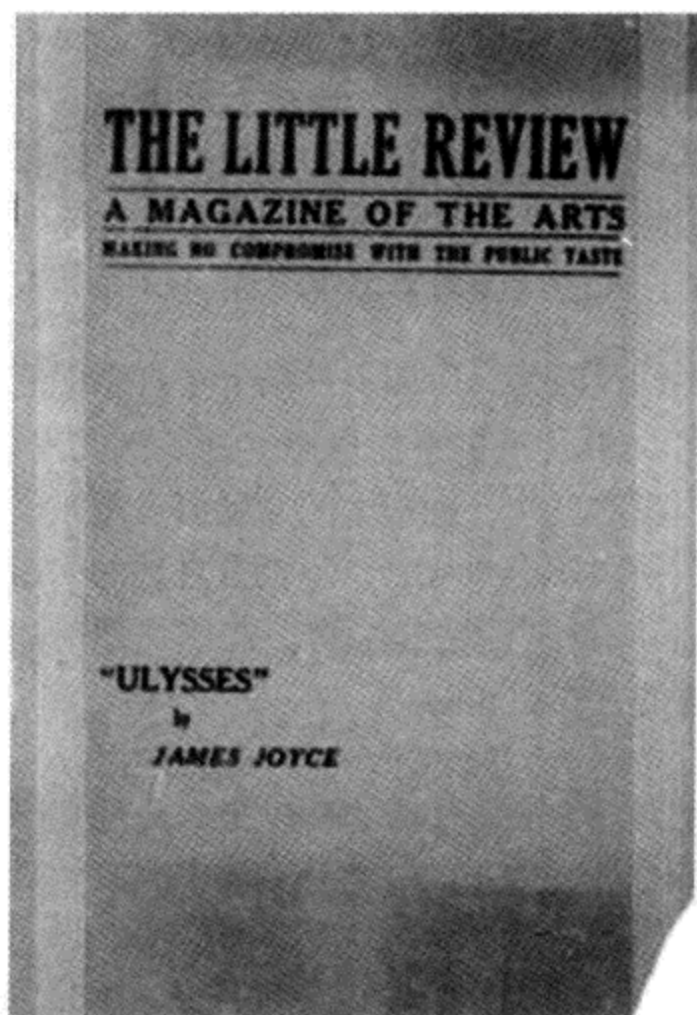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文字，不论是攻击的还是卖药的，都对自慰发表了看法，虽然有些重复，但至少让我们得知《俄南之罪》激起了多大的反响。

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响？《俄南之罪》的畅销又如何解释？该书作者至少让我们知道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新颖。1722年，他在第六版上写道：“揭发放荡与通奸的书很多，人们写了成千上万句话语来深入探讨这些恶习，但是我所揭示的自慰这种不洁行为，却是从来没有专家写过，至少没有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写过，更不是出于警醒世人的目的。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出于社会需要，我认为再没有比它更需要探讨的事情了。”

用今日的词语，道德意味不那么重的词语来表示，就是：《俄南之罪》的作者找到了一个好题目，一个全新的题目。

他所做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在他之前，这个荒地从没人开垦，至少从没人以他这种方式开垦。显然这与羞耻造成的约定俗成的沉默有关。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引出一段1705年刊登在《小评论》(Little Review)上的文章，作为较有特点的例子。在《小评论或丑闻探究》(The Little Review or an Inquisition of Scandal)中，达尼埃尔·德福(Daniel Defoe)刊登的读者来信及其回复经常触及一些刺激性的话题，但是在自慰方面却是语焉不详。比如1705年8月3日的《小评论》：“署名A.M.的先生寄来第二封信，谈到‘自渎’问题，他可能非常明白此词的意思，也可能对这种自戕的犯罪性质感到怀疑。但他的情况并不适于公开讨论，当然也不宜于私下沉溺于这种行为。”《俄南之罪》的作者正是大胆打破了这种沉默，因而得到了补偿。它具有创新的魅力。

然而，该书在数十年间畅销不衰，一版再版，这种成功，光用新颖这点是不足以解释的。作者在这里还找到了第二个秘诀：发表读者的咨



百年前的《小评论》杂志

询函。

当人们谈到《俄南之罪》后来的版本的时候，指的不只是重新撰写的那一部分。每个新版本都比前版本厚，增加了内容。第四版有八十八页——前面说过，第一版得到了保存——1923年的第七版增加到两百页，没多久又加上《补遗》。1730年，《俄南之罪》的第十四版，包括《补遗》在内，总页数已经多达三百四十四页。合在一起，售价达三先令，是最早的《俄南之罪》的三倍。

这些页数是怎么多出来的？作者增写了一部分，如上面提到的对《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那些攻击的回复，但这个部分很小。多出来的主要是读者的咨询函，他将这些提供原材料的书信放在他的回信一起出版。因此，这本书再版一次，就要增加一些书信，就像关于自慰的连载小说似的，一来二去，篇幅就大了。

这些信，或者假信属于那类引起读者兴趣与好奇心的文字。说它们是假信，是因为显然我们没法分辨其真伪。的确，这些信竞相描写不幸自慰者遭受的苦难，一封比一封写得真切感人。

例如这封信，一个牧师描述他领导的学校里一位学生的状况。这个年轻人从十五岁开始沉溺于自慰。除此之外，他还有生活放荡和酗酒的

恶习。他的性器官很快受到伤害：睾丸一个肿胀，另一个不见了。他开始尿血，排尿变得越来越痛苦。最后患了膀胱溃疡，整个人瘦得只剩骨架子，最后一命呜呼。死前三个月，他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臭味，如果不用香巾捂鼻，根本没法进他的房间。医生们认为造成他死亡的首要原因是自慰，而不是生活放荡或酗酒，即使后面两者加重了他的病情。

另一封信是一个少妇写的：她性欲旺盛，十四岁就染上了自慰的恶习。她知道自己是在做傻事，犯罪，但是抵抗不住诱惑。到了十九岁，她患上了一种真正的子宫瘙痒症：每次发作，她都大叫，要男人跟她发生关系，随便什么男人都行。她在一次发作中死去，尸检发现她的阴蒂尖比正常尺寸大上许多，并且充满一种腐蚀性分泌物，造成强烈的瘙痒，刺激性欲。这一切都是由自慰的方式引起的。

还有一封信是一对双胞胎写的，两人都染上自慰的恶习。他们写道，他们身染多种毛病。其中一人背部虚弱，一弯腰就直不起身；他的睾丸也胀痛。另一个主要是腹股沟疼痛，淋巴节肿大，面部发炎。两个人都瘦得可怕，不过好在读了《俄南之罪》，了解他们的病根，于是为了康复而写信向作者求教。

必须强调，在此提到的这两三个例子都很平常。读者来信中列举出的病症种类繁多，症状吓人。

我们可以肯定，十八世纪的读者读了这些来信，会觉得不寒而栗。今日我们不会发抖，但会生出诸多疑问。我们已经提到一个最无用的问题，即这些读者来信的真伪问题。所谓无用，就是没法解决的问题。《俄南之罪》的作者对诸神发誓，他辑录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读者来信，一字未改，但是这个说法显然可疑。一封署名“苦恼的俄南”的来信（所有来信都是署假名，或匿名），就和今天报上发表的署名“心碎之人”的来信一样，真实性让人怀疑。哪封是真的？哪封是假的？哪些真的又经过“修改”？我们说不出来。

然而真实性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一定数量的读者来信，无论全部还是部分是真的，都表明《俄南之罪》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可以称为“连锁反应”的效果。读者阅读此书，发现了他们那些说不清性质的疾病的根源：就是他们可憎的恶习，于是写信给作者。另一些人，虽然没有读过这本书，也受到震撼，知道了疾病的原因所在。各种疾病既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对病因也有不同的解释。《俄南之罪》是否确实引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们尚不得而知，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来读《俄南之罪》，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信件不论真伪，都完全缺乏科学价值。因为里面描述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观察。一个人，放荡酗酒，又染上自慰的恶习，对于他的死亡，有什么科学依据来断定是因为自慰而不是其他原因？这些信件都像这样失之于偏颇。但是，我们在此必须忘记自己的判断，而要考虑当时人们的态度。他们都认真看待《俄南之罪》中描述的病症；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自慰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害怕。随着《俄南之罪》的一版再版，以及读者来信的不断增加，读者发现自慰这种恶习引发的疾病也越来越多。

在这方面，十八世纪的人比较典型，也许最有特点的，可算是瑞士医生萨缪埃尔·蒂索的态度。此人我们在下面还要再提。蒂索认为《俄南之罪》中的读者来信是一些原始材料，作为医生，可以也应该加以利用，他着手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因为他说，即使在《俄南之罪》里，这些书信也是“一片混乱”。他认为，即便是“病人最平常的抱怨”，都应该整理分类。

这段关于蒂索的文字稍嫌冗长，但是值得全文引出，因为它对我们的主题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形式上像是倾吐内心隐秘的原信，怎样被修改成了科学陈述。

蒂索写道：

我将英国病人抱怨的症状分为六大类：

1. 心智衰弱，记忆丧失，意识模糊，有时甚至出现短暂的精神错乱；病人不停地感到焦虑，内心不安，良心的自责如此强烈，以至于经常落泪。他们经常头晕；所有的感官，尤其是视觉和听觉减弱；睡眠不深，常做噩梦。

2. 全身乏力；有此恶习的人在停止自慰之前，身体发育受到极大干扰。有些人完全失眠，另一些人几乎总是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几乎所有自慰者都会变得多疑或歇斯底里，并且遭受伴随这些可怕病症的种种毛病折磨：忧郁、叹息、流泪、心悸、气短、虚弱等。有些人甚至咳出灰痰。一般人都会出现咳嗽、慢性发烧、体虚等症状。

3. 有许多病人投诉身体剧痛；不是头痛，就是胸痛、胃痛、腹痛或者外风湿痛，有人只要轻微压迫身体，身体的所有部位就感到麻痹疼痛。

4. 脸上长疱是最常见的症状，有时脸上、鼻腔内外、胸脯上、大腿上……甚至长有脓疱。

5. 生殖器官也出了毛病，其实它们是引发身体诸多毛病的首要原因。有些病人的阳具无法勃起；另一些人只要轻微搔痒或稍微勃起，甚至跨上马鞍骑马都会遗精。有很多人患了慢性淋病，完全丧失体力，流出来的物质像是脓液或是血尿。另一些人则阴茎异常勃起、疼痛、排尿困难、尿路紧缩、尿道烧灼。有些人的睾丸、阴茎、膀胱或输精管长了肿瘤，非常痛苦。最后，长期自慰的人几乎都会无法性交，或者因为精液变质而绝育。

6. 内脏功能有时全面紊乱，有些病人抱怨便秘，另一些人则生有痔疮，或肛门排脓排血。

这就是蒂索称为“根据《俄南之罪》的读者来信”整理的症状分类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读者读了这本书和读者来信，也会恐惧地作出这样的分类，而且他们的分类有时更加悲观。

不过读者感到恐惧，对一个人还是有好处的，此人就是《俄南之罪》的作者。他靠这本书为生，书卖得好，“壮阳补酒”和“强身粉”卖得也不错，而且读者咨询他也要收费。确实，从1723年起，他就宣布读者可以写信到 Thomas Crouch 书店和他联系，他会回信或者约见。不过他补上一句，“期望酌收钟点费”。在《俄南之罪》重印版发表的信件里，钟点费占了不少地方。

我们再来说说作者的人格，以及他出版《俄南之罪》时赋予这一创举的意义。我们说过，他幸运地想到了这个新颖的题材，但是可能，甚至无疑，他这么做是抱着得利的希望——而且也实现了这个希望。顺便说一句，有个批评他的人言辞非常激烈地指责他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么一个江湖郎中、一个假医生想出的聪明点子，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社会现象。

《俄南之罪》是一部引起回响，“造成轰动”的书——1723年出版

第四章
《俄南之罪》的影响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马德里

的一个小册子这样写道。我们已经看到它畅销不衰，大获其利。但是除了回响与畅销，尤其要紧的是衡量这本书的影响。书中所谈的问题，读者是否听进去了？而且是否长久地听进去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本书影响的头一个迹象，出现在当时的词汇中。《俄南之罪》造就了一个新词——“俄南之罪”。十八世纪初以前的英语和法语里都没有这个词。奇怪的是，《俄南之罪》的作者本人从未使用这个词。一如《俄南之罪》这个书名，可以看出该词的意思是“俄南之罪孽”、“俄南之罪行”，但是作者总是以“自渎”来称呼这种罪。“俄南之罪”这个词一直到1719年一本抨击《俄南之罪》的书——《且看俄南之罪究竟是什么》出版之后，才开始出现。我们在前一章曾略微提到此书。此书和它的书名，以及“俄南之罪”一词，显然都是《俄南之罪》的副产品。

过了几年，词典开始收录“俄南之罪”及衍生词。在1728年的《钱伯斯百科辞典》(Chambers Cyclopaedia)中，就有这样的词条：

“俄南之罪或俄南罪孽：近来一些江湖医生称呼自渎之罪的用语，《圣经》中的俄南犯有此罪，因而被罚以死刑。”

在“褻渎”或“自渎”条下，我们同样读到，“俄南所犯罪行，被某些江湖医生命名为俄南之罪——参见俄南之罪一词”。

因此，据《钱伯斯百科辞典》，“俄南之罪”和“俄南罪孽”两词是一些江湖医生新近创造的。我们立刻发现：“俄南之罪”一词虽是作者特为书名创造的，但他自己从未用来指代自慰，也未用过“俄南罪孽”来指代。那么谁是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呢？说实话，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用“俄南之罪”来指代“自慰”的文献。在掌握更多的资料之前，我们只能采用辞典的说法。



1728年版《钱伯斯百科辞典》的环衬页

无论如何，《钱伯斯百科辞典》坚持它的解释。在1728年版之后，1738年、1741年、1752年、1781年，以及1788年版的《钱伯斯百科辞典》都保留了这两个词的解释。其他辞典当然也如此，因为辞典的特点之一就是互相抄袭。因此，我们在1730年的《大英辞典》（*Dictionary Britannicum*）、1768年的《新编通用英语辞典》（*New General English Dictionary*），以及1771年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词条。

但不久就只剩下“俄南之罪”一个词。1767年，有本小册子的书名中出现了这个词《略述俄南之罪，或可憎的自渎恶习》（*A short treatise on onanism, or the detestable vice of self-pollution*）。同一时期，在蒂索著作的英文译本《论俄南之罪》的书名上又见到了这个词。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各大辞典就删除了“俄南罪孽”，仅保留“俄南之罪”的词条。

在十八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俄南之罪”一词也进入了法语。这大概是蒂索的功劳。不过蒂索只是据《俄南之罪》的英文本改写成法文本，他是深受英文本的影响。1758年，在名为《自慰引起的疾病》（*Tentamen de morbis ex manustupratione*）的拉丁文专著里，蒂索提到“遭受俄南之罪折磨的病人”，因此“俄南之罪”一词在这里被用来指称自

343 3 3/4 - 1/2

Tu/2

CYCLOPÆ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S of the TERMS;
And ACCOUNTS of
The THINGS signify'd thereby,
In the several ARTS,
Both *L I B E R A L* and *M E C H A N I C A L*,
And the several SCIENCES,
H U M A N and *D I V I N E*
The Figures, Kinds, Properties, Productions, Preparations, and Uses,
of Things *N A T U R A L* and *A R T I F I C I A L*;
The Rise, Progress, and State of Things *E C C L E S I A S T I C A L*,
C I V I L, *M I L I T A R Y*, and *C O M M E R C I A L*;
With the severel Systems, Sentiments, &c. among Philosophers, Divines,
Mathematicians, Physicians, Antiquaries, Critics, &c.

The Whole intended as a Course of Advice and Modern LEARNING.

Compiled from the best Authors, Dictionaries, Journals, Memoirs,
Transactions, Ephemerides, &c. in several Languages.

In TWO VOLUMES.

By *E C H A M B E R S* Gent.

Plurimum est apud in fideles eorum Moris,
Græcæ 1728 ———— *LUCRET.*

VOLUME the FIRST.

L O N D O N .
Printed by James and John Knappes, John Darby, David Madsen, Arthur Bristow,
John Sturt, Robert Costing, John Pomeroy, William and John Innes, John Galtier and Tho
Langdon, Charles Bransden, John Holt, Robert Roberts, Francis Cole, Aaron Ward,
Edward Sykes, Daniel Birtcher, Andrew Johnson, and Thomas Gibson. MDCCXXVIII.

1728 年版《钱伯斯百
科辞典》的扉页

慰之罪，不过这里的“俄南之罪”是拉丁文。两年后，蒂索发表了为他带来荣耀的著作——《俄南之罪，或自慰引起的疾病》（L'Onanisme ,ou Dissertation physique sur les maladies produites par la masturbation）。牧师杜图瓦-芒布里尼（Dutoit-Membrini）立即在瑞士洛桑（Lausanne）出版了《俄南之罪，或关于淫荡与相关罪行的哲学道德讲演录》（De l'Onanisme ou Discours philosophique et moral sur la luxure artificielle et sur tous les crimes relatifs, 1760, Laussane），但毫无反应。至于蒂索的书，却引起巨大反响。“俄南之罪”一词多亏他才开始广为流传。1774年，伏尔泰将此词收录在《百科全书问题集》（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中，接着《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也收了此词。从此，“俄南之罪”就成了自慰或手淫的同义词。



我们再次说明，语言史上的这一切都是从“俄南之罪”一词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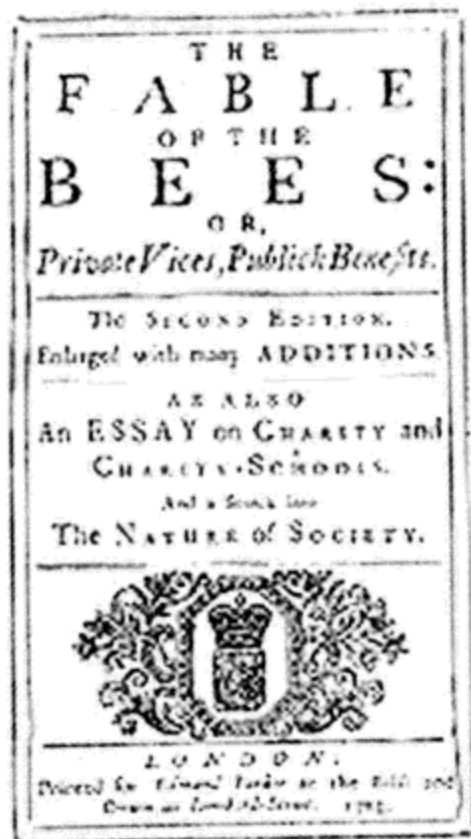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更仔细地看看《俄南之罪》一书对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有个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俄南之罪》的影响在他身上非常明确：他就是贝尔纳·德·曼德维尔^①，一个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医生，十八世纪初来到英国开业。1711年，他出版了一部大部头专著，分析“疑病与歇斯底里症，即俗称男子忧郁症和女子忧郁症的疾病”（*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 vulgarly call'd the Hypo in men, and Vapours in women*）。他在书中提到性交过度的后果，认为这种后果可以致命，并强调即使夫妻性生活过度也会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对自慰他一字未提。1724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为公共妓院说几句话》（*A modest defence of publick stews*），重提这个主题，即“不贞洁的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可能毁掉健康。这次与《俄南之罪》有关：自慰问题占据了该书的首要位置。

为免于让年轻人过度沉溺有害行为——自慰或其他放荡行为——曼德维尔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无多少新意：他建议设置公共妓院。妓院总比自慰好。这样一个思想第一次提了出来，不过在后来，尤其在十九世纪的思想观念里，我们不止一次感觉到了这个想法。

受《俄南之罪》及其观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不是英国，而是德国。

① 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1733, 古代荷兰著名医生。



贝尔纳·德·曼德维尔的著作（古版）



1736年，《俄南之罪》德文版在莱比锡出版。

1740年，德国神学家萨加内克(Sarganeck)出版了一部巨著《防备不洁之罪与暗淫行为》(Warnung vor allen Sunden der Unreinigkeit und heimlichen Unzucht)，他在书中长篇大段分析、举引、借用了德文版的《俄南之罪》。

1743年，由泽德勒(Zedler)主编的《万用大辞典》(Grosses vollstandiges Universal Lexicon)第三十六卷，出现了“自渎或俄南之罪”的词条。该词条依次解释了《圣经》关于俄南之罪的叙述、宗教和道德对自慰的无情谴责、自慰的可怕后果，以及自慰可能导致的疾病。以上内容都参照同一本书——《俄南之罪》德译本。《俄南之罪》的观念是如此普及，连巨型百科全书都收录其中了。

直接参照《俄南之罪》是一个重要迹象，但我们还要考虑其他显示此书影响的迹象，虽然是蛛丝马迹，但也相当重要。



英国医生罗伯特·詹姆斯

在这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重要，一部是英国医生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的，另一部是出生于日内瓦的作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

詹姆斯留下一部厚厚的《医学辞典》（A Medicinal Dictionary）。它大约是1743年至1745年在伦敦出版的。法文版于1746年到1748年面世，狄德罗（Diderot）是译者之一。对于“自慰”词条，法文是这样翻译的：“这是人们羞于启齿的一种恶习，会导致通常无法医治的恶疾。”这句话凸显出对自慰的两方面谴责。先是道德方面。辞典再三强调，自慰是种可憎的恶习，有损体面人荣誉的恶习，“在一个礼义廉耻之邦，人们恶于提及，更不可能从事”。其次是医学方面。这种行为“既恶劣又违反自然”，并且会带来“致命后果”。这些后果是“阳痿、精神委顿、疑病，以及几乎所有慢性病”。

我们要问：詹姆斯是参考什么书给读者开列的这些疾病？只有一个可能，这就是《俄南之罪》。

奇怪的是，《医学辞典》的法译本少了一段话。在“淋病”这一词条里，詹姆斯仍在揭示自慰这种“违反常识的满足性欲方法”，指出这是一种“很坏的恶习”，他尤其强调，“大概没有一项罪恶像自慰一样引来这么多可怕后果”。

让-雅克·卢梭更有意思。首先，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谈到个人的自慰经验：他在都灵（Turin）认识了一个摩尔人强盗，被他带入这种恶习：“我得知了这种违背自然的危险行为，知道它让我这种性格的年轻人释放了一些内燥，却伤害了健康、精力，甚至性命。这种恶习让害羞腼腆的年轻人觉得方便，特别容易吸引想象力奔放的人：它让这些人随意支配想象中的女性，让这些人无须得到同意，便可以享用那些诱人的美女。我就是被这种倒霉的好处诱惑，才来毁坏自然给我的健康身体……”

《忏悔录》其他关于自慰的段落都是影射，几乎隐晦不明。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卢梭长期沉溺于这种恶习。

如果《忏悔录》所述的可信，那么卢梭在自慰的时候，是知道危险的。不过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在《爱弥尔》（Emile）一书中教诲人的让-雅克·卢梭。

《爱弥尔》虽然也是隐约提到自慰，但是对这种恶习的揭露却非常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有力，对教育者也很有指导作用：“小心看好年轻人；别的事情他可以办好，但是他本人却有赖于您的看管。白天晚上都不要让他独处，夜里至少要睡在他的房间里；要让他上床就睡着，醒来就起床。不要相信孩子的本能……让你的学生学会与感官做交易，进而趁机满足感官是危险的。一旦他尝到了这种危险行为的滋味，那就完了，他的身心都会受到损害，到死都会承受这种习惯带来的后果。这种习惯比年轻人所沉迷的其它习惯还要坏。亲爱的爱弥尔，我很同情你，要是你实在憋不住，也许来一下还好些……但是我绝不会动摇，绝不容许你违背自然。如果你非得要受一个暴君控制，那我宁愿把你交给我能够解脱的暴君。无论如何，把你从女人堆中拉出来，比让你摆脱自慰的恶习要容易些。”

身体一直发育到二十岁，需要全部养料来支持生长：因此禁欲是自然的事情……过了二十岁，禁欲就成为一种道德责任，它让你学会管理

自己，控制自己的欲望。但是道德责任也有变化、规则和例外。当人性的弱点使你不得不违规时，那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宁犯小错，也不要染上恶习。

正如大家所见，现代反对自慰这种恐惧的武器库，至少主要的武器就在这里。如恶习的吓人性：年轻人“完了”，走向“坟墓”；严密看管的必要性：“白天黑夜都不要让他独处”，以及让孩子上床即睡着的疲劳法。贝纳尔·德·曼德维尔说：上妓院也强过自慰。卢梭说：宁犯罪错也不要身染恶习，宁泡女人也不要手淫（不过他没有确指哪种女人，但我们可以猜测，他不是指贞洁女人）。

《爱弥尔》是1762年写的，两年前，蒂索关于俄南之罪的著作就已经面世，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卢梭读过这位瑞士医生的著作。但是这种说法靠不住：卢梭在发表《爱弥尔》时，完全不知道蒂索这部著作。直到1762年7月，在《爱弥尔》刚刚出版之后，蒂索把自己的著作寄给他，卢梭才知道有这本书。从这部著作中，他发现了与自己的看法相同的观点。他在给蒂索的信中写道：“未能及早拜读大作，深感懊恼，因为大作的论证和权威，会使拙文表达的见解得到有力支持与佐证……本



Thetis plonge Achille dans le Styx.

É M I L E
O U
DE L'ÉDUCATION.

Par J. J. ROUSSEAU,
Citoyen de Genève.

Sanabilibus aegrotamus malis; utique nos in rectum
genitos natura, si emendari volumus, parat.
SEN. de irâ, L. II. c. 17.

TOME PREMIER.



A AMSTERDAM,
Chez JEAN NÉAULME, Libraire.

M. DCC. LXII.

Avec Privilège de Nossign. les États de
Hollande & de Westfrise.

人觉得你我心意相通，气味相投；凡是与你我看法相同的人，都是朋友与兄弟。因此，谨在此以兄弟的亲密与随和，奉上诚挚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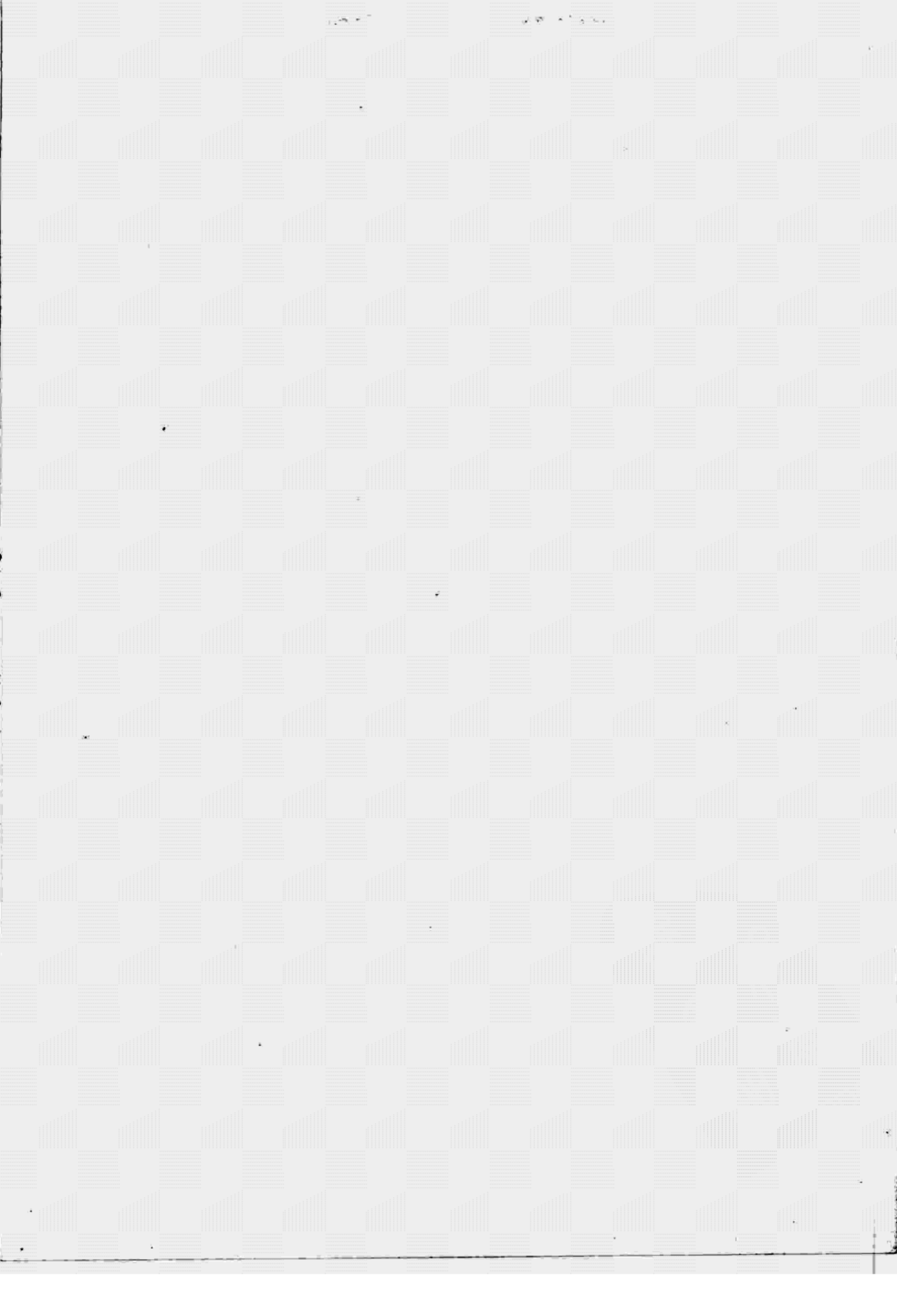
既然卢梭的观点并不是得自蒂索，那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显然可以推测，他的看法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他本人的经验与观察；但也可能来自其他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渠道，如他很可能读了詹姆斯编纂的辞典。当然《俄南之罪》的雷声也可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我们收集的文献虽然数量极少，但似乎都允许我们作出同一个结论：《俄南之罪》的观点的确影响广泛，深入人心。赛德勒（Zedler）的《大词典》和詹姆斯的《医学辞典》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我们还不能说《俄南之罪》营造了一种恐惧自慰的氛围，至少不是像十九世纪那样强烈的氛围。

此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俄南之罪》营造的恐惧氛围并不普遍。比如说，波科普-库多（Procope-Couteaux）在十八世纪中叶指出，他在与一种“把自慰当成寻常小事”的“偏见”进行斗争。让我们来强调一下，这种“小事”在后来遭到了全面的谴责。

为了消除这种“小事”，为了战胜它所代表的观念，必须让《俄南之罪》发起猛攻，并取得部分胜利。在第一轮攻击之后，紧接着开展第二轮进攻。这一轮有个根本特点，就是蒂索的攻势非常猛烈。





TISSOT

第五章
蒂 索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阿姆斯特丹

让我们随着蒂索进入欧洲的名流圈子。

萨缪埃尔 - 奥古斯特·蒂索 1728 年出生于瑞士沃州 (Vaud)，在日内瓦上中学，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攻读医学，1749 年取得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一岁。之后，他在瑞士洛桑开业。除了几次外出旅行，以及 1780 年到 1783 年间旅居意大利之外，直到 1797 年去世，他一直在此居住。

在洛桑开业之初，他就因成功地治疗天花而崭露头角。他热烈支持用种牛痘的方法来防治天花，第一篇论文就是写的这个题目《论种痘的必要性——从实用角度为该疗法一辩》(L'inoculation justifiée, ou Dissertation pratique et apologétique sur cette méthode)。该文 1754 年在洛桑出版，很受欢迎。



蒂索执业所在地——
瑞士古城洛桑

著述和医术很快为他带来荣耀：他有好几种著作引起巨大反响，他作为医生的名声为他带来众多病人。

他的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有：有关自慰的著作（拉丁文版于1758年出版，法文版于1760年出版），1761年出版的《谈谈大众健康》(Avis au peuple sur sa santé)，1767年出版的《谈谈文人养身》(Avis aux gens des lettres sur leur santé)，1770年出版的《试论上流社会人士的疾病》(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gens du monde)，以及《论癫痫》(Traité de l'épilepsie)，和一本大部头《论神经系统与神经疾病》(traité des nerfs et de leurs maladies)。他死后整理出版的全集有十四卷。

在上述著作中，《谈谈大众健康》是一本医学与卫生大众手册，在当时最为著名，重印许多次，被译成欧洲所有语言。1767年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提到：“这部著作引发惊人浪潮。”还加上这样的好评：“这是一个大善人写的东西，确实是一部对人极为有益的作品。要是有人问我，你是愿意享有《亨利亚德》(Henriade)的作者(指法国十七世纪大哲学家和作家伏尔泰)的光荣，还是愿意感受《谈谈大众健康》作者的满足，说实话，请大家原谅，我认为我难以马上作出回答。”马松·德·佩泽 (Masson de Pezay) 在1771年写道：这本书是“在教义书之后，最该学习的教本，或许应该和教义书同时学习”。亚历山大·维内 (Alexandre Vinet) 在1839年仍然强调：“也许没有一本书籍，像《谈谈大众健康》这样深入大众，畅销欧洲。”他这样说，也许有一丝瑞士沙文主义。

当时有个人称蒂索为“莱芒湖畔的名医希波克拉底”。他不仅享誉全欧，名声甚至传遍世界。人们从四面八方写信来咨询，大批病人涌到洛桑求诊。我们在当时一封《洛桑来信》(Une Lettre écrite de Lausanne)里读到：“我国山水的美丽风景，我们的科学院和蒂索先生将世界各国的客人吸引到洛桑来。”维内解释得很对：“蒂索把世界各地大群高贵的病人，如君王绅士名流学者都吸引过来。他们云集于此，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一种活力与一种辉煌。尤其是从各方面看，在我们国家，洛桑都只能算二流城市，这种活力与辉煌就更加让人惊异。”例如，1773年一位达官贵人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年夏天，我们这里会挤满法国的名媛贵妇。她们都是慕名而来，求那位名医诊病的。”在下面他又写道：“我们患病的贵妇，大多都相继来了……她们都是伯爵夫人（开了一串名字），还有一位侯爵夫人，都是从巴黎来的。”有的病人在城里长住，治病服药。

AN
E S S A Y
ON
D I S E A S E S

INCIDENTAL TO

Literary and Sedentary Persons.

WITH

PROPER RULES for preventing their fatal
Consequences.

AND

INSTRUCTIONS for their CURE.

By S. A. TISSOT, M.D.
Professor of PHYSIC at BERNE.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L O N D O N :

091
蒂 索

蒂索的著作扉页（古版）

当然有人想方设法来延请蒂索。1765年波兰国王就请他担任宫廷的首席医生。但是蒂索拒绝了所有的聘请，只是短暂地接受了德意志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的邀请，从1780年到1783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é de Pavie）担任客座医学教授。

此外，洛桑也极力挽留蒂索，因为他不仅是洛桑最著名的人物，也是市里重要的财源。《瑞士之书》（Lettres sur la Suisse）的作者在1781年谈到“大名鼎鼎的蒂索先生”时写道，他的名气“既来自著作，又来自医术”；外国人慕名前来就医，“给当地带来不菲的收入”。上面引述过一位达官贵人的家书，他在1773年写的那封信里，欣喜地提到那些贵妇前来求医问药，她们，还有她们的随从将为洛桑带来成千上万的法郎。一位地方政府官员感谢蒂索说：“先生，沃州，尤其是洛桑能够脱贫变富，您无疑立有头功。如果允许您从每一笔收入中抽取十分之一，您早就成为本州最大的富豪了。”

蒂索备享盛誉，跻身于当时最伟大的人物之列。1781年，当一位俄国贵族少年的家庭教师在备课时，钻研了“物理、道德和教育”等学

问，他说，“这是从阅读蒂索、卢梭和洛克的著作”受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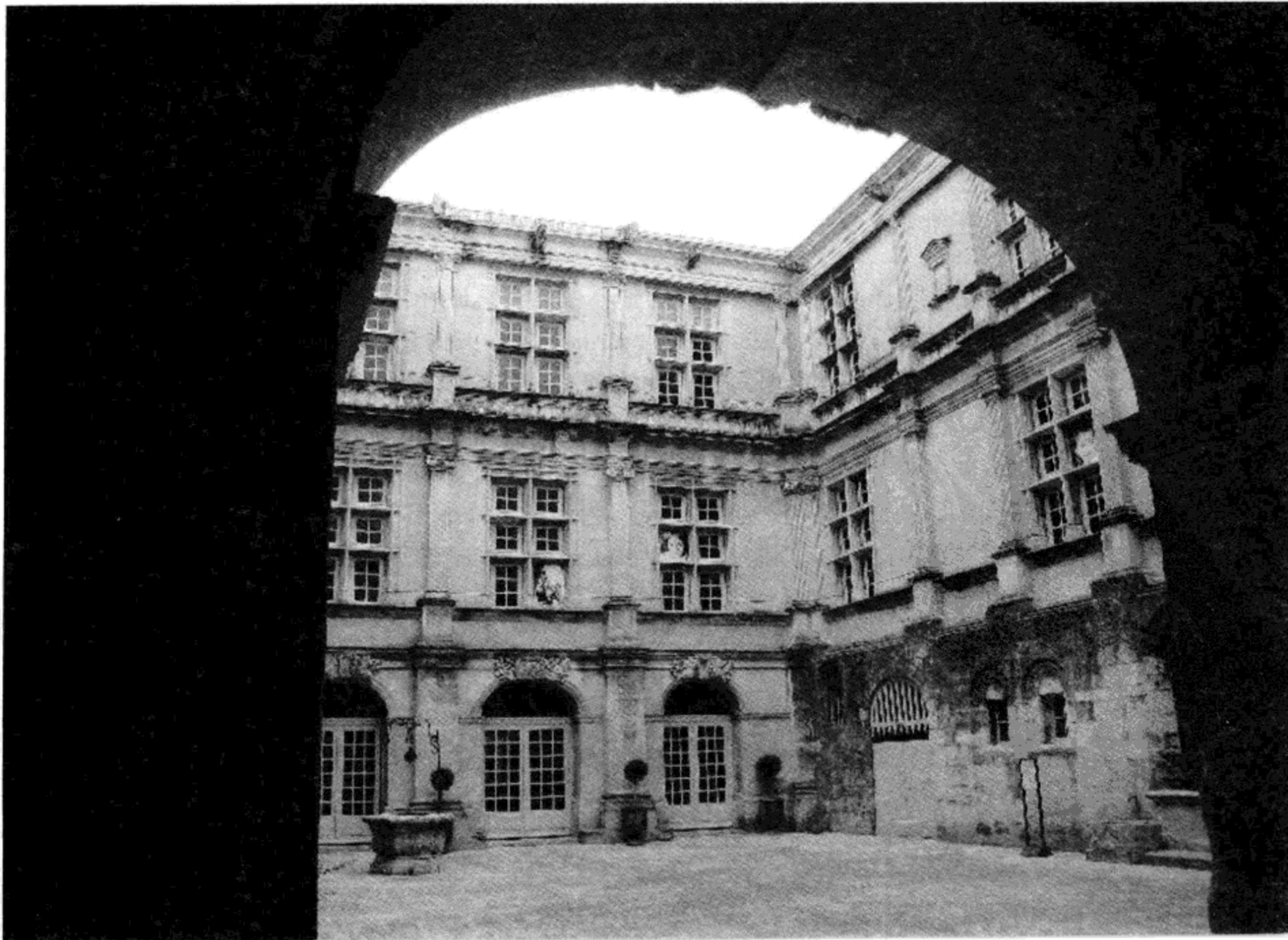
我们在上面说过，蒂索关于俄南之罪的著作是在开业行医不久完成的。拉丁文本首先在 1758 年面世，是作为一部胆疾引起的高烧的论著的附录发表的，书名是《试论胆疾引起的高烧……兼论手淫的致命后果》(Dissertation de febris biliosis ... Accedit tentamen de morbis ex manustupratione, 1758, Lausanne)。两年后，即 1760 年，还是在洛桑，蒂索出版了该书的法文版，增加了不少内容，书名也改为《论俄南之罪，或手淫引起的疾病》(L'Onanisme, ou Dissertation physique sur les maladies produites par la masturbation)。该书的第三版在 1764 年面世，又做了些增订。第三版和前两版一样，看似在洛桑出版，其实是在巴黎发表的。后来该书又多次重版。

①即 1758 年的拉丁文版，1760 年的法文版。

在该书推出第一、二版时候^①，蒂索还没有名气。但随着名气渐大，该书也获得了不同一般的分量。作者的名头很小，作品就给读者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蒂索怎么会对手淫问题开始感到兴趣？原因大概有二：一方面来自他个人阅读的书籍，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病人（这里仅涉及他开业之初当

蒂索任过客座医学教授的帕维亚大学



地和地区性的病人，而不涉及国际性病人)的观察。

在阅读方面，蒂索读过我们前面提过的贝纳尔和埃特穆勒的著作；同时他也读过伟大的德国医生霍夫曼 (Frédéric Hoffmann) 的观察报告。霍夫曼在 1734 年的《问诊与责任》(Consultationes et responsia medicinalia) 的 104 号案例中，叙述了对一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观察，那个病人从十五岁开始手淫，八年间几乎天天不断。霍夫曼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手淫了，但是仍然遭受恶习引起的各种病痛的折磨：睾丸剧痛、眼睛疼痛、瞳孔不正常地放大、身体削瘦得吓人。霍夫曼分析了这个案例的情况，尤其对过于频繁地射精（因为他一般将疾病归因于“不知节制地寻欢作乐的习惯”，而不是自慰）与眼部疼痛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他描述了自己得以治愈该病人的饮食制度。蒂索将在书中援引这个案例。

蒂索也列举了自己观察的一些病例。他在一些沉迷于自慰的病人身上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症状，甚至可以说，那些症状令人非常不安。有些写信求诊的病人也显现出相同的症状。1755 年 9 月，一个病人在信中写道：“我觉得这种行为使我的能力衰退，尤其是记忆力受损。”另一个病人则在 1756 年写道：“若不是因为信教，我早就死了。”

当然，这些书信给蒂索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说到阅读和观察，真正使他感到震惊，并从此关注与研究自慰这种疾病的两件大事，一是阅读了《俄南之罪》这本书，另一件则是遇到那个自慰的年轻钟表匠。

那个年轻钟表匠的故事很有名，被人复述过千百次，成了一个经典案例：所有提醒人们防止自慰的著作都会引述这个案例。下面我们来概述这个故事。

“L.Dxxx，钟表匠，原来有理性，身体也健康，十七岁以后开始自慰，从此沉溺于此，天天不断，经常一天三次……不到一年，每次自慰之后，他就觉得身体很虚，但他仍未弃绝恶习。他的灵魂已经完全为恶习所控制，无法生出自救的念头。他的罪恶行为变得越来越频密，直到身体完全垮了，开始感到死亡的恐怖。

“这时年轻的 L.Dxxx 恢复了理智，但为时已晚。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无药可救。他的生殖器官一阵阵痉挛，使他痛得‘嚎叫，而不是一般的叫喊’。他完全失去了体力，什么也做不了，不得不放弃职业。他变得穷困潦倒，有几个月孤立无援，遭受病痛的折磨。更为可怜的是，仅

剩的一点记忆力只是不断地让他想起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但就连这点记忆力不久也会失去。”

这时蒂索来看他了。“我听说了他的情况，就到他家去看他。我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活人，不如说是一具躺在干草上的死尸——削瘦、苍白、肮脏、身上发臭，几乎不能动弹。鼻子里常常流出血水，嘴里不断流涎。他患了急性腹泻，屎尿拉在床上，自己都没发觉；精液不断往外流；眼眵成堆、目光浑浊无神，眼珠无法转动；脉跳极弱，但匆急频密；呼吸困难；身体极瘦，但脚部开始浮肿。理智极为混乱，没有思想，没有记忆，说不出连贯的两句话来。他没有思考，对自己的命运也没感到不安，只知疼痛，再无别的感觉——剧痛至少三天发作一次。他的状况连野蛮人也不如，恐惧的样子令人难以想象，你很难认为他也是一个人……过了几周，也就是1757年6月，他去世了，一身肿得很大。”

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它和蒂索在《俄南之罪》里面读到的故事几乎一样残酷。蒂索读的是1752年出版的第十七版，这卷将近三百页的著作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读到了许多写给作者的信，他将这些信件称为“了不起的观察”。

《俄南之罪》以及年轻钟表匠的故事，就是激起蒂索写作《论俄南之罪》的关键。在提到不幸的钟表匠于1757年6月去世之时，蒂索写道：“当时我觉得需要提醒年轻人，他们自愿投入的行为是多么可怕。”

我们显然可以思考一下促使蒂索行动的事情的有效性。他遇见年轻钟表师的时候，钟表师已经停止自慰，但是身体完全衰弱。这就是说，蒂索只是从病人的自述才得知疾病起因的，因此这并不是符合医学要求的观察，而只是根据病人口述的重组。而且，这种重组是建立在那样一个人的口述的基础上的，连蒂索本人都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记忆。这是关于钟表匠的部分。至于《俄南之罪》的“了不起的观察”，我们知道这是应该考虑的事情：因为那些信件有可能部分或者全部出自于伪造。

历史的进程有时就是这样造成的。《俄南之罪》的作者让人感知，让人感觉到他的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弱。于是蒂索就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将以不可逆转的方式促使人们对自慰产生巨大恐惧。蒂索由于一个让他惊恐的病例，还由于读了一本书就出场了，可是那个病例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医学观察，那本书则可能是一个江湖骗子写的。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人对那本书的评论中，没有出现丝毫讽刺。先

是《论胆汁热……兼论手淫的致命后果》和后来的《论俄南之罪》都受到热烈欢迎。1758年的《学者报》(Le Journal des Savants)拿出四个版面,来评析《论胆汁热……兼论手淫的致命后果》,文章说,蒂索先生这本书“值得认真阅读”,并说“他以热情与才华提出的有益见解,很值得肯定”。过了两年,《医学报》(Le Journal de médecine)也发表了关于《论俄南之罪》的评论:“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些良好的道德原则与身体原则,充满了有趣的思考、有益的观察和有心的研究,同时证明了作者的博学和才华,以及他对人类的爱心。”

蒂索的著作是以严肃的科学著作面貌出现的,这一点正是该书的新颖之处,也是其力量之所在。我们看见了,在《俄南之罪》中,宗教和道德的诅咒与医学的思考杂糅在一起。至于蒂索,虽然没有掩饰他在道德层面的感觉——在谈论自慰时,他用了“褻渎”、“罪恶”、“可憎的罪恶的习惯”、“可怕的事”、“痞事”、“丑事”等词语——不过抛开这些用语不提,他还是完全站在医学的立场上说话的。他亲口明确地表示:“我打算写的是自慰造成的疾病,而不是自慰这个罪恶。再说,论证这种行为有罪,也是为了指出它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蒂索身为科学家,自然有权威性。他的名字也一样,很快就得到民众的信任,成为他的著作畅销的保证。不过,从内在质量来说,这本书也有一些给人留下印象必不可少的品质:不仅有戏剧情节,而且言之凿凿,表面看是一本学术著作,实际上也是一本很有可读性的大众读物。说它有戏剧情节,是因为书中有一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叙述。言之凿凿,是因为书中的一切见解都是以断然肯定的语气表述的。此外,这种表述还有一大堆参考附注作基础,有一大堆学术资料作后盾。蒂索给手淫恶习作出的解释也显得很学术。

援引了一些权威人士的观点之后,这本著作中“引自最权威作者的段落”比比皆是。所引的人中不仅有古代作者——希波克拉底、塞尔苏斯^①、阿瑞提乌斯(Aretius)、盖仑(Galien)等人,也有一连串给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医家,仅举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桑克托里乌斯(Sanctorius)、罗米乌斯(Lommius)、戈比乌斯(Gaubius)、包尔赫夫(Boerhaave)、霍夫曼(Hoffmann)、凡·施维埃登(Van Swieten)等人。读者因此相信,蒂索对手淫的见解,不过是承袭了一些权威前辈最有把握的观点。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如果仔细研读蒂索提到的每一个作者,每一篇文章,追本溯源,正本清源,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两个例外,如

^①Celsus, 古罗马名医,生活在奥古斯丁统治时期,尤专外科,多著述,有“医学西塞罗”之称。



古代名医塞尔苏斯

前面提到的霍夫曼的病例，这些著作根本没有提到自慰。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作者，在提到这个主题时，都说这种紊乱行为一般是由性行为过度或者夜间不由自主的遗精引起的。

因此蒂索滥用了这些文章。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此重复一句，读者已经被这个阵容强大的作者名单震住了。

蒂索也提出了一套他的学术理论。蒂索陈述说，与手淫有关的，是“我们身体这架机器的运转”，以及在这种运转中“体液”所起的特殊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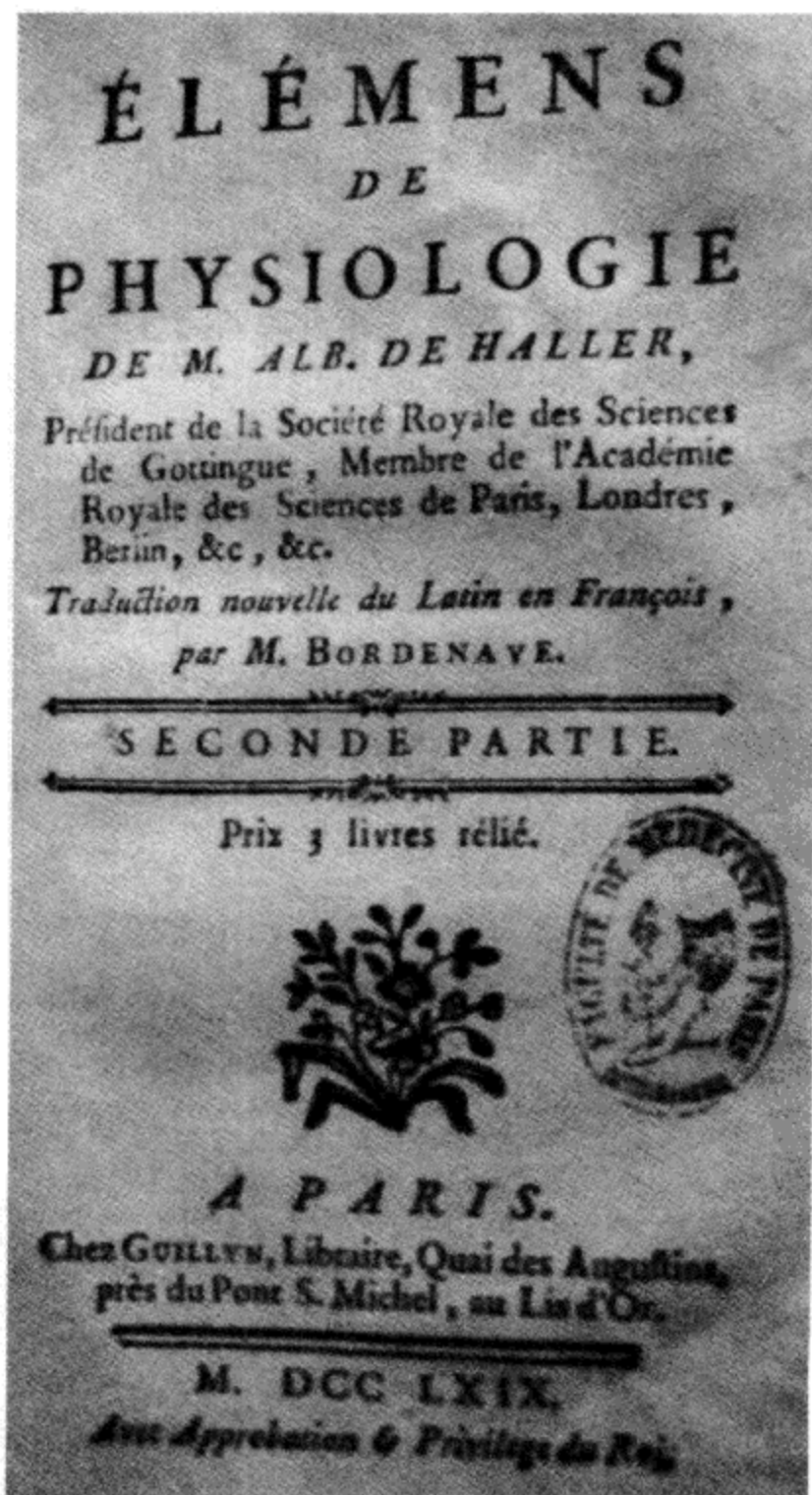
“体液”是人体运转的一些重要元素，不过体液中有不同等级存在，它们对身体的影响也确有大小之分。比如说，乳汁对身体的影响就不像血液那么大。“一个身体强壮的奶妈，如果抽掉几磅血液，不出二十四小时就会死亡。但是她可以每天给孩子喂等量的乳汁，而且连续四五百天，也不会出现显著不适。这是因为乳汁对身体基本没有影响，而血液则属于一种根本的体液。”精液处于体液梯级表的顶端，是“生殖的汁液，对体力，以及产生体力的消化功能的完善有重大影响。历代医生都一致认为，失去一盎司精液，相当于失去四十盎司血液”。

精液主宰一切。它是“动物的精髓。换个说法或许更确切：它是控制一切体液的精髓。消耗精液会导致其他体液衰减，甚至腐败变质”。

它的重要性来自于此：它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体液”，对“器官的运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来解释一下，”蒂索写道，“体液分为若干种，比如汗液，当汗液与其它体液分开时，就会脱离身体，从循环的管道排出来。身体里还有另一类体液，如尿液，它们与其它体液分离之后，会在专门的器官里积存一段时间，等到积蓄了一定的量，才会对储存器官产生刺激，迫使它将自己排出。还有第三类体液，和第二类一样，也要经过分离和储存，但是它们储存的目的并非排出体外，至少不是全部排出，而是留在储存器官里完善净化，然后再度回归体液系统，重新发挥作用。

“这一类包含多种体液，精液便是其中之一。精液与其它体液分离后，进入睾丸，从那里经过长长的管道，进入精囊，又通过一些吸管不



① Haller, 1708—1777, 使用德语的瑞士学者, 哥廷根大学植物学与外科学教授。

断抽取, 逐步回到体液的整体之中。”

精液就是这样回归血液的。蒂索在此援引了哈勒^①的论述: “大部分精液, 即最容易挥发、气味最重、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 会被抽回血液, 并且通过在血液的游动, 带来惊人的变化: 人类的胡子、体毛, 雄性动物的犄角等, 都是这种变化的结果。精液也改变声音和性情。因为年龄并不会在动物身上引起这些变化, 只有精液才能做到。”

动物的各种身体机能需要这种珍贵的体液来激发活力, 因此体液也就这样来对它们产生影响。“这种体液是一种生理刺激, 可以给所接触的身体各部分带来刺激……我们可以理解, 这些正在持续重组和回归体液的酸性微粒, 不断地对脉管进行轻微的刺激, 而脉管则通过这些刺激, 收缩更加有力, 从而使体液的流动更加顺畅, 循环加快, 营养更加到位; 身体的其他机能也都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如果没有精液的滋润, 身体很多机能就得不到发育……一切就会变得糟糕。

“的确, 当精液的存量不足, 无法产生刺激作用时, 身体的消化与吸收、出汗和其他排泄机能都不再正常运行, 从而导致体力、记忆力, 甚至理解力明显下降, 视力模糊, 引出神经痛、痛风或风湿病、腰酸背痛, 肺病和生殖器官的毛病、血尿、食欲不振、头痛, 以及其它许多在此不必详细列出的毛病。

“因此, 对于人体整体机能的运转, 失去精液是一种真正的灾难。人的肌体组织得不到‘精液的润滑’, ‘我们这架机器的运转’就会被卡住。

“女性自慰时, 虽然不会射出精液, 但也会失去她们特有的体液。所以同样的现象也会在女性身上出现。女性因为自慰而遭受的损害和男性相同。不过由于她们的体液不像男人的精液那样珍贵, 对身体的影响也稍小一些, 失去这些体液或许不会使她们像男性那样体力快速衰退。但如果她们过了度, 遭受的损害就会比较强烈, 因为女性的神经系统比男人脆弱, 自然更容易产生痉挛。”

然而, 蒂索的推理遇到了两个难题, 一个较大, 一个较小。较小的难题是被阉割的人的情况: “被阉割的人没有精液了, 为什么不会遭受上述病害的折磨?” 较大的难题在于解释, 因自慰流失精液的后果如此严重, 而正常性交流失精液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后果呢?

被阉割的人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解释。他们之所以免遭自慰的危

害，是因为他们虽然无法享受精液生成和回流过程中所带来的好处，但也不会失去变成精液的那部分珍贵血液……如果大家允许我使用那些玄学家的术语，那就是说人们可以将待成的精液和将成的精液（睾丸负责分离的正是这一宝贵部分），与已成的精液和正在作用的精液区别开来。如果前者没有和后者区别开来，人体机器得不到滋润，也就不会出现由此而产生的变化，人体也不会衰弱下去；因为没有得到就不会失去。因此被阉割的人的身体会一直处在儿童状态。

至于那个大难题——为什么自慰的伤害比正常性交，甚至比“滥交”的损害要大？——蒂索在书中需要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解释。不过他也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他眼里最大的成功：他发现了“自慰至少有八个危险原因”。下面我们很快来分析这些原因。

第一个原因：性交一般出于自然需求，而自慰则是出于想象需求。受自然需求引导的行为，没有多大危险。在健康状态下，“当精囊中的精液积蓄到一定的量与浓度，较难被身体吸收回去时，才会产生排精的欲望；这也说明此时排精不会明显地影响健康”。反过来，在自慰者那里，引导自慰的行为不是自然需要，而是想象。这样一来，“自然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被剥夺了，身体的健康也就得不到保证了”。

第二个原因：“自慰这种丑恶行为对感官的影响”。自慰者的“精神持续紧张，始终为一个念头所萦绕”。这种精神压力达到大脑。大脑的“相关部分开始起作用，作出的努力如同绷得过久的肌肉”。这时，“病人因持续疲劳而精疲力竭，开始患上了各种精神疾病，如忧郁症、蜡屈症、痴呆、失去意识、神经衰弱，以及诸如此类的众多病症”。

第三个原因：“自慰的频率”。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说，自慰者都会由于行为频密而养成“习惯”。在精神上，“他们习惯于只想着这一件事，无法从事其他事情；这种习惯控制他们，如专制者一般实行统治”。在身体上，“身体器官不断受刺激，产生自慰般的收缩，造成一种无时不在的刺激……排尿器官开始出毛病，让人不断生出尿意；生殖器官不断受刺激，也会产生类似的病症”。精神与身体的症状叠合在一起，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即使精神能够暂时“关注别的念头”，“即使精神寻求摆脱此一顽念的控制，酸性的体液也会刺激生殖器官，把精神拉回恶习”。

第四个原因：在自慰者那里，“除了流失精液，性器官勃起频繁（即使是不完全勃起——他们经常抱怨）也会大耗他们的精力”。的确，

“处在紧张状态下的身体部位都会耗损体力；精神投在这些部位较多，耗费较大，变得虚弱，自然就顾不上其他的身体机能，也就使得其他机能无法完全运转”（大家看到，和精液的功能一样，“精神”在这里就像是资本，耗费精神也就像耗费资本）。

第五个原因：自慰者自慰的姿势。性交时，通常采取的是“躺姿”，不大耗费力气。但自慰时多是坐着或站着。“一个人不论站或坐，要保持这些姿势都须劳动肌肉，尤其站着更是如此，这就要耗损很多精力（即前面提到的宝贵资本）。因此，姿势也是造成衰弱的一个原因。”

第六个原因：出汗问题。在一个健康人的身上，出汗“含有某种滋补强身性质”。这种滋补强身的元素，是由性交对象“激发”的，“可以给他力量”。“这就是和大卫王睡觉的年轻女子怎么会给他力量的原因；也是有人建议别的老年人不妨一试以获取力量的原因。”在性交过程中会产生汗液的交换，“一方吸入，一方排出，双方互补”。反过来，自慰者则“只有失去，没有收入”。

第七个原因：灵魂在爱的快感中觉得“快乐”，而这种快乐，自慰时自然是感受不到的。这种快乐“可以助消化、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身体的所有机能，并有助于恢复体力”。性爱的快感有助于“恢复性交消耗的体力”。蒂索在这里引用桑克托里乌斯的话。桑氏指出：“人在与自己喜欢的、想与之性交的女人交媾之后，并不会觉得疲倦，因为灵魂感受的快乐增加了心的力量，有利于身体各项机能的运转，并由此恢复精力。”

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自慰者常常感到悔恨与羞耻。“自慰者所怀的羞耻使他们无限痛苦。”这种羞耻带来一种无日无之的忧伤，从而“使自慰者的肌肉松弛、血液循环放缓、消化不良、营养失调、肠道阻塞……身体痉挛、身手不灵、腰酸背痛，变得极为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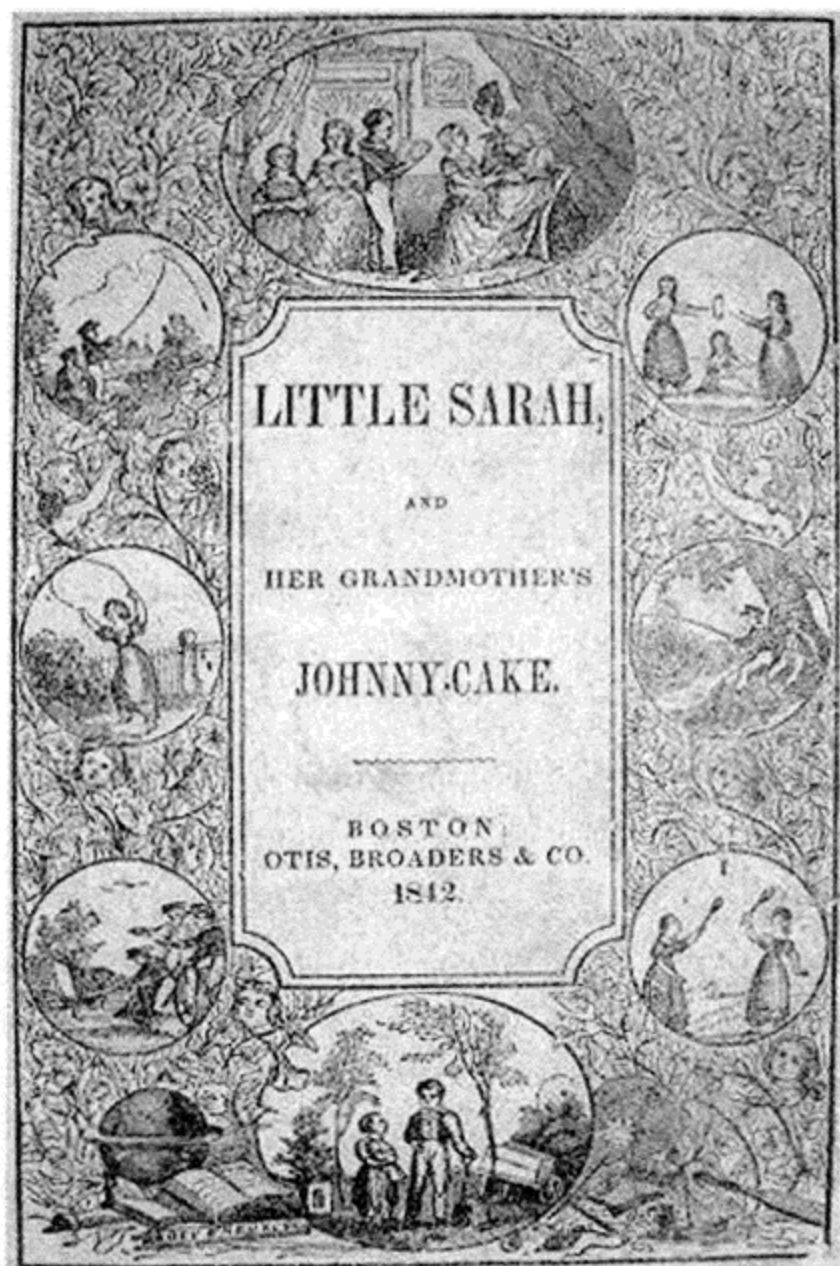
以上只是一种综述，蒂索的著作用了整整一章来谈论这个问题，其阐述要详细得多。

在他的学术叙述中，蒂索显然借用了他人的观点，例如我们提到的哈勒、桑克托里乌斯和“动物精髓”一辞。但必须强调的是，蒂索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属于他个人的。他的著作是一个原创。

只有与当时别的人类生理学理论体系比较，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蒂索的理论体系。不客气地说，蒂索的体系，就是十八世纪生理学的体系。

当时只有实验生理学稍有进展，而且是非常局部的进展，除此之外，生理学这门科学一直被思辨理论统治着（名副其实的“思辨”）。至于思辨理论的各个流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只举出艾米尔·纪埃诺（Emile Guyénot）在其大作《十七与十八世纪的生命科学》（*Les Sciences de la V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中的几种表述，以揭示当时生理学的特点：“幼稚的理论”、“对生命现象粗粝的毫无根据的描述”、“难以理解又无法论证的原理”、“宏篇巨帙中充满囫圇吞枣的观察和靠不住的假设”。当时的生理学就是这个样子，现代生理学的曙光尚未出现，我们只有了解这个事实，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蒂索持欢迎态度：虽然蒂索和他的同代人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却被当作科学家来顶礼膜拜。

不过蒂索也是医生。因此在描述疾病的时候，他必须开出药方。他的治疗方法如下：呼吸新鲜空气，进食营养食物，不要吃“生硬的难以消化的肉类”和水果，多喝牛奶，不喝茶与咖啡，睡眠不可太长，多做体育锻炼，多服补药（尤其是金鸡纳），多洗冷水浴，尤其是用富含铁质的冷水洗浴（其中最好的是香熏水疗，因为它是人们所知的“最能强



身”的冷水之一)。但是根除自慰恶习，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阅读“揭示自慰危险的图画”。我们可以也应该让自慰者看到自慰的“可怕景象”，看到他未来不可避免的结局，“让他们因恐惧而痛改前非”。蒂索还反复强调这种结局：“机体全面衰败；身体各器官与心灵各机能的全面衰退；失去想象力与记忆力；智力衰退；随之而来的是遭人鄙视、厌恶、羞耻；身体机能变得紊乱、停滞、痛苦；患上慢性病；变得易怒、怪异、厌食；身体总是感到剧痛”等等。这是用恐惧治疗自慰的方法。

如果现在就给蒂索的著作来个总结，未免为时太早。我们首先也许应该研究《论俄南之罪》的影响。不过我们至少还是可以提出一两个想法。

大家完全忽略了蒂索是个科学家。他的名字没有与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医学创新挂钩。1870年，达伦堡（Daremborg）在其《医药科学史》（Hisotir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中，对蒂索就持有不客气的看法。他写道：“蒂索的众多著作，除了一丝崇敬的回忆，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东西。这点就和贝尔甘（Berquin）一样。蒂索就是医学界的贝尔甘（贝尔甘是法国贵族，因翻译马丁·路德的作品而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论俄南之罪》虽然曾经备受尊崇，现在却只是成了一个考古研究的对象，表现了当时“思辩”理论的虚荣，和缺乏严格审查所造成的后果。克里斯蒂安（J.Christian）在1881年写道：“尽管大家钦佩作者的诚心和好意，但是面对他采纳最为矛盾的例证时的天真幼稚，还是感到惊愕。他虽有反对自慰的热情，可是失去了批判精神。”

不过，蒂索虽然在科学上没有贡献，至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吧。他不是帮助过别人反对自慰，不是治愈过自慰行为吗？蒂索的同代人不是将他当做最有效的救星之一来求助吗？1774年，一位病人觉得自己十分虚弱，写信来向他求助：“先生，您是人类的救星，也来做做我的救星吧！”蒂索希望自己是，也认为自己是人类的救星，然而在自慰方面，得到他帮助的人与一代代被他的著作所恐吓从而感到痛苦，有时甚至绝望的人群相比，数量要小得多。在年轻人的历史里，反自慰的恐怖恐怕是最痛苦的一页。而蒂索就是主要责任人。这位深受尊敬的人曾是一大祸害。

LE TRIOMPHE DE TISSOT

第六章
蒂索的胜利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卢森堡

蒂索大获全胜。

1764 年是《论俄南之罪》最后一次修订的年头。从此该书就不断再版，新译本也层出不穷。从 1765 年到 1782 年间，它几乎每年再版。其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荷兰文出版。德文版卖得特别好，重印了几版。

然而，除了书店的业绩，读者接受作者观念的程度更让人惊讶，而这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作者对俄南之罪的描述很快成为经典。

1763 年，勒贝格·德·普瑞斯勒（Le Bègue de Presle）就在其著作《保健，或对避疾祛病，益寿延年的建议》（*Le Conservateur de la santé, ou Avis sur les dangers qu'il importe à chacun d'éviter pour se conserver en bon-*



nne santé et prolonger sa vie)用了不少篇幅论述自慰，也提到了那位“年轻钟表匠”的故事。“德 XX，钟表匠，十七岁之前，是个规矩孩子，身体健康，一直到十七岁自慰……”他的叙述不过是把蒂索的说法再强调一次，引出的是一连串恐怖事例，描述的是自慰“无穷无尽且不可避免的痛苦”。蒂索一下就找到了甚至超过他的门徒。

总之，蒂索一下成了众人引述的中心。柏林科学院 (L'Academie de Berlin) 秘书佛尔米 (Formey) 在 1764 年将卢梭的《爱弥尔》改写成“基督徒版”爱弥尔，提到一些危险毛病时，特别强调这些毛病“已经被蒂索先生公诸于世”。

引述、使用或抄袭蒂索观点的文章多如牛毛，可以举出很多。在此，我们仅提出两部大捧特捧蒂索的著作：一部是《百科全书》，一部是伏尔泰的著作。

《百科全书》中关于“自慰” (Manstupration 或 Manustupration) 的条目出现在 1765 年，大概出自于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的医生梅吕雷·德·尚波 (Ménuret de Chambaud)，他是《百科全书》医学部分的主要撰稿人。该条目一开头就大夸蒂索，说他是一部“论述卓越，为本文引用甚多的著作”的作者。

梅吕雷·德·尚波的确忠实地遵循蒂索的论述，但他的文章多少有所



法国医生，《百科全书》
撰稿人梅吕雷·德·尚波



保留。他写道：自慰如果“不是过于频密”，“不是过于受到混乱、淫荡的想象刺激，而是出于需要，并且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那就算不上什么疾病”。但梅吕雷又补充说：“但很少有人能够克制自己不过度。”——这话重新立起了栏杆。可是他表达的保留，却还是被一些恐怖的描述淹没了，如：“这种毛病非常严重，通常致人于死命。”有自慰毛病的读者被这些描写吓坏了，根本注意不到这种保留。蒂索对自慰的恐怖描述被引用得淋漓尽致。年轻钟表匠的故事当然少不了（占了《百科全书》整整一栏）。除此之外，梅吕雷也加上了个人的东西：“凡是与年轻人一起生活的人，都肯定见过一些人，因沉溺于自慰而身染沉疴，结局十分可悲。我经历过一些往事，现在想起来还痛苦。我亲眼见过几个同学沉溺于这种罪恶嗜好，结果变得形销骨立、身体虚弱，最后染上无药可救的肺癆。”

梅吕雷从蒂索那里学来的东西，不仅有对自慰后果的极为恐惧的描述，也有那个引导他进入这一领域的精神本身。他强调：“让神学家去决定与揭示这种罪恶的严重性吧。我们认为，只要将自慰引来的可怕后果描述出来，就可以更有效地让人脱离这种罪恶。”

在《百科全书》的后面一卷，在“营养”词条的释文里，作者解释道：“排精过度”，尤其是“因自慰而起的排精”，是“营养不良最主要也最常见的原因”。

《百科全书》为蒂索观点的传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伏尔泰后来也插了进来。

1774年，伏尔泰在其著作《百科全书问答》中，写了一篇关于自慰的文章：《论俄南与俄南之罪》。俄南的故事让他有机会拿《圣经》开开玩笑。至于俄南之罪，他提到英文的《俄南之罪》，接着写道：

“洛桑名医蒂索先生也写了一本关于俄南之罪的著作，比英国那本更深入，也更有条理。这两本著作都列举了这种恶习的不幸后果：消耗体力、阳痿、引发胃病及其他内藏毛病、肌颤、头晕、反应迟钝、常常导致早逝。书中有许多让人发抖的病例。

“蒂索先生根据经验，发现金鸡纳是治疗这些病症的最佳药物，不论是小学生、青年侍从还是年轻僧侣，只要小心防备这种恶习，就能免受其害。但是他也注意到，用金鸡纳治病较易，战胜这种成了人类第二天性的恶习更难。

“自慰除了上述不良后果，还有可能引发梅毒，因此大家会发现，人类是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

写到这里，伏尔泰不再开玩笑或者讽刺：作为可怕的灾祸，“不幸后果”、“让人发抖的病例”等词语在他笔下出现了。他完全接受了蒂索的观点。之后，《百科全书问答》的文章又在《哲学辞典》里出现。

另一篇由一个名人署名，至少间接显示受到蒂索思想影响的文章，是狄德罗^①的《达朗贝之梦》(Rêve de d'Alembert)。这篇文章写于1769年，但直到十九世纪初才首次发表。

在《达朗贝之梦》中，狄德罗表达了许多常常显得很异端的观念。他对“单独性行为”的观念也是非正统的。他在对话中的代言人波尔德医生是以微笑的宽容来对待自慰行为的。他说：“这是一种需要。即使不是出于需要，也总是件寻找快感的事情。”他展开自己的思想：“我指责所有过度行为，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状态中，一个过度行为总找得

① Diderot, 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百科全书》编辑家。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

出百十个合理的考虑……没有钱财，男人怕落下悔恨，女人怕失去贞洁，这些担忧会让一个不幸的人厌倦无聊得要死。一个可怜家伙不知道向谁求助，只能用犬儒主义的方式（即狄奥热纳斯的行为）来打发自己。”人们该不该抵抗诱惑呢？“什么！就因为场合不对，我就不能享受可以想象的巨大幸福，把我的感受与心爱的女伴的感受，把我的陶醉与她的陶醉，把我的心灵与她的心灵融合在一起的幸福……我就不能片刻享有这种必需的愉快的感受！”再说，这种行为是本性所规定、所强加给我们的。“不是必需的事情，本性不会容许；因此，当本性明白无误地向我求助时，我去帮一帮它，又怎么会有罪呢？我们永远也不要挑逗本性，但是当它需要时，我们就应该伸手帮它。”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些话——尤其是“伸手”这个词——更具挑逗性、更不合当时观念的话了。但是，狄德罗是很清楚这些话的意思的，这才是最要紧的地方。的确，波尔德医生马上补了一句，说他一刻也不曾想过要在大庭广众宣传自己的理论。“如果这么做，就是践踏最起码的礼仪，给自己招来最可怕的怀疑，并且犯下侵害社会罪。”波尔德医生不仅不说，还和同意他的态度的人决裂。“在路上遇见可能在实践我的理论的人，我不会向他脱帽致意；我只要听到人家管他叫痞子，就不会和他来往了。”

因此，为自慰行为说句好话，都成了“侵害社会”的罪行：再没有比这话更能显示蒂索的胜利了。

我们刚刚碰到的是借作品人物之口发言的狄德罗。但我们很容易将在文章上签名的狄德罗与之比较，并从中看出他后来接受的理念。狄德罗旅居俄国时曾给女皇卡特琳娜二世^①写过陈情表，那时他的思想非常正统。例如他对军官学校提出以下建议：“听说有些年纪轻轻的孩子已经染此恶习。这真是可恶。这种行为是从哪里学来的？大概是从仆人那里。因此对那些下人的言行必须注意。”他对一般学生的建议是：“经常监视他们的洩溺之所：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堕落的。”

① Catherine II, 1729—1796, 俄国女沙皇。

不出几年，蒂索对自慰的观点就变成了共同观念。龚堂珊医生 (Docteur Contencin) 在 1772 年写道：“蒂索的观点就是医生们的观点。”

《论俄南之罪》的作者在读者的读者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到后来又有一些发展。我们在此仅举十八世纪几个最惊人的例子。

——就医学而言，蒂索的观念深入了众多方向：各科专家都在各自



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

领域开始列举自慰的害处。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著名外科医生、肾病专家肖帕尔（Chopart）在1791年写道：“自慰使肾病更加复杂。我见过一些小学生因为过多自慰，长了骨疽，脊椎弯曲变形，成了驼背，最后夭亡。”

——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加强防范，想出种种办法来避免恶习传染。例如，杜普拉尼尔医生（Dr.Duplanil）在其著作《家庭医学》里，就表明自己对女性自慰者特别感兴趣。的确，我们在“大城市、女修院、社会团体、膳宿公寓、教育机构等”都可遇到“沉溺于这种伤害身体的恶习的女性”。至于主要的预防措施，杜普拉尼尔医生写道：我们“极为强烈地提醒母亲、女修院院长以及学校的女老师，一定要当心看护好孩子和学生……不要让她们独处，与家里的女仆、女理发师或者女裁缝等人密切来往，因为这些女人大多道德败坏，品行不佳”。必须让孩子们远离“危险阶级”。

——防止自慰的机械装置以专用服装的形式出现。第一次提到这种装置，是在1785年巴黎勒克莱尔（Le Clerc）医生写给《文学报》（Journal de Littérature）的一封信中。这位医生钦佩“著名的蒂索”，但是指出，蒂索的“杰作虽然可说成了经典”，有时却非但不能息却，反而更加刺激年轻人的自慰欲望。对于这种“桀骜不驯的体质”，必须采用别的方法。勒克莱尔医生认为自己发现了这种方法。这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外在方法……一种特殊服装。助我实现想法的聪明工匠将它做得和平常衣服一样，并没有丝毫改变”。不过勒克莱尔医生没有说出更多的细节，只是肯定做了试验，证明有效。他写道：“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一些宝贝孩子还给他们的慈母了。如果没有我的热情发明，这些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会把身子掏空。”

——人们越来越担心自慰会伤害身体，由此产生的道德恐惧也随之加大。显然道德在此紧随医学，按照医学的要求发展，这是一个重



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①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法国王后, 路易十六之妻, 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审判处死。

② Louis XVII, 1785—1795,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所生的次子。在父亲与长兄相继被革命派处死之后, 他被流亡贵族宣布为法国国王, 但是在巴黎公社的看管下早夭。

③ 指路易十七。

④ 看守路易十七的鞋匠西蒙。

⑤ Capet,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属于卡佩家族, 玛丽王后为卡佩家族的媳妇。

⑥ 指路易十七。

要现象。

在这种道德演变过程中,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①审判案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杆。

革命派想搞臭打倒这位王后, 便千方百计给她加上种种罪名, 尤其是风化方面的罪恶。为此他们将年幼的路易十七^②单独囚禁在圣殿骑士团寺院 (Le Temple), 并加以审问, 让他签下一份指控母亲的供词。至于那个孩子是在什么状态下签下供词的, 人们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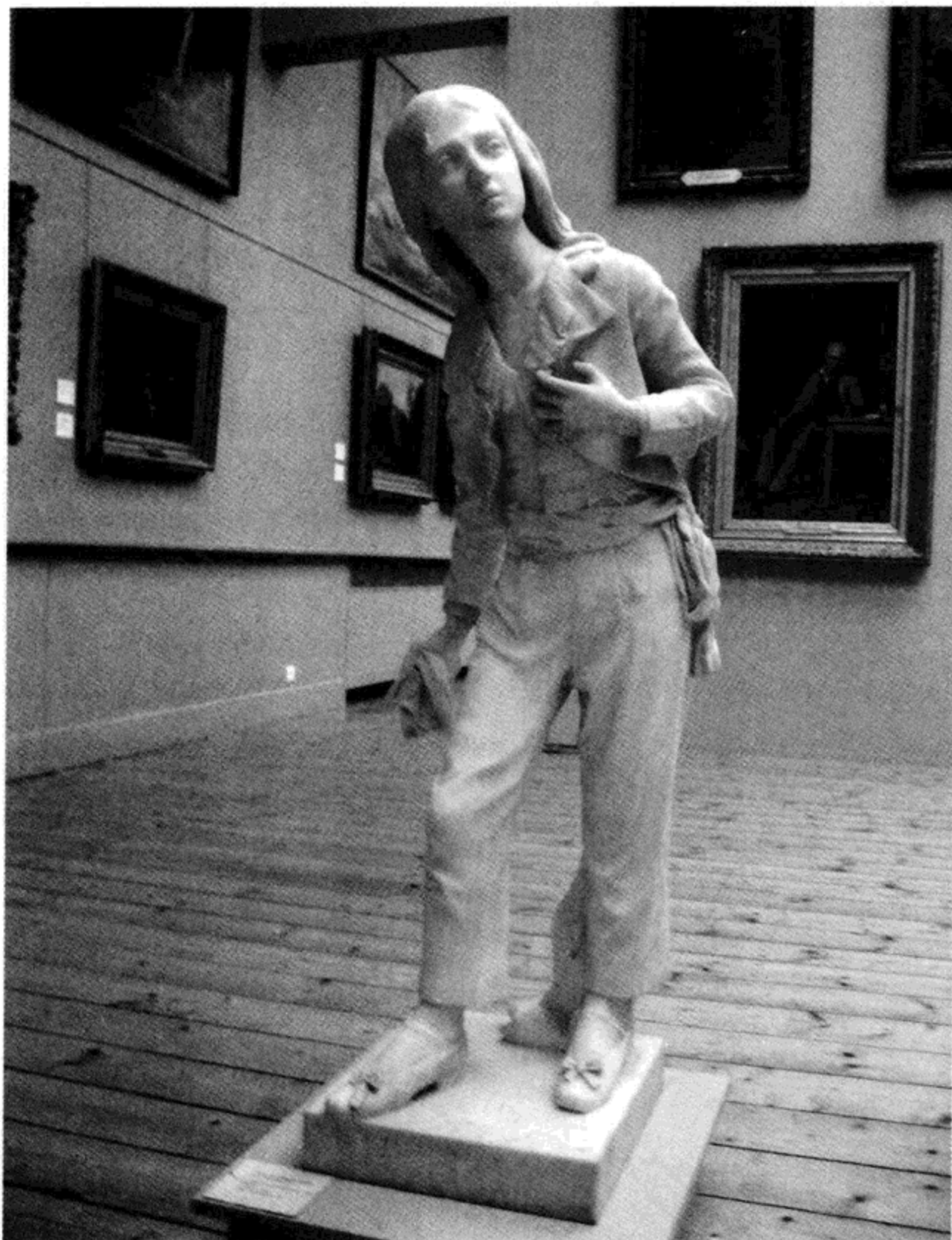
1793年10月10日, 负责审讯的巴黎公社 (La Commune de Paris) 总检察官索梅特 (Chaumette) 向巴黎议会报告说: “公社检察官不知该用何种词语, 来向诸位议员通报我所获悉的可怕罪行。那孩子^③经常在干最无耻的事情时被西蒙^④撞见。据那孩子交代, 他这种行为是从他母亲和姑姑那里学来的。那两个女人经常让孩子睡在她们中间。据孩子交代, 他似乎经常目击并参与她们那最可耻、最放荡的场面。”

弗吉埃-坦维尔 (Fouquier-Tinville) 在他起草的起诉书中, 对这项罪恶作了浮夸的叙述: “总之, 卡佩家的^⑤寡妇不论由哪方面来看, 都不守道德。她是那么淫荡, 简直无恶不作, 无罪不犯。据他儿子交代, 她甚至忘了母亲的身份和自然天伦之界限, 也不担心会带坏儿子路易-夏尔·卡佩, 竟然与他一同沉溺于一些无耻行为。只要提到那些无耻行为, 一般人都会恐惧得发抖。”

面对革命法庭, 公社代理检察官埃贝尔 (Hébert) 说得更明确。下面是他的证词: “年轻的卡佩^⑥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经常被西蒙撞见在做无耻伤身的自渎事情。西蒙问他这种恶行是从哪里学来的, 他回答说, 是他母亲和姑姑教的。根据年轻的卡佩当着巴黎市长和公社检察官签署的供词, 这两个女人经常让他睡在她们中间, 他就在那里做着最为荒淫无耻的事情。无疑, 根据这位小卡佩的交代, 他们母子间曾有乱伦行为。”

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个著名的抗议, 就是在被问及有关埃贝尔整出来的这份供词的问题时发表的。“对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不愿回答, 是因为我的本性不愿回答对一位母亲做的这种指控。我要请在场的所有母亲来证明此事的荒谬。”

玛丽-安托瓦内特向在场所有母亲发出的求助, 使审判大厅里一阵骚动, 时至今日, 人们听到这声抗议, 仍然会激动不已。但据我们的观



在大革命中夭折的法国王子路易十七

点，让人感兴趣的是人们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方式：她教唆儿子染上“恶习”、做“最荒淫的事”，甚至还“乱伦”。年轻的卡佩被人撞见的“下流自渎”，责任也在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些在道德层面属于一种可恶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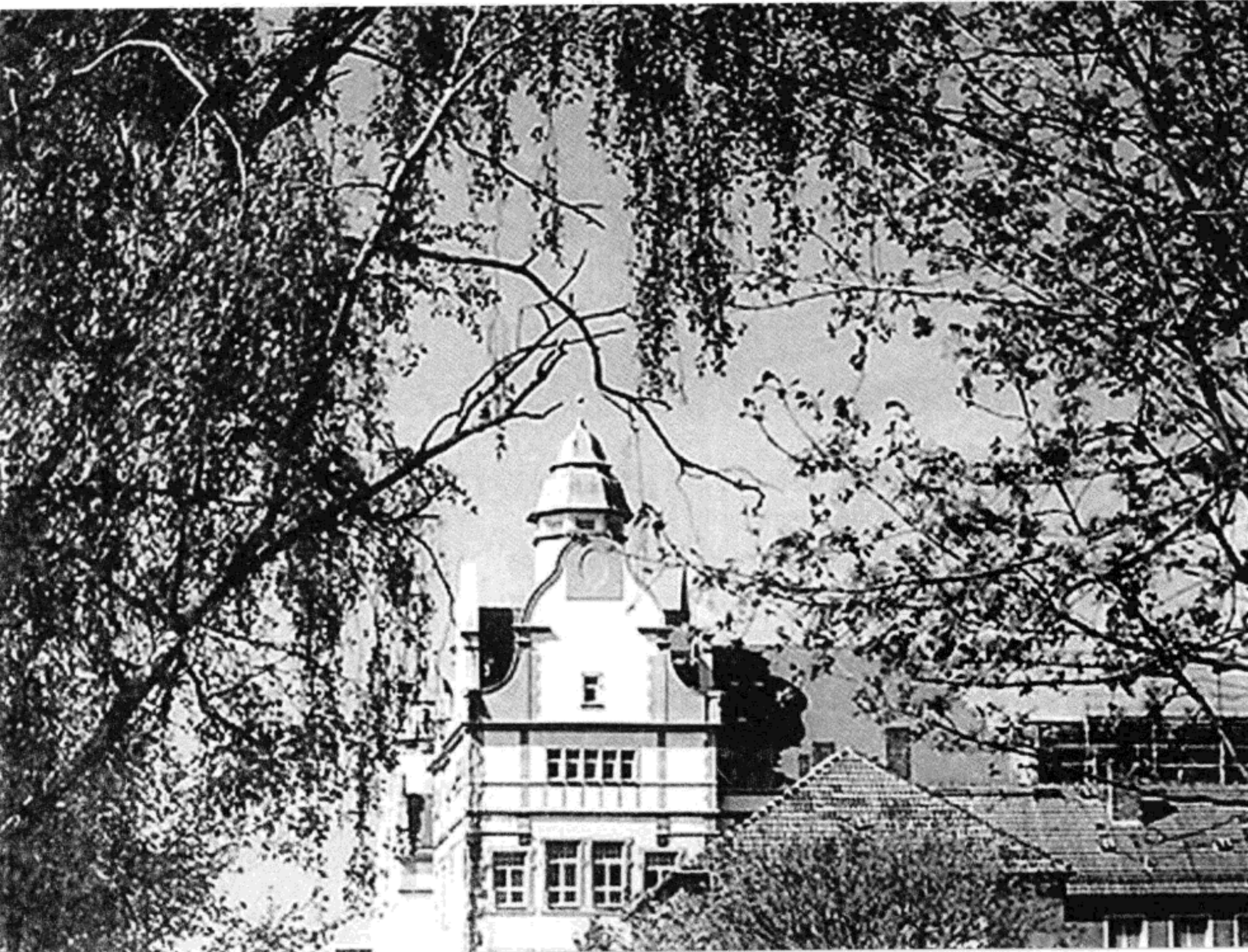
我们再说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慰的道德判断是根据医学判断而形成的。而出自蒂索的这种医学判断则是明确的，没有讨论的余地。1801年，一位法国医生说：“在人类所有伤害身体的罪恶中，自慰肯定是最坏的罪恶。”

我们在前面写的主要是法国和法语文献的情况。如果转过头来看英国，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英国，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追随蒂索的医生。尤其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座国家级的纪念馆式的书籍将蒂索收录其中，用了一些篇幅来介绍他的观点。从1781年的第二版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对蒂索敞开大门：关于自慰“这个滔天大罪”的文章被用来概述蒂索的观点。1797年的第三版、1810年的第四版、1817年的第五版以及1823年的第六版都保留了这篇文章。因此蒂索也一直被这部大书尊奉在权威的宝座上。

在德国，情况也大致相同。蒂索在德国的门徒弟子主要是两类人：一类自然是医生，另一类则尤其可能是教育界人士。十八世纪后三十年，德国教育界出现了一个著名学派，名叫“博爱学派”(philanthropes)，对性方面的问题特别关注，因此蒂索和他的自慰理论在这里备享尊荣。

首先，我们来看看德国医生们的情况。我们着重提的是1769年的博尔纳(Borner)、1786年的沃盖尔(Vogel)，以及1789年的佩斯切

“博爱学派”的基地之一
博爱学院



博尔纳是莱比锡的医生，在 1769 年出版了一本匿名著作，书名叫《医生的忠告》。1776 年，博尔纳医生重写该书，这次署了名，并且取了个较为明确的书名：《试论俄南之罪》。该书着重探讨自慰的治疗，对食物疗法非常看好。对于四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还分年龄层次开出了不同的食谱。但他对沐浴和体育锻炼同样重视。在他看来，大的危险通常来自内热或让人发热的东西，比如羽绒铺盖就应该禁止。“躺在羽绒被里，热气集中在身体周围；而温度一高，羽毛所含的油脂便会蒸发，侵入身体，使之变得衰弱。”

沃盖尔在 1786 年提倡的方法更加明确。他建议穿戴“轻薄的亚麻短裤，防止触碰生殖器官”；或者干脆穿一种前面完全密封的内裤，后面用锁锁起来，孩子须向大人要钥匙才能打开。此外，沃盖尔也描述了一种连衣裤，从下面一直拉上去，翻过肩膀后背，扎在手臂上，防止孩童将手伸到肚脐下方。

至于佩斯切克，则认为年轻男子如果不能结婚，就应该上妓院。虽然妓院也不怎么样，但总比“荒谬的自慰”要好。

但是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尤其是德国那群教育学专家，他们都对



后面上锁的内裤



德国著名教育家萨尔兹曼

自慰的危险感到恐惧。1772年齐梅尔曼（Zimmermann）率先发难；紧随其后的是博爱学派最有名望的巴兹多（Basedow），他认为自慰这种“违反自然的罪行”对“健康有致命影响”；霍夫纳格尔（Hufnagel）则认为在上教理课时必须说一说自慰问题。此外，1785年，萨尔兹曼^①写了一本书，论述“年轻人的隐罪”。他认为年轻人所有别的罪加起来，也抵不上自慰那么严重。继他之后，德国另一个著名的教育学专家冈普（Campe），还有奥埃斯特（Oest）和维奥姆（Villaume）在1787年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十五六年之间，这些作者提出了一整套反对自慰的教育方法。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这些方法。

这套教学方法不仅包含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内容，还包括对服装、饮食、体育运动、居住条件、孩子的床铺等的指导。在分析讨论这套方法的方方面面之前，我们暂且停下来，看看萨尔兹曼的书，因为它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著作。

萨尔兹曼一开始是个牧师，后来放弃教职，进入巴兹多^②创建的著名的模范学校“博爱学院”（Philanthropinum）任教。接下来，1784年，萨尔兹曼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很快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他的著作《年轻人的隐罪》，讨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方法。在出版该书之前，萨尔兹曼

① Salzmännchen，德国十八世纪著名教育家、伦理学家。

② Basedow，德国十八世纪著名教育家。



在博爱学院上课

向公众求助，要大家为他所探讨的主题提供例证。

他的求助得到响应。这样一来，他的著作就得以像英文的《俄南之罪》一样，从许多来信里获得例证。不过，和《俄南之罪》不同的是，萨尔兹曼品德高尚，因此这些书信的真实性不必怀疑。

写给萨尔兹曼的书信都抱怨自慰这种恶习给身心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一封来信说，自慰这种行为就是自杀。关于这个问题，萨尔兹曼自己也提供了一两段文字。他描述自慰者的情形：“到处都可见到一些人，年纪才二十来岁，模样却像个老人，眼睛无神，面色苍白，脸皮松垮，手脚颤抖，骨枯膏尽。”他还写道，假设一位体育督导员要召集他二十年前教过的学生，恐怕会发现他们大多已经过世，就像在经受猛烈的炮火打击之后，一个将军发现团队的士兵全都阵亡了一样。造成如此浩劫的敌人是谁呢？敌人有好几个，但最危险的无疑就是萨尔兹曼揭露的这种恶习；它夺去的性命最多。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学专家，萨尔兹曼把有可能引导或者便于青年走入歧途的因素都开列出来。这些因素为数众多。

排在第一位的显然是坏书。甚至教科书也可能有害。有些古罗马作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①Ovid, 公元前43—公元17或18, 古罗马诗人, 作品有《爱经》《变形记》等。

者的作品也在此列, 比如奥维德^①的某些篇章就特别危险。《圣经》中路得、大卫、所罗门的故事也可能危险。甚至辞典也有大问题, 因为其中关于某些不洁行为的描述比较具体, 有可能激发学生的想象。

体育运动本身是有益的, 但如果对私处造成摩擦, 那就不再有益了。因为不经意中的摩擦会把孩子引向有意的摩擦。因此, 不能让孩子紧抱树干爬树。萨尔兹曼说, 他知道有多个例子, 孩子爬树时满心快活, 但是下树时却觉得头晕眼花, 这样一来, 孩子就在树下落入了恶习的爪子。萨尔兹曼指出了怎样教孩子爬树, 才可以让他们私处避免摩擦的方法。

出于同样的理由, 马术也可能有危险, 尤其是在策马奔驰的时候。最好是在孩子性格形成之后, 才让他们骑马, 而且要叮嘱他们只能策马小跑, 不能策马狂奔。

在学校, 学生穿的长袍特别便于这种恶习。学生可以借长袍遮掩来

自慰，有时甚至就在老师眼皮下进行。因此不应该让学生穿长袍。学校的设施也必须换掉，比如教室的桌椅配置。那此长课桌由于遮住老师的目光，使其看不到学生的下半身，不应该再用了。当老师转身背对学生时，危险特别大，因为他甚至看不见学生射精时脸部肌肉的抽搐。

不过，在萨尔兹曼看来，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卫生间。他把这个地方描写成堕落场，是“埋葬纯洁的坟墓”。他在书中三次批评卫生间，因为那里不仅是学生自慰的地方，也是他们互教互学恶习的地方。必须采取的措施是：改变卫生间的格局，使得老师可以观察到学生在里面的神态，并且注意孩子待在里面的时间；禁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结伴进入卫生间。

上面使用的“注意”一词是萨尔兹曼的教育方法的关键词。他叮嘱做父母的与教育工作者时刻保持警惕。如果要阻止孩子堕落，就不要对他们放任自流。

除了描述上述预防措施，萨尔兹曼的著作，一如他发表的某些来信，关注的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从蒂索开始——当然，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蒂索——的演变的见证，这种演变已经在许多人身上显现出来。蒂索宣传的恶的意识转变为一种支配性的心理现象。

萨尔兹曼引用的案例，是自慰者把自己的一切不适、疾病与麻烦都归因为自慰：在他们的精神里，自慰是支配一切的主要元素。有一封信的作者提到自己读了蒂索的书之后，怎样失去了生活的所有乐趣；在他看来，从此以后，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他因此陷入绝望之中，不敢向任何人吐露心曲，甚至也不敢向医生启齿。大家看得出来，在这样的个案中，这种状况并不是由自慰，而是由蒂索本人造成的：是蒂索让人遭受精神折磨。

萨尔兹曼的著作不啻于一声响亮的警告，引起德国舆论的巨大回响。和蒂索的著作一样，萨尔兹曼的著作在德国也成为研究自慰问题的人的参考读物。在1799年的第三版《序言》里，萨尔兹曼自豪地宣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德国已经由沉睡中觉醒。德国人注意到了这个侵蚀人类种族的危险。成千上万德国年轻人本来身染沉疴，在医院奄奄待毙，如今都获得解救，将精力用来为人类谋福祉，尤其是为德国人谋利益。而成千上万个别的年轻人因而免于被这种恶习缠上。”因此，在萨尔兹曼笔下，与自慰的斗争抹上了全民战争的色彩。

不管怎么说，在十八世纪末，德国都处于备战状态。当时在德国，

也只是在德国，有些人想出了“锁阴”手术（infibulation）这种根绝男孩自慰的终极方法。该方法在于将包皮尽可能拉长，在上面开两个洞，结痂后再将铁环穿过这两个洞。冈普和沃盖尔都建议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症状严重的病人。冈普并且表示遗憾，因为没有同样彻底的方法来治疗自慰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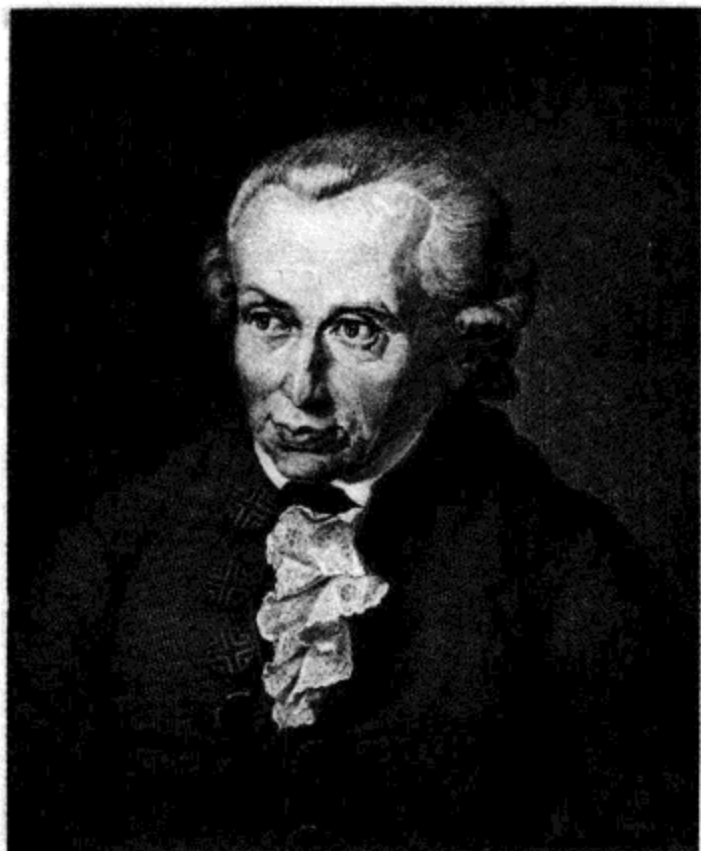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不应该据此想象，在德国，这种近乎野蛮的方法占了主导意见。其实德国的主导意见要审慎得多，不过也一样坚决。这点，我们可以从康德^①的文章里读到。在1830年出版的著作《论教育学》(Traité de pédagogie)中，康德写道：

“没有任何事情，比自慰更损坏人的身心；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人类的天性。但是我不应该对青少年避而不谈这方面的问题（和康德前面谈论的性的其他方面一样，都不应该避而不谈）。我们必须让青少年看到这种行为的可怕后果，告诉他这种行为将使人类无法繁衍后代，将危害他自己的健康，将使他未老先衰，将使他精神受损，等等。

“避免这种恶习诱惑的方法，就是时刻让自己有事情要做，减少不必要的床上和睡眠时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将不良意念逐出大脑，因为这种事即使只存在于想象，也会消耗精力。人在对异性表示喜好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人如果放任自流，自我求欢，就可以随时满足。这样一来，就会对身体造成灾难性的损害，而且从道德角度看，它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得多。因为这种行为超出了自然的

① Kant, 1724—1804, 德国著名哲学家。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



界限，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欲望并未得到真正的满足。”

康德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男人来说，有个选择问题：或是自慰，或是“与异性来往”，“如果两者必择其一，后者肯定比前者好”。

应该指出，康德的名气使这个问题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表明，蒂索成功地让精神界的顶尖人物也接受了自己的影响。

我们在上面举出多篇文章来证明蒂索的成功，几乎可以把这种成功称做胜利。但是我们仍然缺乏的，也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就是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为什么蒂索能够获胜？

首先我们指出，他的胜利没有掺杂任何权力的影响。不论是世俗的权力机构、学术权力机构、教会还是任何其他权力机构，都没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尤其是教会，尽管它一直谴责这种罪恶，但却没有加入蒂索发动的将教会的观念普及化的运动。再说，从可以把宗教作为打击力量的意义上讲，在这个运动中，蒂索完全没有借用宗教的力量。引出《圣经》对俄南之罪的叙述，并未让人感到多么不安。宗教参与其中的程度，只表现在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一篇攻击性文章里面。萨尔兹曼揭露天主教修道院的弊病，和他批评卫生间一样激烈。他宣称，教士必须独身的规定，加上人们让僧侣所过的悠闲生活，令修道院成为恶习的温床，令人一提起就觉得恶心。在萨尔兹曼看来，修道院已经成为年轻人堕落的主要根源之一，因为僧侣们声称自己是年轻人的教育者。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开头的看法，蒂索的观点是在没有任何机构参与的情况下，自发地在医生、教育工作者以及大众之间传播开来的。当时的社会是接受型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本身，社会期望，即使是无意识的期望，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反应，作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说是社会不同阶层，其实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资产阶级，它才是在这种解释中有用的阶级。的确，有些人就认为从这个阶级的首要反应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他们说，资产阶级一方面想要以严格的道德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高人一等，另一方面又要保全他们的健康资本，尤其是生育资本，就像保存他们的财富资本一样。

阿隆（Aron）和肯弗（Kempf）写道：“在蒂索引出的冲动中，医生的谈话对象，主要是他们的兄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法律上获得真正的权力之前，医生就已经预感到这个阶级的上升：除了财富和政府的操作，他们还需要用象征来表达的东西。面对贵族阶级的道德败坏，还

有什么比纯洁更具建设意义、比制止放荡更能激励人呢？”

或者：“压制不正常的性行为（尤其是自慰）有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就是给予资产阶级一种合法性。起初，资产阶级刚刚获得政权的时候，只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并无象征上的合法性。反过来，他们一直为出身和荣誉等贵族典范所困扰……而他们自己的荣誉，就是道德，就是贞节。他们想要取代贵族阶级，正因为这个阶级的堕落——看看萨德^①的作品就知道贵族堕落到何种地步——所以资产阶级更要持身严谨；因为贵族挥霍无度，资产阶级更要节俭。”

节俭，这是第二个元素：“资产阶级明白他们的兴旺来自节俭与积累，因此憎恶一切形式的浪费，包括精力的浪费。而性行为随时都可能超出生殖本能的理性节制，落入疯狂的浪费，这就让资产阶级恐惧……”他们对俄南之罪及其“可怕后果”的恐惧肯定来自于此，因为浪费精液就和把钱扔出窗外一样是让人愤慨的行为。

菲利普·勒日纳（Philippe Lejeune）写道：“对自慰的讨伐其实是针对所有性行为来的。它依据的是‘性行为过度’、‘过于糟蹋身体’，会



法国贵族作家萨德

①Sade, 法国十八世纪贵族作家, 作品有《所多玛一百二十天》《朱斯蒂娜》等。因为描写了法国没落贵族的性虐待、性变态等倾向, 被当时人称为淫秽作家, 多次坐牢, 作品也遭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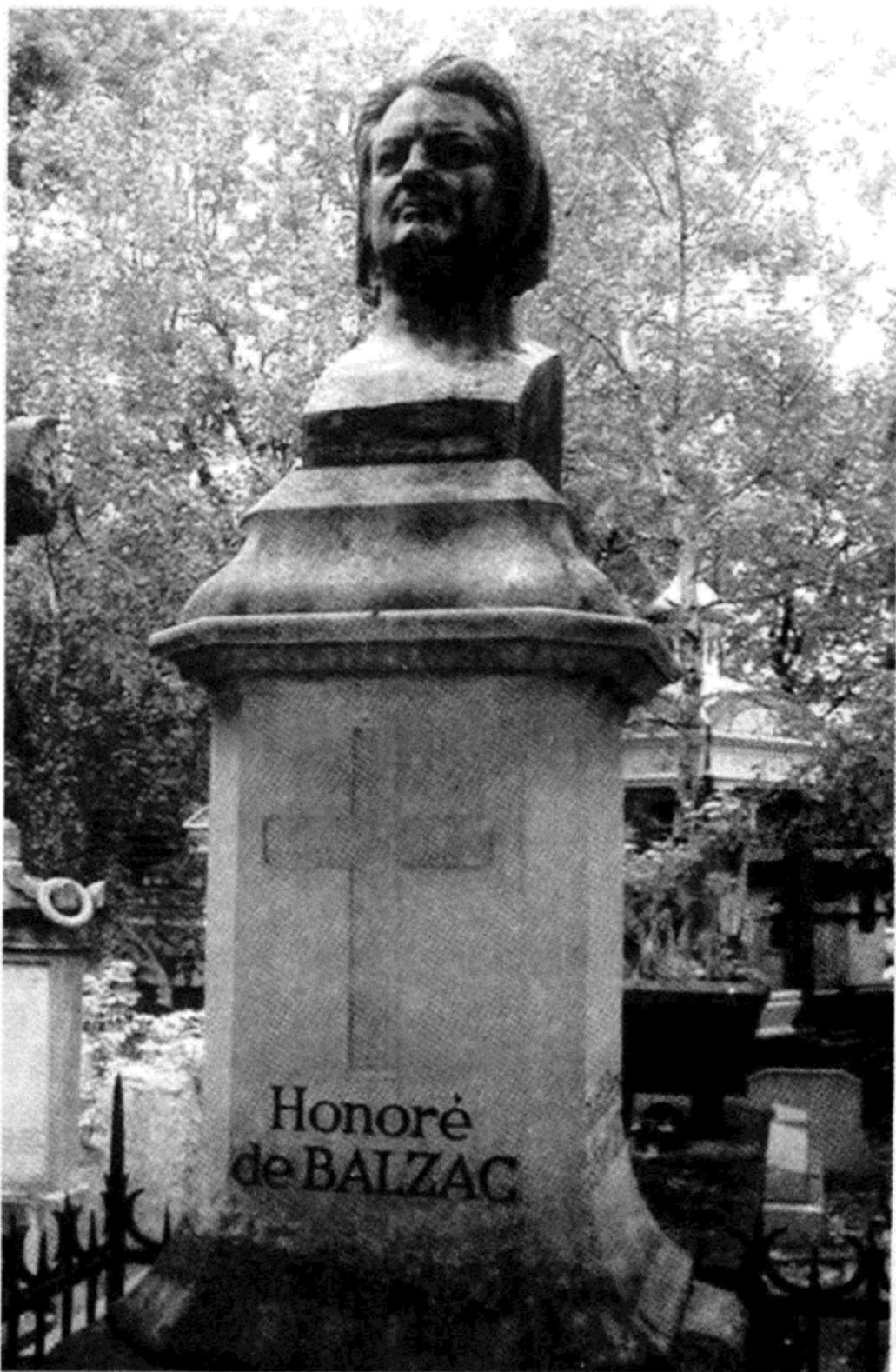
导致衰弱、枯竭和死亡的理论。如果用经济术语来解释这些医学观念，意思就明显了：一种自由、失控、追求快活的行为，是与以储蓄、自制及未雨绸缪等原则为基础的经济水火不容的。这种对浪费与耗散精力的担心，可以在巴尔扎克^①的《驴皮记》的幻觉中见到。这种担心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都是全部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

① Balzac, 1799—1850, 法国著名作家。

若斯·范·于赛尔 (Jos Van Ussel) 是研究十八世纪反自慰问题最优秀的专家，他也认为反自慰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现象：“反对自慰的行为，可以看作一种重建个人秩序的尝试，其唯一目的应该是保证生殖繁衍。”

上述观点确实充满吸引力和智慧，然而它们禁得起批评吗？虽说与这些观点引人注目的特点相比，这种批评有可能略显平淡。

我们的意见仅限于自慰问题（因为看得出来，阿隆、肯弗或勒日纳的分析有时超出了从更普遍的角度观察的性问题）：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
雕像

一，在这些文章，甚至在引用的文章里，在谈到抑制自慰行为时，没有一篇表现了某个阶级的态度。似乎是全社会，更确切地说，开始是社会高层卷入了反对自慰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看不出任何可能被形容为“资产阶级”的腔调。在医学界反对自慰的斗争中，没有人想到要将这种行动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医学行动”。在道德与医学联合行动的理由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资产阶级的特点。

二，然而，这些文章并非把所有事情都记载下来。难道我们不能假设，这个运动的基调是由资产阶级巧妙地定下来的？假设——纯粹是假设——资产阶级确实如此做了，从道德的角度仍然看不出这么做对于强化资产阶级的高贵形象，或者肯定其特有的“荣誉”有什么用处。自慰这种行为如同社会对该行为的抑制，都是暗中进行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无论想标榜什么，都很困难。因为高贵的形象主要来自于人的表现。再说人们还会想到坏的一面。比如我们曾听到卢梭和康德都表示过权威意见：为了让不幸的青年避免自慰的危险，允许他们与女人私通或者嫖妓。从广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意见会有严重后果：有可能损害他们的高贵形象。这么做下来，资产阶级有可能满盘皆输。

三，浪费精液和浪费金钱一样令人气愤的观念，是必须预先相信失去精液确实会“造成致命后果”才可能形成与加强的观念。首先这就必须相信蒂索或其追随者的观点。至于大家是否相信蒂索的观点，留待下面讨论。

蒂索在洛桑的病人中有许多贵族，也有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这些男男女女都是慕名而来的。一般而言，他们并不是因为自慰这种毛病而来求诊的。至于为“俄南之罪”而来的病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然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因此，阶级现象在这里是并不存在的。

不过，如果蒂索的成功无法用某种社会的逻辑来解释，也不能用医学所特有的逻辑来解释，就不能用一些可以支持《论俄南之罪》作者的观点，正处在更大普及运动中的医学观念来解释吗？

然而，我们在此见到的却不是一种严密的，而是明显疏漏百出的医学观念。

蒂索对浪费精液的行为提出警告，因为，据他说，这里浪费的是一种特别珍贵的“体液”。然而，在他发出这个警告时，医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却是乐于从身体里抽出另一种体液。虽然这种体液没有精液那么珍贵，但无论如何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这种“体液”就是血液。在体液



护士给病人放血

这个问题上，医学充满各种悖论，因此我们得稍做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为了更好地理解蒂索的观点，我们且翻开他的著作《论大众健康》。在“胸部发炎”或“胸部肿痛”时，该怎么治疗呢？蒂索说：“主要的疗法，就是放血。”“每次必须放十二盎司，年轻强壮的病人，甚至可以放十四或十六盎司。”对付一种“更经常也更要命的疾病”胸膜炎，同样必须放血。“第一次放血，尤其是量较大的情况下，几乎总是能够缓解，甚至根除症状……如果症状没有减轻，或只是稍减……那就应该再度放血。”对付腹痛，“最剧烈也最危险的炎性腹痛”，“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在臂上大量放血……而且常常在两小时后再度放血”。总之，“只要是炎症”，一般就要放血。因为不通过放血使血管松软，“身体里就会存有或将有某种病因，会引发炎症，或其他症状。因此，受了伤或挫折要放血，孕妇咳嗽严重，也要放血。还有一些别的症状，出于谨慎，也要放血”。

蒂索在放血方面并无独创，不过是与时代保持一致。放血作为一种

治疗和预防方法，很早就出现了，但直到十七世纪，尤其是十八世纪才达到顶峰。路易在《百科全书》“放血”条中，将之形容为“一种最伟大也最迅速的医治方法”。他还写道：“很少有像放血这样得到广泛运用的疗法。”在预防方面，放血也很受欢迎。雅姆在《医学辞典》中写道：“在预防许多急性或慢性疾病上，没有比得到广泛使用的放血更有实效、更为迅速的疗法了。”在论述放血时，医学理论显得极其详尽精细，将之分为“排放性放血”、“散淤性放血”以及“活血性放血”三种，而且对放血的部位、时间以及条件都有明确规定。

在十八世纪，放血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医疗行为。路易写道：“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在给发烧病人诊治时，如果不切开血管放血，就违反了最必须遵守的医学规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生中没有分歧。医生们确有不同看法，但主要是认同程度问题。有些人热烈主张放血，另一些人则提出一些限制，还有些人则表现得比较节制。路易举出一些放血过度的例子：“一名七十六岁的病人，年老体衰，因为身心疲劳，加上长期节制饮食而头晕目眩，原因就是身体虚弱。但是医生在一个月之内给他放了四次血，尤其



医生在用蚂蝗给病人吸血

在他临死前四小时还在放血。”但是雅姆却说：“放血常常对老年人十分有益，甚至可以使其延年益寿……瑞士人到了八九十岁，几乎每年都会放一次血，这就证明，放血并不会对老年人造成损害。”至于蒂索，我们会指出，他属于节制者一类。他列举了众多放血不当的情况，也反对反复放血：“反复放血会使人衰老、变得神经质，缩小血液循环的力度……最后损害消化功能，形成水肿。”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用蚂蝗吸血广泛地取代了切开血管放血的方法。布鲁赛（Broussais）用他专横而且荒谬的“刺激”理论，把蚂蝗推广到法国的四面八方。对一个患肠胃炎的病人，他竟动用一百条（甚至两百条）蚂蝗吸血。布鲁赛和他的门徒放掉的血液可以成河。欧洲当然也有这个现象。一位英国医生在1836年写道：“一般而言……只要需要，就应该放血；而只要身体能够承受，放血就有必要。”

现代一位英国作家曾幽默地说：“医生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告诉孩子自慰会让他们的脑袋融化，并在拜伦^①额头上放一大堆蚂蝗，试着以此来救他性命的人。”

① Byron, 1789—1824, 英国著名诗人，1824年在参与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战斗中负伤，医生曾试用放血疗法来救治他。



英国大诗人拜伦

这种悖论，在蒂索的时代就已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蒂索正是这种悖论的化身：为了健康，大量排放身体必不可少的“体液”鲜血；反过来，同样是为了健康，却称浪费另一种“体液”是一种无药可治的毛病。虽然表面看来，蒂索并没有因为这种相互矛盾的逻辑（对精液和血液的“科学”解释各异）受损，但也不能说他从医学逻辑中得益。

那么，蒂索到底从什么事情中得益呢？大概英国的《俄南之罪》在心理上作的铺垫以及激起的回响对他有所助益。不过我认为，除此之外，我觉得唯一可以援引而且对蒂索有所帮助的社会特点，就是当时的某种理性主义氛围，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医学问题与日俱增的兴趣。从理性上说，人们常常昧于众多疾病的成因，需要了解其病根。而蒂索指出自慰这种行为的恶果，似乎给众多疑问带来了答案，因此受到欢迎。

这个答案看起来略显简单化，实际上也确实太简单化，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的接受程度，这却是唯一说得过去的答案。至少在这方面，蒂索满足了社会的一种期待。

多亏他，许多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楚了，因为自慰提供了解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①在1800年9月造访乌兹堡（Wurtzburg）一家医院时，看到一个可怕的疯子，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身心处于全面的衰老状态，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其患病的原因用不着绞尽脑汁思考，很容易弄明白：这是个被“反自然恶习”引致疯狂的病人。对于了解这样一个病例，以及大堆其他病例的成因，蒂索提供了一把方便的钥匙。

从某种程度说，当时的人抓住这把钥匙大概算是一个现象，而在这个现象里，社会是这把钥匙的根源。不过，我们清楚地感觉到，重要的并不在于大众接受能力，而在于蒂索本身的辩才，在于他说服人的本事。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王牌，他最给人留下印象的本事，就是他既有生动感人的陈述，又有看起来最为严肃科学的分析。他是个学者，一个有名望的、甚至很著名的学者，一个善于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又善于打动人心的学者。在这里，人，个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众的注意力一旦被引到自慰及其后果上面（我们不要忘记，在此之前，公众的注意力已经由英国的《俄南之罪》指引），蒂索便可坐享雪球般越滚越大的效应了。

①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德国著名剧作家。



德国著名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我们之所以说滚雪球般的效应，是因为蒂索的“观察”，他所描述的“病例”，很快就从受其启发的医生那里得到支援，这些医生从病人身上观察到大量的症状，极大地充实了自慰的病例库。例如 1786 年，蒂索的门徒戴尼安（Daignan）医生在其著作《人生变化图表》（Tableau des varieties de la vie humaine）中，宣传自慰是对人类“最难防止、最有毁灭性的毒药”，是“无可救药的紊乱之源”，同时附录了八份详细的观察报告。八个病人中，只有两个治好了，另有两个受尽折磨后死了，一个二十七岁死于抑郁，一个死于“痴呆干瘦”。其余四个似乎没有治愈：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一直体弱多病”，另一位“患了疑病，终生郁郁寡欢”，第三个“成了白痴”，第四个“形销骨立，不得不在床上、轮椅上或抬轿上度过四分之三的余生”。这些就是加进来的“证据”，它们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个增加蒂索观点迷惑力的滚雪球效应，就是“禁止—不服—惩

●Casanova, 1725—1798, 意大利旅游家、外交家、传奇人物，以《回忆录》在欧洲备享盛名。

罚”的循环。根据有些病例，从人们按照蒂索的逻辑开始追究和惩罚自慰行为起，这种惩罚就成了一种引诱，促使青少年要去品尝禁果的滋味，接下来，人们的惩罚也就变得愈加严厉。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里谈到德国时，作过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在上面也说过，在对待自慰行为方面，德国教育界的纪律规定得特别细。）卡萨诺瓦写道：“在德国，导师们小心翼翼，禁止男孩沉溺于自慰行为。可是在男孩集中的地方，这种行为却十分盛行。”年轻学生的反应是：“越是禁止的事越让人想做。”即使他们并不觉得有自慰的需要，“还是会做，为的就是体验那种不服从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人类从亚当与夏娃以来享有的天生快乐，一有机会就要享受。”诚然，我们不能将卡萨诺瓦看做一个可靠的权威，但是，听到十八世纪末德国教育家们抱怨，说他们注意到自慰的恶习在扩大时，我们大概应该记住卡萨诺瓦的部分描写。

说蒂索在十八世纪留下了印记应该不算夸大。然而，最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蒂索不仅影响了他的世纪，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西方文明。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了这个事实，现在我们又得回头重提这个事实。



意大利传奇人物卡萨诺瓦



UNE OBSESSION DU MONDE
OCCIDENTAL

第七章
西方世界的一个顽念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柏林

我们在第一章提到十九世纪法国和法语世界对自慰的巨大恐惧。我们观察的大约是 1815 年至 1875 年这段时间。

重读克莱蒙医生 (Dr.Clément) 1875 年在蒂索《论俄南之罪》再版序言的一段文字，我们又重新回到当时的社会氛围：

“在当今的现代社会当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全面的恶习，它让一种长久的腐败、毁灭因素侵染了整个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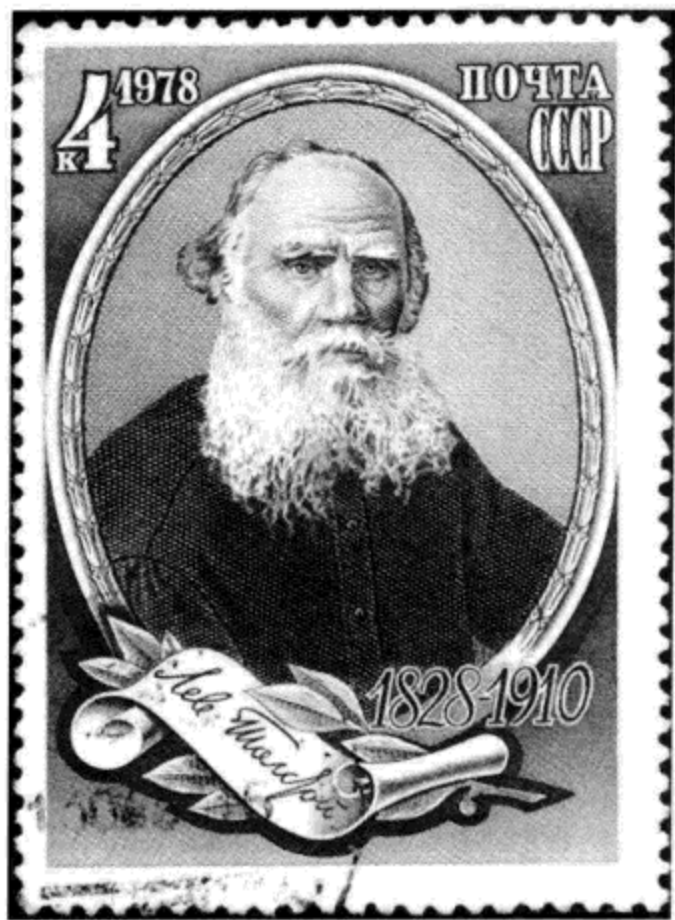
“自慰这种恶习使身体官能疲弱、衰竭。作为身体灾难性早熟的结果，俄南之罪是一种慢性的有效的毒药，它会逐步掏空身体的活力，将受害者推向衰退与死亡，最后彻底毁灭受害者的生命。

“一如个人的身体官能，社会也受到这种腐败力量的侵害。这是一种潜在的罪恶，它要摧毁个人，夺走他的生殖能力，从而达到毁灭整个人类的目的。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种灾祸，比这种恶习更激起人们，不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关注。”

这篇文章显然是一篇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来自法国。但是对自慰的恐惧，医学上以及道德上的恐惧，却是十九世纪扩展到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现象，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我们可以跟着它，从俄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走到美国。

在俄国，描写过这种恐惧的有托尔斯泰^①。他的长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中，主人公叙述他十六岁读中学的时候，怎样告别“红花仔”的经历，虽然那时他还不曾与异性交媾过。“我的孤独生活并不纯洁，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同龄男孩一样受到困扰。我感到痛苦、焦虑，我祈求上帝保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我害得自己堕落了。”接下来，在

① Tolstoi, 1828—1910, 俄罗斯著名作家、文豪。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

一个同学的引导下，他去找妓女。他那是做坏事吗？他强调：没有一个人告诉他是做坏事。这个发现让他震惊。

“平时我听了大人物的议论，总是对他们生出敬意。可是他们没一个人告诉我这是坏事。反过来，我听到一些尊敬的人说这是好事。我听说事情过后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我不仅听说过，也从书上读到过。我听大人说这么做有益健康。”

小说主人公属于地主阶级。这篇珍贵的证词揭示了他的圈子与托尔斯泰本人的圈子的心理状态。人们提醒年轻人防备孤独状态下的那种坏事，当年轻人禁不起诱惑，做了坏事时，便感到恐惧、浑身颤抖。但如果他们到外面拈花惹草，人们只是一笑置之，甚至认为这是好事，有助于甩掉自慰这种危险习惯。小说主人公补充说，医生们也说“要想身体好，放荡少不了”。

① Strindberg, 1849—1912, 瑞典著名作家、剧作家。

在俄国之后，我们来到瑞典。在瑞典，斯特林堡^①描写过自慰。他写了个短篇小说《贞洁的工钱》，收在188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已婚者》之中。

小说讲述的是泰奥多尔的故事。这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学生。他被叫去跟一位年轻的路德派教士学习教理课。同学中有一些平民孩子。

“牧师用种种方法来加深这些笨孩子的印象。有天晚上，他们在教



瑞典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

堂的祭坛上上课。当时是一月份。两盏煤气灯发出的苍白灯光，给祭坛上的大理石雕像打上了一些可怖的光影……牧师正在讲述的是第六诫，他便把话题扯开，提起婚内与婚外的淫荡行为。但是他无法解释夫妇间怎么会发生淫荡行为，尽管他自己也是结了婚的人。不过他对婚外淫荡行为倒是十分清楚。他把话题扯到暗中的恶习。当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男孩群里一阵骚动，大家脸色苍白、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见到鬼了。当他谈到地狱对这种恶习的惩罚时，大家还相当镇静；但是，当他开始读一本故事书，读其中一篇讲述一个修道士，因为自慰而导致脊髓完全枯竭，二十五岁就死了的故事的时候，男孩们便不安起来，觉得铺地的石板就在眼前起伏波动。牧师以一个故事结束了他的训导：一个男孩十二岁就进了精神病院，十四岁就死了……男孩们仿佛看见上百具惨白的尸体悬吊在眼前。

“对这种恶习只有一种方法可治，只有一种，那就是基督珍贵的伤口。不过教士没有细说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种早熟的性欲。但是男孩子应该避免与异性跳舞、看戏或者聚会，尤其要避免接触妇人……”

泰奥多尔接受了这样的教导，便开始拼命与诱惑斗争，终于获得胜利，保持了纯洁之身。但是过了一些年头，这种纯洁却让他失去了健康：这就是“贞洁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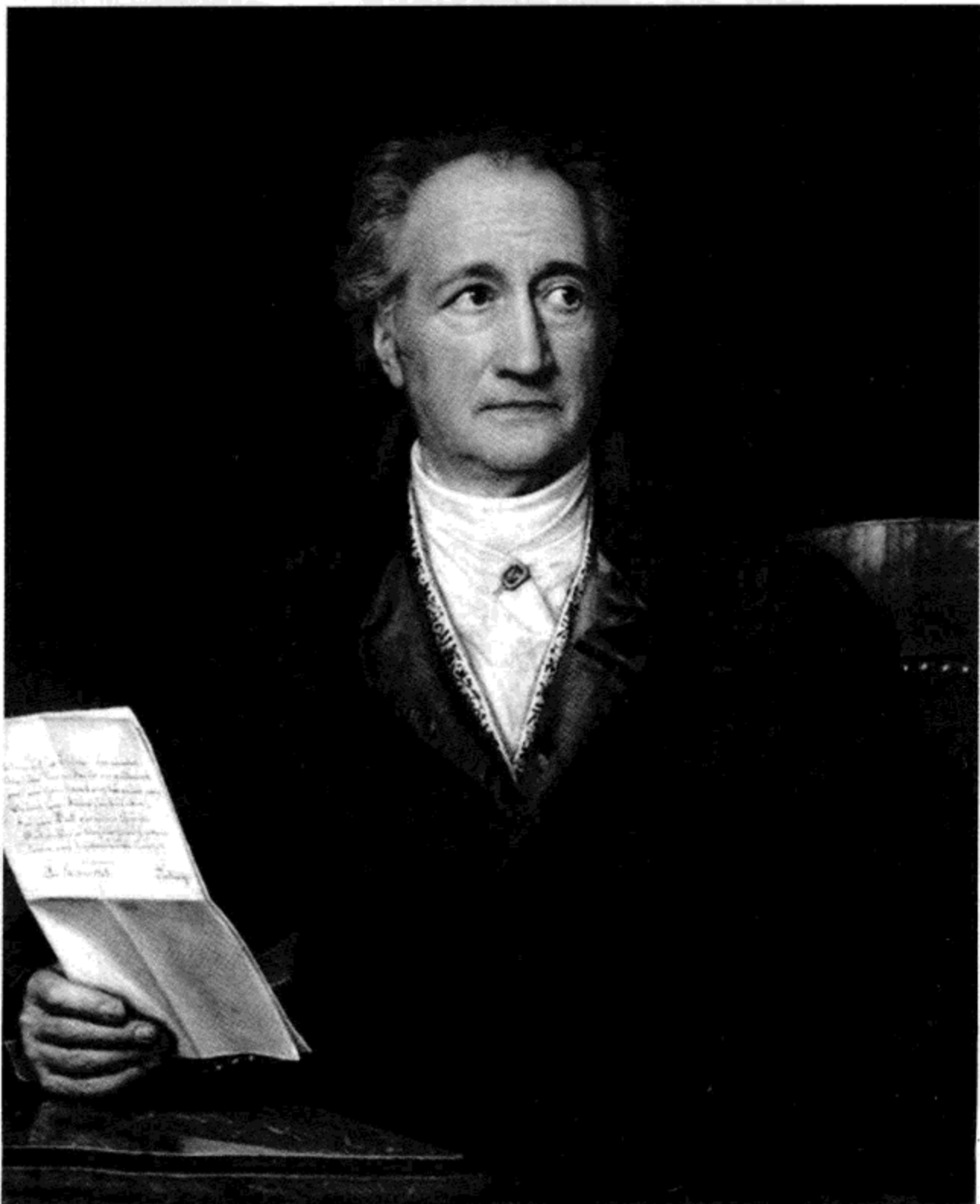
前面我们已经目击了德国反自慰运动特别引人议论的开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著名教授克里斯托夫·纪尧姆·哈夫兰(Christophe Guillaume Hufeland)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素食，或延年益寿的艺术》(Macrobiotique, ou l'Art de prolonger la vie humaine)，大受欢迎，直到十九世纪大半叶依然享有盛名。此公先后在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给维兰德(Wieland)、赫德^①、歌德^②、席勒^③等人当过私人医生，甚至当过普鲁士国王的御医。他在书中揭示了有可能缩短寿命的因素。其中性交过度位列榜首^④；而自慰更是榜首中的榜首，因为它违反自然，所以会遭受自然的可怕报复。“自然会给这样来违反它的人打上可怕的印记！自

① Herder, 1744—1803, 德国哲学家、诗人、文艺批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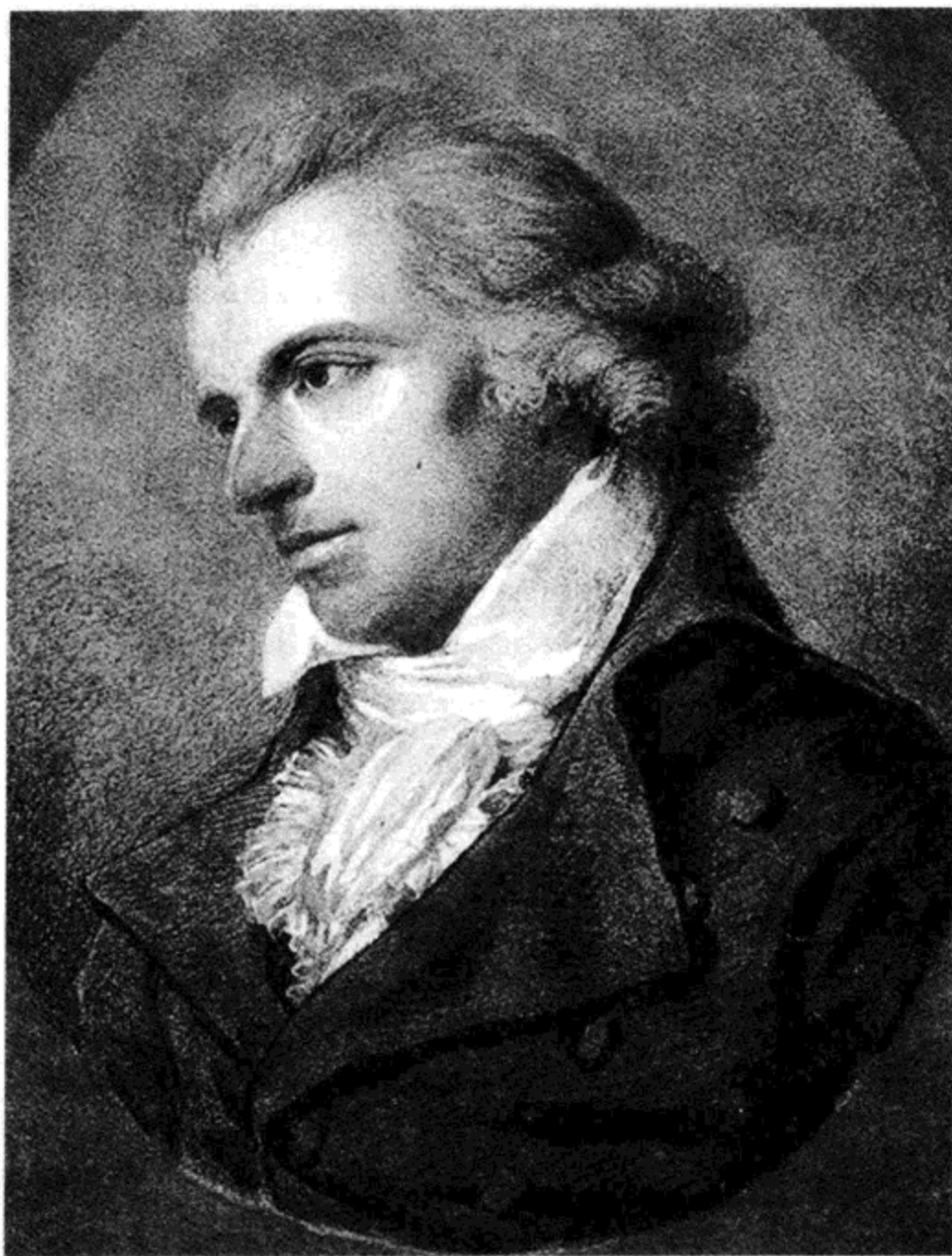
② Goethe, 1749—1832, 德国大诗人、文豪。

③ Schiller, 1759—1805, 德国大诗人、剧作家。

④ 因为它“消耗包含生命火种的精液”。



德国大文豪歌德



德国大诗人席勒

慰者会变得像凋零的玫瑰、枯干的树木一样的行尸走肉。这种可恶的罪过熄灭了所有的生命之火，只剩虚弱、死气、死样的苍白、肉体的衰弱与灵魂的失落。”我们可以猜到，这段话的后面是一长串等待着自慰者的不幸与病痛的经典描述。

在预防篇章里，哈夫兰综合了在他以前的医生与教育家的意见：调整饮食；注意孩童的衣着、床垫、床单；留神孩子的动静，让其远离一切可能激发想象的东西；尤其是体育运动，要让孩子多运动，因为这可以让他感到有益的疲乏（等孩子“相当疲乏”后再让他上床）。采用以上措施，就可望防止一种“最可怕的笃定缩短生命并让其充满痛苦的恶习”。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有许多医生写了有关自慰的著作，它们对这种恶习的批评，与哈夫兰的著作一样严厉。此外，也有一些描写自慰的通俗读物，它们以悲惨的声音，反复向人们发出警报。十九世纪后半叶，

雷托医生 (Dr.Retau) 写的一本关于“自我保护”的小册子，花了大量篇幅谈论自慰问题。这本小册子至少再版了八十次，一共印了三十万册。

现在我们来到英国。在英国医生笔下，刺向自慰的投枪一样尖锐。有一位叫莱安的医生 (Dr.Ryan) 认为，自慰会“导致许多可怕的无可救药的疾病”；还有一位叫埃克顿的医生 (Dr.Acton) 则认为顽固不化的自慰者会变成白痴或过早痴呆。他们对自慰的批评，丝毫不比欧洲大陆的医生差。但我们不要忘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医生的特点，就是耻于公开谈论某些无耻行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大概要算弗雷德里克·威廉·法拉尔^①的长篇小说《艾瑞克，或渐渐堕落》(Eric, or Little by Little)。这部小说写了自慰，而且是以让人颤抖的方式写的，可是通篇没有一处出现自慰二字。故事讲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英俊少年被送入中学后，渐渐地染上了恶习。一开始，他犯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但是接连不断地犯，过错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无以复加的大错。法拉尔没有点出是什么，只说“那事”。艾瑞克陷入“那事”，并不是没有得到师长们的郑重警告——校长就曾经在一次严肃的布道中，提到基博罗-哈他瓦 (Kibroth-Hathaavah) ——“淫欲者之墓”。那里埋葬着一些以色列孩子，他们因为淫欲而被永恒的主处死^②。

基博罗-哈他瓦！一个英国少年要在这里死多少回！有多少英俊、诚实、强壮的英国男孩，母亲的心肝宝贝埋在这里！他们苍白的阴魂，那些犯了罪过遭受折磨的年轻同胞的阴影就立在我们面前。他们从万顷波涛，从青草萋萋的土地，从偏远的坟墓，从英国的坟场爬起来，拥在我们周围，因为堕落掏虚了身子而脸色苍白。但愿听我布道的孩子都明白，他们干枯的双手从滚烫的欲望地狱向我们伸出来，是在给我们发警告。那地狱里只找得到羞耻、毁灭、不洁的情感和早熟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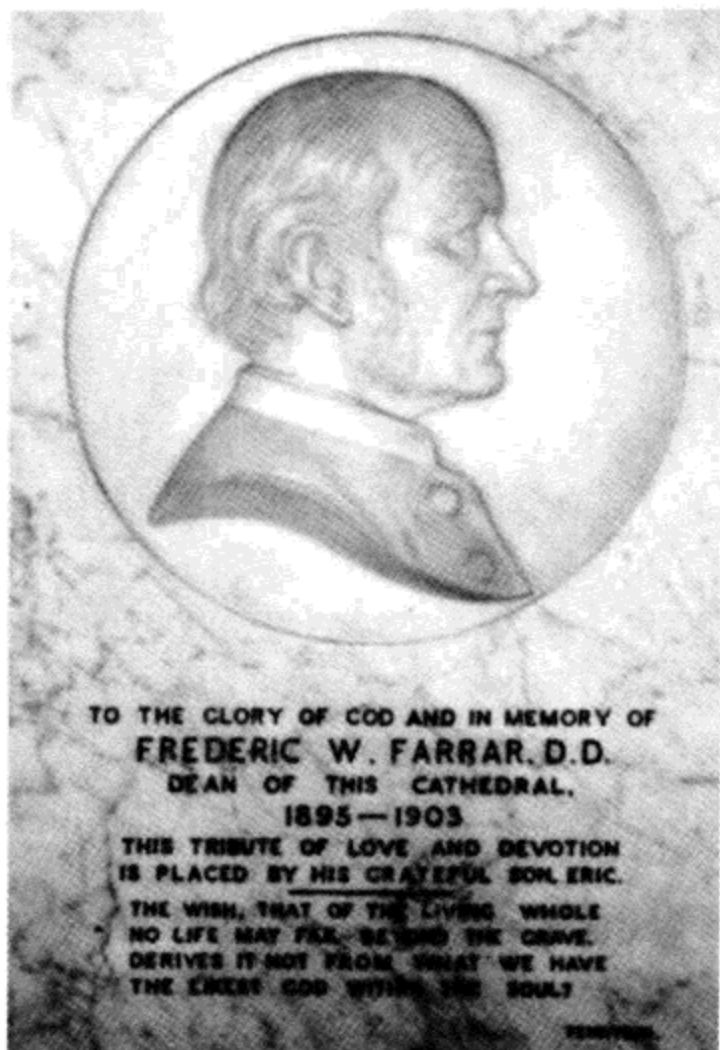
所以，自慰就是死亡。

可怜的艾瑞克并未逃过死亡。尽管他感到悔恨，还是领受了犯下“那事”者躲避不了的命运。

1858年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法拉尔还是哈罗公学 (Collège de Harrow) 的老师。他这个人本身就有十足的代表性。他后来相继当上一所大型学校的校长，西敏寺 (Westminster) 的代主教兼坎特伯雷教区 (Canterbury) 的教长。他于1903年去世，但《艾瑞克，或渐渐堕落》一书仍不断被人阅读与欣赏，再版了三十六次。好几代英国年轻人从中汲取教训。

①Frédé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 英国基督教高级教士，著名青少年文学作家。

②见《圣经·〈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句。



英国青少年文学作家法
拉尔的墓碑

我们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在有关反自慰意念的景观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老欧洲的风光，甚至这些景色更加系统化，更加突出。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对自慰宣战的声音达到了顶点。

1870年的一本书写道：“这种行为给你一生直至死亡所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这些痛苦时时跟随你，不断啃蚀着你……就是当场死掉，也好过自渎。”

另一个作者在1888年写道：“自渎是人类可能犯的最亵渎、最下流、最低级的罪过之一，比最让人恶心的罪过还要坏。犯了这种罪过的人自降身份，变得连最可怜的禽兽也不如……一个觉得自己犯了罪过的孩子，即使望着纯洁的小狗的眼睛，也会感到羞耻。”

但是，医学界的态度比这些言辞激烈的文章更有意义：在十九世纪反对自慰的斗争中，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

在这方面，美国最有名的医生和地位最低微的江湖医生协同作战。美国儿科学之父，首任终身儿科学教授亚伯拉罕·贾柯比（Abraham Jacoby），连三岁婴儿的自慰行为也不放过。

蒂索完全征服了美国，就像征服欧洲一样。

从上面大致描写的状况，我们发现大家对自慰的态度非常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不同的医学流派有时发出稍许不同的声音。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人们比其他地方更重视“自慰性疯狂”与自慰引起的精神疾病。著名的英国心理医生霭理士（Ellis）强调：“自慰这种恶习所引起的大脑衰弱与神经系统紊乱，是致人疯狂的最常见原因。”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亨利·莫德斯利^①也在1868年精确描述了自慰性疯狂的特点。他说，这是“人类衰退的一种可悲景象”。我们在美国也发现了相同的说法。不过比起美国专家，欧洲大陆的专家常常较为保守。比如德国的格利辛格（Griesinger）虽然承认“自慰和任何别的身体或精神堕落一样，常常是引发疯狂的原因”，但他还是认为，不止一个病例证明，自慰并不是疯狂的原因，而是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不过我们要再次强调，不同国家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但整体上的一致仍是引人注目的。

^①Henry Maudsley, 1835—1918, 英国精神分析专家，是创立该学科的先驱者之一。



英国精神分析专家亨利·莫德斯利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医学流派，在有关自慰与疾病关系的问题上，提出过有价值的科学解释。十九世纪的医学仍在吃老本，靠十八世纪留下的遗产过日子，只是给老祖宗的理论添加一些新例子，一些新“病例”。

即使每代人使用的词汇不同，却仍是从蒂索这里获取灵感。他的论点不断被人重复。1801年，当一位医生解释“自慰对健康的损害，要超过正常的交媾”的道理时，引用的仍是蒂索的理论。他解释说：“交媾时精液的损失，在某个意义上从一种实在的愉悦中得到补偿；这种愉悦有助于身体机能的运作，从而使灵魂快乐，使肉体放松。同时，交媾双方会吸收对方渗出的看不见的甘露，这也可以弥补精液的损失。”一个世纪后的1902年，当另一个医生在将交媾与自慰做比较时，再次间接引用的还是蒂索的理论——只不过这次没有使用“甘露”——他写道：“一个值得记住的事实，在正常的交媾中，男女双方的磁场会进行互补。这种磁场的接触在高潮时终止，男女双方会全身发颤，情形就和放电一样；这种接触主要增进交媾双方的生命力。而在自慰者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无法从交媾对方身上获取磁场接触，因此每次重复这种行为，都会使生命力变得衰弱。”从1801年到1902年，人们只是把“甘露”改成了“磁场”。

十九世纪（至少是十九世纪大半叶）的医生，都相信自慰会伤害身体，对这种理论毫不怀疑。为什么要怀疑呢？有那么多医学文献摆在那儿，它们都肯定这种伤害，也有那么多“病例”支持这种说法。由于大家不持怀疑态度，诊断也就简单多了！医生可以轻轻松松地指出某种嗜好，或者某种病态的根源。

我们来听听十九世纪初法国著名外科医生萨巴蒂埃医生（Dr. Sabatier）是怎么说的：

“我见过相当数量的年轻男女，似乎完全缺乏智力，言行无礼，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如果有这种症状的人同时又嗜睡和怠惰，我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认为他们是受了自慰的损害。”

我们再来听听1861年一位英国精神科医师是怎么说的：

“一个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备受关爱的环境下长大、表面上规规矩矩的年轻人，如果精神状态可疑……又有负面的性格特征，如躲避人群、不与人交谈，同时显得面色苍白、呼吸急促、郁闷冷漠，有时又很冲动、暴戾、易怒；如果他们表情阴郁、双手潮湿……那

就有理由认为，这都是那个最伤身体的习惯引起的症状。”

在医学还无法对某些嗜好的根源作出别的肯定而让人信服的解释时，医生又怎么可能不利用这样的诊断来作为医学武器呢？

蒂索之所以被当成科学家，是因为生理学在他的时代还处在童年。他的影响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医学在许多情况下还没有能力废除根据蒂索的著作所作出的诊断，从而作出更准确的诊断。

在与医生有关的方面，我们再补充一个因素，它也许很微小，但并非毫不重要。医生们偏好采用对自慰的这种诊断，可能另有原因——尽管他们不自觉，但这个原因确实对他们，至少对部分医生有影响——这就是，采用这种诊断，大大减轻了他们治愈的包袱：自慰是某种形式的自杀，人们不能强求医生治愈一个寻死的人。这个原因尽管微小，但应有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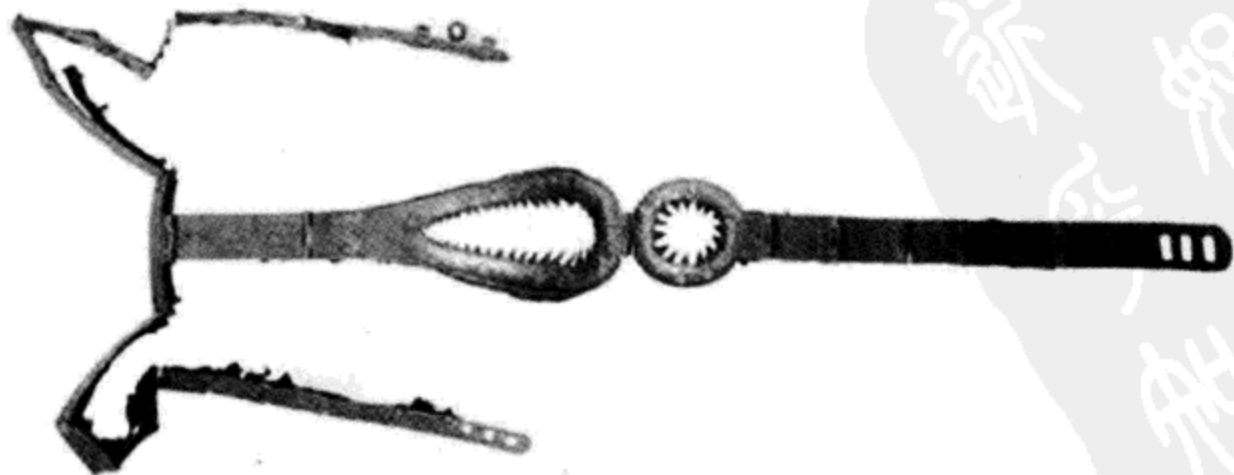
至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医生的问题，但我们也应该想到青少年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一直纠缠着他们的反自慰的念头首先是一种痛苦，有时甚至是非常大的痛苦。

在痛苦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让他们接受的那些手术，或者强迫他们接受的器具。

外科手术是一种终极武器，可以根除男孩女孩的手淫恶习。当某些外科医生提到这些手术时，他们的态度是那样怪异，就像我们现代人看待残忍的性虐待一样，这种态度当然是不正确的。

让我们来看看 1864 年 1 月 13 日巴黎外科医生协会的一场讨论。



夏利耶发明的贞操带

这场讨论是布罗卡,伟大的布罗卡医生(Dr.Broca)发起的,他在会上引述了新近的一次经验。

他说:“近来我有机会做了一个相当异常的手术,我力图使它具有治疗学上的意义,从这点看,它就更不寻常……患者是一个求偶狂,我给她做了锁阴术。

“病人是一个五岁幼女,在染上这种要命恶习前相当聪明。她这种恶习由来已久,用尽方法都无法根除。母亲不断监视,给她配戴夏利耶(Charrière)先生发明的贞操带,都没有效果。不过我们知道,这种贞操带对男孩比较有效,它可以将阴茎完全锁在金属罩中。至于这个小女孩,因为身形瘦小,而且身体极为柔软,可以将脚趾伸进贞操带的硬盒和大腿之间来施行自慰。

“她的记忆力和智力受到损害,经常间歇性失神。我的同僚,萨尔佩特里埃尔医院(Salpêtrière)的莫罗医生(Dr.Moreau)给她诊过病,曾考虑切除阴蒂。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想到有人曾采用阻断阴蒂神经的方法,但效果并不可靠,而且留下的刀口有可能使自慰复发。此外,切除阴蒂是破坏性手术,对生殖器官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对一个有可能治愈的小女孩来说,这种手术也太过极端。于是我就冒出给她做锁阴术的念头。



防止男孩自慰的金属罩

“12月31日我为这个孩子动手术……我将一定厚度的阴唇上部或者外部以金属线缝起，并在下部留下一个比小指头还小的出口，让尿液和未来的经血得以流出。如今刀口已经完全愈合，阴蒂被厚实柔软的外阴唇包住，无法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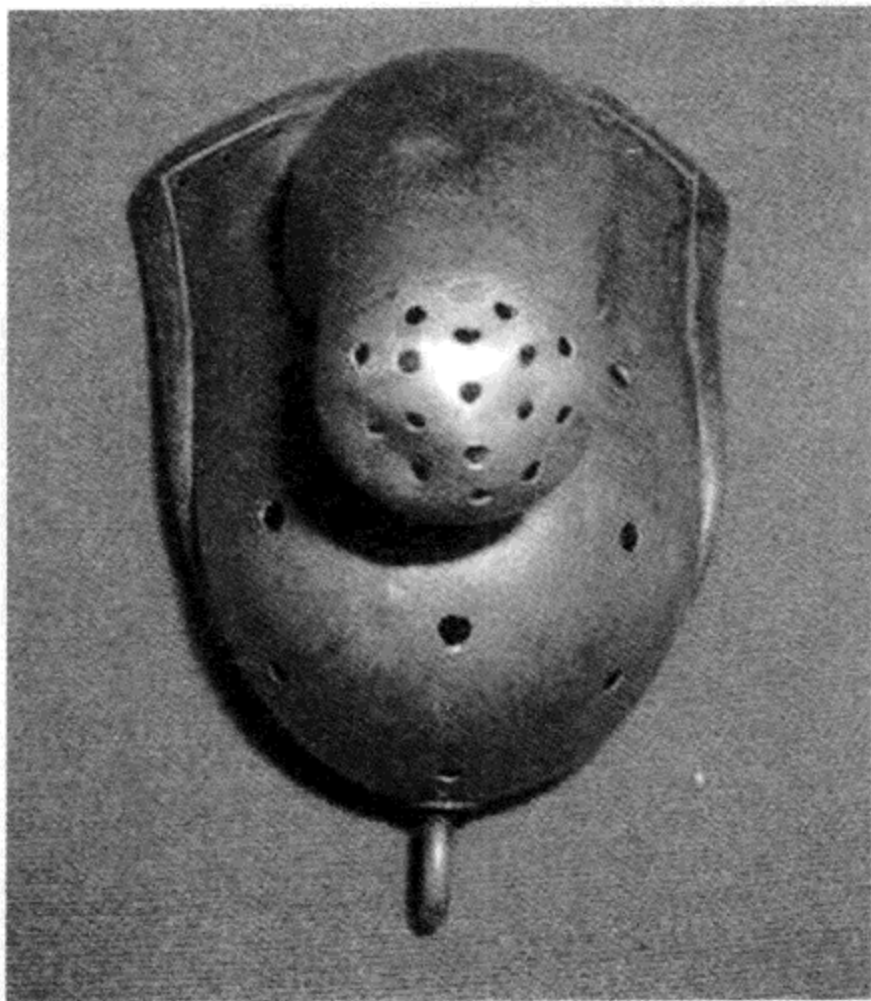
“我打算继续采用其他疗法（如积极监视、使用贞操带等等），只将锁阴术当做一项重要的辅助手段。”

莫莱尔-拉瓦雷医生（Dr. Morel Lavallée）不相信布罗卡的办法。他说：“我担心这种手术达不到期望的效果。那个孩子可以隔着缝合的阴唇来自慰。”

德吉兹医生（Dr. Deguise）也说：

“我承认，我与莫莱尔-拉瓦雷医生持有相同的担心。那个孩子会用这种那种方法继续她的恶习……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法医治了。

“不过我还是治愈过一例，患者是个自慰的男孩。我要问布罗卡医生为什么不采取阴部烧灼术。我用此法获得了成功。整整一年，我不管孩子的苦苦哀求，以近乎残酷的坚持，烧灼男孩的尿道，让他始终觉得疼痛，根本不可能去触碰。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他



防止男孩自慰的金属罩

感谢我当初的坚持。”

里舍医生 (Dr.Richet) 说：“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自慰的冲动是由外阴，特别是阴蒂引起的。但是我与史托尔兹 (Stolz) 先生及一些别的观察者意见相同，认为整个生殖器官都可以产生自慰的冲动。我在行医实践中见过一个病例，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一位二十七岁的良家女子，为了摆脱自慰恶习而到圣路易医院 (L'Hopital Saint Louis) 求诊，希望通过手术根除抵挡不住的自慰冲动。她的健康受到全面损害，身体很瘦。我为她做了阴蒂全切手术……有几个月时间，病人似乎痊愈了……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乡。

“可是一年后，她再次来到我的医院。她的阴道与宫颈产生经常性的刺激 (这是病人的用词)，迫使她触摸宫颈。八个月以来……做了种种治疗，但都无法消除这种刺激。因为阴蒂切除后，生殖器官深部生出了自慰的刺激。这个挫折似乎证明了我先前表述的观点。”

盖尔桑医生 (Dr.Guersant) 说：“我治疗自慰的尝试一般都失败了。然而有三次曾让病人中止了这种恶习。对于男孩，我做的是包皮紧缩术 (盖尔桑指的是包紧包皮的手术)，此外，还将伤口包扎时间延长为六周至八周。至于小女孩，我则施行阴蒂切除与烧灼术。大家可以想见，这些手术尤其会产生一种道德作用，让孩子们生出有益的恐惧。”

医生们也讨论了某些药物的效果，比如溴化钾。格兰医生 (Dr.Guèrin) 指出：“这些药物都可以中断或阻止阴茎勃起，但无法消除欲望。有一次，我为一个城里的病人施行了阴蒂全切术，仍然无法熄灭自慰的欲火。”

布罗卡最后回答大家的质疑：尽管对他的手术提出了这么多批评，他还是抱有“成功的希望”。他认为，他的锁阴术将会产生良好的疗效：“同行们认为我隔离阴蒂的手术只是幻想，对此我不敢苟同。包隔阴蒂的阴唇超过半公分，只有在完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让病人触碰到阴蒂，一般情况下，它完全阻止了持续自慰的行为，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布罗卡作结论：“我在此并不是将锁阴术与阴蒂切除术视为平行的两种办法。锁阴术只是一时隔离，将来还可以拆除隔离，恢复阴蒂的功能。至于阴蒂切除术，则是完全摘除了这个快感中枢。此外，还没有一种用在所有病人身上都成功的方法，但每种方法都有成功或至少部分成功的例子，要视病家状况、某些条件来确定手术方法。因此我认为里舍

先生给病人施行阴蒂切除术是确实有效的。”

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当时的外科医生为根除自慰所施行的种种手术：布罗卡为小女孩施行的锁阴术，更多地施行在男孩身上，如 1876 年大不列颠的耶洛里斯医生（Dr.Yellowlees）便声明他曾成功地为男孩子施行这种手术，说病人在接受这种手术时的“懊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 1892 年说，这种手术也可以用金属夹夹住包皮来代替。另外，紧缩包皮口也是另一个可以禁止阴茎勃起的方法。阴蒂切除术虽然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方法，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做了这种手术（耶洛里斯医生在 1892 年曾表示，虽然总有一些医生支持这种方法，但至少在大不列颠，人们认为它效果不佳，不能令人满意）。尿道烧灼术虽然疼痛，但有些人说它有效。

除了这些手术，我们还要提到一些防自慰的器材装备。其中有些做得非常精致，不仅用来防止自慰，也用来防止夜遗。1887 年，弥尔顿医生（Dr.Milton）推荐数种阴茎环，这些环带有尖刺，如果阴茎勃起便会产生刺痛。他还提供了一种连接电铃的阴茎环设计图，只要阴茎勃起就会响铃。这种装置不像刺环会造成疼痛，但缺点是价格昂贵：一个要卖



穿束缚衣的女子

五英镑，相当于一百二十五个金法郎。

复杂的器材装备、多种多样的手术，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可悲亦可笑的画面。可悲，是因为我们想到病家的痛苦。但这不应该给我们遮掩一个深层的现实：人们很少求助于这些方法，尽管这是因为价格太贵。十九世纪的人在遭受自慰或者夜遗困扰时，多半还是采用比较简单、而且孩子遭受的疼痛较轻的方法。1851年，阿克顿医生（Dr. Acton）提到“一般人的习惯做法，是把双手捆起来，或者穿束缚衣”。“习惯做法”，这是个重要表述。虽然我们仍要弄清楚这是哪个阶层的习惯做法，但我们从阿克顿的话里知道，至少在大不列颠，人们经常采用这些做法。

从接受的肉体治疗来看，十九世纪的孩子有时感受了某种痛苦。但是他们最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与之相比只不过是小小的痛苦。

1787年法国的阿莱医生（Dr. Hallé）对此作了杰出的观察：“多疑的人在生病、虚弱时，会在想象中把自己的痛苦扩大；如果你给一个刚开始虚弱的人看一个油尽灯灭的人的可怕画像，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枯竭、濒临死亡。我们不止一次发现，孩子们读了蒂索先生的大作之后，变得非常忧郁，我们本是要阻止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结果反让他们更快地走上那条道路。”

1812年，在评论蒂索先生再版的大作时，阿莱医生再次发表了他的意见，并且发出了警告：“出版这部专著虽有一些良好作用，却有一点害处，而且危害不止一次，每个稍有经验的医生都遇过数起：有些年轻人阅读这部专著后，心里生出浓愁重忧，甚至有人因此而开始憎恶自己，认为自己的人生完全被毁了，宁愿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在悔恨中偷生、在耻辱中衰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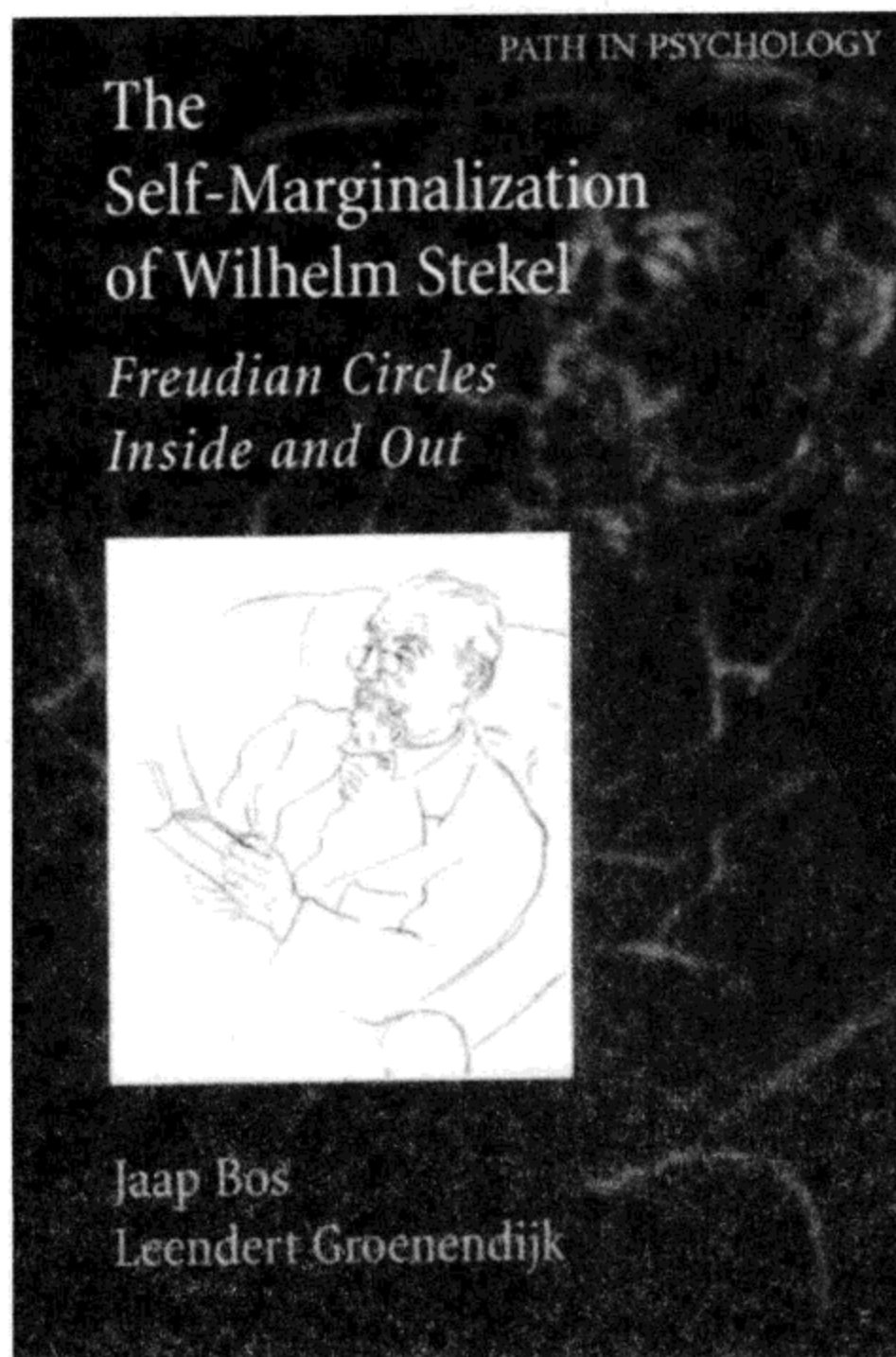
年轻人感到焦虑与羞耻。感到焦虑，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会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觉得羞耻、厌恶自己、有负罪感，是因为被灌输了自己的行为是可怕恶习的观念，而且还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作了努力，却无法摆脱恶习。

在十九世纪，有些人大概听从了阿莱医生这样的警告，但从大体上说，人们还是忠于蒂索的教训，想方设法令孩子恐惧。1844年，德布雷纳医生在解释应该怎样治疗自慰者时，说道：“必须以身名狼藉、奇耻大辱、身败名裂来威胁他们，并用最痛苦、最严重、最耻辱的疾病，以

及早死和永久的惩罚来吓唬他们。”德布雷纳医生说，必须使用“恐惧机器”。代斯居莱医生（Dr.Descuret）也说要“以严厉口吻警告孩子”，“用最严重的疾病、最痛苦的手术，甚至用早死来激发他的恐惧想象，虽然他的恶习还不至于造成早死”。德韦医生在其大著《家庭卫生》（Hygiène des familles）中也强调，有时有必要激发“恐惧感”（用的还是同样的字眼）。他写道：“人们有时发现，在让年轻人明白经常触弄下部容易形成溃烂之后，他们停止了自慰恶习。这种威胁虽然说到底只是迷信，却能够在人的精神上留下强烈的有益的印象。”

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才在一些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著作里读到阿莱医生那样的见解。

1906年奥古斯特·福雷（Auguste Forel）写道（只不过他说的是成人，不是孩童）：“有些自慰者一边叹息，一边深切自责，怪这种恶习毒害并且毁坏了他们的生活。乍一看来，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在医生和熟人面前哀诉，绝望地扭曲着身体，哭求大家救命。他们把自己看做生活被毁的可怜罪人……他们都读过拉默特医生的《自我保护》，或



维也纳精神分析家斯特
克尔的著作封面

PDF
PDG

者其他耸人听闻只会让人恐惧的著作……这些可怜虫以为自己完蛋了，伤心欲绝的表情真让人同情。”

维也纳学派最优秀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斯特克尔（Stekel）稍后也观察到：“自慰者用千百个发誓、祷告和承诺把自己束缚起来。他们总是下决心绝不再犯，这是最后一次，但不管发多少次誓、做多少承诺，他们总是旧病复发，本性不改。因为挫折带来的道德上的不适，会自动地使人产生强烈的消沉情绪。加上一些吓唬人的书籍，以及师长、父母、家庭医生的劝告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些劝告比自慰本身的坏处更大。它们在自慰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在性欲高潮过后，它们变成了指责，使人消沉沮丧。在有经验的医生看来，这种消沉沮丧几近神经衰弱。”

1909年，另一位维也纳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对外宣称，他认为“青春期的自杀企图，几乎都与无法克服自慰的恶习有关，自杀者打算通过结束生命，来结束这种恶习”。多年以后，美国的金赛^①指出，这个说法的确可以解释一些自杀企图。

在有关自慰者的焦虑和精神痛苦方面，在阿莱医生和二十世纪初的

① Kinsey, 1894—1956, 美国性学大师、生物学家、动物学与昆虫学教授，所著《金赛性学报告》在学界引起轰动。



美国性学大师金赛

著作者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在此期间没有著作来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当然不时有著作提到这个问题）。人们之所以并不探究青少年所感受的恐惧、羞耻，以及因这种恐惧和羞耻而感受的痛苦，难道不正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恐惧与羞耻对于他们是极为有益的吗？从精神分析上说，这正是当时的主导氛围。

在十九世纪，这种精神折磨才是孩子们最大最现实的痛苦，它们要比生理上的治疗痛苦得多。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除了身心两方面，青少年还要遭受第三个方面的折磨：心理暗示，尤其是自我暗示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方面，斯特克尔的说法显然有点以偏概全：“如果自慰者认为自己受了损害，如果自慰者读过描述自慰坏处的书，如果他受过医生或教育工作者的错误教导，那么每次自慰之后，负罪感便会引出种种症状，人们一般将这些症状归于自慰。”因此，自慰的真正损害很可能来自“焦虑的自我暗示的表现”。

不必强调自我暗示在有些病人身上的威力。它可以治愈疾病，也可以引发疾病。这方面已经得到很多可靠的医学观察报告的肯定。根据这些观察报告，人们可以作出过得去的解释。大概我们应该从中找到巫术盛行年代的钥匙。当时的魔法、巫术很可能损害了一些人：那些人通过自我暗示，以为自己确实患了什么疾病。中世纪的巫术与十九世纪的反自慰顽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幸的自慰者得知自己因为自慰而患有疾病，可他又常常无法摆脱恶习，因此在他看起来，也就和自我暗示的受害者一般无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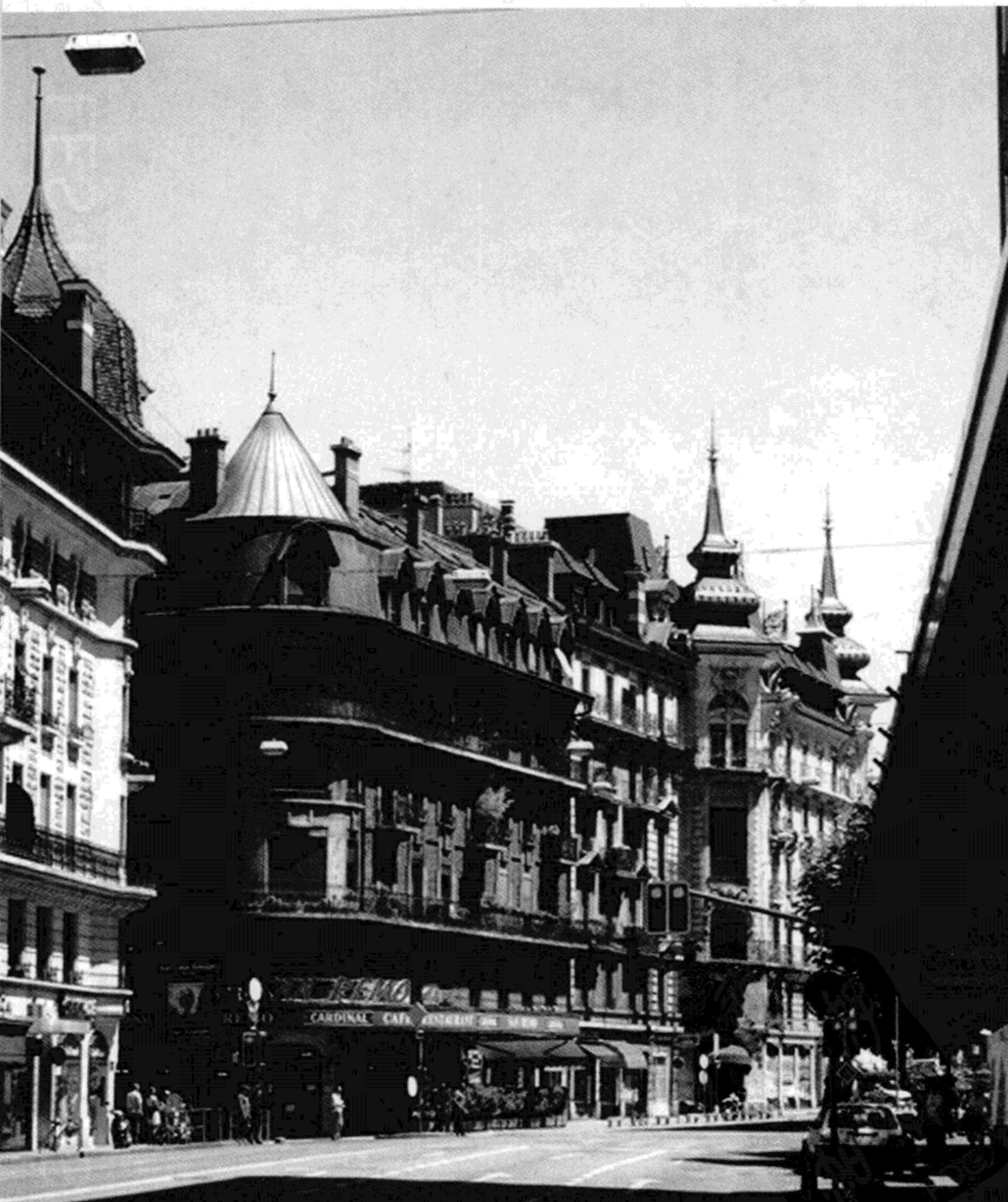
在十九世纪，这种自我暗示的作用有多大，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成了众多谜团中的一个，我们还无法解开。

再说，我们涉及的主题整体上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了知识的光亮，但我们碰到了巨大的黑暗地带，这个地带目前无法穿越，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可穿越。我们所能够作出的一些观察，提出的一些问题，适用于哪些社会阶层呢？我们描述的现象能够一直深入到哪一层社会呢？我们在第一章结尾已经提出这些让人不安的问题。我们在此只能再次提出这些问题，然后倾听作为回答的一片静默。我们只能忍受这种极为无知的状态，在精神史与思想史中，这种状态要远甚于任何其他方面的历史。

LES PREMIERES EBRANLEMENTS

DE LA FOI

第八章
信仰的最初动摇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日内瓦

直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认为自慰会损害身体的观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诚然，不同的作者对于伤害的评估各有不同，但对于它会造成损害这点，大家却是认识一致，所见相同，毫无异议。

有时，一篇文章读下来，人们想象会碰到不同的见解，但是作者总是很快地回到了共同信仰的直线上。1826年，乔尔吉特医生（Dr. Georget）在一部医学辞典的“自慰”条中，对我们这么说：“大部分作者，尤其是蒂索，在阐述自慰问题时，普遍夸大了它的不良后果，将普通的影响形容成最严重的损害，其实只能在极少数人身上观察到这种损害。”这个开头看起来似有独特见解，但到后面似乎又回到了普遍的观念。在乔尔吉特医生看来，夸大的危险，在于自慰者在自己身上没有发现人们所称的可怕症状，便以为并不严重，从而“继续沉溺于恶习”。同样，只要儿女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做父母的便沉浸在“虚假的安全感里面，放松了对孩子的看管”，其实孩子们“非常需要严密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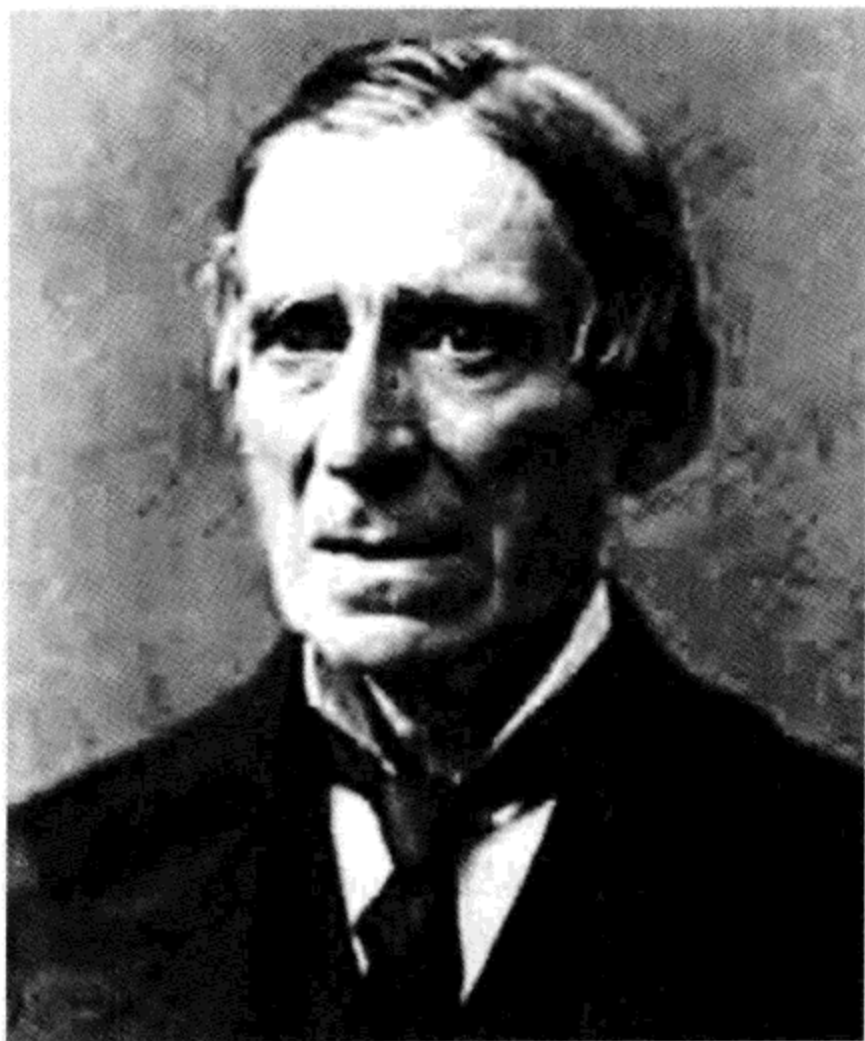
乔尔吉特医生列出了自慰损害逐步加重的梯度表：第一阶段，自慰者普遍变瘦、精神倦怠、无心工作、胸口窒闷、头痛胃痛。发展下去，症状加重，便进入第二阶段：身体全面衰弱、智力衰退，甚至昏厥等等。最后，自慰过了度，就会到达最严重的地步，濒临死亡。大家看得很清楚，乔尔吉特并不是一个有不同见解的人。

头一批真正有不同见解的人，要到1875年至1881年才出现。詹姆斯·帕吉特爵士^①、夏尔·莫里亚克^②和儒勒·克里斯蒂安（Jules Christian，十九世纪法国闻名遐迩的精神科医生）三人就是在此期间相继登场亮相的。

詹姆斯·帕吉特爵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名医。他既熟悉内科，又擅长外科，身兼医生、教授与学者三职，闻名遐迩。帕吉特骨炎就是

^①Sir James Paget, 1814—1899, 英国名医，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

^②Charles Mauriac, 十九世纪法国性病名医，曾发现梅毒的结节性红斑。



英国名医詹姆斯·帕吉特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描述这种病的人。在英国，他到达荣耀的巅峰：既是牛津大学的副训导长，又是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

1875年，帕吉特在一本学术讲座文稿集里，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因疑病症的评论。这不像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而更像是一番亲切的劝说。帕吉特用质朴、随和的笔调，评述了一两个引人议论的事实。

读他的著作的人一般是医生。他们对他说：“你们在自己的病人中，会遇到一些将主要病症归因于自慰的人。我认为你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们，自慰对身体的影响，就和同样频率、同等健康状况、同样年龄和场合的交媾一样，既不会好，也不会差。是啊，在某些青少年身上，自慰过多可能引致身体虚弱。但是同样频繁地性交也会引出同样的结果。负面的影响主要在于过度的量，而不在于方式。”帕吉特还说：“我看到过度的性行为 and 过度的自慰带来一样多的不良后果，但从未见过偶尔的自慰会带来与偶尔的性交不同的后果。”

帕吉特为人很有道德，也极为虔诚，否则维多利亚女王不会请他当御医。他补充说：“对于一种让人如此恶心的行为，一种不洁的行为，一种为上帝所禁止、为人类所不齿的行为，我真希望能够多说一些坏



御医帕吉特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

处，可是我说不出来。”

此外，在道德方面，帕吉特对非法性行为或者“私通”持非常严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带来了一份宝贵的见证，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对医生们说：“某些病人来向你们诉苦，说他们的性问题，就是希望你们建议他们私通。”帕吉特说：“如果我开出这样的医方，那我也可以建议他们去说谎，或者强奸。”我们再说一句，这段话是很宝贵的见证：病人一方面诉苦，将疾病归因于自慰，另一方面却希望医生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来点私通对他们会有好处。当然有些医生会持这种看法。我们只要想到托尔斯泰所写的那些文字，便会明白这点。

在讲座文稿的后段，帕吉特仍然转到自慰问题上，不过这一次是探讨自慰与精神错乱的关系。他强调，疯人院住满了病人，人们说他们是因为自慰或过度性交而发疯的。他认为这个解释不大可信。许多病人大概有自慰的习惯，不过他们是因为精神错乱而自慰，而不是因为自慰才精神错乱。

帕吉特对我们说的话里面，并无重大的科学论证，也并没吁求我们去探索医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有的不过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一位精神独立的人所发表的感言，他从容地、平常地宣称——不过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国王没穿衣服”。

莫里亚克医生在他的时代不能与帕吉特相提并论，不过他的名字也与一个医学发现绑在一起：梅毒的结节性红斑。他于1880年首次描述了这种病症。确实，他是巴黎医院的医生，是一位性病专家，是杰出的梅毒研究者，他的专著十分重要。

1877年，莫里亚克为雅库德(Jaccoud)主编的《新编实用医学与外科学辞典》(Nouveau Dictionnaire de médecine et de chirurgie pratiques)撰写了《自慰与性交过度》一文。他并未把这篇四十五页长的文章算在他的为数不少的学术专著里(四年后，他列出了《夏尔·莫里亚克医生著作与科研目录》，详细分析了他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但只是稍微提到这篇文章)；不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自己的方式，即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的方式，划出了一个时代。

莫里亚克在不止一个方面依然受到传统的束缚，他和前人一样描述了自慰的有害后果，不过在某些节点上，他也能够奋力挣脱传统的束

缚。他有三大创新之处：

1. 他揭露了这个领域里充斥着夸大之风，缺乏批评。他写道：“人们几乎将疾病分类学上的所有疾病都算到性交过度的账上。既然人们不去劳神费力分析造成人体单纯或复杂病理状况的原因，也不问引发的原因是什么，是远是近，而将人体的混乱失调归罪于自慰或其他反自然行为就比作什么结论都容易。诚然，在所有疾病初起时，遇到像自慰这样的行为并不难，因为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恶习，几乎每个人在自慰频发期（即童年）多少都自慰过。但是把这种行为看做所有疾病的起因，显然超出了合理的推论所允许的范围。”

因此必须“不断提醒读者提防那些夸大之处，因为所有关于自慰的著作都有这种现象”。莫里亚克说：那些著述描述了一些不寻常的病例，“有时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就算不引人发笑，它们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甚至蒂索本人也没有逃过莫里亚克的批评。“可敬的蒂索在他讲述的那些病人面前，总是‘颤抖’，或者‘被恐惧、厌恶或同情攫住了’。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会陷入做作，所做的学术研究令人生疑。”

2. 在莫里亚克看来，在许多自慰病例中，人们都将疾病与自慰的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自慰远不是疾病的原因，常常是疾病的结果”，“应该把自慰看做某些先天或后患的疾病状态的表现……一种先于它，高于它的疾病状态的表现”。莫里亚克列举精神错乱为例，认为它更可能是自慰的原因而非结果。还有癫痫^①，还有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痴呆，人们更能肯定地说，这些病症是“自慰的原因，而绝非结果”。

① “这里，我认为它和精神错乱及其他所有神经疾病一样，常常是自慰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3. 无论如何，莫里亚克给一系列相关疾病与不适找准了位置，人们原来认为自慰是引发这些疾病与不适的原因，他认为这是错误的。“痉挛、抽搐、瘫痪，有人说都是自慰引起的，这样说是不是太容易了一点？”其实，这些病痛几乎都是由歇斯底里引起的。至于视力衰弱与失明，也是由歇斯底里造成的吗？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自慰大概不是其原因。那么听力衰弱呢？“听力衰退和许多疾病一样，免不了归咎于自慰。这也是病因学上的一种庸俗说法。”尿道不畅呢？“排尿困难、尿频、尿胀、排尿或射精断断续续，以及尿道、膀胱或肾脏肿胀发炎等问题，和其他毛病一样，经常被用来威胁不幸的自慰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像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一样，要不厌其烦地指出：有明显的夸大之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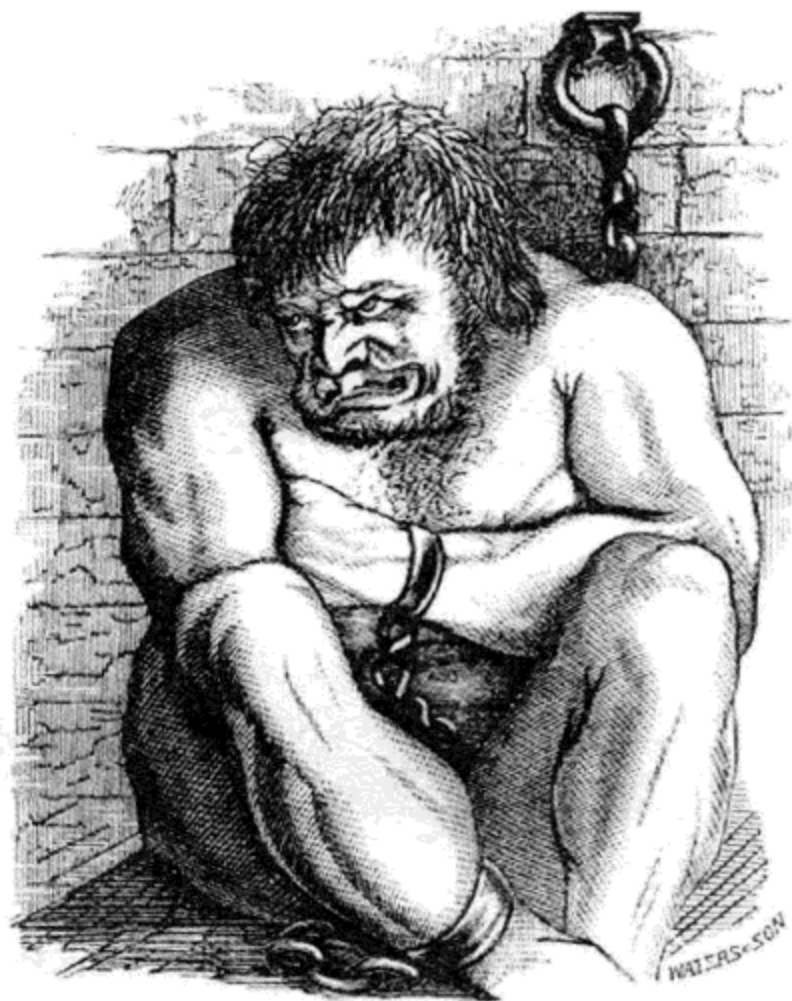


FIG. 71.—THE MANIAC.

十九世纪初有人认为自慰会导致疯狂，因此要将自慰者手脚铐锁起来

莫里亚克和帕吉特虽然看似互不相识，却都有自由独立的眼光。

这样的眼光，我们也可以在儒勒·克里斯蒂安身上找到。克里斯蒂安是在故乡阿尔萨斯（Alsace）开始职业生涯的，从1879年以来就在夏朗东（Charenton）医院执业，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精神科医生。1881年，克里斯蒂安为德尚布尔（Dechambre）主编的《医学百科词典》（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es sciences medicales）撰写“自慰”条目。

这一次，克里斯蒂安直接批评了蒂索及其专著：“我们不需要说明，该书不仅对大众而且对当时的医生产生了影响……由于是用一种宣布式的风格写成的……《论俄南之罪》这部专著就具有一种让人发笑的夸张。作者的用心与良好意愿虽然可敬（我们已经引述过这一段，不过在此需要再次引用），但其收集一些最不相干的事例的幼稚却让我们惊愕。他虽然有抵抗自慰的热情，却完全失去了批判精神。”不过在其它地方，克里斯蒂安还是称蒂索为“最好的朋友”。

他接着说：“不过，奇怪的是，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任何人涉及这个主题，几乎都必然夸大事实，制造灰暗情景，把疾病普遍化。其实它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高的频率。”

“的确，”克里斯蒂安强调说，“一说到自慰的后果，人们的想象力就无限发挥起来。读到最严肃的作者所采写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实，我们都以为是在做梦。”

克里斯蒂安概述蒂索所描绘的自慰后果：“蒂索所描绘的情形是那样经常地被人引述，即使最严谨的作者也概莫能外，结果人们都信以为真了。

“但是我斗胆在此声明：二十多年来我所见过的病人，不论是在医院、疯人院，还是在我本人和我的朋友的私人诊所，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没有一个像他所描述的那样。”

一如帕吉特，克里斯蒂安说出了关键的话：“我观察过了，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莫里亚克也部分说出了这句话。克里斯蒂安接着说：

“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自慰没有害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从道德观点来看，自慰是一种反自然的恶习，一种反人性的恶行，怎么谴责也不过分。但是作为医生，我不得不承认，它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会对健康造成损害。我们不应该害怕承认这点，而且我认为，说出事实有益无害：自慰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行为，几乎无人可以吹嘘自己完全与之无关，因此很容易将其归入一种相当平常的疾病。但是，这个病因学问题就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走近仔细研究，它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走近仔细研究，它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句话可圈可点地表现了批判精神的运用。克里斯蒂安走近仔细观察，作出如下推理：

“人们注意到，被归咎于自慰和性交过度的疾病，尤其是神经疾病（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痴呆疑病症、精神错乱等），是以身体全面衰弱、健康下降为特征的疾病。但这么做几乎都没有足够的根据……常常令人存疑。一个年轻人自慰，变成疯子，在认定自慰是致狂原因之前，应该先问一问，自慰这种行为是不是由早已存在的大脑刺激所造成的。这里有一位痴呆病人：每次性交或自慰时，痴呆的发作就更加严重，频率也加快。我们能否下结论，这种痴呆乃是由性交过度引起的？将自慰或性交视为次要的、附属的原因，认为它不过使原有的症状变得更为严重，不也说得过去吗？我在上面提到的来我诊所求诊的那位疯男孩，只是在发疯时才自慰。麻痹性痴呆初期出现的性兴奋，只不过是该疾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大家看得明白，一种严肃的批评将给我研究起因的作用带来多大限制。”

然而克里斯蒂安还是认为，在某些病人身上，自慰确实表现得危险：它对幼童有危险；对青少年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成人自慰过度，也有危险。在克里斯蒂安那里，传统观念虽然遭受了严重打击，却没有被完全抹掉。

让我们把对帕吉特下的结论再对他下一遍：克里斯蒂安的意见并非出自任何医学观察，也不是出自任何新的科学理论，只是一个优秀的，不受任何偏见左右的，善于思考推理的观察者二十多年的观察结晶。

在德国，我们可以从一部著名的经典的词典里，发现有关自慰的传统观念的动摇，这部词典就是《梅耶交谈词典》(Meyers Konversations Lexikon)。

1866年，该词典第二版的“自慰”条目十分严峻，虽然认为自慰在生理上的后果经常被人夸大，但还是指出了沉迷自慰恶习的孩童通常出现的一些症状，如消瘦、脸色苍白、精神倦怠、容易忧郁等等。此外，条目补充说，不可否认，自慰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身体衰弱与精神疾病。

在该词典1877年的第三版中，这个条目没有改动。

不过到了1896年的第四版，出现了重大改动。自慰孩童那些令人不安的症状不是“通常”，而只是“可能”出现了。1866年与1877年版那些“不可否认的严重后果”干脆就删掉了。条目反而强调在某些精神病的病例中，自慰只应被视为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显然对自慰吹起了一股新风。

德国《梅耶交谈词典》



除了一般文章和报告，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特殊病例研究中发现观念的演变。

遗精是最容易归因于自慰的疾病之一。夏尔·拉赛格(Charles Lasègue)在去世后一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遗精的论文里说(文字重现了他说话的风格):

“这是个故事，一个总是同样的故事。一个年纪尚轻的男子——四十岁——来向你求诊。他觉得羞耻、脸红，很是苦恼。他告诉你他为遗精所困扰，每周、每月或每年一次、两次、三次。夜里做梦，觉得床单湿湿的；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疲惫、虚弱。他觉得光线扎眼。然后他又脸红了——他是个害羞的人——他指责自己那些寄宿生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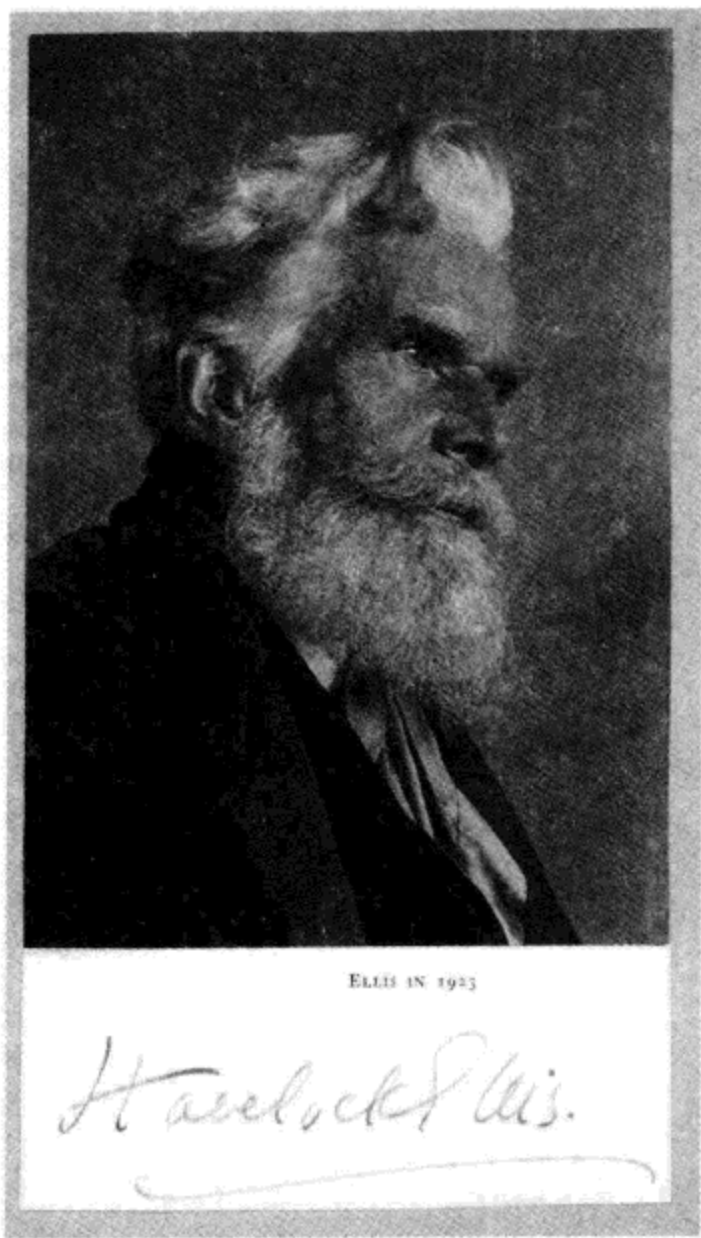
“唉，自慰、遗精、疲惫……这些字眼并无共义。它们只表示了一个事实，就是健康状况不佳，而遗精则是由这种状况引起的。不要人云亦云，跟着人家跑。须知自慰者众多，但遗精者则少得多。因此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在另一篇于同年发表的论文中，拉赛格在谈到精神错乱时宣称，根据他“长期的经验”(这的确是他偏好的领域之一)，“自慰是脑神经疾病的症状之一，根本不存在所谓自慰引起的疯狂”。

十九世纪末，精神病学家们的研究一般都朝与拉赛格相同的方向开展。他们抛弃了自慰引起疯狂的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就意味着精神病学家们承认了以前的错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伟大的亨利·莫德斯利(Henry Maudsley)还是最坚定的自慰引起疯狂的支持者，到了1895年，在新版《精神病理学》(Pathology of Mind)中，他却完全改变了调子。他写道：“我们永远无法肯定，自慰究竟是疯狂的原因还是结果。”

有人很清楚地指出，莫德斯利，还有一些通常是专家的其他人转变观念，并不是得益于任何新发现或者新科学理论。我们在此又见到了一种思考，就是帕吉特、莫里亚克或者克里斯蒂安已经启发我们作过的思考。事实还是与从前一样，只是推论的方式变了。一旦有人指出“国王没穿衣服”这个事实，就意味着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稳固的基础，人们就开始发现国王赤裸着身体的事实。

如果我们停留在十九世纪末，在新观念与新倾向方面还有个人也值得一提。他也属于一个新的种类——即所谓的“性学家”。此人就是哈



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

① Havelock Ellis, 1859—1939, 英国著名性医学家、性心理学家。

夫洛克·霭理士^①。

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著作《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在当时引起公愤。霭理士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他首先是个文献学家)研究性问题, 确实是指望能够尽量客观地描述他所研究的现象。他并不回避最为棘手的问题。他不肯当一个道学家, 显得不知羞耻, 缺乏道德精神, 这点引起公众反感。

《性心理研究》的第一卷研究的是性倒错, 于1897年在英国出版。霭理士在书中描述同性恋, 却并不加以指责, 反而抱持着理解的态度, 因为他首先力图理解其本质。当时正是奥斯卡·王尔德^②因同性恋案受审不久, 该书的出版受到了一些司法起诉, 但奇怪的是, 这些起诉书控告的不是作者而是一个发行商。在司法机关看来, 该书是一部淫秽作品。

出于自然的谨慎, 霭理士没有把该书的后几卷安排在英国出版。1899年, 该书第二卷在美国费城出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 因为霭理士将书名题为《自我-色情》(Auto-erotisme)。

② Oscar Wilde, 1856—1900, 英国著名诗人、作家及戏剧家, 英国文学史上唯美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

首先，霍理士用很长篇幅叙述自慰是个多么广泛的行为。他旁征博引，用从各种文献中采录的例证来支持他的观点。从某个意义上说这就像写人种志，在论述自慰方面是个相当新颖的方法。

蒂索遭到他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蒂索及其门徒“要为许多事情负责：那么多医生的误诊，这些误诊通过传统甚至传到了当代；那些毫无顾忌的顽固派手中的大棒；成千上万无辜亦无知的青年默默地忍受的痛苦、悔恨及恐惧……近四十年来，多亏许多杰出医生的努力……我们才渐渐破除了这些迷信与谬论。如今人们倾向于将自慰视为一种正常行为”。

霍理士提到了一张惊人的疾病名单，那是一张“没完没了”的单子，上面列出的，都是起因归于自慰的疾病。这些病痛确实表现在自慰者身上，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其中有好些可以被视



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

为自慰的结果，是因为肌体不健康才引起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非常谨慎，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慰不仅可以在一个健康正常的人身上引起轻微的身体机能紊乱，还可以引出更严重的，只有在过度情况下才会引起的后果。

霭理士检视了一些被认为是由自慰引起的最严重疾病，并且每次都举引一些医生的意见。在十九世纪末，这些医生在自慰引起疾病的问题上撼动了古老的观念。比如在自慰引发疯狂的问题上，他就引用了克洛格医生（Kellogg）的意见。克洛格在1897年写道：“如果照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自慰会引起疯狂，那么全人类早就精神失常了。”

“一般性的结论，”霭理士说，“是我们看到，有节制的自慰对健康人并不会造成严重损害。”



德国著名作家莫利兹

然而他承认，自慰过度可能有危险，尤其对那些生理机能已不健全的人更是如此。“就像谚语常说的，自慰过度的影响，可能像一根点燃的火柴，就看你是把它扔在海水里，还是扔到火药上。”

一提到自慰过度，霭理士就保持了严肃的口吻：

“任何自慰过度都会损害皮肤，影响消化和循环，造成头痛和神经痛。就和过于频繁的性交或春梦一样，自慰过度也可能带来神经的全面衰弱。最严重，相对来说最经常的后果，就是出现各种症状的神经衰弱（在这一点上，霭理士和前人一样，都认为自慰可能致病）。毫无疑问，从希波克拉底以来的古人都认为性交过度可能造成脊髓病变，认为自慰会引发疯狂，之所以存在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无法诊断出这些都是神经衰弱所造成的。”

看得出来，霭理士的观点和某些精神病学家一样，认为疯狂并不是由自慰造成的。但他们认为某种形式的神经官能症是由自慰造成的。

不过在霭理士看来，自慰只有在过度时才会引发这些疾病。

不过这位性学家走得更远。我们明白，正是在那上面，他才引起了公愤。

——他乐于举出一些名人与公众人物自慰的例子，如莫利兹^①、勒奴^②、让-雅克·卢梭、歌德（稍有疑问）、果戈里^③等人。不过霭理士认为，从表面看来，自慰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伟大作品。这些例子“充分证明，即使是名流显贵也会自慰”。

① Moritz, 1757—1793, 德国著名作家。

② Lenau, 1802—1850, 奥地利著名诗人。

③ Gogol, 1809—1852, 俄罗斯著名作家。

——霭理士强调，自慰可以使人放松，有静心安神之效。他说：“我的看法和一位医生的相同，那位医生认为‘自慰和性交应该被归入典型的静心安神疗法’。人们喜欢自慰，主要是希望得到这种静心安神的效果。”霭理士写道：“我认为，对于早已过了害羞年龄，并且过着贞洁生活的正常人来说，如果自慰不能带来身心的放松，他们是不会自慰的。”

——最后，在人们，尤其是许多当代人看来，霭理士很有胆量，没有把自慰视为恶习。霭理士只是将这种行为归入“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承认这些现象的不可避免，是我们文明生活长期束缚的结果。”而且它不单是文明生活的结果，从人体组织的层面而言，还是性冲动本身的结果。“只要我们以宽容的眼光看待自我色

166 情，它就不再会以某种堕落的形式，而是以每种动物生命力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面貌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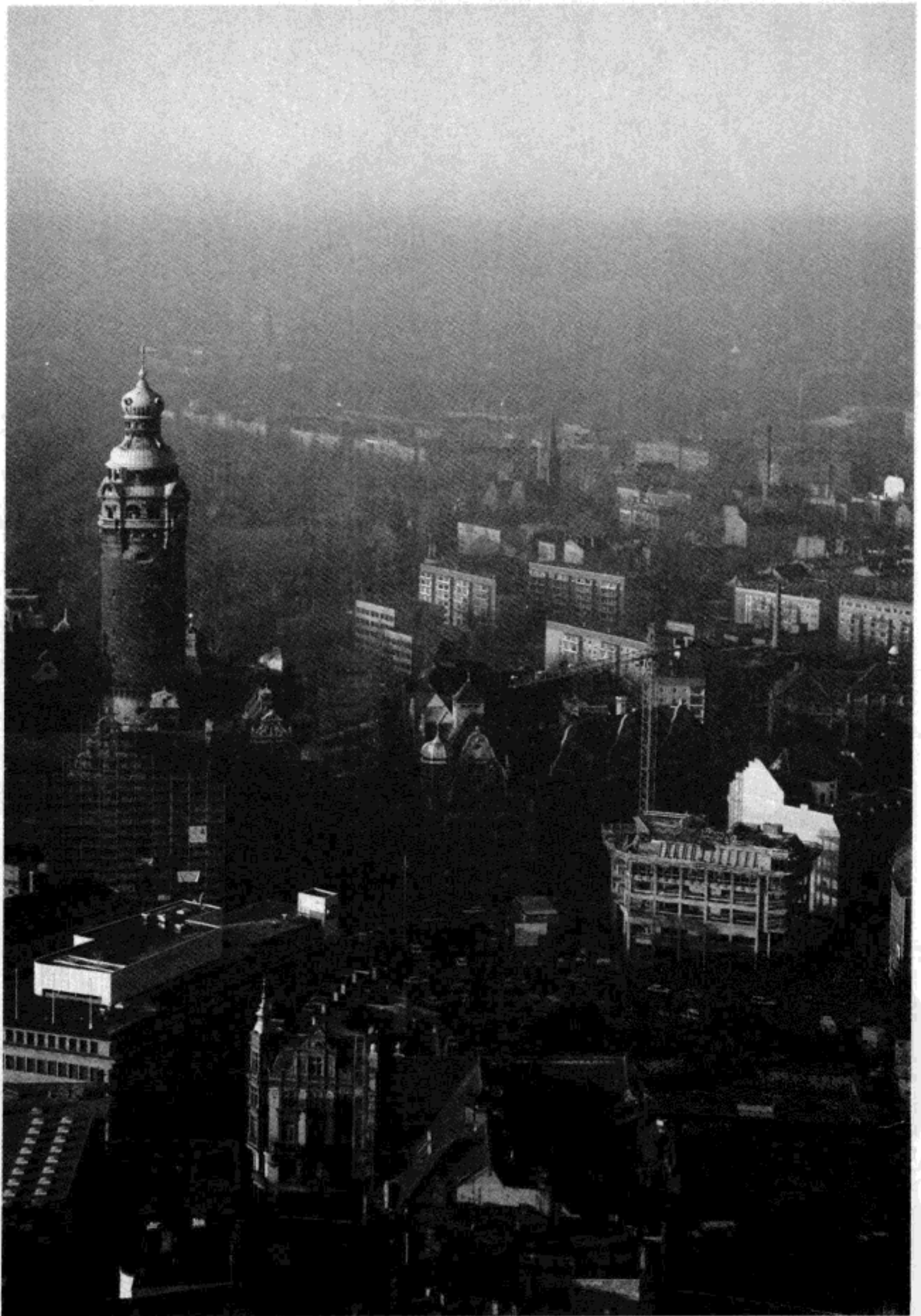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和传统观念相比，这些看法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霍理士相当高寿，活到 1939 年才去世，亲眼看到了他的许多观念被世人接受，甚至变成常识的事实。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算得上前卫人物，只是先锋派的代表。如果观察当时的主流群体，我们会注意到，传统观念依旧保持着强大阵容。接下来我们就要阐述这点。



LA TRADITION RESISTE

第九章
负隅顽抗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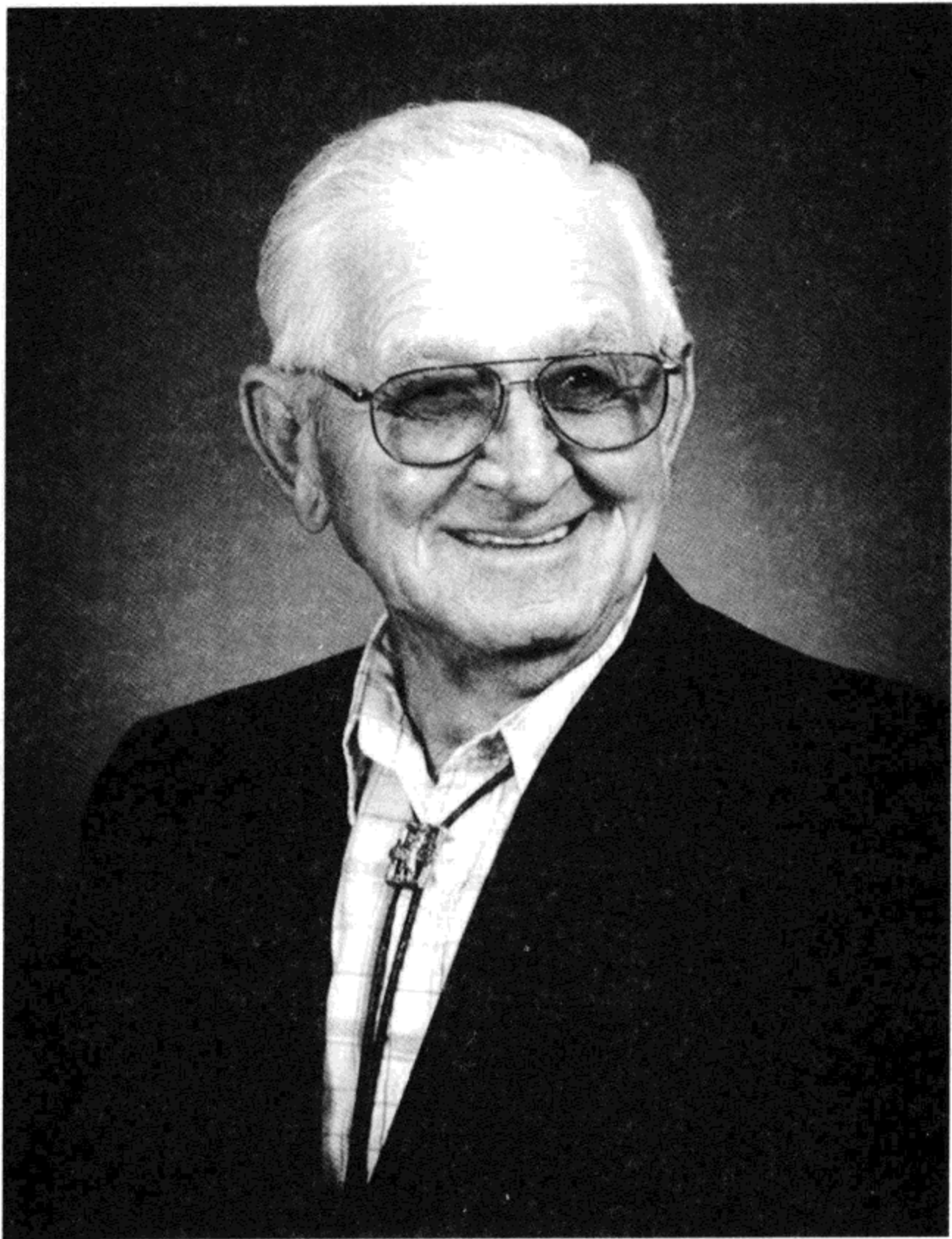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莱比锡

1899年，即霭理士的《自我色情》出版之年，一个名叫赫尔曼·罗尔德（Hermann Rohleder）的德国医生也出版了一部名叫《自慰——医生与教育工作者读本》（Die Masturbation Eine Monographie für Aerzte und padagogen）的书。罗尔德把自慰视为一种恶习，但他不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从科学角度来探讨自慰问题。在他看来，自慰的害处虽然经常被夸大，但这些后果，尤其是长期自慰之后，确是应该提防的。罗尔德认为自慰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特别严重。他声称，在有限的条件下，蒂索的某些描述得到了验证。此外，由于自慰在道德上会产生极坏影响，人们更应该努力与之斗争。罗尔德建议如果必要，夜里不妨缚住孩子的双手。

这部专著议论详尽，厚达三百三十七页，我们就不做更多的分析了。我们只对此书作一个结论：在1899年，仍然有一个专家，一个拥有科学权威的专家，来把自慰当作一种真实的危险予以揭露。当我们提到一种负隅顽抗的传统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少数抱残守缺者的行为。这也是一些学者的作为。学者中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在继续捍卫传统观念。

在二十世纪初，我们可以去欧洲与美国再走一圈，就和我们前面所走过的一样。我们会碰到一些学者，他们依然非常忠于传统。在瑞典，该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安东·尼斯特洛姆（Anton Nystrom）非常肯定地说：“自慰的恶习很有危险性，通常会造成身心损害。”在瑞士，特别受尊敬的科学家奥古斯特·福莱尔（Auguste Forel）认为，自慰“这种可憎的习惯令孩童倦怠无力、萎靡不振、觉得耻辱……影响其吸收营养和消化，并且有可能导致性变态和性无能”。在大不列颠，在世纪之交已经十分有名、后来又攀职业巅峰的亨利·莫里斯^①在其专著《生殖与泌尿器官的损害与疾病》（Injuries and diseases of the genital and urinary organs）中，认为孩童自慰会引起一些疾病，他所说的这些疾病，大多是传统观

^① Henry Morris, 1889—1961, 英国名医。



英国名医亨利·莫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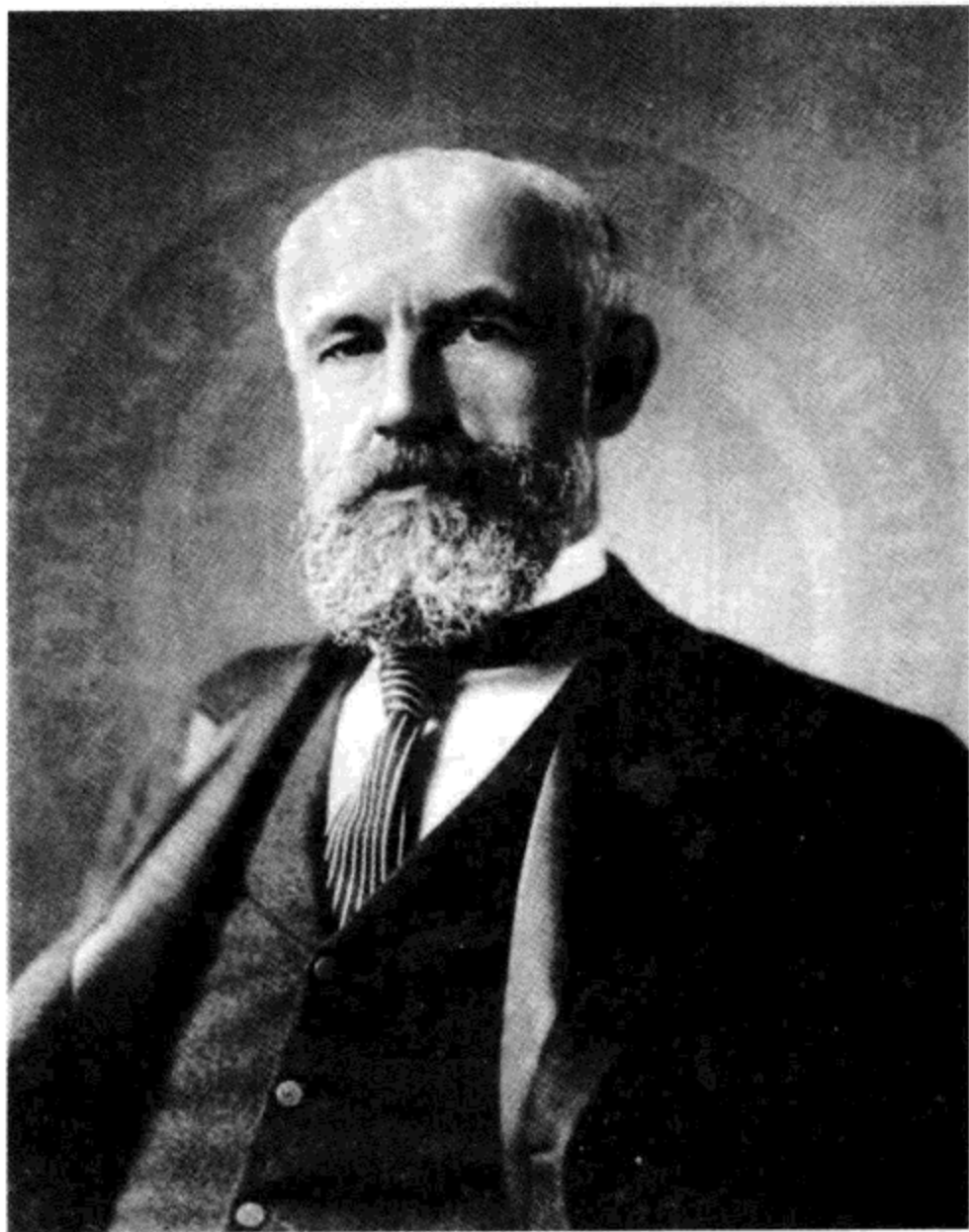
念所认定的那些疾病：比如孩童会“未老先衰”，“早现老态”。在美国，二十世纪初儿童心理学不可否认的权威斯丹利·霍尔^①也认为，自慰会使人“过早出现衰老与虚弱的生理征兆”。

诚然，在那个时代，科学界的人士只要提笔，总会强调指出某些前代作者的夸大之处。不过，这并不妨碍诸如罗尔德、尼斯特洛姆、福莱尔、莫里斯或者斯丹利·霍尔那样的学者坚守大部分古老的观念。

上面我们在环游欧美时，没有经过奥地利。不过我们本来可以在维也纳停一停，把那里的一位重要人士补进我们的名单：那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②。的确，在自慰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所持的立场不如说是在保守派方面。这件事说来奇怪，也很少为人所知。

① Stanley Hall, 1844—1924,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② Sigmund Freud, 1856—1939,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丹利·霍尔

团结在弗洛伊德周围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对自慰问题极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1910年至1912年间，在著名的周三晚聚会上，这群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家针对自慰主题进行了两个系列的专题讨论，第一个系列专题讨论于1910年5月和6月期间举行，开了三次讨论会；第二个系列在1911年11月到1912年4月举行，开了九次讨论会。

这些会议的纪要写得清清楚楚。它们显示出与会者之间的分歧有多大。首先，分歧存在于从精神分析学层面对自慰这个现象的定义。学者们的理解各不同。这种争论在后面几代精神分析学家那里仍在进行，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点上如果要细加叙述，也许要做一个专门的报告，而且阐述的内容非常广泛，可能会让我们远离主题，因此在此就省过不提了。其次，这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对于自慰是否有害也有分歧。许多人——显然占多数——认为自慰无害，或几乎无害。但是弗洛伊德个人在这一点上显得严厉得多。在他看来，自慰可能有害，他提出以下三点理由：



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

1. 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慰可能引起神经紊乱，特别是神经衰弱。弗洛伊德认为其原因并不是自慰者对“罪错”的恐惧而引起的焦虑不安，而是因为身体机能遭到自慰损害，从而使自慰者患上神经官能症。尽管弗洛伊德承认这中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他提到“一种不知名的身体机能，性满足过度或者不适当都在其中起作用”），但还是坚持自慰与神经衰弱有关。

2. 仍在生理方面，自慰可能导致“正常的性能力衰弱”。弗洛伊德提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医学经验，他说，凭这些经验，他不能排除自慰“会导致性能力持久衰弱的后果”。

3. 自慰对精神的损害“最为严重”，而且比肉体损害更“广泛，更明显”。弗洛伊德列举这些损害：

——避免借助外界，独自实现欲望的满足，这种做法造成性格的改变。

——放弃与他人联系，自慰的满足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使得个人与社会对立。

——幻想生活对现实生活的优势，这种优势对许多其他机能构成样板。

——个人被想象宠坏，对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现实生活提出过分要求。

——个人不可避免地无法忍受生活，尤其是夫妻生活对性生活的规范。

——“自慰行为这个事实”等同于“在各方面维持儿童状态”。弗洛伊德强调：“自慰造成的精神损害，主要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冲突与排斥加入进来时，这一点就构成了心理神经形成的基础。”

——最后，“性生活全面堕落，因为这种行为可以轻易方便地带来性满足，也不大需要社会尊重。于是自慰者变得无法与自己喜爱且尊重的人发生性关系，只与他们轻视的人性交”。

显然，对自慰的诉状理由充足。

然而，弗洛伊德有所让步，说自慰除了害处之外，也有某些好处。它可以“带来性满足，消除可能致病的性压力”。同时，“它也避免了感染的危险”。不过弗洛伊德也赞赏性地特别指出，自慰具有人们所称的“缺点的美德”。自慰造成性能力衰退，乍一看来这可能是个坏处。但是这种衰退也意味着性能力的攻击性也跟着衰退，这就对社会生活有益。这有助于人们按照现代文明的要求，保持性欲的节制。对于性能力强旺的人来说，保持这方面的贞洁是很难的。

尽管有这些积极方面，弗洛伊德对自慰的看法，主要还是认为它有害。因此，在这个领域，我们很难将这位维也纳的学术大师归入接受自由观念的一派。

然而，必须指出，就是在精神分析学界，掌握未来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斯特克尔^①——他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讨论会上的主要对手，也是自慰无害论的主要持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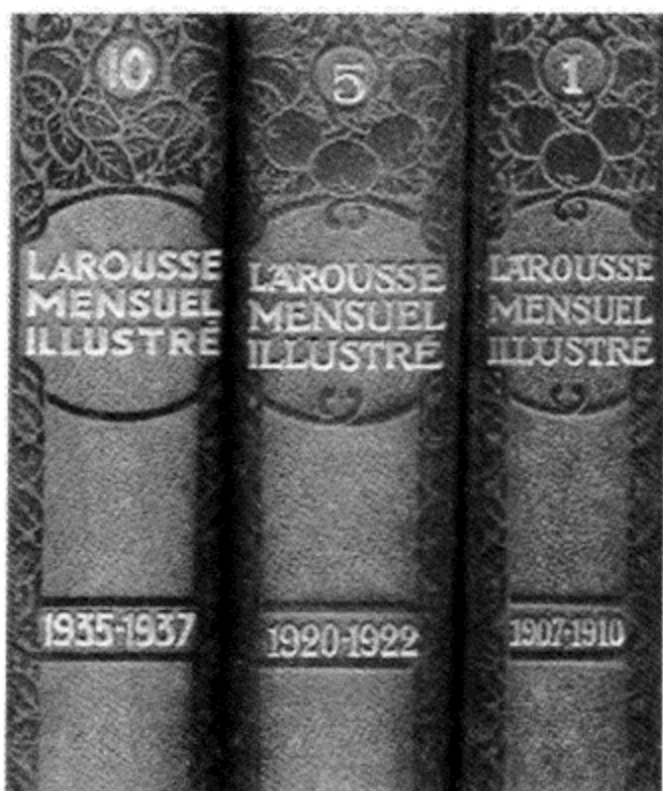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我们谈论的都是学术界的情况，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一般

^① Wilhelm Stekel, 1868—1940, 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

人，维持传统的态度显然更加明确。

在法国，从1880年到1914年，一些医生和科学界人士仍然表现得激进而热烈，他们都是传统观念的支持者。在这里我们仅举出其中一些代表人物：朗加德医生（Dr.Rengade）在1881年写道：“可怜家伙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不停地刺激自己，以达到欣快的痉挛，之后就只剩下疲惫，而且很快双眼发黑，两眼无神、凹陷，嘴唇松垮，鼻子扯长，脸颊削瘦，一副猴子模样；他因为羞耻而垂下头，驼着背，四肢如柴；这些都还是掏虚了身体的前兆，紧跟着还会有肺癆、癲癩、歇斯底里、痴呆、疯狂、脊髓炎等更严重的症状出现。”阿雷克西·克莱尔（Alexis Clerc）在1885年说自慰是“可耻的习惯”，“病势日渐严重的疯狂”，如有必要，应该对病人实施锁阴术或阴蒂切除术。从1883年到1896年，加尔尼埃医生（Dr.Garnier）在他九个版次的《论手淫》（Onanisme）中说自慰是“痛苦、残疾与悔恨的深渊，耽于这种恶习的人，都有可能跌入这个深渊”。莫南医生（Dr.Monin）在1890年说：“神经衰竭、心因性神经衰弱、脊髓炎和脊髓癆这些疾病都是由自慰引起的。”1905年，苏尔布雷医生（Dr.Surbled）出版专著《孤独之恶》（Vice solitaire），该书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自慰的后果，女性比男性严重。1912年，加尔蒂埃-布瓦西埃尔医生（Dr.Galtier-Boissière）在其著作《插图本拉罗斯医学辞典》（Larousse medical illustré）中说自慰会引起“身体全面衰弱、记忆力与智力衰退，精神迟纯”。

《插图本拉罗斯医学辞典》中的释文大概是传统负隅顽抗的典型信号。它对自慰者家长的建议仍和从前一样：“持续监视，防止孩子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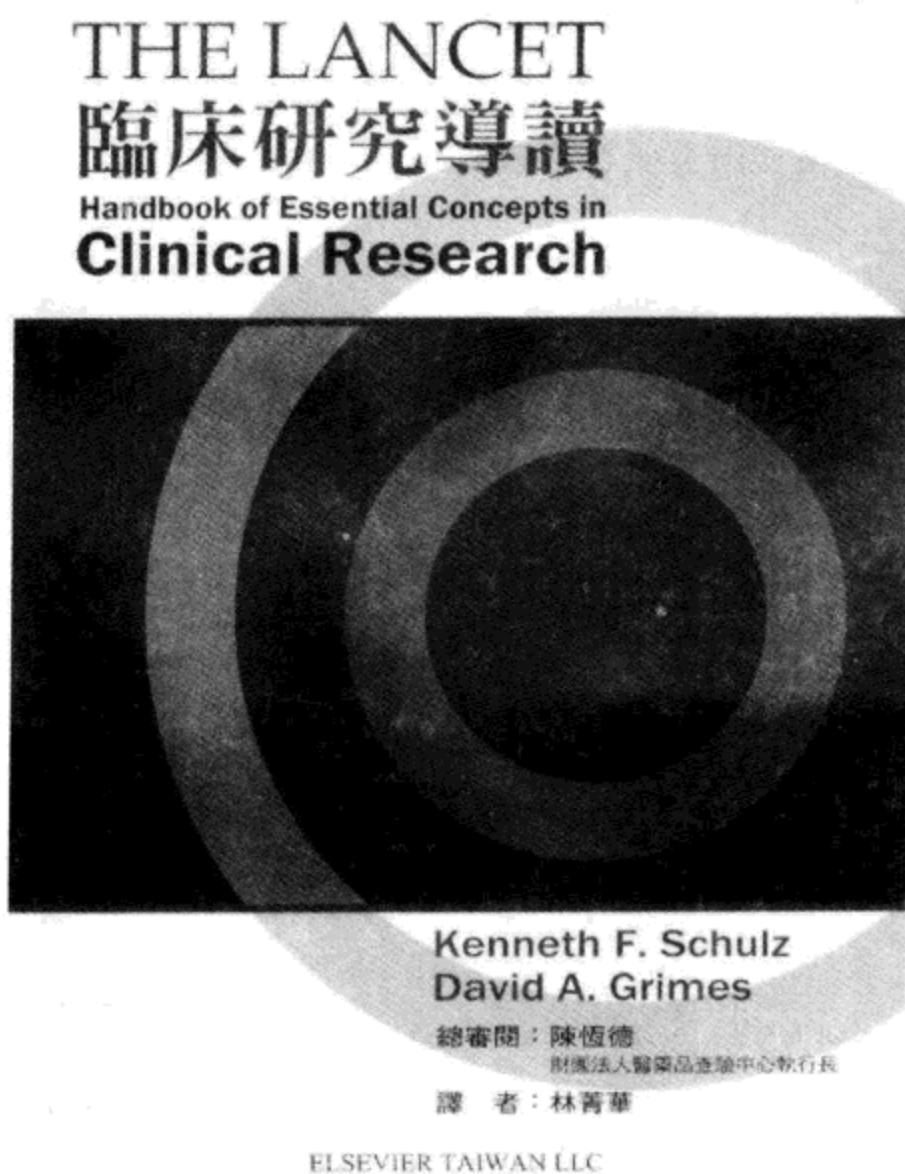
法国《插图本拉罗斯医学辞典》



犯，注意孩子在家的行为，注意孩子阅读的书籍。”释文还附有防止自慰的贞操带插图，并作说明：“可能相当有用的器材。”我们再次提醒读者诸君，这是在1912年。

虽然在上述人名当中，有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医生，他们，尤其是苏尔布雷大夫，旗帜鲜明地反对自慰。但是这些人并不全是教会的人，远远不是：如阿雷克西·克莱尔就属于左派，甚至是极左派。我们也不知道《插图本拉罗斯医学辞典》与教会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在反对自慰的战争中，二十世纪的法国左派与右派，就如十九世纪一样携手并进。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德国也和法国一样，出现了一批给人印象深刻的反自慰医学著作。反过来在英国，维持传统观念的现象却不那么明显，一般人不大会谈论这个话题，大概是这个话题触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羞耻心。1901年，当哈夫洛克·霭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出版时，《柳叶刀》(The Lancet)这份严肃出版物甚至表示，这样的书应该严格限定在医生与法律界人士范围，不能公开贩卖：因为这是一本非常危险



的读物。这样的精神状态显然让英国出版界无法出版更多的相关书籍。但是，“没有出版”，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对这个问题比较宽容。

此外，我们应该知道，医生、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比他们所写的文字重要。我们尤其应该从这方面进入，来努力勾勒出真实情形。

直到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一般医生显然都非常保守。一位掌握了大量资料的美国专家在1916年写道：在自慰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医生”还是持有传统观念。他明确说，我每个月至少要接待一位病人，他们患有神经或者精神疾病，被家庭医生判定为是自慰引起的。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在费城一家大医院，每周还在举行一次“自慰讲座”，向医科大学生介绍患上各种怪病或不知名疾病的病人，认为他们都是由于自慰而染上的疾病。

有些医生使用威胁来逼迫孩子戒除恶习，例如在孩子面前亮出一把大刀子或一把剪刀，并恐吓孩子，如果他再玩弄生殖器官，就要给它动手术，甚至要“剪掉它”。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1908年德国医生布洛克（I.Block）就表示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方法。1878年，安德烈·纪德^①才八岁，家庭医生就用这种精神疗法来恐吓他。当时安德烈·纪德这个小学生被学校赶了出来，因为他有“不良习惯”。布鲁雅戴尔医生

① André Gide, 1869—1951, 法国著名作家, 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

(Dr.Brouardel)把他叫来，向他出示了“治疗有他那种毛病的小孩需要使用的器材”。纪德描述说：“他皱着眉头，眼光滴溜溜地转，一直盯着我不放，他的肘子后面，离他的扶手椅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套图阿雷柳叶刀。”1893年，布雷蒙医生（Dr.Bremond）也提到了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拿起最锋利的手术刀，在耽于自慰的孩子眼前晃动，要他们放弃这种恶习。我吓唬他们说，他们要是执迷不悟，屡教不改，我就要用这把刀来给他们做手术了。”

当然，除了上述方法，还有许多别的治疗手段，比如捆住孩子的双手。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年轻的朱利安·布朗（Julian Blanc）寄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市民家里。因为被怀疑“自摸”，医生开的处方是夜里把他的双手绑在床上。小男孩就这样被绑了好几个星期。

如果我们说捆绑孩子双手还是二十世纪初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那未免有点夸大。但是同样性质的建议，以及人们列举的治疗有效的例子，在当时仍然为数不少。一个苏格兰女人回忆说，二十世纪初她还是个小女孩，家人有时绑住她的双手，绑得那么紧，把手腕都勒出了一条条斑痕，钢琴老师问她是怎么回事。

在这方面，教育工作者觉得自己负有特别的责任。法国世俗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之一儒勒·帕约（Jules Payot）在其于1893年出版的《意志教育》中，对自慰行为做了严肃的论述。该书直到1914年都很畅销，甚至在1914年后还再版多次。在帕约看来，自慰是一种“可耻的罪过”，一种“过错”，只能带来“下流的快乐”，虽然它的“危害”比其他形式的堕落来得隐讳，但造成的“破坏”却“一样可怕”。按照传统建议制订的疗法，是让孩子疲惫，有益的疲惫；并且不要赖床。帕约针对的主要是年轻的大学生：“必须严格规定他们的睡眠时间，只在疲惫时上床，醒来就起床；必须避免太柔软舒适的床垫，以免赖床。如果我们的意志不够坚定，做不到一醒来就起床，那就应该不惜花钱请人，要他不管我们的抗议，强迫我们起床。”最好是走路带来的疲倦。年轻人“应该每天晚上出去散步，一边考虑明天的工作，一边行走，走累了就上床睡觉”。

教师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方面的重大责任上。我们来看看两本来自比利时的教材：第一本由夏尔罗阿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de Charleroi）的朗日雷博士主编，于1916年出版，1922年再版。朗日雷博士是一位坚定的不信教人士。在他看来，“自慰会引致各种悲惨后果

(抑郁、注意力丧失、阳痿，等等)；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监视，防止有人染上这种可怕恶习”。第二本初版于1928年，1936年再版，是卢森堡省(Province de Luxembourg)教师进修用的讲座文稿。两本教材有一个同样的口号：“怎么监视都不为过。”我们手上这本是1936年版，作者隆里博士(Dr.Lomry)还在写文章，阐述自慰“在智力、道德和身体上造成的损害”，他说这些损害“不仅很多，而且严重得很”：“我知道有所学校，自慰行为特别普遍。三十多个学生中，就有十二个染上了肺结核；其中五个死亡，另外七个则演化为胸膜炎。”1936年，在卢森堡这样一个稍稍偏远的乡野省份，仍然立着吓唬鸟儿的稻草人。

毫无疑问，寄宿学校是严守监视命令最久的地方。曾在瓦洛尼(Wallonie)天主教学校寄宿的一个人回忆说，在1943年到1944年他在学校寄宿期间，老师们“只在谴责自慰的时候，才会明白地讲述性方面的事情”。“对于自慰行为，不宽容，也不宽恕。”

根据种种迹象，在另一个也算得上教育机构的团体——童子军里面，自慰同样长期被当做特别严重的问题来对待。的确，在童子军里留



童子军专家巴登-鲍威尔

下了显著影响的巴登 - 鲍威尔 (Baden-Powell) 在这个问题上曾宣扬一些简单有效的观念。他撰有基础读物《男孩的童子军教育》，在该书1914年版的《禁欲》一章中，有这样的文字：

“烟酒可以诱惑某些人，但诱惑不了所有人。然而有一种诱惑，你们几乎所有人肯定都将面临，只不过此时彼时，希望你们要小心提防……”

“我们学校里管它叫‘脏事儿’，这是能够给它取的最好的名称。”

“烟酒赌博是大人的恶习，因此有些男孩子会受到诱惑。但是这种‘脏事儿’却不是人类的恶习；人们只是瞧不起做这种事的人。”

“有些男孩，像那些开始吸烟的人一样，以为讲或听痞故事很有派、有男子汉气概，但这只不过表明，他们是些小傻瓜。在听了这些痞故事以后，或者读了下流书籍、看了色情图片以后，没有脑子的男孩很可能会受到自读的诱惑。这对他是极为严重的事，因为这会变成一种习惯，很快就会毁掉他的健康和生活的快乐。他的身心都会衰弱，最后常常要进疯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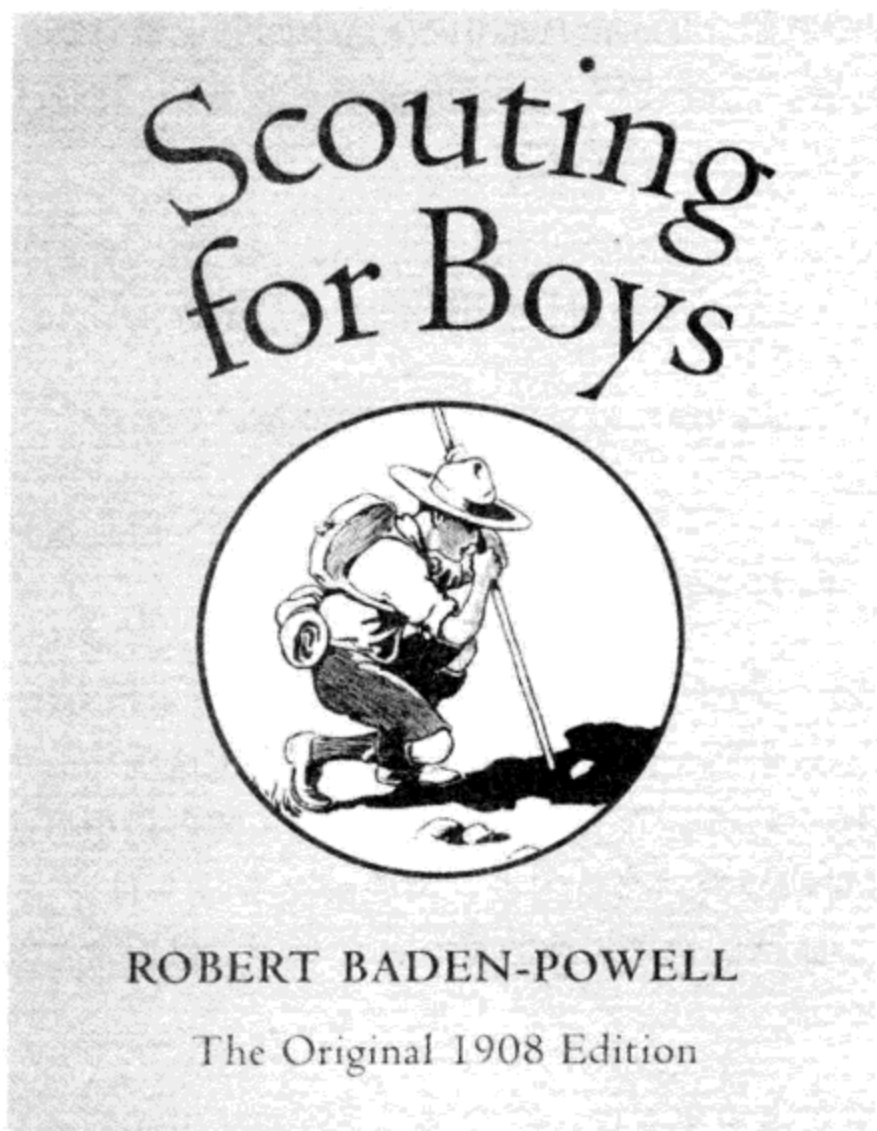
“自慰的欲望有时也是由消化不良、饮食过多或者便秘引起的。治疗方法就是避免这样，立刻洗冷水浴，或者做诸如甩臂、击拳的上身运动。第一次你们可能觉得很难抗拒诱惑，但只要做过一次，以后就容易多了。”

“如果你们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不要埋在心里，去找你们的老师，跟他说说这个问题。那么一切就会好转。”

巴登 - 鲍威尔说得清楚圆满，无可指摘。《男孩的童子军教育》后来重印了好多次，长销不衰。在1939年的法译本里，还可以读到同样的训导。

1922年，巴登 - 鲍威尔出版了《高年级童子军的成功之路》。在书中他对那些年龄较大的童子军训话时，表达了更加严厉的思想。这篇训话文章的篇名也不叫《禁欲》了，而是改为《精液是传宗接代的神圣储备》。

他写道：你们不要屈服于诱惑，因为你们如果屈服，“就会使你们的精液失去部分繁殖强壮后代的机会。你们浪费像存款一样储存在身体里的精液，而不是保留它们，等它们成熟后来繁殖子嗣。自慰的普遍后



重印多次的《男孩的童子军教育》

果是损害你们的身心健康；如果没有自慰，你们到一定年龄，就会发育出强健的体格与健全的智力”。

因此，我们再说一次，在童子军这个机构里，反自慰斗争长期留驻在议事日程上。

在医生与教育工作者之后，我们来看看孩子的父母亲是如何看待自慰的。

医生群体的演进是那样缓慢，做父母亲的又怎么快得了呢？

1923年，斯特克尔在奥地利描述了他在周围人身上观察到的态度：“我认识一些做母亲的人，她们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孩子免遭自慰的侵害。有哪个医生没见过苦恼的父亲带着自慰的儿子前来求诊，希望强迫孩子抛弃恶习？他们把所有的安定剂都试过了，对孩子实行最严密的监视。他们还用最残忍最粗暴的方法捆绑孩子。做父亲的伤透了心，做母亲的则已经觉得孩子变白痴了，要进疯人院了。还有一些做父亲的，每天早上都要盘问孩子有没有自慰，有没有堕落；他们动辄拿孩子打骂，几乎把他们折磨成真正的鞭答派教徒。”

有些做父母的从医生那里学来了恐吓的方法。亚瑟·柯斯特勒^①的母亲吓唬他，说他要是再自摸，就会染上“无可救药的疾病”。朱利安·格林^②的母亲得知年仅六岁的儿子自摸生殖器之后，发出恐惧的尖叫，然后找来一把大刀子，在儿子面前挥舞，并大声喊叫：“我要切掉它！”

① Arthur Koestler, 1905—1983, 匈牙利著名作家。

② Julien Green, 1900—1998, 法国著名作家。

1936年在英国，有个名叫米格（Meagher）的专家还在表示，“许多父母出于善意”，吓唬孩子，说要切掉他们的阴茎或手。

的确，有证据表明，1930年代，甚至以后，仍有做父母的用这种方式阻止孩子自慰。1939年，弗朗索瓦芝·多尔托^③还提到父母逐步升级的威胁方法：把孩子送给“黑人”、“妖怪”或“宪警”，将孩子带到医生那里“动手术”，或更粗鲁地说“切了它”，恐吓孩子摸“鸡鸡”的手会干枯或瘫痪。弗朗索瓦芝·多尔托强调，“认为自慰有危险，导致患病、发疯、变痴，甚至脊骨软化的观念”在某些人群中流传甚广。到了1946年，还有一位瑞士女医生写道：“有那么多做父母的威胁孩子，说要领他们去看医生，切掉他们的‘鸡鸡’！有一天，有个母亲带来一个六岁男孩，要我跟他解释，如果他下次再‘扯他的水龙头’，就要切掉它，可怜孩子现出无限惊恐的表情……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做祖母的，把一个三岁小孩带到兔子窝前面，孩子几乎吓疯了，他凄厉的喊叫声引起我的

③ Françoise Dolto, 1908—1988, 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医生。



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医生
多尔托

注意。那位做祖母的向我解释，这孩子像小猪一样玩他的‘水龙头’，所以要让兔子把他的‘水龙头’吃掉。”同一时代，在弗朗德勒某地，竟有一位母亲吓唬孩子，说要用一根火柴烧他那个重要部位。

说医生、教育工作者与父母坚守传统，也就意味着少年儿童常常要继续受苦。1939年，当蒙泰朗^①说“可怜的孩子因自慰而惊恐”时，“惊恐”这个词在许多人身上用得十分传神。

韦瑟希德（Weatherhead）是个牧师，又是个精神分析师，有双重身份，也有双重经验，他在1931年提到许多不幸的病人前来求诊，他们自责犯了“世上最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人真的生病了。韦瑟希德写道：“病人充满负罪感，觉得羞耻、卑贱、看不起甚至厌恶自己，加上恐惧，就生出了各种精神疾病。”

由此导致的疾病种类繁多。1916年，布里尔（Brill）指出，他在一个男孩子身上观察到一种阉割情结，结果造成阳痿。这个男孩子的父亲曾经吓唬孩子，说要把他的“鸡鸡切掉”。弗洛伊德归纳了同类的案例，

① Montherlant, 1896—1972, 法国散文作家。



法国作家蒙泰朗

PDF
PDG

认为这是阉割情结的典型起源。朱利安·格林也说，他母亲挥舞大刀恐吓他的场景，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

十九世纪年轻人遭受的痛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轻人仍在遭受。

有人会说，我们此前勾勒出的自慰的情形，还有点模糊。我们乐于承认这点。然而，除了有点模糊的情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我们拥有两篇论文，通过这两篇珍贵的文件，我们可以从统计上来观察自慰问题。两篇论文都来自美国，分别发表于1937年与1938年。

第一篇论文出自纽约的玛贝尔·赫斯卡（Mabel Huschka）。他观察了三百二十位一至十四岁的儿童，他们都是“问题儿童”，都有心理问题，在1935到1938年间来作者的诊所看过病。玛贝尔·赫斯卡系统地询问了父母或者带孩子来求诊的人，孩子是否有自慰方面的问题。

结果三百二十个儿童当中，有一百四十二个，也就是百分之四十四的儿童，曾在自慰时被发现，或者父母确信孩子有自慰行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漏过监视之网的——他们的人数想必不少。如果我们硬要查出真相，百分之四十四这个比例显然比真实情况要小。

玛贝尔·赫斯卡询问这一百四十二个儿童的父母，发现孩子自慰时是什么反应，说了些什么话。其中一百二十八个，即超过九成的父母说自己责骂、惩罚或者吓唬过孩子。

说“简单地责骂不好”的父母只有二十五个。一百二十八个当中，超过一百个的父母都严厉惩罚或吓唬过孩子，或双管齐下。

那些恐吓分析起来特别有意思。它们可以分为好几类：有的是大叫危险、说这样做会患病的；也有的说要严惩；有人威吓孩子，说要给他做手术。

“你会长不高的”、“会变残疾”、“可能会死”、“会把你关进疯人院”、“你的阴茎会布满细菌”、“你以后不能生小孩”、“你会变成白痴”，大多数儿童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恐吓。

父母也吓唬孩子，如果再犯，将给予严惩。在一百四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十四个，即十分之一的孩子，曾受父母直接的恐吓，有十二个小男孩说，父母会“剪掉他的鸡鸡”；有一个孩子的父母说，猫会咬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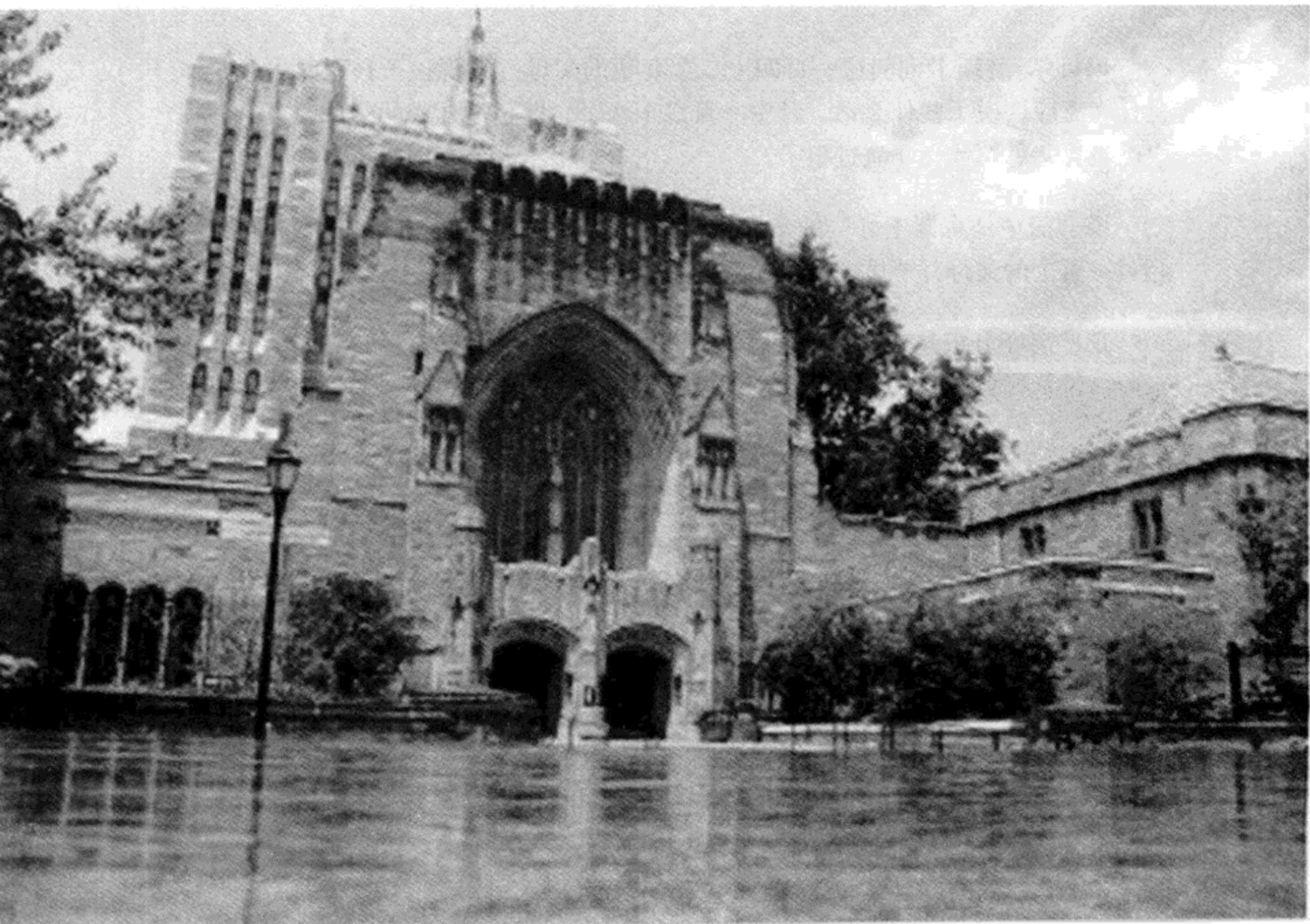
的“鸡鸡”，让他变成小女孩；另一个是小女孩，她的父母威胁要将她的阴道缝起来。从1935年到1938年，纽约的幼童一直受到大人恐吓：“切掉它！”

另一篇论文，是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教授E.V.普利亚斯（E.V.Pullias）于1937年撰写的。普利亚斯教授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惊讶地发现了一件事：有些年轻人因为有过自慰行为，竟然以为前途受到连累，生活被毁。为了弄清情况，普利亚斯教授组织了一次调查，他对七十五名平均年龄为十九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你收过哪些关于自慰的信息？你是如何看待自慰的？

关于自慰的信息，七十五名学生中有六十六名，即九分之八的学生，都从父母、医生、书籍或者其他渠道得知自慰会带来严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后果。其中三十九名，即超过一半的人曾被警告，自慰是引发疯狂的一个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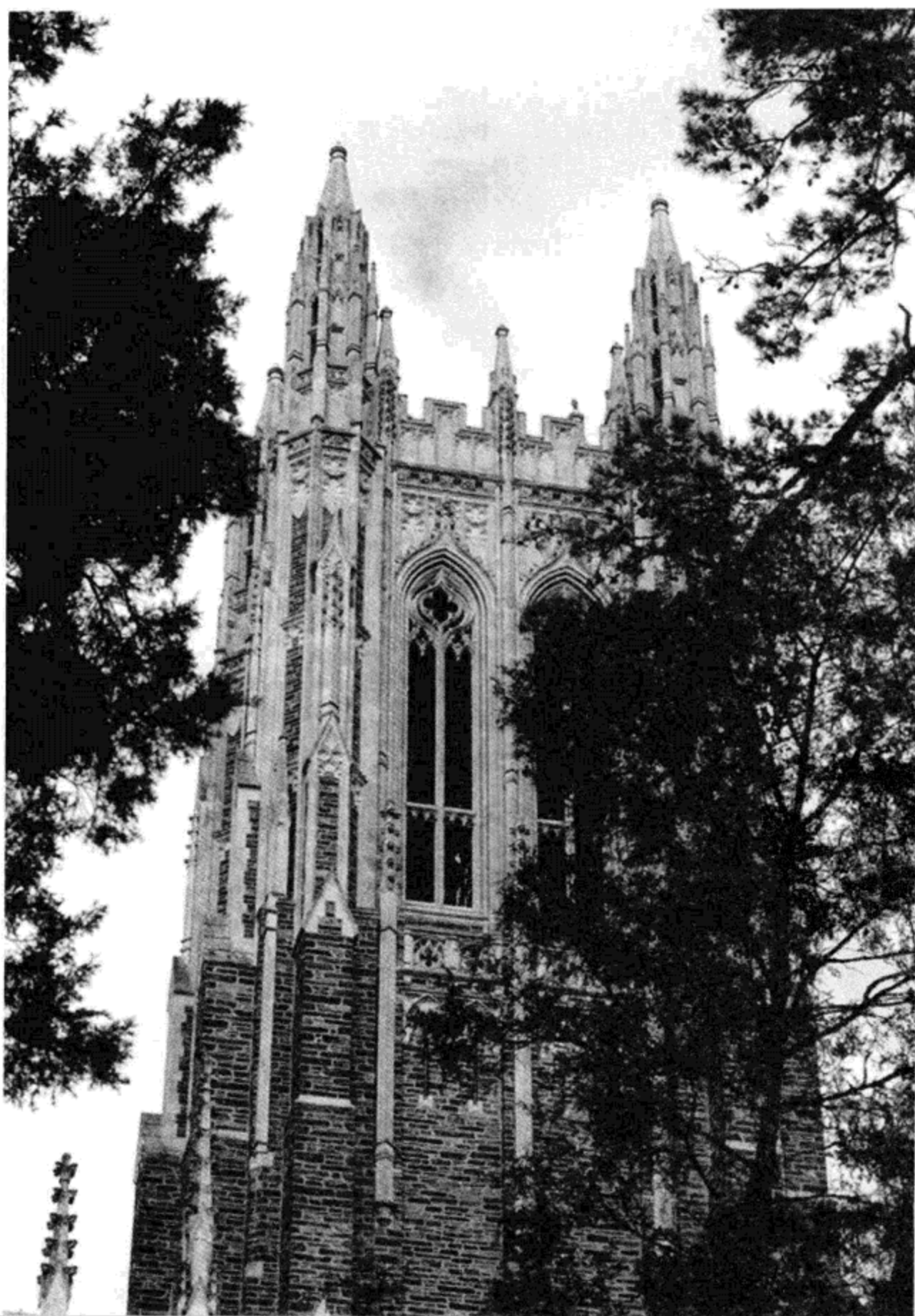
这些年轻大学生对于人家所说的、自己所读的话，几乎深信不疑。七十五名学生中，有六十二人表示他们确实认为自慰危险。当然，对于自慰可能造成的损害，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描述——有些人只是泛泛地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



提到神经系统的损害，有些人则清楚地指出自慰在未来会造成身体与精神损害。但这六十二名学生都认为自慰有害。

第三篇论文虽然不像上述两篇有精确的统计，但是也值得提一提。这也是在一所美国大学里做的研究。作者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学生心理援助中心的一位医师。他于1926年到1942年在此供职。他把这十六年间观察的部分病例写进了论文。有许多学生来寻求心理咨询，并承认自己有自慰经历。他说，这些学生“似乎都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因为家里一直是这么教育他们的，尤其是恐吓他们，说自慰会导致疯狂，得肺结核。作者说，自慰的学生有个习惯，即焦虑不安。没有



两性生活，只能自慰的人尤其如此。在后者当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的恐惧感和负罪感最后发展为挥之不去的顽念。我们再说一次，寻求心理援助的学生这么做是值得的。

最后一篇调查也没有数据结果，但是很能说明问题。这是1961年在比利时大学生中所做的调查。组织调查的人指出，有一个事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到了1961年，“有些大学生竟然还认为自慰会造成失明、停止生长、掉发、意志软弱、阳痿，从而导致离婚、不孕或者生出畸形婴儿等”。作者指出，几乎所有受访的学生都相信自慰对心理有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普利亚斯所指出的，出身于上等阶层的杜克大学的学生，以及显然是出身于同样阶层的耶鲁大学学生——当中，传统观念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大体上说，这些阶层的演变肯定较快，比大众阶层要快。

面对自慰这个问题，社会各阶层表现出各个不同的态度，我们常常为这点所困扰。我们在前面也说过，这个领域始终云遮雾罩，模糊不清。不过借助1948年发表的《金赛报告》，又一份出自美国的调查报告，我们得以见到了一丝曙光。从该调查报告中得出一个结论，自慰有害的观念，在大众阶层留存的时间最长，也最深入。无疑，在十八世纪，上等阶层最先接受蒂索的理论，因为他似乎代表了新的科学知识。但是科学发展了，放弃了这种陈旧的态度，于是大体上也是这个阶层最先接受这种观念的转变。显然，大众阶层的人更长久地相信过去几代人的教导。



LE REFLEX DANS LE DESORDRE

第十章
在混乱中溃败



恐惧流行地——欧洲名城马赛

99

PDG

把自慰看做一种可怕事情的观念逐渐淡化，接着几乎消失，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能够清晰地像线条一样描绘出来的现象。这些如此长久、如此稳固地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观念，当我们追踪其倾覆过程时，只能大致描绘出一个印象，即大军后撤，最后变成溃败的印象。一场混乱，极大的混乱：一些队伍匆忙收缩；另一些队伍负隅顽抗，还在开火放枪；这里那里，军官们忙着吹响集结号，但接下来，他们被迫放弃重整队伍的打算。混乱，极大的混乱——但后撤仍然在进行，一批又一批队伍在后撤，并且在加快，无法避免。

这场后撤并不是遵照某个大头领的命令进行的后撤。虽然蒂索在他走红的时代，在进攻的时代是一个有人追随的头领，但在撤退之中，命令不再是来自高层。



① Magnus Hirschfeld, 1868—1935, 德国著名教授、性学家。

诚然，一些显得重要、能够给人以权威的感觉与印象的大人物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德国的马格鲁斯·希斯菲尔德^①和奥地利的威尔海姆·斯特克尔。马格鲁斯·希斯菲尔德是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一德国最有名的性学家，他在1917年出版的著作《性变态》(Sexualpathologie)一书中，对自慰问题表现了极为明确的态度。他大声宣称，应该马上把所有宣传自慰有害的著作扔掉，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自慰对健康有害。作为弗洛伊德的门徒之一（虽然弗氏与他断绝了关系）的斯特克尔，在与马格鲁斯·希斯菲尔德的著作同年出版的论著《自慰与同性恋》(Onanie und Homosexualitat)中，也清楚地表明了对自慰的态度。虽然时值战争期间，不是有利时机，但是该书仍然颇受欢迎。

然而，传统观念的后撤却不是马格鲁斯·希斯菲尔德或斯特克尔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声音。

我们再说一次，这场后撤没有真正的头领。传统观念一旦开始后撤，对它的怀疑就扩散、加重，成为一种精神的传染。人们便开始放弃这种此后被称为“偏见”的观念。

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来得相当突然，毫无过渡。我们已经看到《插图本拉罗斯医学辞典》在1912年写的文字。1912年版的词条释文用阴暗的笔调说自慰会导致“身体虚弱”及“精神错乱”，到了1922年重版时仍未改动。到了1924年，该篇释文完全变了：“父母不必担忧。这种习惯通常并无严重后果……有些家庭将之看得过于严重，其实大可不必。”



Kaffeehaus hinter der alliierten Front
Zeichnung von R. Jouenne in »Fantasio«, 1918

马格鲁斯教授的著作
《世界大战中的性史》
插图。

资源知识
PDG

另一方面，演变是渐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儿童事务指导机构(Children's Bureau)在其《育儿手册》(Infant Care)中给做父母的建议，此处提到的是幼童的自慰行为。1914年版的《育儿手册》提醒父母，儿童有可能被这种“有害行为断送一生”，必须在第一时间予以“根除”。手册建议使用“机械性”的方法：比如，在夜晚将孩子双手连同衣袖绑在床脚上，脚也应该绑上。在1921年版中，小手册依然建议使用“机械性”方法，不过口气变软了：自慰不再有“断送一生”的后果，“有害行为”也改为“习惯”，不过还是有必要与之作斗争。到了1929年，《育儿手册》不再认为需要使用这些“机械性”方法，反而要父母提防这样做的后果，说这样对待孩子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做父母的不如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比如给他玩具，直到他睡着为止。1942年版则直截了当地告诉母亲们，不必为孩子这种完全自然的行为担忧：“明智的母亲是不会担心的。”1951年版是观念转变的最后阶段，这本小手册建议“明智的母亲”在发现孩子自慰时不对他说“不”，因为这样可能会让孩子苦恼。对于美国的父母们，自慰只是一个话题，为了谈论它，尤其要紧的是拿一本最新版《育儿手册》来读一读。

演变最快的——这里指的显然是多少严肃的著作，而不是在大众精神里漂浮的观念——是与自慰和肉体健康有关的观念。自1930年代起，最后几个捍卫传统观念的落伍者变得十分孤立。1934年，一个持传统观念的耶稣会士奥诺雷神父(Père Honoré)在提及自慰时，还将之形容为“巨大灾难”，会“掏空人的身子”，使人“失明”，是“损害人类生命泉源的罪过”。但他代表的只是几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过去。

我们刚才说了，在自慰对生理的影响方面，观念演变得很快，有时甚至惊人，但它尽管后撤，有一个立场却继续受到强力捍卫：这就是自慰对身体虽然无害，但过度自慰仍可能有害的观点。阿尔伯特·莫尔医生(Dr. Albert Moll)认为适度自慰无害，但过度自慰则有害。他大声疾呼：过度自慰危险！他说：“自慰过度尤其可能造成阳痿。”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也写道：“有经验的医生都支持这个观点：适度自慰对健康人不会有任何害处。只有过度自慰才会损害健康。”但是布洛赫不得不承认：“但是在无害到有害之间的这条线，一般难以划定。”这才是棘手的方面：人们愿意提到自慰“过度”的危险，但是没人能够具体指出怎样才算过度。无论如何，有些人将这条线划得很远，比如1929年版《医学知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s connaissances médicales)认为，只有“不停地”自慰，才算是过度。

① Wardell Pomeroy, 1913—
2001, 美国性学家。

“过度”自慰有害的观念虽然维持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免不了被打破。金赛最亲密的合作者瓦代尔·波默卢阿^①教授在1968年写道：“不论节奏如何快，频率如何密，自慰都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他还明确表示：“这一点，是人们最近才承认的事实。”1971年，斯波克医生（Dr. Spock）同样对青少年说：“我们有时听人说，只有适度的自慰才对身体无害，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证明传统观念是多么顽固，那就是，有些人虽然不再相信自慰“过度”的说法及其危险，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仍准备向传统观念让步。性学家奥斯瓦德·舒瓦兹（Oswald Schwartz）的精神特别活跃，1949年，他在专著《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中坚决地肯定说：“自慰无害，无论对肉体还是精神，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这一点怎



性学家奥斯瓦德·舒瓦兹

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是稍后他又写道：“既然自慰无害，就不必坚决反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男孩避免过度，而且我们只能对自己说，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心安，而不是为了让他受益。”为了让自己心安：这就意味着人们避免与既往断然决裂。

虽然人们不再认为自慰有害健康，但有许多医生、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在提到自慰有害精神时依然严厉，有时甚至极为严厉。两军还在这个领域交战。

不过有两种方式谈论自慰与心理平衡的关系。人们可以在自慰行为里发现一种危险的令人不安的心理症状；反过来，也可以不强调症状，而强调它所造成的心理后果。

第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是斯特拉斯堡医学院（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Strasbourg）的教授夏维尼医生（Dr.Chavigny），他在1921年写道：“反复自慰，表明病人有精神错乱的倾向。这是精神失衡的一种先天表现……要知道，一个人自慰被发现时，差不多已经是个需要治疗的精神失衡病人了。”

反过来，在第二个方面，即自慰在心理上造成的损害，许多作者，包括最有名的，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发表了不少意见。稍加整理，完全可以编本集子，材料充足，时间可以截止到二十世纪晚期。

我们引述伊万·布洛赫的话，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他是个开明的甚至前卫的性学专家。在他看来，年轻的自慰者易于忧郁、心灵冷漠、非常自我。他写道：“反自慰运动是一种群体现象，是一种利他主义运动。”1931年，有人在《外科医学实践》（Pratique medico-chirurgicale）中提到，自慰使人在“情感和心智上表现出一种冷漠状态”，甚至“在神经方面引发严重后果”。1945年一篇医学博士论文也提到自慰者在“心智与道德上的错乱”。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人们都探讨这个主题。

精神分析家们不止一次地集合起来，以各自的方式对该主题发表意见。我们在前面看到了，这样做并不是背叛弗洛伊德。1933年，海斯纳德（Hesnard）描述和揭示了在自慰者身上出现的“各种性格变异的情况”，从害羞、缺乏首创精神、害怕行动，直到忧郁症等等。迪尔肯斯医生（Dr.Dierkens）虽然极有保留，也还是提到“自慰可能引起某些心理不适”，以及“欲望与满足之间的捷径，使年轻人失去因为性压力而产生的接触社会的愿望，结果造成了离群索居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早已



美国著名的《育儿手册》
插图

成了自慰者遁世隐居的基础”。

不过最坚决的提法还是来自天主教作者，尤其是介入世俗事务的天主教作者。1946年，勒内·比约医生（Dr. René Biot）便大声抨击这种阻碍世人心智朝“伟大的精神现实”敞开，并“使心灵冷漠、狭隘”的“淫乐文化”。奥地利的医学专家，维也纳的“牧师医生”涅特梅耶博士（Dr. Niedermeyer）也在1953年表示，“自慰习惯”会引出“危险的精神状态，其特征是失去自信和人的价值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卑下的感觉”；“爱他人的能力”让位于一种“越来越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1967年，另一位从来将自己定位在心理学方面的天主教作者还在揭示，在自慰这种行为里面有个真正的“祸患”：“放纵自己、厌恶生活、不愿工作。”

由于人们常常努力区分不同年龄的自慰所造成的不同影响，这些观念就变得更加复杂。许多人说，在少年儿童身上，自慰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有人甚至认为，自慰在心理上引起的不适也是有限的。但是在成人身上，自慰就是一种恶习，要绝对禁止！因为在成人这个年龄，自慰可能会引起一种令人非常不安的症状（我们在此又见到了症状这种观念）。

两次大战之间最优秀的自慰问题专家米格发表了其基本观点：“从心理上说，青少年搞点自慰并非不正常，但成人自慰则不正常，因为它显示了在性心理方面的一种背离或者一种倒退现象。”1952年，莫里斯·德贝斯（Maurice Debesse）发表了一些意见。在他看来，“自慰似乎只在青春危机发作之后才真正构成危险……在成人身上，它变成了一种对自我满足的追求，在医学上这被解释为情感倒退”。1971年，奥代特·蒂波（Odette Thibault）写道，如果自慰延续到成人时期，成为一种初级形式的性满足，“就应该像治疗神经疾病那样来治疗”。奥斯瓦尔德·舒瓦兹名气很大，很有权威地做出了同样的年龄区分：“成人自慰，通常是一种神经疾病症状，因此需要精神治疗。”

我们还是回过头关注年轻人。如果人们认为年轻人自慰可能有心理疾病，是否应该努力治疗这种毛病呢？答案是可治可不治。在这一点上，人们显得游移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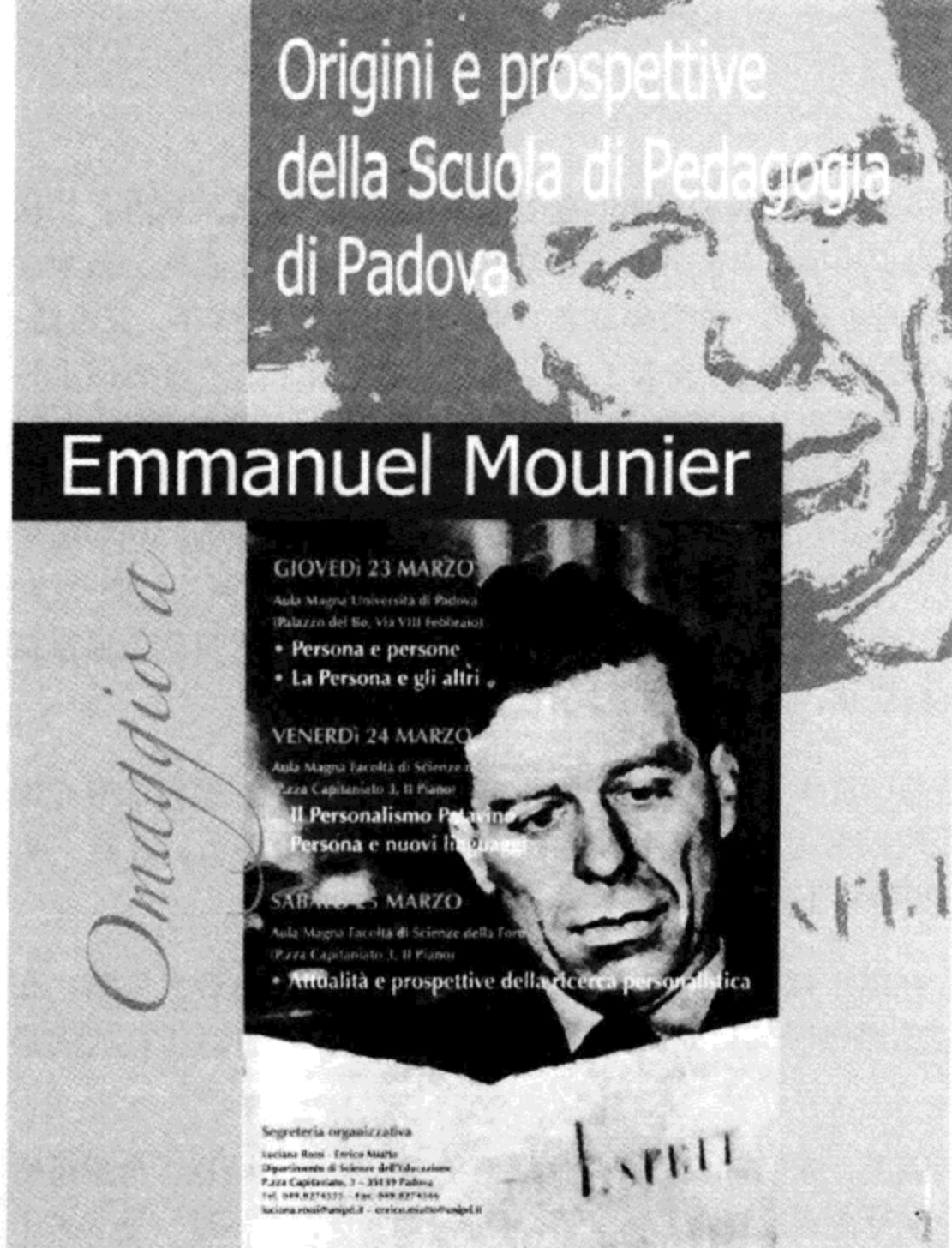
的确，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心理学家看来，自慰的最大危险，在于年轻人因负罪感所带来的恐惧和羞耻。这可能是自慰对年轻人的最大伤害。

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坚持并且强调：“大家一致同意，自慰恐惧比自慰行为本身造成的损害要大。”米格在1924年这样写道。过了五十年，《拉罗斯医学小辞典》（Petit Larousse de la Médecine）在重提自慰无害之后，也强调：“事实上，这种行为引发的很强烈的负罪感，才是破坏少年儿童心理平衡的最大祸害。”

因此，使孩子安心、让他免于恐惧和悔恨相当重要，但如有可能，也应该同时让他摆脱这个习惯。心理学家和医生们陷入这个矛盾的任务很是尴尬。

例如，《精神》杂志的创办人、大哲学家艾玛吕埃尔·莫尼埃^①在1947年的著作《性格论》（Traité du caractère）中指出，“激起自慰的负罪感很危险”，“可能会在自慰者身上留下与习惯性自慰一样严重的创伤”，“我们不要让少年儿童产生道德恐惧和对自我的厌恶，应该告诉他们，他们冒险闯进去的是一条死胡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死胡同”呢？莫尼埃描述说：“自慰行为是一种偏离目的、缺乏现实约束的行为。大凡为自慰所控制的人，此后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了目的，失去了控制、坚忍及人生的方向。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意志也被毁掉了。他的情感生活被幼稚成分、自私、毁灭性暴力所支配，稍遇挫折就自暴自弃。他在粗鲁的

^① Emmanuel Mounier, 1905—1950, 法国著名哲学家，《精神》杂志创办人兼主编。



大哲学家艾玛吕埃尔·莫尼埃

厚颜无耻中显露出一丝病态的羞怯。无法公开的秘密生活使他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缺乏平常的坦率与明快……这些，最终都可能使他患上神经衰弱或者各种性变态毛病。”难道向青少年描述这样一条“死胡同”，就不会在他们身上激起恐惧吗？

有些人说，应该“提防两个相反的极端”：“一是拿自慰开玩笑”，“二是用可怕的后果恐吓孩子”。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点就是“恰当的办法”，“讲道理的、私下的、适合谈话对象年龄的建议”。显然，这个中间点常常很难找准。

1948年，吉尔贝-罗班医生（Dr.Gilbert-Robin）建议大家提防自慰行为，但是要有所节制，不要过头：“头一条，就是不要吓坏孩子，不要把自慰的损害描绘得像地狱一样可怕……如果说得太可怕了，就会使他更加焦虑。”“最简单且最有人性的做法，就是小心地将孩子的注意力引到自慰引起的身心损害上，如疲惫、消瘦、体力很快耗尽（我们看得出，吉尔贝-罗班医生十分保守），尤其要让他注意智力的损害，学习能力的降低，记忆力与注意力的变差。”作者强调“小心”，但是我们

很难看出，他这些话怎会避免使孩子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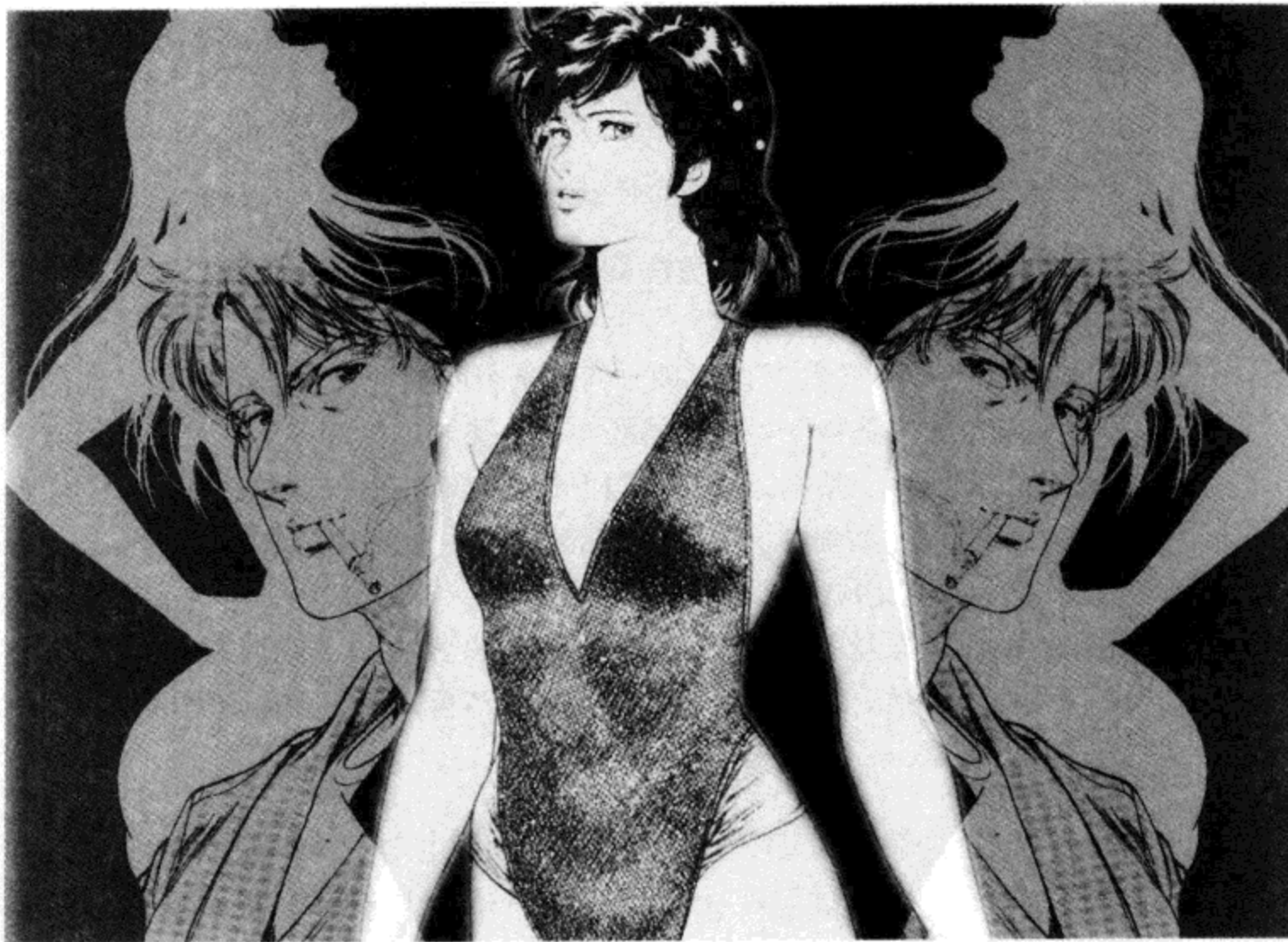
有些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激发孩子的自爱和自豪。“只有通过自豪而不是羞耻施加影响。”贝尔热医生 (Dr.Bergé) 在 1936 年写道，“对于最容易染上此习的男孩，何不从青春期开始就教导他们，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是精气与力量的所在……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观察，所有在生长发育期的动植物，如果我们更尊重它们，更少地触碰它们，它们就生长发育得更加强壮。”玛丽-黛莱丝·范·伊克候特 (Marie-Thérèse Van Eeckhout) 在 1961 年也提出同样的建议：“借助毅力、意志、自制或者宗教感情来抑制自慰，有可能收到明显的功效……不建议单纯过分强调自慰的罪恶感。战胜自我的快乐、自豪与勇气更积极也更有收效，更值得我们借重。”

当时的观念动荡不定，在性学家那里也是一样。亚瑟·柯斯特勒在 1934 年匿名出版的《性生活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a vie sexuelle) 中，宣称自己支持一种相当传统的“疗法”：注意卫生、清淡饮食、体育运动，说这可以帮助戒除自慰的习惯。该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但是领导翻译工作的英国专家诺曼·海尔 (Norman Haire) 却持反对意见。他写道：“这种疗法比自慰本身更糟。”接受这样的建议，只会使病人“整天想着自慰，生出自慰的欲望，努力抵抗诱惑，最终屈服于诱惑，事后又感到悔恨，然后又从头再来”。海尔的个人建议要简单得多：“我觉得还不如告诉病人，自慰对他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他什么时候想自慰就可自慰。”在海尔看来，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使病人自慰的频率回复到正常的可忍受范围之内。

更为奇怪的是，这种游移在 1973 年甚至还表现在同一个性学家群体里，至少是表现在这个群体成员的专著之中。由柯昂医生 (Dr. Cohen)、卡恩-纳堂医生 (Dr.Kahn-Nathan)、托尔吉曼医生 (Dr. Tordjman) 和维尔杜医生 (Dr. Verdoux) 组成的团队在法国出版了一部《性生活大百科》(Encyclopédie de la vie sexuelle)，按照读者的不同年龄分为五卷。

给十岁到十三岁孩童阅读的那一卷有什么内容呢？编纂者们编写了一段父子间的对话。儿子问：“因为危险，所以才禁止我们自慰吗？”爸爸答道：“不，自慰不是罪恶也不危险。但是如果孩子沉迷此事，以后他会更难爱上某个别人。”

给十七八岁人阅读的那一卷，笔调有所不同。编纂者开始以安抚的



《性生活大百科》中的插图

口气说话：“对青少年来说，自慰仍是性本能最经常也最安全的宣泄渠道。”但接下来的口气又很像提醒：“自慰会强化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逃避现实，从而避免建立一种真正的与他人接触的生活……自慰如果只是一时之为，不会提出任何问题……反过来，如果它持续太久，就会在心理上带来不利影响。”

在最后针对成人的一卷中，编纂者强调要“消除负罪感”。“自慰的危险主要在于青少年因此而投入的自我斗争。父母或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在于帮助他们克服继而战胜这种心理。他们有机会让孩子知道，这种孤独的快乐是多么普遍，从而打消孩子们的负罪感。”

我们从中看出这几卷手册之间细微的，甚至明显的差别。对于十岁到十三岁的孩子，作者并不指责他们，但还是试着让他们渐渐改变习惯，有点“善意的恐吓”意味。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该书一边安抚，一边强调自慰的“危险”。而对于成人，编纂者则告诉他们，要打消孩子的负罪感。这些内容不大连贯，笔调也不够坚决，但正表明了当时在这个领域，人们的思想还很游移。

单单从当时所使用的词汇就可以看出观念的演进。人们长期谈论的是“治愈”少年儿童，“治愈”这个词，在屈服于进攻之前，首先提供的是一种有力的抵抗。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词，是1967年在一个天主教作家的作品里。“坏习惯”、“不幸的习惯”等词语也抵抗了较

From the writer-Director of "Gods and Monsters"
Liam Neeson Laura Linney

KINSEY

Let's
talk
about
sex



199
在混乱中溃败

英文版《金赛性学报告》

长时间；即使像弗雷内（Freinet）那样前卫的教育学学者，在1962年还在使用这些词语。“罪恶”或者“恶习”则一直沿用到1950甚至1960年代。观念当然与词语相伴，到了1940年，阿那波利斯（Annapolis）的海事学院还拒绝了一位应考者入学，因为有个医生发现他有自慰行为。

对于清除这些词汇，扫灭所有（不是部分，而是全部！）与自慰有关的传统观念，出力最大的当数一件事，有人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慰是一种极普遍、极一般、极平常的现象。正因为其普遍、一般且平常，人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自慰是正常行为。

这个爆炸性的披露，首先来自《金赛性学报告》。该报告在这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我们敢于斗胆直言，我们会说：我们叙述的自慰史，始于《俄南之罪》和蒂索，终于金赛。

当然，在《金赛性学报告》之前，我们已经通过许多调查报告和证明材料，得知自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专家们援引了许多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一些文献资料。柯斯特勒在他的《性生活百科全书》中，便援引了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男性自慰者的百分比，它们分别是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三和百分之九十五。古格勒在1942年发表的一组论文里也列出了同样的百分比。

但是这些数据都没有触及大众，更没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而金赛则通过其研究结果的广泛运用，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大众。

我们知道，金赛这部名为《男人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的报告是在1948年发表的。我们也知道它有多么成功。

这个在美国进行的调查规模庞大且非常精细。调查数据摆在那儿。金赛写道：“有过自慰经验并达到高潮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六；在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中占百分之九十五；在受过小学教育的人中占百分之八十九……为这项研究，总共对五千三百位男性的性生活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五千一百人有过自慰经验。”

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报告虽然没有得出如此可观的结果，但自慰者的百分比也是十分惊人的。比如西蒙医生在法国做的调查报告揭示：“受访的男性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声称有过自慰经验。”

各种书籍论文，包括日常工具书、教材和百科全书都可见到类似的陈述。1975年版的《梅耶德语辞典》就指出：“据众多统计数据，几乎所有男性青年都有自慰经验。”1972年版的《拉罗斯医学辞典》也指出：“从青春期到成年期，这种行为都很平常，不能视为不正常。”

平常，从这个形容词很自然地就转成了正常。说到底，这个“正常”的概念也是由百分比来决定的。接受自慰是正常行为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比如说，《瑞典性教育入门》(Petit livre suédois d'éducation sexuelle)就说自慰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满足性欲的方法”。一本1971年出版的法文教材则说：“过渡性自慰是不可避免的行为。”

在这些新观点看来，自慰并非不正常行为，不自慰才不正常。1970年，有两位法国性学家指出，自慰是“青少年最经常的性行为，因为根据欧洲与美国的一些统计，有过自慰行为者的比例，男生约为百分之九十，女生则为百分之二十五。因此，自慰其实是性生理学上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不得下的结论是：真正不正常的，是那百分之十没有自慰行为的青少年”。过了两年，西蒙的报告作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是个人心理与情感发育的一个正常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没有自慰行为可能令人不安。”

随着自慰的平常化与正常化，过去归咎于自慰的危险也被完全抹去

了。生理的危险早被人遗忘，现在心理的危险也渐渐被人抛入忘川。现在只剩一个危险，就是少年儿童本身对自慰的反应所代表的危险。《拉罗斯医学辞典》写道：“自慰本身并非有害，孩子自慰后的焦虑才是有害的。”巴朗迪埃（Barandier）也写道：“自慰不会造成任何生理上的损害……只有经常伴随自慰而生的焦虑、恐惧和负罪感才会造成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消除孩子的恐惧，尤其是不做任何有可能令他焦虑的事情。大人只在诅咒恐惧的过去时才会提到对自慰的压制态度。即使父母或教育工作者只做一个简单的规劝，也越来越显得危险。欧勒斯蒂恩（Aulsteens）写道：“教育工作者对自慰的担心如果被误解，可能会加重孩子的负罪感。”必须任其自然。

此外，年轻人对自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我们记得普利亚斯在1937年所做的调查的结果：美国百分之八十二的大一学生认为自慰有危险。过了不到四十年，1975年，这个百分比就倒过来了。米勒与利耶夫（Miller et Lief）针对五百五十六名美国大学生（主要为医科学生）做了一项调查，并在1975年发表了调查结果。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慰会不会在心理或情绪上引起明显的不稳定状态？有将近百分之八十四的学生回答说不会。与普利亚斯的调查相比，这个结果就不是一种演化，而简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了。这与金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这种新氛围中，道德观念也有改变。这里有个近乎完美的学校例子，说明道德是如何加入到心理学里面去的。从今以后显得平常和正常的事情，在道德上怎么仍可能是受谴责的呢？

这里仍然是一次让人吃惊的调查，一些仍然让人吃惊的数据。这些数据也是来自美国，来自1972年作的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询问了两千多名美国人的性生活问题。这个采样人数足以代表美国社会。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吗？”1972年，在十八到三十四岁的男性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六的人认为是，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不是。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有些模糊，因为“坏事”可以是生理层面的坏，也可以是道德层面的坏，或者两个层面皆坏。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在生理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人们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

自慰是罪恶的观念已经站不住了。但是在所有其他人的观念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一些天主教作者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捍卫它。维尔梅尔（Vermeire）在1959年写道，自慰是“罪恶，违反神圣法律的滔天罪恶”。1967年，天主教教士佩蒂曼京（Petitmangin）坚决地说，自慰是

“不洁之罪”。即使是没有多大保守倾向的天主教教士马克·奥莱宗 (Marc Oraison)，在 1972 年仍然站在神学立场上说：“自慰行为以及相随的全部心理，构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实实在在的错误。它同时违反了性的两个目的，即爱情结合与创造生命，也是一种偏离自然，甚至违反自然的行为……直接背离了上帝的造物计划。”当然，从实践方面，奥莱宗在后面的陈述里，并没有指责自慰是一种严重的罪恶。

除了这些继续把自慰当做罪恶谈论的天主教作者之外，其他人都不再用“罪恶”一词来形容自慰。在他们的文章著作里，宗教道德已经被彻底遗忘。他们中有一个人甚至说：“我们以什么名义来说服青少年放弃这种习惯呢？”

一般而言，对于罪恶这个概念，这些人都是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放弃的，对这个问题保持完全的沉默。但是我们也见到这个那个道学家，这个那个神学家，尽管为数很少，接近核心问题，寻思要不要反思传统的道德准则。1969 年，一位天主教道学家发问：“自慰本身的严重性是不可以讨论的吗？我们果真可以确定一个行为的客观价值而不必考虑它的道德内涵与意义吗？……而人们对我们所说的有关青少年自慰的言论（此处道学家援引了一些心理学家的话）……或许会给这种在这个年龄层如此普遍的行为的客观严重性带来一种较为不同的评判。”1966 年，多明我会的亚·普雷神父 (A. Plé) 也对过去认为自慰是严重罪恶的理论质疑。“我认为这些观点需要修正。”他指出，在现代生物学的光耀之下，仍像过去一样，简单武断地宣布自慰是一种“违反自然行为”，难道不困难吗？另外，在教士方面，秉持罪恶论也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自慰者本就感到焦虑，觉得有罪，如果我们还用罪恶去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那就是再笨拙不过的教育方法。对于一个临渊头晕的人大喝危险，这是在心理上将他推入迷惑的深渊。”在亚·普雷神父看来，要从正面入手，教育青少年热爱美德与贞洁，而不是从负面入手，教育他们恐惧恶习和罪恶，这才是人们应该宣扬与倡导的道德。过了几年，亚·普雷神父在法文《天主教大词典》的“自慰”条目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亚·普雷神父还写道，有许多忏悔师在将自慰当成大罪对待时，“都感到很不妥当”。然而，忏悔者本人的态度却免除了他们的不安，因为他们不再把自慰当做罪恶来忏悔了。1967 年，佩蒂曼京神父指出了这种演变：“在当代，我们见到一些忏悔者，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承认自己有罪，却不承认自慰有罪。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慰习惯找到了理由，他们认为他们的自我满足是无关紧要的行为。”



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

应该指出，面对这种实际和理论上的双重弃守，罗马准备作出反应。教廷准备通过教义部（Congrégation pour la Doctrine de la Foi）来表明态度。该部在1976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声明，希望煞住性方面的宽松倾向。这篇声明对同性恋、婚前性关系以及自慰都予以谴责。在最后一点和在其他各点上一样，教廷再次肯定了传统，拒绝向观念的演变妥协。

教廷教义部写道：“在天主教的传统教义看来，自慰是一种严重的道德错乱行为，可是今日人们却经常对这种教义表示怀疑，或者急于对这种教义予以否定。据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证明，自慰是性欲演化的正常现象；尤其在年轻人身上……”

“这个观点违反了天主教会的教理与实践。确实，神学家有时会援引生物学或哲学上的某些论点，但不论这些论点价值如何，作为坚守传统的象征，教会的行政管理机构（Magistere de l'Eglise）和信徒的道德意识，都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自慰在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错乱行为……不

论动机为何，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之外使用性器官，在本质上就违反了性器官的目的。”

金赛是不可能败坏道德的。教廷教义部虽然没有点名，却肯定地这样表示：“社会学的调查可以根据其观察的地点、人口和场合，指出这种错乱行为的频率，然后归纳为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构成据以评判人类行为道德价值的标准。”

教廷的声明非常明确，但只是挥刀断水，没有用。

的确，对于罗马教廷的整篇声明，以及其在性问题上完全传统的态度，如只容许婚姻内的性关系，一般人不是报以讽刺嘲笑，就是感到窘迫，或者干脆耸耸肩膀。奥代特·蒂波在《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说：“阅读这篇声明，以为是在做梦。我们到底是在1976年，还是在中世纪？”亨里·费斯盖(Henri Fesquet)也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说：“教会通过这篇声明，抹了一把现代世界的倒毛。”“它是为实际并不存在的理想人类订的标准，它是在蔑视最平常的经验。”有一些神学家公开表示他们的反应，宣称他们“对这篇声明的适当性和依据表示质疑，因为它以断然的决定性的语气，打着捍卫绝对道德原则的幌子，将有血有肉、心怀希望的人类，贬低到罪人的地位”。巴黎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勒内·西蒙(René Simon)神父说：“这篇声明完全没有考虑今日人类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又补充说：“教会的不幸，就在于它在我们本人的性观念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还用命令的口气重申宗教在性方面的道德规范。”无疑，正如那些质疑的神学家，西蒙神父大声说出了法国和别处许多主教们私下的想法。

比利时弗朗德勒地区最大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错失机会》的评论，里面写道：“恐怕百分之九十的天主教徒都不会听任这篇声明指引。根据统计，教廷发表《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的通谕时，拥护者也不超过这个比例。”

的确，我们可以将这篇声明与《人类生命》做比较。不过1976年的这篇声明，激起的反应要平淡一些。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发表的那篇通谕，因为禁止避孕，也违背了现代世界的潮流。但因为它是一篇通谕，具有这种庄严文件的一切权威性，引起了不少麻烦。各地的主教不得不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既对教皇的言论表面表示尊重，又要找到阳奉阴违执行指示的办法。《人类生命》让他们用上了一些折中手段。而教廷教义部这篇声明，既没有引起麻烦，也不需要行使折中手

段。在得到上面提到的反应之后，这份文件就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发动这场反对自慰的后卫战是白费力气，劳而无功。

1976年以后，我们试着倾听这篇声明激起的反响，然而即使在完全是天主教徒的环境里，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声。

1977年，比利时天主教会小学教育中央委员会推出了《幼儿园与小学情感教育与性教育大纲》(L'Education affective et sexuelle à l'école maternelle et primaire)。里面有文章提到了自慰，标题是《一种探求、一个过程、一种危险》。的确，大纲解释说，自慰是一个“过程”，因为“它是一种过渡行为，通往异性恋的一个新阶段；是在身上带有异性恋吸引苗头的过渡时期，是朝向成年的一个阶段”。然而它也是一种“危险”，因为自慰一旦养成习惯，“将危及个人朝异性恋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慰的道德风险才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它在这时变成了一种反爱情的过错。”“一种反爱情的过错”，与罗马的“在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错乱行为”确实相去甚远了。

1982年，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的公共卫生学院出版了一本名为《医学论述中的俄南之罪》(Onanisme dans le discours medical)的小册子。作者们写道：“医生经常问自己有什么良策对待自慰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不就是不再卷入其中吗？……医生无权禁止或允许一个青少年或一个成年人进入一个与快活有关的领域。”关于罗马教廷的声明，小册子一句话也没说。

《世界报》的宗教专栏作家——他肯定是一个虽然前卫但十分正统的天主教徒——在罗马发表声明的次日，就平静地表明了他的看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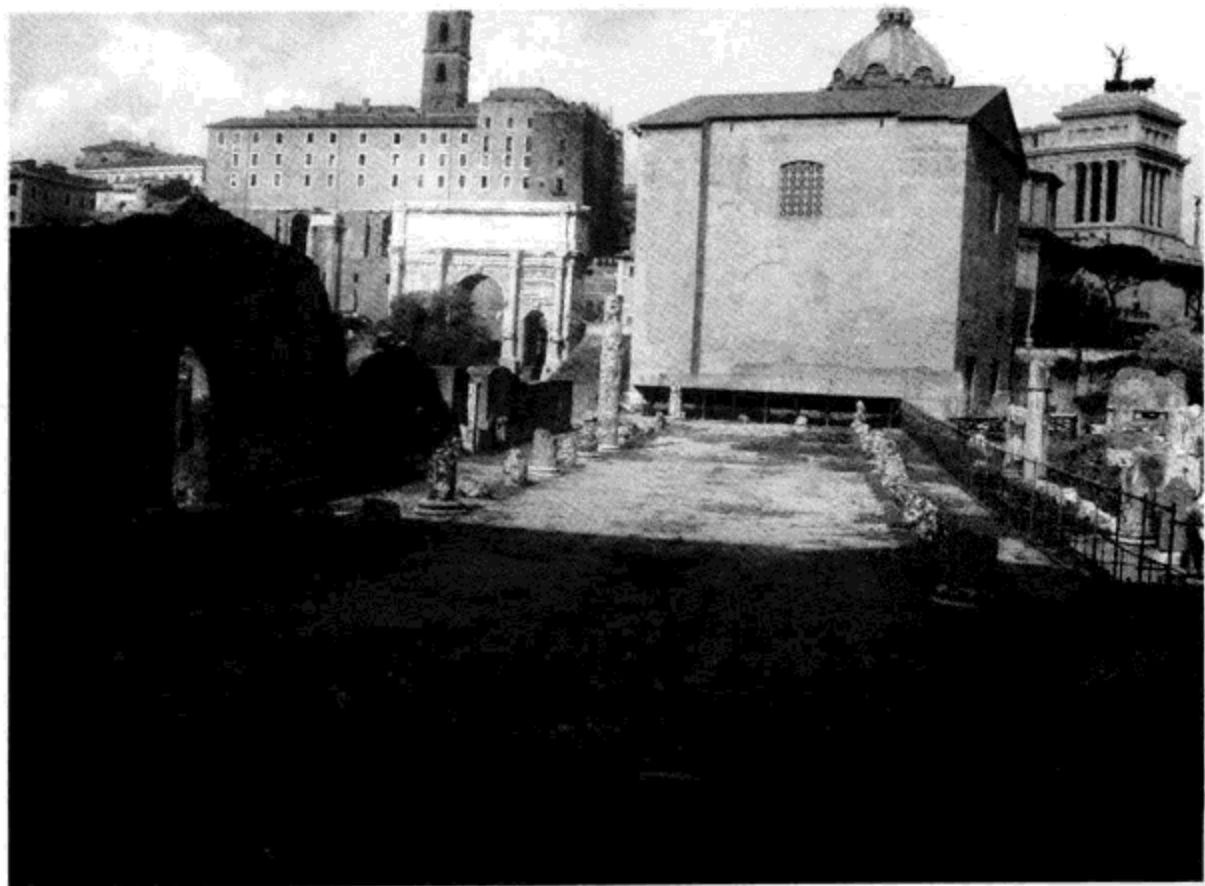


和罗马声明唱反调：“既然我们承认‘浪费精液’并不违反自然，因为自然也在不断地浪费精液，还有寻找快活也不是违反自然，那怎么还在说自慰是不道德行为呢？说它大多时候不带道德含义不是更明智吗？”

然而，罗马教廷并不打算气馁和放弃。1983年，教廷再次发表声明，但调子明显比1976年低。

1983年11月1日，罗马发表了新的训令。不过这次是由教廷天主教教育部发的，主题是“性教育”。维持的依然是传统的教义：“按照天主教教义，自慰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但是训令强调，谴责这种行为并不妨碍大家对沉溺其中者表示极大宽容。“考虑到自慰客观上的严重性，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评估个人的主观责任。”这是一个新的声音：教会显然在适应新情况，用积极的帮助来取代压制的观念。“教育工作者和目光敏锐的指导者应该努力理解这种异常行为的原因，以帮助青少年超越这种习惯所表现的不成熟……以帮助他觉得自己受到一个贞洁的团体的欢迎，从而走出自我封闭；教育工作者应该除去自慰这个事实的夸大成分，并且不要拒绝向自慰者表示尊重和善意；他应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关心他人，对他人敞开胸怀，以摆脱自爱自慰，走向情感成熟的本义——他爱。”显然，天主教教育部在维护旧的道德原则的同时，努力表现理解精神。时代空气终于吹到了罗马城那七个山丘之上^①。

①罗马城是在七个山丘上建起来的，故又称七山之城。



建筑在七山之上的罗马城

此外，在天主教领域之外，我们目击演化进入最后阶段。在禁止自慰之后到来的是允许自慰，在允许自慰之后到来的则是赞扬。过去人们长期说自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如今有些人会说自慰是一种治疗办法。

这种全新的正面的看法将深入美国。其实这是《金赛报告》引起的结果。既然自慰是正常的，又怎么不会是有益的呢，至少在某些方面有益吧？《金赛报告》的密切合作者波默罗依博士（Dr.Pomeroy）在其1968年出版的专著《男孩与性》（Boys and sex）里面便列举了“有利于自慰的论据”：“自慰是一种刺激且愉快的经验……它可以释放神经压力，从而具有多方面的好处。一般青少年喜欢幻想，做白日梦，它是最合适的渠道……它本身也是丰富个人性生活的一种方式。”波默罗依博士下结论说：“自慰不仅没有危险，而且确实有益与卫生，应该得到鼓励，因为它以自然的方式帮助年轻人在性方面成熟。”

“应该得到鼓励”：旧世界完全颠覆。

波默罗依博士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麦卡里（McCary）在其专著《性的神话与谬误》（Sexuals myths and fallacies）中宣称，在青少年性发育期以及成人期，自慰都应该视为“上帝的恩赐”，可以释放某些性压力。1976年出版的一本大众百科读物《人的身体》（Man's Body），对自慰几乎也有同样的赞扬：“它的用途是得到许可的。它在节育手段发展之前，有助于错开大部分的性交行为；否则，对于为数众多的年轻伴侣来说，就会因此而过早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同样，自慰还有助于释放未曾得到满足的性压力，或者补偿暂时缺乏的性伴侣。最后，自慰还可以安慰老年的孤独。”

1973年，让-勒内·维尔狄埃（Jean-René Verdier）在《自慰或快活权利》（L'Onanisme ou le droit au plaisir）一书中，为自慰进行正式辩护。在他看来，自慰是“健康的，并且是精神卫生的一部分”，在性质上是“有益的”。维尔狄埃分析了自慰的多种有益“功能”：如能促进发育成熟、具有补偿作用、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心情愉快。他主张“让孩子无拘无束，不背包袱”。

1974年，非常严肃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收进了这些新的观念，对之作了好评。它是这么说的：“许多性行为专家都宣传自慰的益处，把它描绘成一种健康行为，可以带来快乐，舒缓神经，释放压力。”

在女性方面，依据大约三千封美国女性来信编著而成的《海蒂性学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雪儿·海蒂

① Shere Hite, 1942 出生于德国，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教授、性学家。

报告》(The Hite Report) 引起轰动。作者雪儿·海蒂^①强调，为数众多的写信人都声称在自慰中感到了快乐。作为杰出的女权主义者，雪儿·海蒂极力捍卫女性这种“享受快乐的权利”，即“从自慰中得到快乐的权利”。

这些新看法自然而然地深入到年轻群体。我们已经引述过米勒与利耶夫对美国大学生所进行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在 1975 年发表的。调查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以自慰来释放压力是种健康行为？”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学生回答同意——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六；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大学生回答说不清楚；不到百分之十的大学生表示不同意。因此，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学生对自慰持积极肯定的评价。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演化究竟会通往何方，目前仍不清楚。古老的禁忌都已经瓦解了，但还远远谈不上完全消失。不再有医学和教育

学方面的文献来为旧日的观念辩护，但在大众之中，我们还看得到这些观念的残渣余孽。在家庭里，又怎么可能禁止大家阅读旧时的著作呢？有人可能强调，在米勒与利耶夫的调查报告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大学生同意自慰是释放压力的健康行为，但也不能忘记，仍有百分之十的大学生在抵抗观念的演化。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金赛报告》、有各种统计数字，还有一些专家的意见，自慰还是经常使大家感到尴尬，甚至厌恶，以至于要藏藏掖掖，不敢公开承认。直到最近，还有一位法国医生兼性学家提到前来求诊的病人时写道：“说‘自慰’这个词时，大家仍然只能压低声音，或者低下头来，即使面对我们这些能够公开谈论性事的专家也是如此。有一个月，我注意到每两个病人中就有一个在跟我谈自慰时，觉得要先说一声‘抱歉’。”有位美国作家也在1972年提到同一禁忌：“承认自己有时有自慰行为，比承认自己不信神、是异党或是私生子更为困难。”对于年轻人——少年儿童，大家当然承认自慰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许多人，大多数人认为，对于超过青春阶段的人来说，异性恋才是正常的性行为。尽管自慰被认为是正常的性快乐，但在这个年龄段却不再属于正常的性快乐范围。自慰虽然带来快乐，但除了写给海蒂的信里会提到这点，大家一般不说。在这个意义上，自慰的禁忌依然存在。蒂索完全被人遗忘，昔日的恐惧消失，教会及其道德神学不再激起回响，但无论如何，一丝过去的空气仍在似有似无地飘荡。



对于青少年的手淫（亦称自慰）行为，大家先是不当一回事，或者半不当回事，后来有个江湖郎中发出一声警报，尽管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没有什么正经的科学建树，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个名医对这个家伙作出了回应，并就此建立了一套理论，以他的权威使那声警报有了一定的分量。有个社会发现这套理论能够回答自己的一些疑问，就接受了这套理论。这套理论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异议。在此期间，全欧洲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接下来，出现了一些持异议的人，先是零零星星几个，以后多起来。他们并未做出科学发现，只是相继看出这套理论站不住脚。舆论也跟着反转，开始只是部分，后来就完全转了。总之，人们过去认为这种行为不正常，后来就认为正常了。我们在自慰这个问题上发现的观念变化大体上如此。

这样就冒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初那个江湖郎中，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如果那个江湖郎中没有写《俄南之罪》，还有没有这段历史需要叙述？这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显然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切答案，只能是某种猜想。然而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就是那个江湖郎中没有写《俄南之罪》，一切就不会发生的假设，绝不是一个荒唐的假设。

有一两个人起了重要作用，蒂索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他们所发动的，是一个社会机制。从这个词十足的意义上说。

这个机制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方面，相信自慰有害的观念通过不断传播，给自己造出许多证据。每当一个医生或一个病人在自慰中找到某种疾病的原因，如果不这样疾病就无法解释时，这个解释本身就支持了自慰确实是个祸害的观念。这是一种滚雪球的效应。另一方面，自慰是个祸害的感觉，越来越巩固了自慰是种可怕恶习的观念，并使其进

入社会价值体系。

从此社会价值体系和医学观念相互支持协同作战。从此人们面对的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支持这种观念的机构组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观念的演化过程中，不论是初始阶段，还是稳固阶段，似乎没有任何机构组织起过任何作用，不论在观念最初形成的阶段，还是后来的稳固阶段都没有。尤其是教会，它对自慰的指责由来已久，人们原指望它会施加强大的影响，但它只是附和着作了一些批评，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表面看来，教会听忏悔的神师并不比医生或教育工作者激进。

在自慰有害的认识瓦解并崩溃时，机制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运转。每当有人以“偏见”的词语来指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是真理的事情时，整套理论的可信性便受到动摇，并导致新的质疑。这一次的滚雪球效应具有了毁灭性力量。另一方面，“偏见”词语的每次使用都动摇了恶习概念，因为从此受到质疑的医学观念不再对这个概念予以支持。

然而，瓦解过程缓慢，非常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不过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进行下来。如今这个过程似乎已基本完成，并且按人道的预见，将来也不会出现新的蒂索。

